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六冊目次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宋）王安石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宋犖丘迥刻後印本 〇〇一

三劉先生家集不分卷 （宋）劉渙 劉恕 劉義仲撰 劉元高輯 清鈔本 一七七

明道文集五卷 （宋）程顥撰 伊川文集八卷 （宋）程頤撰

文集拾遺一卷 （宋）程顥 程頤撰 續附錄二卷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二程全書本 二三五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 宋刻本（卷一至二十二 二十七至三十二配清影宋鈔本） 三八四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宋）王安石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宋犖丘迴刻後印本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王安石編。安石有周禮新義，已著錄。是書去取絕不可解，自宋以來疑之者不一，曲為解者亦不一。然大抵指為安石。惟晁公武讀書志云：唐百家詩選二十卷，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為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曰：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為介甫所纂。其說與諸家特異。案讀書志作於南宋之初，去安石未遠，又晁氏自元祐以來舊家文獻，緒論相承，其言當必有自。邵博聞見後錄引晁說之之言，謂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荊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鈔之。吏厭書字多，輒移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荊公性忽略，不復更視。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荊公定，乃群牧司吏人定也。其說與公武又異。然說之果有是說，不應公武反不知。考周煇清波雜志亦有是說，與博所記相合。煇之曾祖與安石為中表，故煇持論多左袒安石。當由安石之黨以此書不愜於公論，造為是說以解之。詫其言於說之，博不考而載之耳。此本為宋乾道中倪仲傳所刊，前有仲傳序。其書世久不傳。

國朝康熙中，商邱宋犖始購得殘本八卷刻之。既又得其全本，續刻以行，而二十卷之數復完。當時有疑其偽者，閻若璩歷引高棅唐詩品彙所稱以元宗早渡蒲關詩為開卷第一，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稱非惟不及李杜韓三家，即王維、韋應物、元白、劉柳、孟郊、張籍皆不及，以證其真。又殘本佚去安石原序，若璩以臨川集所載補之，其文俱載若璩潛邱劄記中。惟今本所錄共一千二百六十二首，較晁氏所記多十六首，若璩未及置論。或傳寫讀書志者誤以六十二為四十六歟。至王昌齡出塞詩，諸本皆作若使龍城飛將在，惟此本作盧城飛將在，若璩引唐平州治盧龍縣以證之。然唐三百年更無一人稱盧龍為盧城者，何獨昌齡杜撰地名？此則其過尊宋本之失矣。

王荊公選唐詩

緯蕭草堂藏板

昔予嘗購求王荊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厪得殘帙八卷於江南藏書家庚辰秋舉示山陽故人子丘邇求邇求好學嗜古請依舊式重梓以廣其傳予甚誼之因序其首略云夫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天地之氣有開必先故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天下之大安知更無嗜古如邇求者或别購其半則幾乎全矣及梓成果大行於時寶愛之者比于吉光片羽莫不思復得河東三篋以覩其全焉先是吳中毛黼季氏喜刊古本而家中藏書最多予因屬其勤求是選黼季敬諾而去旁搜遠索無日以怠今癸未秋黼季來謁予曰日者戾游江陰親見王荊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於某氏藏書家特來告公予驚喜趣購得之凡所亡十二卷皆在焉總數之得百有四家而曰百家者舉成數也有乾道己丑盤谷倪仲傳後序夫荊公没至孝宗乾道時不過六七十年間而序已云唐百家詩選淪没於世蓋由北轅南渡播遷喪亂中其所亡失書籍固不止此也亦可慨夫況乾道至今又六百年而予寤寐之求甚久一朝忽得殆如香山居士所

集296-003

云在在處處有靈物護之者乎於是復招通求補刊十二卷俾成完書公諸同好此固陳農之所不能求而張安世之所不及識者也天下賞心樂事無踰於此昔雷煥得豐城雙劒以爲靈異之物終當化去留一自佩送一與張華華報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其後果化延津之雙龍噫物莫不聚於所好凡好之而不篤篤而不久久而怠倦以忘者吾未見其能聚也非通求嗜古先梓其半以爲之招而黼季又爲予勤求歷久而不倦其能終合乎哉是故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凡事盡然此其一徵也康熙癸未中秋西陂宋犖識

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没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笥越至於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官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皋盤谷倪仲傳書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自宋以來選唐詩者不下數十家而荊公本爲善序云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豈欺我哉顧近世罕有其書庚辰秋吾師商丘宋公購得残本八卷授余校梓斷玦殘璋固已人爭寶重越三年癸未秋公復得乾道己丑倪氏本二十卷於嘗熟藏書家時閱賑邳徐道經淮郡余迎謁舟次因出以相示曰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曩者吾固已言之今果得全本子其亟補刊無怠余承命即加讐校闕者補譌者正其字句與他本小異而意可兩通或文義間有可疑而他本弗錄無從考訂者悉仍其舊不敢妄易一字凡三月工畢於是卷帙完整如初而荊公精神所注炯炯紙上無復不全之憾矣竊歎是書選自荊公數百年來寥寥不槪見於世而學士大夫知之者亦寡復有章安楊蟠僞本亂眞欺世倘非我公精於鑒別廣爲搜求獲茲本而重新之以傳於無窮則是書之不亡蓋亦幾矣余小子於是有深幸焉至其選輯之大略則馬氏通考載之甚詳學者可案而求無庸余喋喋爲也甲申仲春淮山陽丘迥跋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目錄

第一卷

明皇二首　德宗一首

薛稷一首　劉希夷九首

王適一首　韋述一首

盧象十首　孟浩然三十三首

第二卷

高適上六十首

第三卷

高適下十二首　岑參上五十首

第四卷

岑參下三十一首　儲光羲二十一首

崔國輔二首　崔顥七首

陶翰一首　常建三首

第五卷

王昌齡二十三首　李頎二十四首

戎昱十六首

第六卷

沈千運四首　王季友二首

于逖二首　孟雲卿五首

張彪四首　趙微明五首

元季川四首　殷遥二首

李嘉祐十二首　姚係二首

雍裕之二首　蔣涣一首

陳羽五首　楊衡七首

第七卷

戴叔倫四十七首　郎士元二十一首

第八卷

錢起六首　盧綸三十六首

司空曙二十四首

第九卷

耿湋六首　李端九首

于武陵八首　熊孺登一首

張繼三首　包佶四首

包何一首　鮑防二首

張登二首　皇甫冉上二十首

第十卷

皇甫冉下六十五首

第十一卷

劉商九首　羊士諤十六首

長孫佐輔十三首　李約三首
竇常二首　竇牟一首
竇羣一首　竇庠一首
竇鞏八首
第十二卷
楊巨源四十六首　王建上二十四首
第十三卷
王建下六十八首
第十四卷
武元衡四首　令狐楚四首

劉言史十七首　張碧三首
李涉三十七首
第十五卷
盧仝十四首　于鵠三首
朱慶餘一首　張祜十二首
曹唐二首　賈島二十三首
趙嘏六首
第十六卷
許渾三十二首　項斯十二首
李頻十九首

第十七卷
李遠五首　雍陶二十五首
章碣四首　施肩吾一首
陳陶六首　李羣玉七首
章孝標一首　馬戴三首
劉得仁二首　高蟾三首
崔塗八首
第十八卷
李郢十八首　薛逢三首
鄭畋一首　薛能二十八首

秦韜玉四首　羅鄴五首
皮日休六首
第十九卷
劉滄四首　劉威一首
曹鄴一首　曹松十四首
張喬二首　劉駕一首
崔魯十二首　張蠙六首
方干二首　王駕四首
杜荀鶴四首
第二十卷

吴融二十七首　韓偓五十九首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目錄終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一

明皇二首　德宗一首
薛稷一首　劉希夷九首
王適一首　韋述一首
盧象十首　孟浩然三十三首

明皇二首

早渡蒲關

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俟繻同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德宗一首

送徐州張建封還鎮

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向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

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匆以
千里遥而云無已知

薛稷一首

秋日還京陜西十里作

驅車越陜郊北顧臨大河隔河見鄉邑秋風水
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傅巖既紆鬱首
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既回
換人生知幾何

劉希夷九首 希夷字庭芝武后時

故園置酒

酒熟人須飲春還鬢已秋願逢千日醉得緩百
年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風前燈易滅川
上月難留卒卒周姬旦棲棲魯孔丘平生能幾
日不及且遨遊

晚憩南陽旅館

旅館何年廢征夫此日過途窮人自哭春至鳥
還歌行路新知少荒田古路多池篁覆丹谷墳
樹遶清波日照蓬陰轉風微野氣和傷心不可
去回首怨如何

採桑

楊柳送行人青青西入秦誰家採桑女樓上不
勝春盈盈灞水曲步步春芳綠紅臉耀明珠絳
脣含白玉回首渭橋東遥憐樹色同釵梳映落
日細綺弄春風攜籠長歎息逶迤戀春色看花
若有情倚樹疑無力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頭
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代閨人春日

珠簾的曉光玉顏豔春彩林間鳥鳴喚戶外花
相待花鳥惜芳菲鳥鳴花亂飛人今伴花鳥日
暮不能歸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佳期楊柳
陌攜手莫相違

秋日題汝陽潭壁

獨坐秋陰至悲來從所適行見汝陽潭飛蘿蒙
水石懸瓢木葉上風吹何歷歷幽人不耐煩振
衣步閑寂回流清見底金沙覆銀礫洛水非一
丈空朧幾千尺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秋水
弄清光渺焉忘損益遊山隨形影清濁混心跡
歲暮歸去來東山余宿昔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

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
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
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
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
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
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盡神仙一朝臥病
無人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
臾鶴髮亂如絲但看舊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
雀悲

巫山懷古

巫山幽陰地神女豔陽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
悠然歸來高堂夜金釭敵青煙顇想臥瑤席夢
魂何翩翩搖落殊未已榮華倏徂遷愁思瀟湘
浦悲涼雲夢田猿啼秋風夜雁飛明月天巴歌
不可聽聽此益潺湲

春女行

春女顏如玉怨歌陽春曲巫山春樹紅沅湘春
艸綠自憐妖豔姿粧成獨見時愁心伴楊柳春
盡亂如絲目極千餘里悠悠春江水顦想玉關

人愁臥金閨裏尚言春花落不知秋風起嬌愛
猶未終悲涼從此始憶昔楚王宮玉樓粧粉紅
纖腰弄明月長袖舞春風容華委西山光陰不
可還桑林沒東海富貴今何在寄言桃李容胡
爲閉門匣但看楚王墓唯見數株松

孤松篇

蠶月桑葉青鶯時柳花白澹艷煙雨滋敷芬陽
春陌如何秋風起零落從此始獨有南澗松不
歎東流水玄陰天地冥皓雪朝夜零豈不羅寒
著爲君留青青好顏色落落任孤直羣樹

遙相望衆艸不敢逼靈龜卜眞隱仙鳥宜棲息
恥受秦帝封顧言唐侯今寒山夜月明山冷氣
清清淒兮歸風集吹之作琴聲松子臥仙岑寂
聽凝野心清冷有眞曲樵採無知音美人何時
來幽逕委綠苔吁嗟深澗底棄捐廣厦材

王適一首

詠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
珠人

韋述一首

晩度伊水

悠悠涉伊水伊水清見石是時春向深兩岸草
如積迢遞望洲嶼逶迤亘津陌新樹落疎紅遥
原上深碧回瞻洛陽苑遽有長山隔煙霧猶辨
家風塵已為客登涉多異趣往來見行役雲起
早已昏鳥飛日將夕光陰逝不借超然慕疇昔
遠遊亦何為歸來存竹帛

盧象十首 開元天寶時人

雜詩二首

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誰當塞
上名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盡論
功獨不成

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
至尊死生在片議窮達獨一言須識苦寒士莫
矜狐白温

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
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別兼
賦是詩

謝病始告歸依然入桑梓家人皆竹立相候衡
門裏疇類皆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家慶畢顧

與親姻邇論昔或餘悲思存且相喜田園轉蕪
没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
乍如客休騎非便止中飲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
羅巾念昔別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識離恨掩
淚方殷勤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
慣見人猶默默宛作越人言殊鄉甘水食別此
最為難淚盡有餘憶

寄江上段十六

與君相識即相親聞道君家住孟津為見行舟
試借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贈劉藍田

籬中犬迎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
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對此能無事勞
君問是非

白坂

我年一何長鬢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為幾
時客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
城復南陌

鄉賦後自鞏還田家鄰友見過之作

雞鳴出東邑馬倦登南巒落日見桑柘翳然丘中寒鄰家多舊識投暝來相看且問春稅苦兼陳行路難園場邊陰壑草木皆凋殘峰暗雪猶積澗深冰已團浮名知何用歲晏不成歡置酒共君飲當歌聊自寬

竹里館

江南水不閉山澤氣潛通臘月聞山鳥寒崖見蟄熊柳林青半合荻筍亂無叢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風

和徐侍郎叢篠詠

中禁夕沈沈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深爲重凌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宴別趙都護

結客俠游麗元戎復在斯門聞都護府兵動羽林兒黠虜多翻覆謀臣有別離智同天所授恩共日相隨漢使開賓幕胡笳送酒卮風霜迎馬首雨雪事魚麗在策勳無戰深情屬載馳不應行萬里明主寄安危

孟浩然三十三首 字浩然襄陽人開元天寶間以詩聞終身不仕卒年五十二

湘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荊雲蔽三巴夕望不見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入舟東泊渚宮作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檝師詎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氣靄孤嶼江天辯四維晚來風稍急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抵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歿予亦浮於海昏見斗柄回始知星歲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借問乘查人滄洲復誰在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劒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猒洛京扁舟汎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王山人迥見尋

歸閒日無事雲卧晝不起有客欵柴扉自云巢居子問君何所之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湖水手持白羽扇脚躡青芒履閒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

遊精思觀廻王山人在後

出谷未亭午至家已夕曛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夫君

夜泊宣城界

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潮平津濟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沙鷗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鮫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宿業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攜琴候蘿徑

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荒城人住稀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初識浦樹遥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岩潭多屈曲舟檝屢回轉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金澗養芝术石床卧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回艫夕陽晚

裴司功員司士見尋

府寮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回

送杜晁進士之東吳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泊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登江中孤嶼貽王山人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晚泊潯陽望廬峰作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在日暮空聞鍾

同張明府清鏡歎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歎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宿中山翠微寺空上人房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沉冥杖策一遊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京還留別新豐諸官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繞溫泉綠塵昏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鶴樓流落蒼梧野驛騎尋雲去孤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時把

上巳日洛中寄王山人迥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鬬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

處會羣賢

秋登萬山寄張五儃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鳥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平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夜歸鹿門寺歌

山寺鳴鍾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路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夜來去

與諸子登峴山作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赴京途中遇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飢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

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萬山潭作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自閑魚游潭樹下猿挂島藤間神女昔解珮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櫂歌還

春中喜王九相尋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尊共解酲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仍霑草殘流尚入溪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送從弟邕落第東遊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逼豔

陽開不覩豐年瑞安知爕理才散鹽如可擬願
轇和羹梅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一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二

高適上六十首

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主簿

自從別京華我心乃蕭索十年守章句萬事空
寥落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
然思衛霍拂衣去燕趙驅馬悵不樂天長滄州
路日暮邯鄲郭酒肆或淹留魚潭屢棲泊獨行
備艱險所見窮善惡永願拯芻蕘孰辭干鼎鑊
皇情念淳古時俗何浮薄理道資任賢安人在
求瘼故交負靈奇逸氣包謇諤隱軫經濟具縱
横建安作才望忽先鳴風期無宿諾飄飄勞州
縣迢遞限言謔東馳涉貝丘西顧彌虢洛淇水
徒自流浮雲不堪託吾謀適可用天路豈遼廓
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且欲同鶉鷃焉能志
鴻鶴

途中酬李少府贈別之作

西上逢節換東征私自憐故人今臥疾欲別還
留連舉酒臨南軒夕陽滿中筵寧知江上興乃
在河梁偏行李多光輝札翰忽相鮮誰謂歲月
晚交情尚貞堅終嗟州縣勞官謗復迍邅雖負

忠信美其如方寸懸連帥扇清風千里猶眼前
曾是趨藻鏡不應翻弃捐日來知自強風氣殊
未痊可以加藥物胡爲輒憂煎驅馬出大梁原
野一悠然柳色感行客雲陰愁遠天皇明燭幽
遐德澤普昭宣鵷鴻列霄漢鸞雀何翩翩余亦
惬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
去去勿重陳生涯難勉旃或期遇春事與爾復
周旋投報空回首狂歌謝比肩

東平路中遇水

天災自古昔昏溺彌今秋霖霪溢川源傾洞涵
田疇指途適汶陽掛席經蘆洲永望齊魯郊白
雲何悠悠旁沿鉅野澤大水縱橫流蟲蛇擁獨
樹麋鹿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室居
相枕籍蛙黽聲啾啾仍憐穴蟻漂益羨雲禽遊
農人無倚著野老生殷憂聖主多深仁廟堂運
良籌倉廩終爾給田租應罷收我心胡鬱陶征
旅亦悲愁縱橫濟時策誰肯論吾謀

留別洛下諸公兼贈鄭三韋九

憶昨相逢論久要顧君哂我輕常調羇旅雖同
白社遊詩書比作青雲料蹇步蹉跎尋不成年

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冷笑前人身
後名幸逢明盛多招隱高山大澤徵求盡此時
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
見縣人邑吏來相邀遠路鳴蟬秋興發華堂美
酒離憂消不知何時更攜手應念茲辰去折腰

封丘作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
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秖言小邑無所爲公
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破鞭撻黎庶令
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
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
哉爲銜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
潛歸去來

贈別韋參軍

二十辭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
公卿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
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
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兎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
釣心長苦世人向我同衆人唯君於我翻相親
且嘉百年有交態未曾一日辭家貧彈棋擊筑

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終當不作兒女別臨岐涕泗沾衣巾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黄花為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顦顇時多歎蔡澤悽惶世看醜縱使登高秖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平臺夜遇李景參有別

離憂忽浩然策馬對秋天孟諸薄暮涼風起歸客相逢渡睢水昨時攜手已十年明日分途各千里歲物蕭條滿路岐此行浩蕩令人悲家貧羨爾有微祿欲往從之何所之

別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

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艸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想君為人與我好別時九月桑葉踈出門千里行無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日求賢早上書

送別

昨夜離心正鬱陶三更白露西風高螢飛木落何淅瀝此時夢見西歸客曉鍾寥亮三四聲東鄰嘶馬使人驚攬衣出戸一相送唯見歸雲縱復横

燕歌行并序

開元二十六年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作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賜顔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草木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颻

那可度絶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勲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古大梁行

古城蒼茫多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館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昔雄都舊朝市軒車照曜歌鍾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一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有狐狸窟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摇落傷懷抱倚劒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

識夷門道白壁黄金萬户侯寶刀駿馬填山丘年代淒凉不可問往來唯有水東流

行路難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長滿眼前妻能管絃妾歌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旁人獨愁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胆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黄金用盡還疎索以兹感歎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薊門行五首

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元戎號令嚴人馬亦輕肥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横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黯黯長城外日没更煙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黄雲愁殺人

薊門逢故老獨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勲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糟糠降胡重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淚沾臆

營州歌

營州少年猒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杯不酔人胡兒十歳能騎馬

魯郡途中

誰謂嵩潁客遂經鄒魯鄉前臨少昊墟始覺東
蒙長獨行豈吾心懷古激中腸聖人久已矣游
夏遥相望徘徊野澤間左右多悲傷日出見闕
里川平知汶陽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強終當
不得意去去任行藏

酬鴻臚裴主簿雨後北樓見贈之作

暮霞照新晴歸雲猶相逐有懷晨昏暇想見登
眺目問禮侍彤襜題詩訪茅屋高樓多古今陳
事滿陵谷地久微子封臺餘孝王築徘徊顧霄
漢豁達俯川陸遠水對秋城長天向喬木公門
何清靜列戟森已肅不數攜手稀常思著鞭速
終當拂羽翰輕舉隨鴻鵠

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

昔予涉漳水驅車行鄴西遥見林慮山蒼蒼長
天倪邂逅逢爾曹說君彼嵓棲蘿徑垂野蔓石
房倚雲梯秋韭一何青藥苗數百畦栗林隘谷
口栝木森廻谿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人生
但如此寧事組與珪誰謂遠相訪曩情常不迷
簷前舉醇醪舍下烹隻雞朔風忽振蕩昨夜寒
螿啼遊子益思歸罷琴傷解攜出門盡原野白

日黯已低始驚道路難終恨言笑暌因聲謝岑
鑿歲暮一攀躋

送馮判官

磧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
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遥知幕府下書
記日翩翩

酬龐十兵曹

憶昔遊京華自言生羽翼懷書訪知己末路空
相識許國不成名還家有慙色託身從畎畝浪
迹初自得雨澤感天時耕耘忘帝力同人洛陽
至問我睢水北遂爾款津涯淨然見胷臆高談
戀物象逸韻投翰墨別岸廻無垠海鶴鳴不息
梁城多古意攜手共悽惻懷賢想鄒枚登高思
荆棘世情惡疵賤之子憐孤直酬贈感并深離
憂豈終極

連上酬王秀才

飄颻經遠道客思滿窮秋浩蕩對長漣君行殊
未休崎嶇山海側想像無前儔誰謂照乘珠忽
然欲暗投東路方簫條楚歌復悲愁暮帆使人
感去鳥兼離憂行矣當自愛壯心莫悠悠予亦

從此辭異鄉難久留言宴豈終極慎勿滯滄洲

東平留贈狄司馬 曾與田安西充判官

古人無宿諾茲道未爲難萬里赴知己一言誠可歎馬蹄經月窟劍術指樓蘭地出北庭盡城臨西海寒森然嘹武庫刖是弄儒翰入幕綰銀綬乘軺兼鐵冠練兵日精鋭殺敵無遺殘獻捷見天子論功俘可汗激昂丹墀下顧盻青雲端誰謂縱横策翻爲權勢干將軍既坎壈使者亦辛酸耿介挹三事羇離從一官知君不得意他日會鵬摶

餞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覩君濟時略使我氣塡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己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陵舉鞭趨嶺障屈指冒炎蒸北雁送馳驛南人思飲冰彼邦本倔強習俗多驕矜翠羽干平法黃金撓直繩若將除害馬愼勿信蒼蠅魑魅寧無患忠貞適有憑猿啼山不斷鳶跕路難登海岸出交趾江城連始興繡衣當節制幕府盛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澄立談多感激行李即嚴凝離別胡爲者雲霄遲爾昇

同羣公題鄭少府田家 此公昔任尉今寄住膏臺

鄭侯應棲遑五十頭盡白昔爲南昌尉今作東郡客與語多遠心論交知損益秋林既淸曠窮巷空淅瀝蝶舞園更閒雞鳴日云夕男兒未稱意其道固無適勸若且杜門勿嫌人事隔

同顔六少府旅居秋中之作

倖君昨夜悵然悲獨坐深齋落木時逸氣舊來陵燕雀高才何得混妍蚩迹勞黃綬人多歎心在靑雲世莫知不是鬼神無正直從來州縣有瑕玼

酬裴秀才

男兒貴得意何必相知早飄蕩與物華蹉跎覺身老長卿無產業季子慙妻嫂此事難重陳未於衆人道

宋中送族姪式顔時張大夫貶括州使人召式顔遂有此作

大夫擊東胡胡塵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馬海邊死部曲盡封侯輿臺亦朱紫當時有勳績末路遭毁讟旆燕趙間剖符括蒼裏弟兄莫相見親族遠枌梓不改靑雲心仍招布衣士平生

懷感激本欲候知己去矣難重陳飄飖自茲始
遊梁且未愜適越今何以鄉山西北愁竹箭東
南美崢嶸縉雲外蒼茫萬餘里猿鳥亂啾啾朝
昏孰云已登臨多瘴癘動息在風水雖有賢主
人終為客行子我攜一尊酒滿酌聊勸爾與爾
唯一言家聲勿淪滓

淇上送韋司倉往滑臺

飲酒莫辭醉醉多適不愁孰知非遠別終念對
新秋滑臺門外見淇水眼前流君去應回首風
波滿渡頭

別魏八

更沽淇上酒還泛驛前舟為惜故人去復憐嘶
馬愁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路方知已明
珠莫暗投

宋中三首

逍遙漆園吏冥沒不知年世事浮雲外閑居大
道邊古來同一馬今我亦忘筌
登高臨舊國懷策對窮秋落日鴻雁度寒城砧
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
閼伯去已遠高丘臨道傍人皆有兄弟獨爾為
參商終古猶如此而今安可量

自淇涉黃河

朝從北岸來泊船南河滸試共野人言深覺農
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劬勞租
稅兼舃鹵園蔬空寥落薄產不足數尚有獻芹
心無因見明主

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

故人亦不遇異縣久棲託辛勤失路意感歎登
樓作清晨眺原野獨立窮寥廓雲散芒碭山水
還睢陽郭遶梁即襟帶封儒多漂泊事古悲城

池年豐愛墟落烟迸供未展攜手空蕭索何意
千里心仍求百金諾公侯皆我輩動用在謀略
聖心思賢才朅來刈葵藿

同朱五題盧使君義井

高義惟良牧深仁自下車寧知鑿井處還是飲
冰餘地即泉源久人當汲引初體清能鑒物色
泊每含虛上善滋來往中和浹里閭濟時應未
竭懷惠復何如

哭單父梁九少府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

雲居疇昔探靈奇登臨賦山水同舟南楚下望月西江裏契闊多別離綢繆到生死九原即何處萬事皆如昨晉山徒嵯峨斯人已寂寞常時祿且薄没後家復貧妻子在遠道弟兄無一人十上多苦心一官恒自哂青雲將可致白日忽先盡唯有身後名空留無遠近

送柴司户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别恨隨流水交情脱寶刀有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雜言賦得還山吟送沈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松花桂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事夢魂可以長周旋

酬岑二十秋夜見贈之什

舍下蛩亂鳴居然自蕭索緬懷高秋興忽枉清夜作感物我心勞涼風驚二毛池空菡萏死月出梧桐高如何異鄉縣復得交才彦汨没嗟後時蹉跎恥相見箕山别來後魏闕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然未嘗倦

苦雪

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慙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

李雲南征蠻詩并序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艱難往復數萬里蓋百王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余忝斯人之舊因賦是詩

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寧顧終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北户多南風蜂蠆隔萬里雲雷隨九攻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遠懸軍垂欲窮精誠動白日憤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

地彌西東臨事恥苟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藺若未歿孫吳知暗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登百丈峯

朝登百丈峯遙望燕支道漢壘青冥冥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匈奴終不滅寒山徒草草惟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送渾將軍出塞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鞭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千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動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朝建旌旗夕刁斗塞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借問所從誰擊劍酣歌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詞

寄宿田家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鬢白未曾記日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茅茨客來滿酌清樽酒感興平吟才子詩岩際窟中藏鼴鼠潭邊竹裏隱鸕鷀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今夜只應還寄宿明朝拂曉與君辭

酬司空璲少府

飄飄未得意感激與誰論昨日偶夫子乃欣吾道存江山滿詞賦札翰起涼溫吾兄風雅作人知德業尊飄蕩萬木秋氣古高原燕趙何蒼茫鴻雁來翩翩此時與君別握手欲無言

同衛八題陸少府書齋

知君薄州縣好靜無冬春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深房臘酒熟高院梅花新若是周旋地當令風義親

同群公題張處士菜園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

同群公出獵海上

畋獵自古昔況伊心賞俱偶與羣公遊曠然出
平蕪曾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鷹隼何翩翩馳
驟相傳呼豺狼竄榛莽麋鹿罹艱虞高鳥下騂
弓困獸鬬匹夫塵驚大澤晦火燎深林枯失之
有餘恨獲者無全軀咄彼工拙間恨非指縱徒
猶懷老氏訓感歎此歡娛

魯西至東平四首

南圖適不就東走豈吾心索索涼風動行行秋
水深蟬鳴木葉落茲夕更愁霖
昨時好書策動欲干王公今日無成事依依親

老農扁舟向何處吾愛汶陽中
清曠涼夜月飄飄孤客舟眇然風波上獨夢前
山秋秋到復搖落空吟行者愁
沙岸泊不定石橋水橫流問津見魯谷懷古傷
家丘寥落千歲後空傳褒聖侯

別韋五

徒然酌杯酒不覺散人愁相識仍遠別欲歸翻
旅遊夏雲滿郊甸明月照河淵莫恨征途遠東
看漳水流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二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三

高適下十二首　岑參上五十首

高適下十二首

自淇涉黃河四首

川上恒極目世情今已閑去帆帶落日征路隨
長山親友若雲霄可望不可攀於茲任所愜浩
蕩風波間
亂流自茲始倚楫時一望遙見楚漢城崔嵬高
山上天道昔未測人心無所向屠釣稱王侯龍
蛇爭霸王緬懷多殺戮顧此增慘愴聖代休甲

兵吾其得閑放
野人盡白頭與我忽相訪手持青竹竿日暮淇
水上雖老美容色雖貧若閑放釣魚三十年中
心無所向
朝景入平川川長復垂柳遙看魏公墓突兀前
山後憶昔大業中羣雄各奔走伊人何電邁獨
立風塵首傳檄舉敖倉擁兵屯洛口連營一百
萬六合如可有方項終比肩亂隋將假手力爭
固難恃驕戰曷能久若使學蕭曹功名當不朽

宋中四首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
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
出門望終古獨立悲且歌憶昔魯仲尼栖栖此
經過衆人不可向伐樹將如何
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
不還時清更何有禾黍遍空山
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
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吹樹枝

宓公琴臺詩 并序

甲子歲適登子賤琴臺賦三首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賤之政再造琴堂末章美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宓子昔爲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祀稱
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空
有頌聲來
邦伯感遺事慨然建琴堂乃知靜者心千載猶
相望入室想其人出門何茫茫唯見白雲合東
臨鄒魯鄉
皤皤邑中老自言邑中理何必升君堂然後知
君美閒門無犬吠早臥常晏起昔人不忍欺今

我還復爾

贈別沈四山人

沈侯未可測其況信浮沉十載常獨坐幾人知
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
田西山岑我來遇知己遂得開神襟何意閶闔
開渺然江海深疾風卷秋樹淇上多鳴砧耿耿
尊酌前聆雁飛愁陰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琴

岑參上五十首 （南陽人天寶三載登進士第歷虞部郎中出嘉州刺史卒）

巴南舟中夜書事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近鍾清野寺遠火點
江村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孤舟萬里夜秋
月不堪論

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

峽口秋水壯沙邊且停橈奔濤振石壁峰勢如
動搖九月蘆花新彌令客心焦誰念在江島故
人滿天朝無處豁心胸憂來醉能銷往來巴山
道三見秋草凋狄生新相知才調凌雲霄賦詩
折造化入幕生風飆把筆判甲兵戰士不敢驕
皆云梁公後遇鼎還能調一別倏經時音塵殊
寂寥何當見夫子不歎鄉關遙

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對酒寂不語悵然愁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工文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群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舊家富春渚常憶臥江樓自聞君欲行頻夢南徐州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雪抱被肯同宿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時舟中饒孤興湖上多新詩潛虬且深蟠黃鶴飛未晚惜君青雲器努力加餐飯

臨河縣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題縣南樓

鳳陽城南雪正飛黎陽渡頭人未歸河邊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縫衣故人高臥黎陽縣一別三年不相見邑中雨雪偏著時隔河東郡人遙羨鄴都唯見古時丘漳水還如舊日流城上望鄉應不見朝來好是懶登樓

送楊子

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添壺酒臨岐贈馬鞭看君穎上去新月到家園

送蓋孺卿落第歸濟州

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過灞陵樹歸種汶陽田客舍少鄉信床頭無酒錢聖朝徒側席濟上獨遺賢

宿太白東溪李老舍寄弟姪

渭上秋雨過北風何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峰最高主人東溪老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石泉飯香粳酒甕新開糟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書此寄爾曹

送張郎中赴隴右覲省卿公（時卿公任節度留後）

中郎鳳一毛世上獨英豪弱冠已銀印出身唯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幕下多相識邊書醉懶操

登古鄴城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日暮飛雲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為誰來

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昌齡

建業控京口金陵款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

地聞香名解榻皆五侯結交盡時英六月槐花
飛忽思蓴菜羹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荊楚雲
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
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閒眺北固樓醉眠湖
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茅山青昔為帝王州今
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玄元告靈
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
薄太陽祥光徹窅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
王兄尚謫宦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
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開道經黃鶴垂兩翅徘
徊悲且鳴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
開府

熱海亘鐵門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
茫茫夫子佐戎幕其鋒利如霜中歲學兵符不
能守文章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男兒感忠
義萬里忘越鄉孟夏邊候遲胡國草木長馬疾
過飛鳥天窮超夕陽都護新出師五月發軍裝
甲兵二百萬錯落金光揚揭旗拂崑崙伐鼓震
蒲昌太白引官庫天威臨大荒西望雲似蛇戎
虜知已亡渾驅大宛馬繫取樓蘭王曾到交河
城風土斷人腸寒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赤亭
多飄風鼓怒不可當有時無人行沙石亂飄颺
夜靜天蕭條鬼哭夾道傍地上多髑髏皆是古
戰場置酒高館夕邊城月蒼蒼軍中宰肥牛堂
上羅羽觴紅淚金燭盤嬌歌豔新妝望君仰青
冥短翮難可翔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

玉門關蓋將軍歌

蓋將軍真丈夫行年三十執金吾身長七尺頗
有鬚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百草枯南鄰
犬戎北接胡將軍到來備不虞五千甲兵膽力
麤軍中無事但歡娛暖屋繡簾紅地爐織成壁
衣花氍毹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鐺亂點野駝酥
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美人一雙
閑且都朱脣翠眉映明眸清歌一曲世所無今
日喜聞鳳將雛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謾
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紅牙鏤馬對樗蒲玉盤
纖手撒作盧眾中誇道不曾輸櫪上昂昂皆駿
駒桃花叱撥價最殊騎將獵向城南隅臘日射
殺千年狐我來塞外按邊儲為君取醉酒剩酤

醉爭酒盞相喧呼却憶咸陽舊酒徒

天山雪送蕭治歸京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峰萬嶺雪崔嵬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交河城邊飛鳥絶輪臺路上馬蹄滑晻靄寒氛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客中何以贈君别唯有青青松樹枝

凉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挂城頭城頭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年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隴水不可聽嗚咽令人愁沙塵撲馬汗霧露凝貂裘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都護猶未到來時在西州十日過砂磧終朝風不休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山口月欲出先照關城樓谿流與松風靜夜相颼飀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與子且攜手不愁前路修

燉煌太守後庭歌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黄砂磧裏人種田燉煌耆老髮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粧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

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箇邊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

送祁樂歸河東

祁樂後來秀挺身出河東往年詣驪山獻賦溫泉宮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前月還長安囊中金已空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牀頭蒼梧雲簾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五月火雲屯氣燒天地紅鳥且不敢飛子行如轉蓬少華與首陽隔河勢爭雄新月河上出清光滿關中置酒灞亭別高歌披心胸君到故山時為

謝吾老翁

送郭乂

地上青草出經冬今始歸博陵無近信猶未換春衣憐汝不忍別送汝上酒樓初行莫早發且宿灞橋頭功名須及早歲月莫虛擲早年已攻詩近日兼注易何時過東洛早晚渡盟津朝歌城邊柳嚲地邯鄲道上花撲人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曾上君家縣北樓樓上分明見恒嶽中山明府待君來須計行程及早回到家速覓長安使待汝書封我自開

安西館中思長安

家在日出處朝來喜東風風從帝鄉來異鄉家信通絕域地欲盡孤城天遂窮彌年但走馬終日隨飄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胡塵淨古塞兵氣屯邊空鄉路眇天外歸期如夢中遙憑長房術爲縮天山東

送魏四落第還都

東歸不得意客舍戴勝鳴臘酒飲未盡春衫縫已成長安柳枝春欲來洛陽梨花在前開魏侯池館今尚在猶有太師歌舞臺君家盛德豈徒然時人注意在吾賢莫令別後無佳句秖向壚頭空醉眠

喜韓樽相過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秖充酤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桃花點地紅班班有酒留君且莫還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

送張子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江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

澧頭送蔣侯

君住澧水北我家澧水西兩鄉見喬木五里聞鳴雞飲酒溪雨過彈碁山月低徒開蔣生逕爾去誰相攜

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秋能作音佐鄉書醉嬾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南樓送衛憑 得歸字

近縣多來客似君誠亦希南樓取凉好便送故人歸鳥向望中滅雨從晴處飛應須乘月去且爲解征衣

送宇文舍人出塞元城 得陽字

雙皃出未央千里過河陽馬帶新行色衣聞舊御香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爲政相思淇水長

贈酒泉韓太守

太守有能政遙聞如古人俸錢盡供客家計常清貧酒泉西望玉關道千山萬磧皆白草辭君走馬歸長安憶君倏忽令人老

餞李郎赴武康

潘郎腰綬新雲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耻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

昨日宿祁連今朝過酒泉黃砂西際海白草北連天愁裏難銷日歸期尚隔年陽關萬里夢知處杜陵田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

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白髮悲明鏡青春換敝裘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

宿鐵關西館

馬汗蹋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塞迥心常怯鄉遙夢亦迷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

題苜蓿峰寄家人

苜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去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況復明朝是歲除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暮秋山行

疲馬卧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

籟悲蕭辰鴟鴞昨夜鳴蕙草色已陳況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

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長不改寂寞無人空舊山聖朝無外不須關白馬公孫何處去青牛老人更不還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故人方乘使者車吾知郭丹却不如請君時憶關外客行到關西多寄書

衛尚書赤驃馬歌

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鞚珊瑚鞭玉鞍錦韉黃金勒請君鞁出看君騎尾長窣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鳳城內行人見者誰不愛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驕碧蹄碎紫髯胡雛金翦刀平明翦出三騣高櫪上看時獨意氣衆中嘷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却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郡齋閒望

負郭無良田屈身徇微祿平生好疎曠何事就羈束幸曾趨丹墀數載侍黃屋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州縣非宿心雲山欣滿目頃來廢章句終日披案牘佐郡竟何成自悲徒碌碌

潼關使院懷王七秀才

王生今才人時輩咸所仰何當見顏色終日勞夢想驛車到關下欲往阻河廣滿目徒春華思君罷心賞開門見太華朝日映高掌忽覺蓮花峰別來更如長無心顧微祿有意佳獨往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

宿華陰郭東客舍憶閻防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飢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蒼茫秋山晦蕭瑟寒松悲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舊壑蘭杜晚歸軒今已遲

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鋋歌

如蓮花舞北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紅

毾毹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歎慢臉嬌蛾纖復穠輕羅金縷花蔥蘢迴裾轉袖若飛雪左鋋右鋋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匝花門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草胡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比採蓮落梅徒聒耳世人學舞只是舞姿態豈能得如此

衙郡守還

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

溪憶垂釣

陪使君早春東郊游眺 得春字

太守擁朱輪東郊物候新鶯聲隨坐嘯柳色喚行春谷口雲迎馬溪邊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塵

題虢州西樓

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能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只上郡西樓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得秋字

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户玉堦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行軍詩二首 時扈從在鳳翔

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我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胡雛尚未滅諸將懇征討昨聞咸陽敗殺戮淨如掃積屍若丘山流血漲豐鎬干戈礙鄉國豺虎滿城堡村落皆無人蕭條空桑棗儒生有長策無處豁懷抱塊然傷時人舉首哭蒼昊

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偶從諫官列謬向丹墀趨未能匡吾君虛作一丈夫撫劍傷世路哀歌泣良圖功業今已遲攬鏡悲白鬚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

送許拾遺歸江寧

詔書下青瑣駟馬還吳洲東帛仍賜衣恩波漲滄流微祿將及親向家非遠遊看君五斗米不謝萬戶侯適出西掖垣如到南徐州歸心望海日鄉夢登江樓大江盤金陵諸山横石頭楓樹隱茅屋橘林繋歸舟種藥疏故畦釣魚垂舊鈎對月京口夕觀濤海門秋天子憐諫官論事不可休早來丹墀下高駕無淹留

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

嘗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古塞千年空陰山獨崔嵬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風來日暮上北樓殺氣凝不開大荒無鳥飛但見白龍追舊國眇天末歸心日悠哉上將新破胡西郊絶煙埃邊城寂無事撫劒空徘徊幸得趨幕中託身厠羣才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三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四

岑參下三十一首　儲光羲二十三首
崔國輔二首　崔顥七首
陶翰一首　常建三首

岑參下三十一首

使交河郡 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

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臺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九月尚流汗炎風吹沙埃何事陰陽工不遣雨雪來吾君方憂邊分閫資大才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回鐵關控天涯萬里何遼哉煙塵不敢飛白草空皚皚軍中日無事醉舞傾金罍漢代李將軍微功今可咍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行

君不見走馬滄海邊平沙莽莽黄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黄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慴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海中有赤鯉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煑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遥旋滅蒸砂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入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君薄

終南東溪中作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莫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

聞君行路難惆悵臨長衢豈不憚險艱王程剩相拘憶昨蓬萊宮新授刺史符明主仍賜衣價直千萬餘何幸承命日得與夫子俱攜手出華省連鑣赴長途五馬當路嘶按節投蜀都千巖信縈折一逕何盤紆層冰滑征輪密竹礙隼旟深林迷昏旦棧道陵空虛飛雪縮馬毛烈風擘我膚峰攢望天小亭午見日初夜宿月近人朝行雲滿車泉澆石罅坼火入松心枯亞尹同心者風流賢大夫榮祿上及親之官隨板輿高價振臺閣清詞出應徐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錢沽浮名何足道海上堪乘桴

章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春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知人老去不及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送盧郎中除杭州赴任

罷起郎官事初分刺史符海雲迎過楚江月引歸吳城底濤聲震樓端蜃氣孤千家窺驛舫五馬飲春湖柳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知君望鄉處枉道上姑蘇

趙少尹南亭送鄭侍御歸東臺 得長字

江亭酒俱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座簾疎雨到床鍾催離興急絃緩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過緱山王處士黑石谷隱居

舊居緱山下偏識緱山雲處士久不還見雲如

見君別來餘十秋兵馬日紛紛青溪開戰場黑谷屯行軍遂令巢由輩遠逐麋鹿羣獨有南澗水潺湲如昔聞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 即太尉光弼弟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送秘書虞校書赴虞鄉丞

花綬傍疊新關東縣欲春殘書獻科斗舊闈別騏驎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送王七錄事赴虢州

早歲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小店關門樹長河華岳祠弘農人吏待莫使馬行遲

送懷州吳別駕

灞上柳枝黃壚頭酒正香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覃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太白胡僧歌并序

太白中峰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雲壁迥絕人跡罕到嘗東峰有鬬虎弱者將死僧杖而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僧器而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訪我而說余怡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鍾窗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同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青門金鎖平旦開城頭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灞陵東花撲征衣看似錦雲隨去馬色疑驄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江頭花落沒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黃鸝翅濕飛屢

低關東尺書醉爛題須臾望君不可見揚鞭飛
鞚疾於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
飛燕

送費子歸武昌

漢陽歸客悲秋艸旅舍葉飛愁不歸秋來倍憶
武昌魚夢著只在巴陵道曾隨上將過祁連離
家十年恒在邊劒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今
已穿知君開館常愛客樗蒱百金每一擲平生
有錢將與人江上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
奇廣顙大口仍赤髭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貴

賤那得知高秋八月歸南楚東門一壺聊出祖
路指鳳皇山北雲衣沾鸚鵡洲邊雨勿歎蹉跎
白髮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子莫
向江村老卻人

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

將門子君獨賢一從授命恒在邊未年三十已
高位腰間金印色赩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來
見者誰不羨篋中賜衣十萬餘窓上軍書二千
卷看君智謀若有神愛君詞句皆清新澄湖萬
頃深見底清冰一片光照人雲中昨夜使星動

西門驛樓出相送玉瓶素蟻臘酒香金鞍白馬
紫遊韁花門南燕支北張掖城頭雲正黑送君
一去天外憶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京因懷魏校書陸
渾喬潭

井上桐葉雨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匹馬歸
山東問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
見三峯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
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亸紫綬
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

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
渾山水佳可賞蓬閣閒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
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
相顧酒初醒摇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
鳴

長門怨

君王嫌妾妒閉妾在長門舞袖垂新寵愁蛾結
舊恩綠錢生履跡紅粉濕啼痕羞被桃花笑看
春獨不言

衙門下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大

寶髙道舉徵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搗
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
詔下林丘

尋少室張山人聞與偃師周明府同入
都
中峰鍊金客昨日遊人間葉縣鳧共去葛陂龍
暫還暮雲湊深木秋雨懸空山寂寂青溪衆空
餘丹竈閑

題匡城周少府廳壁
婦姑城南風雨秋婦姑城中人獨愁愁雲遮却
望鄉處數日不上西南樓故人薄暮公事閑玉
壺美酒虎魄殷潁陽秋草今黃盡醉臥君家猶
未還

杜公挽歌四首 銀青光祿大夫河南太守
蒙叟悲藏壑殷宗惜濟川長安非舊日京兆是
新阡黃閣官猶在蒼生望已愆唯餘卿月在留
向杜陵懸
鼓吹城中出墳塋郭外新雨隨思太守雲慘送
夫人蒿里埋雙劒松門閉萬春回瞻北堂上金
印已生塵
憶昨明光殿新承天子恩剖符移北地受鉞領
西門塞草迎軍幕邊雲拂使軒至今聞隴外戎
虜尚亡魂
澹澹澄波闊眈眈大廈深秉心常匪石行義每
揮金汲引窺蘭室招攜入翰林多君有令子猶
注世人心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
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
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
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
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劒河風急雪片
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
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白雪歌送武判官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
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
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
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雲黲淡萬里凝中軍

置酒飲歸客胡兒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
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
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送張都尉歸東都

白羽綠弓絃年年祇在邊還家劒鋒盡出塞馬
蹄穿䆉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
頷豈徒然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
場開

送賈侍御使江外

新騎驄馬復承恩使出金陵過海門荊南渭北
難相見莫惜彩襟著酒痕

儲光羲二十一首 魯人入官太祝監察御史安祿山陷偽官賊平貶死

新豐道中作

西下長樂坂東入新豐道雨多車馬稀道上生
秋草太陰蔽皋陸莫知晚與早雷雨杳冥冥川
谷漫浩浩詔書植嘉木二十八年有詔種果衆言桃李好自
顧無此容歸從漢陰老

羣鴉詠

新宮驪山陰龍袞時出豫朝陽照羽儀清吹肅
逶路羣鴉隨天車夜滿新豐樹所思在腐餘不
復憂霜露河低宮閣深燈隱鼓鍾曙繽紛起寒
枝矯翼時相顧家宰收琳琅侍臣盡鵷鷺高舉
摩太清永絕繒繳懼弦翕亦翱翔不以微小故

野田黃雀行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閒穿深蒿裏爭食復
爭飛窮老一頹命衆多桑樹稀無棗猶可食無
桑何以衣當倚穹蒼暮相引時來歸邪路豈不
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夐惻惻與心違

效古

東風吹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沙塵起有若黃
雲浮頹霞爍廣澤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逢無
地可蔭麻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
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蹠足空夷猶

尚書省聽誓誡貽太廟裴承

皇家有恒憲齋祭崇明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
昌裏沉沉雲閣見稍稍城烏起曙色照衣冠虛
庭鳴劒履徘徊念私覿悵望臨清汜點翰欲何
言相思從此始

田家即事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田家雜興八首

春至鶬鶊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黽勉娶鄰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閑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夜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稼穡既自種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糧糗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鶗鴂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漁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功力把鋤來東皋顧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嫂相共饒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劬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浮雲在虛空隨風復卷舒我心方處順動作何憂虞但言嬰世網不復得閑居迢遞別東國超遙來西都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故鄉滿親戚道遠情日疏偶欲陳此意復無南飛鳧

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尚各有宜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虛空此道將安施暫過伊闕間晼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

貽余處士

故園至新浦遙復未百里北望是他邦紛吾即

遊士潮來津門啓罷檝信流水客意乃成歡舟人亦相喜遲遲菱若上泛泛菰蒲裏漸聞商旅喧猶見鳧鷺起市亭忽雲搆方物如山峙吳王昔喪元隋帝又滅祀停艫一以眺太息興亡理秋苑故池田宮門折柳杞我行苦炎月乃及清昊始此地日逢迎終思隱居子莫言異卷舒形音有心耳

泊舟貽潘少府 時潘少府在蘄浦

行子皆眠潮維舟未能發宵分卷前幔臥視清秋月四澤蔎草深中洲煙火絕蒼蒼水霧起落落跡星沒所遇皆漁商與言多楚越其如念極浦又以思明哲常若千里餘況之異鄉別

幽居

幽人下山徑去去夾青林滑處莓苔濕暗中蘿薜深春朝煙雨散猶帶浮雲陰

薔薇篇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吟吟正堪攀枝上鶯嬌不畏人葉裏蝶飛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眉相喚採夢[illegible]過處紅[illegible]欲就

手低邊緣刺已齊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臨江亭

昔家南作帝京鎮北爲關江水中分地城樓下帶山金陵事已往青蓋理無還落日空亭上愁看龍尾灣

仲夏入園東陂

方塘深且廣伊昔俯吾廬環岸垂綠柳盈潭發紅蕖下延北原秀下屬幽人居暑雨若混沌時明如空虛此鄉多隱逸水陸見樵漁廢賞亦何貴爲歡良易攄且言重觀園當此賦歸歟

洛橋送別

河橋送客舟河水正安流遠見輕橈動還憐故國遊浮舸逢早鴈江月值新秋一聽南津曲分明散別愁

題山中流泉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崔國輔二首

古意

歸來日尚早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回舟不
自由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無人跡蒙籠荊棘一鳥
飛優唱提壺酤酒喚古人不逢酒不足遺恨精
靈傳此曲寄古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淥

崔顥七首 天寶中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
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
人愁

長安道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
擁賓從路旁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
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
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渭城少年行二首

洛陽二月梨花飛秦地行人春憶歸揚鞭走馬
城南陌朝逢驛使秦川客驛使前日發章臺傳
道長安春早來棠梨宮中燕初至葡桃館裏花
正開念此使人歸更早三月便達長安道長安
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戶樓臺臨渭
水五陵花柳滿秦川

秦川寒食盛繁華遊子春來喜見家鬬雞下杜
塵初合走馬章臺日半斜章臺帝城稱貴里青
樓日晚歌鐘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年少不
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渭橋
壚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錦瑟箏琵

琶玉壺清酒就君家小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
曲楊柳花

江南曲二首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舡暫借問或可是
同鄉

下渚多風浪蓮舟漸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
潮歸

定襄郡獄

我在河東時使往定襄里定襄諸小兒爭訟喧
城市長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濤書盈几案文

墨相塡委席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
獄師聽辯疑似小大必得情未嘗施鞭捶是時
三月暮過野農桑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
此鄉多雜俗戎夏殊音旨顧問邊塞人勞情曷
云已

陶翰一首

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
一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
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

門哀哀淚如霰

常建三首 大曆中為盱眙尉

弔王將軍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
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
兵哭遼水

題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
餘鐘磬音

春詞

宛宛黃柳絲濛濛雜花垂日高紅妝臥倚對春
光遲寧知傍淇水驟裹黃金羈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四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五

王昌齡二十三首　李頎二十四首

戎昱十六首

王昌齡二十二首

塞下曲二首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寒處處黃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莫學遊俠兒矜誇紫騮好

邊頭何慘慘已葬霍將軍部曲皆相弔燕南代北聞功勳多被黜兵馬亦尋分更遣黃頭戍唯當哭塞雲

長信愁

奉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放歌行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澤微誠將獻謀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非吾事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每豐羞願得金膏遂飛雲亦可儔

長歌行

曠野饒悲風颼颼多蕭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所是同袍者相逢盡衰老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上有枯樹根下有石鼠窠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人生須佔命有酒且長歌

青樓曲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箜篌引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南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冢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羊皮裘顏色飢枯掩面羞眼眶淚滴深兩眸還思本鄉食犛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咿嚘意說被他邊將讎五世屬藩

漢主留碧毛氈障河曲遊纛騐五萬部落稠物賜飛鳳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箒靜掃陰山無鳥投穼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溪寂寞紘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麃賁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晄山川無與儔紫宸發詔遠懷柔搖筆飛箱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從軍行

向夕臨大荒朔風軫歸虜平沙萬餘里飛鳥宿何處虜騎獵長原翩翩傍河去邊聲搖白草海氣生黃霧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鋒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出塞行

白花垣上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窮秋曠野行人絶馬首東來知是誰

採蓮曲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諸宮遊招隱寺

山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自從永明世月向龍宮吐鑿井長幽泉白雲今如古應眞坐松栢錫杖掛牕户口云七十餘能救諸有苦回指嵩樹花如開道場鼓金色身壞滅眞如性無主僚友同一心清光遺誰取

沙苑南渡頭

秋霧連雲白歸心浦溆懸津人空守纜村館復臨川峰隔蒼茫雨波通演漾田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溪中非爲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騖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爲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𠕋子仍跼步拂衣易爲高淪迹難有趣張范善始

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和振上人秋夜懷士會

白露傷草木山風吹夜寒遥林夢親友高興發雲端（一作喜）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瑶琴多遠思更爲客中彈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從恩譴度瀟湘江北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鴈飛猶得到衡陽

灞上閑居

鴻都有歸客偃臥滋陽村軒冕無枉顧清川照我門空林網夕陽寒鳥赴荒園廓落時得意懷哉莫與言庭前有孤鶴欲啄常翩翩爲我銜素書弔彼顔與原二君既不朽所以慰其寃

初日

初日淨金閨先照綵前暖斜光入羅幕稍稍親絲管雲鬟不能梳楊花更吹滿

採蓮

越女作桂舟還將桂爲楫湖上水渺漫清江初可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壻顔色何如妾

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盧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同李四倉曹宅夜飲

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處青山明月夢中看

送崔十四兵曹

縣職如長縷終日檢我身平明趨郡府不得展故人故人念江湖富貴如埃塵迹在戎府掾心遊天台春獨立浦邊鶴白雲長相親南風忽至吳分散還入秦寒夜天光白海靜月色眞對坐論歲暮絃歌起無因平生馳驅分非謂杯酒仁出處雨不合忠貞何由申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綸

別李南浦之京

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閨怨

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李頎二十四首

宋少府東溪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繁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粲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晴露珠垂合夕陽花影深從來不著水清淨本因心

題璿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白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得相尋

題盧五舊居

物在人亡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窻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如舊時悵望秋天鳴墜葉巑岏枯柳宿寒鴟憑君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

二妃廟送裴侍御使桂陽

沅上秋草色蒼蒼堯女祠無人見精魂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歿後椒漿神降時回雲迎赤豹飈

雨驟文螭受命出炎海焚香徵楚詞乘驄感遺跡一弔清川湄

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

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客銅爐將炙相歡飲星宿縱橫露華白寒風卷葉度滹沱飛雪布地悲峨峨孤城日落見棲鳥馬上時聞漁者歌明朝東路把君手臘日辭君期歲首自知寂寞無去思敢望縣人致牛酒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片帆在桂水落日天涯時飛鳥看共度閑雲相與遲長波無曉夜泛泛欲何之

王母歌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旌照耀麒麟車羽節淋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遣帝食可以長生臨宮縣頭上復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南面欲聞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顧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

風紛相迎惜哉志騎神不悦歎息馬蹄與車轍
複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為看青玉
五枝燈蟠螭吐火光已絶

古從軍

白日登山望烽火昏黃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
風砂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
雪紛紛連大漠胡鴈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
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
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晚歸東園二首

出郭喜見山東行亦未遠夕陽帶歸路靄靄秋
稼晚樵者乘霽歌野人及星飯薄謝朱輪客垂
竿不復返

荊扉帶郊郭稼穡向東菑倚杖寒山暮鳴梭秋
葉時回雲覆陰谷返景照霜梨澹泊真吾事清
風別有資

裴尹東溪別業

公才廊廟器官亞河南守別墅臨都門驚湍激
前後舊交與群從十日一攜手幅巾望寒山長
嘯對高柳清谿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青城

陰水光搖林岫閑觀野人筏或飲川上酒幽雲
澹徘徊白鷺飛左右庭竹垂卧內村煙隔南阜
始知物外情簪紱同芻狗

送綦毋三謁房給事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
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公器如所思但秉輿達
適唯單車高道時坎軻舊交頗吹噓徒言青瑣
闥不愛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諍訟疎手持
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別炎雲中伏初
此行儻不遂歸食廬洲魚

送劉昱

八月寒荻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潯
陽客鸕鷀山頭微雨晴揚州郭裏暮潮生行人
夜宿金陵渚試聽沙邊南鴈聲

送郝判官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遍鴻鴈向南時君乘使
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
州如眼見江邊清漢東遠海遙望淛雲相蔽虧
應問襄陽舊風俗為余騎馬習家池

望苔閣送裴迪入京

雪華斂高閣苔色上鉤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
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隊葉和金磬飢
烏鳴露盤伊川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
署雲霄何足難
贈別張兵曹
漢家蕭相國功蓋五諸侯勲業河山重丹青錫
命優君爲禁臠壻爭看玉人遊荀令焚香日潘
郎振藻秋新成鸚鵡賦能衣鷫鷞裘不憚軒車
遠仍尋蘿薜幽苑（作花）梨飛絳葉伊水淨寒流雲
滿故關道雲遮祥鳳樓一身輕寸祿萬物任虛

舟別後如相問滄波雙白鷗
放歌行答從弟墨卿
小來好文恥專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霑寸祿
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栢梁賦詩不及宴長
楸走馬誰相數斂迹俛眉心自甘高歌擊節聲
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空歌
漢代蕭相國豈事霍家馮子都盧爾當年聲籍
籍濫作詞林兩京客故人酒客安陵橋黃鳥春
風洛陽陌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鏑人共推
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長江歸海時別離短景

何蕭索佳句相思能閒作舉頭遥望魯陽山木
葉紛紛向人落
同員外諲酬答之作
洛中高士日沉冥手自灌園方帶經王湛牀頭
見周易張康傳裏好丹青鶡冠葛屨無名位博
奕賦詩聊遣意清言只到衛家兒用筆能誇鍾
太尉東籬二月種蘭蓀窮巷人稀鳥雀喧閒道
官郎問生事肯令鬢髮老柴門
夏宴張兵曹東堂
重林華屋堪避暑況乃烹鮮會嘉客主人三十

朝大夫滿座森然見矛戟北窗臥簟連心花竹
裏蟬鳴西日斜羽扇搖風却珠汗玉盃貯水割
甘瓜雲峯峨峨自冰雪坐對芳罇不知熱醉來
但掛葛巾眠莫道明朝有離別
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
累薦賢良皆不就家近陳留訪耆舊韓康雖復
在人間王霸終思隱巖岫清冷池水灌園蔬萬
物滄江心澹如妻子歡同數株柳雲山老對一
牀書昨日公車見三事明君賜衣遣爲吏懷章
不使郡邸驚待詔初從闕庭至散誕由來自不

羈低頭授職爾何爲故圍壁掛烏紗帽官舍塵
生白接羅寄書寂寂於陵子蓬蒿沒身胡不仕
羹藜被褐環堵中歲晚將貽故人恥

古行路難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兄子弟
綰銀黄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
萸錦帶玉盤囊賓客塡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
輝光世人逐勢爭奔走瀝膽隳肝唯恐後當時
一顧登青雲自謂生死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
里窮巷蒼茫絶知已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

交亭誰是蕙俗嗟嘆難更陳深山麋鹿下爲鄰
魯連所以蹈滄海古往今來稱達人

送盧少府赴延陵

問君從宦所何日府中趨遥指金陵縣青山天
一隅行人懷寸祿小吏獻新圖北固波濤嶮南
天風俗殊春山連橘柚晚景媚菰蒲漠漠花生
渚亭亭雲過湖灘沙映村火水霧斂樯烏回首
東門路鄉書不可無

送馬錄事赴永嘉

了爲郡從事主印淸淮邊談笑一州裏從容群
吏先手持三尺令決遣如流泉太守既相許諸
公誰不然孤城臨海樹萬室帶山煙春日溪湖
淨芳洲葭菼連炊飯蟹螯熟下筯鱸魚鮮野鶴
宿簷際楚雲飛面前聽歌送離曲且駐木蘭船
贈爾八行字當聞嘉政傳

戎昱十六首 建中中爲辰州刺史

羅江舍

山縣秋雲闇茅亭暮雨寒自傷庭葉下誰問客
衣單有興時添酒無聊懶整冠近來鄉國夢夜
夜到長安

採蓮曲

雖聽採蓮曲詎識採蓮心漾檝愛花遠回船愁
浪深煙生極浦色日落半江陰同侶憐波靜看
粧隨玉簪涔陽女兒花滿頭毿毿同泛木蘭舟
秋風日暮南湖裏爭唱菱歌不肯休

聞笛

入夜思歸切笛聲寒更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枕
前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飛
盡一庭梅

漢上題韋氏莊

結茅同楚客卜築漢江邊日落數歸鳥夜深聞
扣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厨煙調笑提筐婦春
來蠶幾眠

閨情

側聽宮官說知君寵尚存未能開笑頰先欲換
愁魂寶鏡窺粧影紅衫裏淚痕昭陽今再入寧
敢恨長門

長安秋夕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
秋草昨夜西窗夢夢行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
家貧亦好

衡陽春日遊僧院

曾共劉諮議同時事道林與君相掩淚來客豈
知心皆雪凌春積爐煙向暝深依然舊童子相
送出花林

玉臺體題湖上亭

湖入縣西邊湖頭勝事偏綠竿初長筍紅顆未
開蓮蔽日高高樹迎人小小船清風長入坐夏
月似秋天

早梅

一樹寒梅白玉條迴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
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

移家別湖上亭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
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客堂秋夕

隔窗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
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四時不得一日樂以
此方悲客遊惡寂寂江城無所聞梧桐葉
上偏蕭索

湖南雪中留別

草草還草草湖東別離早何處愁殺人歸鞍雪
中道出門迷轍跡雲水白浩浩明日武陵西相
思鬢堪老

贈別張駙馬

上元年中長安陌見君朝下欲歸宅飛龍騎馬
三十匹玉勒雕鞍照初日數里衣香遙撲人長
衫一束無纖塵從奴斜抱敕賜錦雙雙蹙出金
麒麟天子愛婿皇后弟獨步明時負權勢一身
庀躍承殊澤甲第朱門聳高戟鳳凰樓上伴吹

簫鸚鵡杯中醉留客泰去否來何足論宮中晏
駕人事翻一朝負譴辭丹闕五年待罪湘江源
冠冕淒涼幾遷改眼看桑田變成海華堂金屋
別賜人細眼黃頭總何在清宮相見寸心悲嬾
欲今時問昔時看君風骨殊未歇不用愁來雙
淚垂

苦哉行（寶應中作）

妾家清河邊七葉承貂蟬身為最小女偏得渾
家憐親戚不相識幽閨十五年有時最遠出祇
到中門前前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
至豈意遭戈鋋匈奴為先鋒長鼻黃髮拳彎弓
獵生人百步牛羊膻脫身落虎口不及歸黃泉
苦哉難重陳暗哭蒼蒼天

涇州觀元戎出師

寒日征西將蕭蕭萬馬叢吹笳覆樓雪祝纛滿
旗風遮虜黃雲斷燒荒白草空金鐃肅天外玉
帳靜霜中朔野長城閉河源舊路通衛青師自
老魏絳賞何功檢壘依沙迴轅門壓塞雄燕然
如可勒萬里願從公

從軍行

昔從李都尉雙鞬照馬蹄擒生黑山北殺敵黃
雲西太白沉虜地邊草復萋萋歸來邯鄲市百
尺青樓梯感激然諾重平生膽力齊芳筵暴歌
發豔粉輕鬢低半酣秋風起鐵騎門前嘶遠戍
報烽火孤城嚴鼓鼙揮鞭望塵去少婦莫含啼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五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六

沈千運四首　王季友二首
于逖二首　孟雲卿五首
張彪四首　趙微明五首
元季川四首　殷遙二首
李嘉祐十二首　姚係二首
竇裕之二首　蔣渙一首
陳羽五首　楊衡七首

沈千運四首

感懷弟妹

今日春氣暖東風杏花坼筋力久不如却羨澗中石神仙杳難準中壽稀滿百運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跡豈非林園主但是林園客兄弟可存半空為亡者惜冥冥無再期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人年大自疎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唯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平生茲已矣此外盡非適

贈史修文

故人阻千里會面非前期握手於此地當歡返成悲念離宛猶昨俄已經於蔡時昔皆少年別來髮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舊遊盡騫者與君仍布衣皆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前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淚

濮中言懷

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遺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退當棄捐貧賤招謫譴栖栖丈人世屯躓日窮迫不如守田園歲晏望豐熟壯年失宦情老大無筋力始憶前計非將貽後生福童兒新學稼少女未能織顧此順如己終日求衣食

山中作

棲隱非別事所願離風塵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何必歸山林庶事皆吾身何者為形骸誰是與富貴欲知了閑事而後知人真咳唾矜崇華迂俯相屈伸如何巢與由天子不知臣

王季友二首

別李季友

棲鳥不戀枝喈喈在同聲行子馳出戶依依北人情昔時霜臺鏡照婦羞爾形閑匣二十年皎潔常獨明今日照離別前途白髮生

寄韋子春

出山秋雲曙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密白髮惟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弃捐土石為同身

于濆二首

野外作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已蒼黃小弟髮亦白兩男俱不強有才且未達況我非賢良者以朽鈍姿野外老風霜寒鴉噪晚

景喬木思故鄉魏人宅蓬池結網佇鱣魴水清魚不來歲暮空彷徨

憶舍弟

衰門少兄弟兄弟唯兩人飢寒各流浪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安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我乖隔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孟雲卿五首

古樂府挽歌

草草門巷喧塗車儼成位冥寞何得蓋藏我土人意非邵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猶童稚骨肉安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即靈帳庭宇為哀次薤露歇若斯人生盡如寄

今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遠五變中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吳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遠道行既難家貧衣服單嚴風吹積雪晨起鼻何酸人生為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歡

悲哉行

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見去去無影跡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飢暮亦常苦飢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

古別離

朝日上高臺離人愁秋草如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舍酸欲誰訴轉轉傷懷抱君行本遙遠苦樂良難保宿昔夢同衾憂心轉顛倒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寒暗有時謝憔悴亦難好人皆

筭年壽夭者何曾老少壯無見期水深風浩浩

傷懷贈故人

稍稍晨鳥翔淅淅草上霜人生早艱苦壽命恐不長二十學已成三十名不彰豈無同門友貴賤易中腸驅馬行萬里悠悠過帝鄉幸因弦歌末得上君子堂衆樂互喧奏獨予備笙簧坐中無知音安得神揚揚顧因高風起上感白日光

張彪四首

雜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不

如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膏腴儒生未遇時衣食不自如久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懶入門何況千里餘君子有褊性矧乃尋常徒行行任天地無為強親疎

神仙

神仙可學無百歲名大約天地何茫茫人間半哀樂浮生亮多感善事翻為惡爭先等驅逐中路苦瘦弱長老恩養壽後生笑寂寞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寥廓

北遊遠酬孟雲卿

忽忽望前事志願能相乖衣馬久羸弊誰信文與才嘗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壞坎難歸來慈母憂疾疢守家念栖栖與君宿姻親深見中外懷俟余惜時節悵望臨高臺

古別離

別離無遠近事歡情亦悲不聞車輪聲後會將何時去日忘寄書來日乖前期縱知明當返一息千萬思

趙微明三首

回軍跛者

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常恐道路傍掩棄狐兔塋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詞念念不忍聽惜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

挽歌詞

寒日蒿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原下荊棘叢叢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樹

思歸

為別未幾日去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

高樓惟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
忍生離憂

元季川四首

泉上雨後作

風雨蕩繁暑雷息佳霽初衆峯帶雲雨清氣入
我廬颼颼涼飈來臨窺愜所圖綠蘿長新蔓袅
袅垂坐隅流水復檐下丹砂發清渠養葛爲我
衣種芋爲我蔬誰是畹與畦彌漫連野蕪

谷雲中

灌田東山下取藥在園休清興相引行日日三
四周白鷗與我心不厭此中遊窮覽頗有適不
極杳無緇慘然歎採薇曲盡心悠悠

山中晚興

河漢降玄霜昨來飾物殊魍無神仙姿豈有陰
陽俱處鳥望不見慨然悲高梧華葉隨風揚珍
條雜榛蕪爲君寒谷吟歎息知何如

古遠行

悠悠遠行者羇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
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緬遠當白髮歲
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

殷遥二首 潤州人忠王府倉曹參軍

友人山亭

故人雖薄宦往往歩石溪繋䌫對山月褰裳拂
潤光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棲一見桃花發能
令秦漢迷

山行

寂歴青山晚山行趣不稀野花成子落江燕引
雛飛暗草薰苔徑晴楊掃石磯俗人猶語此余
亦滯心機

李嘉祐十二首 [illegible]

晚春宴無錫蔡明府西亭

茅簷閑寂寂無事覺人和井近時澆圃城低不
見河與緣芳草積情向遠峰多別日歸吳地停
橈更一過

送宋中舍遊江東

孤城郭外送王孫越水吳洲共爾論野寺山邊
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青楓獨映搖前浦白
鷺閑飛過遠村若到西陵征戰處不看秋草自
傷魂

送王端赴朝

君承明主意日日上丹墀東閤論兵後南宮草奏期人稀傍河麾槐暗入關時獨遣吳州客平陵結夢思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

南浦蕪蔣疊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鷰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題當塗縣東山村居人

處處征胡人漸稀山村寥落暮煙微門臨莽蒼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貧妻白髮輸殘稅餘恐黃河未解圍天子如今能用武祇應歲晚息兵機

至七里灘作

遷客投於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峰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暮潮歸

題前溪館

兩年謫宦在江西舉目雲山要自迷今日始知風土異潯陽南去鷓鴣啼

送樊兵曹潭州謁韋大夫

塞鴻歸欲盡北客始辭家零桂雖逢竹湘川少見人江花鋪淺水山木暗殘春修刺轅門裏多憐阿爲親

送從弟歸河朔

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諸將矜旄御何人重布衣空城流水在荒澤舊村稀秋日平原路蟲鳴桑葉飛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

細草緣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地征徭非昔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祇有同時驄馬客偏題尺牘問窮愁

江湖愁思

趨陪禁掖鴈行隨還向江潭鶴髮垂素浪遥疑八谿水青楓忽似萬年枝嵩南春徧傷䰟夢壺口雲深隔路歧共望漢朝多霈澤蒼蠅早晚得先知

姚係二首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早蟬望秋鳴夜琴怨離聲眇然多異感値子江山行由來重義人感激事縱横往復念遐阻淹留慕平生晨夯九衢餞暮始萬里程山驛風月榭海門煙霧城易䌷泉源近拾翠沙溆明蘭蕙一爲贈貧交空復情

京口遇舊識兼送往隴州

蟬鳴一何急日暮秋風樹即此不勝愁隴陰人更去相逢與相失共是亡羊路

雍裕之二首 貞元後人

五雜組 擬古三首

五雜組刺繡窠往復還織錦梭不得已戍交河

自君之出矣 擬後漢徐幹

自君之出矣寶鏡爲誰明思君如隴水長聞嗚咽聲

蔣渙一首

和徐侍郎中書叢篠詠

中禁夕沉沉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深爲重陵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陳羽五首

送靈一上人

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

送友人及第歸江東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落第恥爲關右客成名空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家住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賀語相思

伏翼洞送夏方慶

洞裏春晴花正開看花出洞幾時迴殷勤好去武陵客莫引世人相逐來

春日客舍晴原野望

東風吹暖氣消散入晴天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煙蒙茸花向月潦倒客經年鄉思盈愁望江

湖春水連

公子行

金羈白面郎何處蹋青來馬驕郎半醉踥蹀望樓臺似見樓上人玲瓏窗户開隔花閒一笑落日不知回

楊衡七首

盧十五竹亭送姪倆歸山

落巢寒擁翠清霜夜沾石上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樽酒曉月當窗白

哭李象

白雞黄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花開年復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白紵詞二首

玉纓翠珮雜輕羅香汗微漬朱顔酡為君起唱白紵歌清聲裊雲思繁多凝笳哀琵時相和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令君安坐聽終曲墜葉飄花難再復

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芳姿豔態妖且妍回眸轉袖暗催絃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

泛灩紅蓮濕牽裙襻帶翻成泣

題花樹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為愁開

傷蔡處士

篋中遺草是瓊玕對此令人灑淚看三徑尚疑行跡在數叢猶自映書幌晨光不借泉門曉暝色空添隴樹寒欲問皇天天更遠有才無命說應難

送人流雷州

逐客指天涯人間此路賒地圖經大庾水驛過長沙臘月雷州雨秋風桂嶺花不知荒徼外何處有人家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六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七

戴叔倫四十七首　郎士元二十四首

戴叔倫四十七首

酬贈張衆甫

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分向空山老何言上苑來超遥千里道依倚九層臺出處寧知命輪轅豈自媒更憐張處士相與別蒿萊

客舍秋懷呈駱正字士則

無言堪自喻偶坐更相悲木落驚年長門閑惜草衰買山猶未得諫獵又非時設被浮名繫歸休漸欲遲

早行寄朱山人放

山曉旅人去天高秋氣悲明河川上沒芳草露中衰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心知剡溪路聊且寄前期

贈殷御史亮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人住來往風塵共白頭

寄中書李舍人紓

萍翻蓬自卷不共本心期復入重城裏頻看百草滋水流歸思遠花發長年悲盡日春風起無人見此時

贈李山人唐

此意無所欲閑門風景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

酬盧少府漳見寄

方丈蕭蕭落葉中暮天深巷起悲風流年不盡人自老外事無端心已空家近小山當海畔身留環衛隱墻東遥聞相訪頻逢雪一醉寒宵誰與同

贈康老人洽

酒泉布衣舊才子少小知名帝城裏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南鄰北里日經過處處淹留樂事多不脫弊裘輕錦綺長吟佳句掩笙歌賢王貴主於我厚駿馬蒼頭如己有暗將心事隔風塵盡擲年光逐杯酒青門幾度見春歸折柳尋花送落暉杜陵往往逢秋暮望月臨風攀古樹繁霜入鬢何足論舊國連天不知處爾來倏忽五十年却憶當時思眇然多識故侯悲宿草曾

看決水沒桑田百人會中一身在被褐飲瓢終不改陌頭車馬共營營不解如君任此生

襄州遇房評事由

移家住漢陰不復問華簪貰酒宜城近燒田夢澤深暮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沉與物皆無累終年愜本心

暮春遊長沙東湖贈辛兗州巢父二首

湘流分曲浦繚繞古城東岸轉千家合林開一鏡空人生無事少心賞幾回同且復忘羈束悠悠落照中

回環路不盡歷覽意彌新古木畬田火澄江邊漿人綏歌極浦一醉送殘春莫恨長沙遠他年憶此辰

同兗州張秀才過王侍御參謀宅賦十韻柳字

十年官不進斂跡無怨咎漂蕩海內遊淹留楚鄉久因參戎幕下寄宅湖川口翦竹開廣庭瞻山敞虛牖閑門早春至陋巷新晴後覆地落殘梅和風裛輕柳逢迎車馬客邂逅結風塵友意愜時會文夜長聊飲酒秉心轉孤直沉照隨可否

豈學屈大夫憂憤對漁叟

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之作因抒歸懷兼呈辛魏二院長楊長寧

暮角發高城情人坐中起臨觴不及醉分散秋風裏雖有明日期離心若千里前歡反惆悵後會還如此焉得夜淹留一回終宴喜羈遊復牽役皆去重湖水早晚還歸舟吾從數君子

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遲相留一醉本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酬袁太祝長卿小湖村山居書懷見寄

昔江居嘯地辭職作遺人耕鑿資餘力樵漁逐四鄰麥秋桑葉大梅雨稻田新籬落栽山果池塘養海鱗放歌聊自足幽思忽相親余亦歸休者依君老此身

清明日送鄧芮二子還鄉

鍾鼓喧離室車徒促夜裝晛廚新變火輕柳暗翻霜傳鏡看華髮持杯話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白沾裳

送汶水王明府

何時別故鄉歸去佩銅章親族移家盡閭閻不
戰場背闕餘古木近塞足風霜遺老應相賀知
君不下堂

送裴明州郎中　徵　劝南制體

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
尤風

送觀察李判官巡柳州

行役各遠路煙波同旅愁輕橈上桂水大艑下
揚州何處成後會今朝分舊遊離心比楊柳蕭
颯不勝秋

京口送皇甫司馬副端曾舒州辭滿歸
東都

潮水忽復過雲帆儼若飛故園雙闕下左宦十
年歸晚景照華髮涼風吹別衣淹留更一醉老
去莫相違

奉同汴州李相公勉送鄆布殿中出巡

軒車出東閣都邑遶南河馬首先春至人心比
歲和省風傳隱恤持法去煩苛却想埋輪者論
功此日多

送東陽顧明府罷歸

祖帳臨鮫室黎人擁鷁舟坐籃高上去繼組鄙
夫留白日落寒水青楓遶曲洲相看作離別一
倍不禁愁

戲留顧十一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
浪急

柳花歌送客往桂陽

滄浪渡頭柳花發斷續因風飛不絕搖煙拂水
積翠間綴雪含霜誰忍攀夾岸紛紛送君去鳴
棹孤尋到何處移家深入桂水源種柳新成花
更繁定知別後消散盡却憶今朝傷旅魂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同山字

家在故林吳楚間冰爲溪水玉爲山更將舊政
化鄰邑遥見逋人相逐還

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
呈上姊夫

淮汴初喪亂蔣山烽火起與君隨親族奔迸辭
故里京口附商客海門正狂風憂心不敢住夜
發驚浪中雲開方見日潮盡爐峰出石壁轉棠
陰鄱陽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骨肉

無半在鄉園猶未旋爾家習文藝旁究天人際
父子自相傳優游聊卒歲學成不求達道勝那
獻貿時入閭巷醉好是羲皇人須因物役牽偶
逐簪組蕭謗書喧朝市撫已慙淺昧世業大小
禮近通顏謝詩念渠還領會非敢獨爲師

潘處士宅會別

相逢寒景晚惜別故山空鄉里疎林在池塘野
水通十年多難後一醉幾人同復此悲行子蕭
蕭逐轉蓬

江上別張勸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
爲貧舊山迷道路清洛暗風塵今日扁舟別俱
爲滄海人

汝南別董校書

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何爲百年內不見一
人閑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至又
出穆陵關

留別李道州圻

灑路下丹徼郵童揮畫橈山回千騎隱雪斷兩
鄉遙魚滬擁寒溜畬田落遠燒維舟更相憶惆
悵坐通宵

永康孫明府題秩滿將歸枉路訪別

門前水流咽城下亂山多非是還家路寧知枉
騎過風煙復欲隔悲笑屢相和不學陶公醉無
因奈別何

將赴湖南留別東陽舊寮兼示吏人

智力若不足黎甿殊未安忽從新命去復隔舊
寮歡晚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冰堅細流咽燒
指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
怨欲話此情難

奉天酬別鄭諫議雲逵盧拾遺景亮見
別之作

巨孽盜都城傳聞天下驚陪臣九江畔走馬來
赴難伏奏見龍顏旋持手詔還單車不可駐朱
檻未從攀故人出相餞共悲行路遠臨岐荷贈
言對酒獨傷魂世故山川險憂多思慮昏重陰
蔽芳月曇嶺明落雪泥積轍更深木冰花不發
鄭侯間世賢忠孝乃雙全大義弃妻子至淳易
生死知心三四人越境千餘里駿馬帳前發鷩
塵路傍起樓煩俛首看莫敢相留止拜闕奉良

圖留中沃聖謨洗兵收魏郡誘敵計幽都多亞
典屬國良遷諫大夫從容九霄上談笑解陰符
盧生富才術特立居近密採擷獻吾君明廷視
聽新覺饒狂自比汲黯直爲郡就列繼三事主
文當七人可惜長守道不覺丘遲今昔去城內
陌多爲人笑容關河煙霧深寸步常應隔羈旅
忽相逢別離人茲夕前悲涕未乾後喜心已感
而我方老大頗爲風眩迫夫君併少年何爾遽
鬢白惆悵語不盡徘徊情轉劇一罇且共持以
慰長相憶

撫州處士胡泛見送北迴兩館至南昌
縣界查溪蘭若别

移罇鋪山曲祖帳查溪陰鋪山即遠道查溪非
故林悽然諷新詩落淚霑素襟郡政我何有别
情君獨深禪庭古樹秋宿雨清沉沉抑袂千里
遠悲傷去住心

將巡郴永途中作

行役留三楚思歸又一春自疑冠下髮聊此鏡
中人機息知名誤形衰恨道貧空將舊泉石長
與夢相親

過郴州

江盡湘南戍山分桂北林火雲三月合石路九
疑深暗谷隨風過危亭共鳥尋羈魂已愁絕不
復待猿吟

桂陽北嶺偶過野人所居聊書即事呈
王永州崔李道州圻

犬吠空山響林深一逕存隔雲尋板屋渡水到
柴門日暮風煙靜花明草樹繁乍疑秦世客漸
識楚人言不記逃鄉里居然長子孫種田燒險
谷汲井斷高原畊葉藏春雉庭柯宿旅猿嶺陰

無瘴癘地暖有蘭蓀內戶均皮席枯瓢沃野餐
遠心知自負幽賞亦能論轉步重盧人盼途落
照憶他時願携手莫比武陵源

下鼻亭瀧行八十里聊狀艱險寄青苗
鄭副端朔陽

瀧水天際來鼻山地中坼盤渦幾十處縈溜皆
千尺直寫奔沉沙驚翻衝絕壁淙淙振崖谷洶
洶音朝夕人語不自聞日光亂相射艤舟始搖
漾觸棹旋奔激既下同建瓴半空方避石前危
若未盡後險何其迫倏閃疾風雷蒼皇蕩魂魄

因隨伏流出忽與跳波隔遠想欲回軒豈茲還
泛鷗雲涯多倏館努力勤登歷

湘南即事

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
東歸去不為愁人住少時

少女生日感懷

五逢晬日今方見置爾懷中自惆然乍喜老身
辭遠役翻悲一笑隔重泉欲教針線嬌難解將
弄琴書性已便還有兹家殘史籍可能分與外
人傳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

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重還作江南會翻疑夢
裏逢風枝驚暗鵲露草覆寒蛩羇旅長堪醉相
留畏曉鍾

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
中字

軺車忽枉轍郡府自生風遣吏山禽在開樽野
客同古墻抽臘筍喬木颺春鴻能賦傳幽思清
言盡至公城欹殘照入池曲大江通此地人來
少相歡一醉中

聽歌回馬上贈崔法曹

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傍邊醉客來共待夜深
聽一曲醒人騎馬斷腸回

去婦怨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悽悽心知恩義絕誰忍分
明別下坂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
見家中人怨辭千古去為是秋胡婦欲比今日
情煩冤不相似

昭君詞

漢宮若遠近路在寒沙上到死不得歸何人共
南望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筍成竹誰家二女種新穀無人無牛
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貧母年老長
兄從軍未娶嫂去年災疫牛囤空截絹買刀都
市中頭巾掩面畏人識以刀代牛誰與同姊妹
相攜心正苦不見路人唯見土疏通畦壟防亂
苗整頓溝塍待時雨日正南岡下餉歸可憐朝
雉擾驚飛東鄰西舍花發盡共惜餘芳淚滿衣

夜發袁江寄李潁川劉侍郎時二公流

泛在北

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發

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郎士元二十一首

送李將軍赴定州

雙旌漢飛將萬里受橫戈春色臨邊盡黃雲出

塞多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想到陰山北天

驕已請和

送張南史 一云寄李紓

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

棄貧蟲聲黏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

今有幾人

聞蟬寄友人 一云崔峒詩未知孰是

昨日始聞鶯今朝蟬又鳴朱顏向華髮定是幾

年程故國白雲遠閑居青草生因垂數行淚書

寄十年兄

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舍映

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

政在鳴琴

題劉相三湘圖

昔日醉衡霍遊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

湘遊稍辨郢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

尺萬里流飛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涔陽指天

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坐中當狎鷗誰言

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塞下曲

寶刀塞下兒輕身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

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靜

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

將軍禀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

人敵誰爲感恩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荊巫間徘

徊故鄉隔離筵對祠宇灑酒暮天碧去去勿復

言銜悲向陳跡

郢城西樓吟

連山盡處水縈回山上戍門臨水開朱欄直下

一百尺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

人愛閑江復清沙洲楓岸無來客草綠花紅山

鳥鳴

宿杜判官江樓

適楚豈吾願思歸秋向深故人江樓月永夜千
里心葉落覺鄉夢鳥啼驚越吟寥寥更何有斷
續空城砧

送韋湛判官

高閣晴江上重陽古戍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
鄉關惜別心能醉經秋鬢自斑臨流興不盡惆
悵水雲間

春宴王補闕城東別業

柳陌乍隨洲勢轉花源忽傍竹陰開能將瀑水
清人境直取流鶯送酒杯山下古松當綺席簷
前片雨滴春苔地主同聲復同舍留歡不畏夕
陽催

栖林寺南望

谿上遥聞精舍鍾泊舟微徑度深松青山霽後
雲猶在畫出西南四五峰

長安逢故人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
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
應持釣竿

聽鄰家吹笙

鳳吹聲如隔綵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
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

贈韋司直

聞君感歎二毛初舊友相依萬里餘烽火有時
驚暫定甲兵無處可安居客來吳越是霜久家
在平陵音信疎昨日風光還入戶登山臨水意
何如

蕭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煙到自諳客路尋常
隨竹影人家大底傍山嵐緣溪花木偏宜遠避
地衣冠盡向南唯有夜猿啼海樹思鄉望國意
難堪

酬二十八秀才見寄

昨夜山月好故人果相思清光到枕上嫋嫋涼
風吹永意能在我惜無攜手期

湘夫人

蛾眉對湘水遥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歿孤舟誰
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涔陽路渺
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

處碧水空安流

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村映寒原日已斜煙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數家門通小逕連芳草馬飲春泉蹋淺沙欲待主人林上月還思潘令縣中花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

斂屨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羅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宿乘月上方行

送李騎曹之靈武寧侍

一歲一歸寧涼天數騎行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縱獵旗風卷聽笳帳月生新鴻引寒色回日滿京城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七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八

錢起六首　盧綸三十六首

司空曙二十五首

錢起六首

送畢侍御謫居

崇蘭香死玉貞折志士吞聲甘徇節忠蓋不爲明主知悲來莫向時人說滄浪之水見心清楚客辭天淚滿纓百鳥喧喧噪一鶚上林高枝亦難託寧嗟人世棄虞翻且喜江山得康樂自憐黃綬老嬰身妻子朝來勸隱淪桃花洞裏舉家去此別相思復幾春

送李秀才落第遊荆楚

翠羽雖成夢還驚尚後羣名逃郤詵策興發謝公文停日扁舟去江山幾路分上湖春海日歸鴻出湖雲詩思應須苦猿聲莫厭聞離居見新月那得不思君

贈閣下閻舍人

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

華箋

和宮城裴太守南亭秋夕懷友

池館蟪蛄聲梧桐秋露晴月臨朱戟靜河近畫樓明卷幔池涼入閒鍾永夜清片雲懸曙斗數鴈過秋城羽扇揚風暇瑤琴寄別情江山飛麗藻謝朓讓前名

暮春歸故山

谷口殘春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駕幸溫泉宮 和李員外作

未央月曉度疎鍾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煙不入宮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峰遙羨枚皋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

盧綸三十六首

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 中孚自仙官入仕

青袍芸閣郎談笑揖侯王舊篋藏雲穴新詩滿帝鄉名高閑不得到處人爭識誰知冰雪顏已雜風塵色此去復如何東皋歧路多藉芳臨紫

陌回首憶滄波年來倦蕭索但說淮南樂並檝湖上游連檣月中泊沿溜入閶門千燈夜市喧喜逢鄰舍伴遙語問鄉園下淮風自急樹杪分郊邑送客隨岸行離人出帆遠漁村遶水田澹澹隔晴煙欲就林中醉先期石上眠林歸天未曙但向雲邊去暗入無路山心知有花處登高日轉明下望見春城洞裏草空長冢邊人自耕寥寥行異境過盡千峰影雲色凝古壇泉聲落寒井仙成不可期多別自堪悲為問桃源客何人見亂時

與從弟瑾同下第後出關言別

同作金門獻賦人二年悲見故園春到關不沾新雨露還家空帶舊風塵

雜花飛盡柳陰陰官路逶迤綠草深對酒已成千里客望山空寄兩鄉心

出關愁暮一沾裳滿野蓬生古戰場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

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弟張評事時遇作

黃花古城路上盡見青山桑柘晴川口牛羊落

照間野情隨卷帙　隔重關道合偏多賞宮微獨不閒鶴分琴久之書到雁應還為謝登龍客瓊枝寄一攀

逢病軍人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

村南逢病叟

雙膝過頤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臥驅烏雀惜禾黍猶恐諸孫無社錢

送張郎中還蜀歌

秦家御史漢家郎親專兩印征殊方功成走馬朝天子伏檻論邊若流水曉離仙署趨紫微夜接高儒讀青史瀘南五將望君還願以天書示百蠻曲棧重江初過雨前旌後騎不同山迎車拜舞多耆老舊卒新營遍青草塞口雲生火候遲烟中鶴嘆軍行早黃花川下水交橫遠映孤霞蜀國晴節竹箭長椒瘴起荔支花發杜鵑鳴回首岷峨半天黑傳觴接膝何由得空令豪士仰威名無復貧交恃顏色垂楊不動雨紛紛錦帳胡瓶爭送君須臾醉起簫笳發空見紅旌入

白雲

獵日觀戎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山頭曈曈日將出山下獵圍照初日前林有獸未識名將軍促騎無人聲潛形踠伏草不動雙鵰轉旋群鴉鳴陰方質子纔十五譯語受詞蕃語揖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獸人立歘然扼顙批其頤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蘇復吼拗仍怒果叶英謀生致之拖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凌陰滿川始知縛虎如縛鼠敗虜降羌生眼前祝爾嘉詞爾無苦獻爾將隨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制爾摂持開天顏非熊之兆慶無極願紀雄名傳百蠻

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從軍行

二十在邊城軍中得勇名卷旗收敗馬占磧擁殘兵覆陣烏鳶起燒山草木明塞閒思遠獵師老賦分營雪嶺無人跡冰河有雁聲李陵甘此

沒惆悵漢公卿

逢南中使因寄嶺外故人

見說南來處蒼梧接桂林過秋天更暖邊海日長陰巴路緣雲出蠻鄉入洞深信回人自老夢到月應沉碧水通春色青山寄遠心炎方難久客爲爾一沾襟

代貟將軍罷戰後歸舊里贈朔北故人

結髮事壃場全生俱到鄉連雲防鐵嶺同日破漁陽牧馬胡天晚移軍磧路長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歸老勳仍在酬恩虜未亡獨行過邑里多淚對農桑除劍依廬府陰符寄藥囊空餘麾下將猶逐羽林郎

江北憶崔汶

夜問江西客還知在楚鄉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晴日游瓜步新年到漢陽月昏驚浪白瘴起覺雲黃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

早春歸盩厔舊居却寄耿拾遺湋李校書端

野日初晴麥壠分竹園村巷鹿成群萬家廢井生新草一樹繁花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磵向田空見石和雲可憐芳歲青山下唯有松枝好寄君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廻使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盃疎

太白西峯偶宿車祝二尊師石室晨登前巘憑眺書懷即事寄呈鳳翔齊貟外張侍御

弱齡誠昧鄙遇勝惟求止如何羈滯中得步青冥裏青冥有桂叢冰雪兩仙翁毛節未歸海丹梯閑倚空逍遥擬上清洞府不知名醮罷雨常在客辭山忽明山明鳥聲樂日氣生巖壑巖壑樹脩脩白雲如水流白雲銷散盡曬寒儼然秋積阻關河困緇聯烽戍稠九營承廟略四野失邊愁吁嗟繁屋役又負靈仙許芝术自芳香泥沙幾沉溺書此欲沾衣平生事往違炯霄不可仰鸞鶴自追飛

同耿湋宿陸灃旅舍

當軒雲月開清夜故人杯蟻觸覺霜下抱琴開
鴈來迎風君顧步臨路我迴回雙情共如此此
歡非易陪

題苗員外竹間亭

高甍絕行塵開簾似有春風傾竹上雪山對酒
邊人步暖先逢日晝空遠見鄰還同內齋暇登
賞及諸姻

早春遊樊川野居却寄李端校書兼呈
崔峒補闕司空曙主簿耿湋拾遺

白水通溝勝青山對杜陵晴明人望鶴曠野鹿
隨僧古柳連巢折荒堤帶草崩陰橋全覆雪瀑
溜半垂冰鬬鼠搖松影遊龜落石層韶光偏不
待衰敗巧相仍桂樹曾爭折龍門幾共登琴師
阮校尉詩和柳吳興舐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
卜鄰空漠約問卦獨無徵投足經危路收材過
直繩守農窮自固行藥病何能掩帙蓬蒿晚臨
川景氣澄颯然成一叟誰更慕騫騰

春日登樓有懷

花正濃時人正愁逢花却欲替花羞年來笑伴
皆歸去今日晴明獨上樓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
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
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
秦關

山中一絕

飢拾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
厚如織因與鹿麛相伴眠

同薛存誠登栖巖寺

衰寒步難前上山如上天塵泥來自晚猿鳥到
何先萬壑應孤磬百花通一泉蒼苔此明月下
界止沉眠

賦中與嚴越卿曲江看花

紅枝欲折紫枝殷隔水連宮不用攀會待長風
吹落盡始能開眼向青山

夜投豐德寺謁液上人

半夜風中有磬聲偶逢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
聞僧語下路林疏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
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
浮生

酬李端野寺病居見寄

野寺昏鍾山正陰亂藤高竹水聲深田夫就餉還依草野雉驚飛不過林齋沐暫思同靜室清羸已覺助禪心寂寞日長誰問疾料君惟取古方尋

贈別李紛

頭白乘驢縣布囊一回言別淚千行兒孫滿眼無歸處唯到墳前似故鄉

送崔琦赴宣州幕

五馬臨流待幕賓羨君談笑出風塵身閑就養

寧辭遠世難移家莫嘆貧天際曉山三峽路津頭臘市九江人何處遙知最惆悵滿湖青草鴈聲春

至德中途中書事却寄李僩

亂離無處不傷情況復看碑對古城路遶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鴈空驚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慙問姓名今日主人還共醉應憐世故一儒生

送鮑中丞赴太原

分路引鳴騶喧喧似隴頭暫移西掖望全解北門憂專慎鋒鏑遥分曹制府鄣積冰營不下盛雪獵方休白草連胡帳黃金擁戍樓今朝送旌旆一減舊儒羞

晚到盩厔耆老家

老翁曾舊識相引到柴門苔話別時事因尋溪上村數年何處客近日幾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憶子孫亂藤穿井口流水到籬根惆悵不堪住空山月又昏

落第後歸終南別業

久為名所誤春盡始歸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強

破顏交疏貧病裏身老是非間不及東溪月漁翁夜往還

送從舅成都丞廣歸蜀

巴字天邊水秦人去是歸棧長山雨響溪亂火田稀俗富行應樂官雄祿豈微魏舒終有淚還濕寧家衣

晚次鄂州至德中作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

鼓聲

酬暢當嵩山尋道士見寄

聞逐樵夫行看某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籙願得相從一問師

司空曙二十五首 字文明貞元中爲尚書水部郎中

過寶慶寺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暴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送柳震歸蜀

白日雙流靜西看蜀國春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蹇步徒相望先鞭不可親知從江僕射登榻更何人

送高勝重謁曹王

江上青楓岸陰陰萬里春朝辭郢城酒暮見洞庭人興比乘舟訪恩懷倒屣親想君登舊榭重喜掃芳塵

送流人

聞說南中事悲君重竄身山村楓子鬼江廟石郎神童稚留荒宅圖書託故人青門好風景爲爾一霑巾

題陵雲寺

春山古寺遶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壁萬龕燈焰隔煙蘿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

題江陵臨沙驛樓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雁惜楚山晚蟬知秦

樹秋凄涼多獨醉零落半同遊豈復平生意蒼然蘭杜洲

田家

田家喜雨足鄰老相招攜泉溢溝塍壞麥高桑柘低呼兒催放犢宿客待烹雞搔首蓬門下知將軒冕齊

送曲山人衡州

白石先生眉髮光已分甜雪飲紅漿衣巾半染煙霞氣語笑兼和藥草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峩峩有

夜霜

立秋日

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花酬逆報謝葉在柳呈疎澹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卷簾涼暗度迎扇暑先除草靜多翻鷺波澄乍露魚今朝散騎省作賦興何如

詠古寺花

共愛芳菲此樹中千跗萬萼裹枝紅遲遲欲去猶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送魏季羔長沙覲兄

蘆荻湘江水蕭蕭萬里秋鶴高看迥野蟬遠入中流訪友多成滯還家不厭遊恩速有新作知得從兄酬

送曹同椅

青春三十餘衆藝盡無如中散詩傳甚將軍扇賣書楚田晴下鴈江日暖多魚惆悵空相送歡遊自此疎

雲陽館與韓申卿宿別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

盃惜共傳

酬張芬有赦後見贈

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君故有詩人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哭苗員外呈張參軍 苗公即參軍舅氏

思君寡家宅久接竹林期嘗值偷琴處親聞比玉時萬人不易合弱冠早相知試藝臨諸友能文即我師陵寒松木老先歿權何衰季子生前

別羊曇醉後悲蒿堂兼一慟貫席阻長辭因歷殊方淚遙成墓下詩

金陵懷古

輦路江楓暗宮湖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發渝州卻寄韋判官

紅燭津亭夜見君繁絃急管雨紛紛平明分手空江轉唯有猿聲滿水雲

送盧徵之太原謁馬尚書

榆落鵰飛關塞秋黃雲畫角見并州翩翩羽騎

雙旌後上客觀隨郭細侯

秋思呈尸梳裴況鄭銅

靜與懶相偶年將衰共催前途歡不集往事恨
空來晝景委紅葉月華鋪綠苔沉思更何有結
坐玉琴哀

峽口送友人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
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

故郭婉儀挽歌

一日辭秦鏡千秋別漢宮豈唯泉路掩長使月
輪空苔色凝[illegible]露悲聲切暝風婉儀餘舊德仍
載禮經中

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聖碑

漢恩天外洽周頌日邊稱文獨司空美書兼太
尉能出關逢北雁度嶺逐南鵬使者翰林客餘
春歸灞陵

送吉校書東歸

少年以關吏從直暫歸休獨與親知別行逢江
海秋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處處園林好何
人待子猷

早春遊望

東風春未足試望冬城曲青草狀寒蕪黃花似
秋菊壯將歡共去老與悲相逐獨作遊社人慕
過咸蓁宿

秋日過府上張大夫

重城洞啟肅秋煙共說羊公在鎮年鞞鼓暗驚
林葉落旌旗遙拂雁行偏石淵橋下書曾受星
降人間夢已傳滿史何能沐風化空將歌頌拜
車前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八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九

耿湋六首　李端九首
于武陵八首　熊孺登一首
張繼三首　包佶四首
包何一首　鮑防二首
張登二首　皇甫冉上二十首

耿湋六首 大曆中爲左拾遺

秋晚臥疾寄司空拾遺曙盧少府綸

寒几坐空堂疎髯似積霜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晚果紅低樹秋苔綠遍墻慙非蔣生逕不

敢望求羊

早朝

鍾鼓餘聲裏千官向紫微冐寒人語少乘月燭來稀清漏聞馳道輕霞映瑣闈猶看嘶馬處未啓掖垣扉

秋日

反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路傍老人

老人獨坐倚官樹欲語潸然淚便垂陌上歸心無產業城邊戰骨有親知餘生尚在艱難日長路多逢輕薄兒綠水青山雖似舊如今貧病復何爲

送友人遊江南

遠別悠悠白髮新江潭何處是通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唯甘久住人漠漠煙光前浦晚青青草色定山春汀洲更有南迴雁亂起聯翩北向秦

邠州留別

終歲山川路生涯總幾何艱難爲客慣貧賤受

恩多暮角飄長韻寒流起細波懸愁茂陵宅春色又相過

李端九首

古別離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估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

過谷口元贊善所居

入谷訪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
相接重露濕蒼苔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
髮何稠疊

古別離

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
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
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
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
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
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

潭竹

烏栖曲

白馬逐朱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爭宿爭
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壻從軍每聽烏啼知
夜分

代從兄衡送友入關

聞君帝城去西望一霑巾落日見秋草暮年逢
故人非才長作客有命嬾謀身近更還衰病空
思老漢濱

晚夏聞蟬寄戴質文 時郎中方作此詩才知親見

昨日驚蟬聲今朝蟬忽鳴朱顏向華髮定是幾
年程故園白雲遠閑居青草生因垂數行淚書
報十年兄

早春雪夜寄盧綸呈秘書元丞

聞君隨謝朓春夜宿山前看竹雲垂地尋僧雪
滿船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猶是覊愁客誰
知惜故年

荊門雨歌送從兄赴夔州

余兄佐郡經西楚餞行因賦荊門雨霹靂燮燮
聲漸繁浦裏人家收市喧重陰大點過欲盡碎

浪柔紋相與翻雲間悵望荊衡路萬里青山一
時暮琵琶寺裏響空廊熨斗陂前濕荒戍沙尾
長檣發漸稀竹竿草屩涉流歸夷陵遠色半成
燒漢上游倡始濯衣船門相對多商估葛服龍
鍾蓬下語自是湘川石燕飛非關齊地商羊舞
曾為江客念江行腸斷秋荷雨打聲摩天古木
不可見住岳高僧空得名今朝拜手臨欲別遙
憶荊門雨中發

贈康洽

黃髮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則

又明朝忽憶舊鄉頭已白流年恍惚瞻西日陳事蒼茫指南陌將名常壓鮑參軍位不過楊執戟爾來七十遂無幾空是咸陽一布衣後輩輕肥賤衰朽故侯門館許相依自言萬物有移改始信桑田變成海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步出東城風景和青山滿眼少年多漢家尚壯今則老髮短心長知奈何華堂舉杯莫歎晚能鍾相見誰能免君今已及我止來朱顏宜笑能幾回借問蒙花樹下誰家畚鍤築高臺

于武陵八首 或作于鄴

孤雲

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一作生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南遊有感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嶺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

客中

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過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洛陽道

浮世若浮雲千回故復新旋添青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行行車與馬不盡洛陽塵

夜與故人別

白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容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語來天又曉月落滿城鐘

感懷

青山長寂寞南望獨高歌四海故人盡九原新塚多西沉浮世日東注逝川波不使年華駐此生有幾何

長信宮

簟涼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鬟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裾

過侯王故第

過此一駿辛行人淚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歌歇雲初散簷空燕尚存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熊孺登一首 貞元中人

經古墓

碑折松枯山火燒夜臺曾閉不曾朝那將逝者比流水流水東流逢上潮

張繼一首 字懿孫天寶中人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閶門即事

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

過春申君廟

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栢陰陰石泉水日暮江南何[illegible]人[illegible]不過客思公子蕭條寒[illegible]山村依[illegible][illegible]知楚相尊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慙不敢言

包佶四首 字幼正貞元初爲祕書監丹陽郡公

酬于侍郎湖南見寄

桂嶺千崖斷湘流一派通長沙今賈傅東海舊于公章甫經殊俗離騷繼雅風金閨文作字玉匣氣成虹翰墨時無侶丹青夙在公主恩留左掖人望積南宮巧拙循名異浮沉顧位同九遷歸上略三已契愚衷貴謝庭中禮悲寬塞上翁楚材欣有適燕石愧無功山曉重嵐外林春苦霧中雪花翻浦樹波影倒江楓未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避賢方有日非敢愛微躬

贈廬山白鶴觀劉尊師

蒼蒼五老霧中壇杳杳三山洞裏官手護崑崙象牙簡心推霹靂栢枝盤春飛雪粉加毫潤曉漱瓊膏冰齒寒漸恨流年筋力少唯思露冕事星冠

嶺下臥疾寄劉長卿員外

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疎歲時供放逐身世付空虛肺弱秋先覺頭風曉廢梳波瀾喧衆口藜藿靜吾廬喪馬思開卦占鴞懶發書十年江海隔離恨子知予

近獲風痹之疾題寄所懷

病夫將已矣無可荅君恩衮拂同詞客圖書委外孫久來從吏道常欲奉空門卑走纔先息敧行力漸煩無將能却老有變足施恩何宿運依伴蓬飄莫問根寓形齊指馬觀境制心猿唯借南榮地清晨暫負暄

包何一首

江上田家

近海川原薄人家本自稀黍苗期臘酒霜葉是寒衣市井誰相識漁樵夜始歸不須騎馬問恐畏狎鷗飛

鮑防二首

雜感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辭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度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風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

送薛補闕入朝

平原門下十餘人獨受恩多未敘身每歎陸家兄弟少更憐楊氏子孫貧柴門豈斷施行馬實

洞那堪軺近臣頼有軍中遣令在猶能談笑對風塵

張登二首 貞元中爲漳州刺史

送王主簿遊南海 得錢字

半生批久要留滯共三年明日東南路窮荒霧露天臨懷常寄酒橋米不信錢從此在貧非病時來閱所如過山乘蚊艇涉海附蠻船行矣無爲恨荊門有人吟

小雪日戲題絕句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桐猶綻色和人無時嗅却是炎洲雨露偏

皇甫冉十三首 字茂政潤州丹陽人天寶末登進士第累官右補闕

巫山峽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與張補闕王鍊師佘方清河路同舟南下於壺頭寺留別趙員外裴補闕同賦雜韻一首

朝朝春事晚泛泛行舟遠淮海思無窮悠颺煙

景中幸將仙子去復與故人同高枕隨流水帆
帆任逺風鐘聲野寺迴草色古城空送別高臺
上徘徊共惆悵懸知白日斜定是猶相望

屏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不是向空林應當就磐石白雲知隱處芳草迷
行跡如何祗從心見向攜琴客

獨孤中丞筵陪餞韋使君赴昇州

中司龍節貴上客虎符新地控吳襟帶才光漢
搢紳泛舟應度臘入境便行春何處歌來暮長
江建業人

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樓見寄

辛勤萬里道蕭索九秋殘月照閩中夜天凝海
上寒王程無地遠主意在人安遥寄登樓作空
知行路難

送元晟還於潛山所居

深山秋事早歸去復何如花露收新稼迎寒葺
舊廬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閒居別後空相憶嵇
康懶寄書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永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比廬霍水色勝

瀟湘驛樹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
者有輝光

酬盧十一過宿

乞還方未遂日夕望雲林況復逢春草何勞問
此心閒門公務散枉策故情深遥夜他鄉酒同
君梁甫吟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

江南煙景復如何聞道新亭更可過處處藝蘭
春浦綠萋萋藉草遶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
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
增波

酬裴十四 得宴字

淮海各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玄髮何
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雞莫遽唱共
惜良宵宴

夜集張諲所居 得飄字

江南成久客門館日蕭條唯有圖書在多傷鬢
髮凋諸生陪講誦稚子給漁樵虛室寒燈淨空
堦落葉飄滄洲自有趣誰道隱須招

送顧長往新安

由來山水客復道向新安半是乘潮便全非行
路難晨裝林月在野飯浦沙寒嚴子千年後何
人釣舊灘

送段明府

遥從此何其窮空殊杳靄方嗟異鄉別暫足同
心會海林秋更疎野水寒猶大離人轉吳岫旅
雁從燕塞日夕望前期勞心白雲外

送王司直

西塞雲山遠東風道路長人心勝潮水相送過
溽陽

同李蘄州傷美人

玉佩石榴裙當年嫁使君專房獨見寵傾國衆
皆聞歌舞常無對幽明忽此分陽臺千萬里何
處作行雲

題高雲客舍

孫興日自深浮雲非所仰窗中西城峻樹外來
川廣晏起簪葛巾閑吟倚藜杖阮公道在醉莊
子生恒養五柳轉扶疎千峰恣來往清秋香杭
穫白露寒菜長吳國滯風煙平陵延夢想時人
趣纓弁高鳥違羅網世事徒糾紛吾心方浩蕩

唯將山與水處處諧真賞

同諸公有懷絶句

舊國迷江樹他鄉近海門移家南渡久童稚解
方言

送李録事赴饒州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沙不可聞積水長天
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遠江
至溽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
如君

寄高雲

南徐風日好悵望毗陵道毗陵有故人一見恨
無因獨戀青山久唯令白髮新每嫌持手板時
見著頭巾煙景臨寒食農桑起仲春家貧仍嗜
酒生事今何有芳草遍江南勞心憶攜手

酬權器

南望江南滿山雪此情惆悵將誰說徒隨群吏
不曾閑顧與諸生爲久別聞君靜坐轉耽書種
樹葺茅還舊居終日白雲應自足明年芳草又
何如人生有懷苦不展出入公門猶未免回舟
朝夕待春風先報華陽洞深淺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九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

皇甫冉下六十五首

奉和徐州王相公彭祖井之作

上公旌節在徐方舊井莓苔近寢堂訪古因知彭祖宅得仙何必葛洪鄉清虛不共春池竟盥漱偏宜夏日長聞道延年如玉液欲將調鼎獻明光

又和雪

春雪偏當夜暄風却變寒庭深不復掃城曉更宜看命酒聞令酌披裘晚未冠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

送蕭處士

惆悵暉邪晚依然此送君長河隔旅夢浮客伴孤雲淇上春山直黎陽大道分西陵倘一弔應有士衡文

之京留別劉方平

客子慕儔侶含悽整晨裝邀歡日不足况乃前期長補袂惜嘉月遠懷勞折芳遲遲越二陵回首但蒼茫喬木清宿雨故關愁夕陽人言長安樂其奈緬相望

出塞

吹角出塞門前臨即胡地三軍盡回首皆灑望
鄉淚轉念關山長行看風景異由來征戍客名
負輕生義

館陶李丞舊居

盛名天下挹餘芳兼賢終身不拜郎詞藻世傳
平子賦園林人比鄭公鄉門前墜葉浮秋水籬
外寒阜帶夕陽日日青松成古木秪應來者為
心傷

送劉兵曹還隴山居

離堂徒讌語行子但悲辛雖是還家路終為上
隴人先秋雪已滿近夏草初新唯有聞羌笛梅
花曲裏春

同裴少府安居寺對雨

共結尋真會還當退食初鑪烟云氣合林葉雨
聲餘游著銷珍簟浮涼入綺疏歸心從念遠懷
此復何如

贈鄭山人

白首滄洲客陶然得此生龐公採藥去萊氏與
妻行乍見還州里全非隱姓名枉帆臨海嶠貰

酒秣陵城伐木吳山曉持竿越水清家人忘貧
賤物外任衰榮忽爾辭林壑高歌至上京避喧
心已慣念淨夢頻成石路寒花發江田臘雪明
玄纁儻有命何以遂躬耕

寄劉八山中

東阜若鄙流當雨隔還期閏歲風霜晚山田收
穫遲茅簷燕去後樵路菊黃時平子遊都久知
君坐見嗤

[illegible][illegible]無錫惠山寺流泉歌

寺有泉兮泉在山鏘金鳴玉兮長潺潺作潭鏡

兮澄寺內泛巖花兮到人間土膏脈動知春早
隈隩陰深長苔草處處縈回石磴喧朝朝盥漱
山僧老林松自古草自新清流活活無冬春任
疏鑿兮與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
仙境明滅玲瓏媚林嶺宛如太室臨九潭詎減
天台望一井我來結綬未經秋已厭微官憶舊
遊且復遲回猶未去此心只為靈泉留

田家作

卧見高原燒閑尋空谷泉土膏消臘後麥隴發
春前藥驗桐君錄心齊莊子篇荒村三數處衰

柳百餘年好就山僧去時過野舍眠返流雲厭
逹卜地本求偏向子諸樵路陶家置秦田雲峰
明晚景風雁急寒天且復祇名鷗寧知覓戴蟬
問津夫子倦荷蓧丈人賢顧物皆從爾求心正
儻然嵇康懶慢性祇自戀風煙

寄劉方平

十年不出蹊林中一朝結束甘從戎嚴子持竿
心寂歷寥落荒籬遮舊宅終日碧湍聲自喧暮
秋黃菊花誰摘復寄南峰如對君昨來不見多
寒雲石徑幽人何所在玉泉疏鍾時獨聞與君

從來同語默豈是悠悠但相識天畔三秋空復
情袖中一字無由得世人易合復易離故交弃
置求新知歎息青青長不改歲寒霜雪貞松枝

溫湯即事

大伏星辰轉霜冬景氣和樹含溫液潤山入繚
垣多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曾人求一湯無
路獨如何

送張南史（一作何兆詩）

馬卿工詞賦位下年將暮謝客愛雲山家貧身
不閑風波杳未極幾處逢相識當貴人更變誰
能令貧賤岸有經宿草林有故年枝但應待春
色獨使客心心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一作何）

江城相送阻煙波況復新秋一雁過聞道全師
征北虜更言諸將會南河邊心杳杳鄉人絕塞
草青青戰馬多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
蹉跎

和元中丞奉使承恩還終南舊居

軒車尋舊隱寵從滿郊園漁浦煙霞興朌勤故
老言謝公山不改陶令菊猶存苔蘚侵垂釣松

篁長閉門風霜清吏事江海諭君恩祇名趨宣
室沉冥在一論

酬李司兵直夜見寄

江城聞鼓角旅宿復何如寒月清宵半春風舊
歲餘徒云資薄祿未必勝閑居見欲扁舟去誰
能畏簡書

送薛判官之越

時艱自多務職小亦求賢道路無辭遠雲山併
在前樟亭待潮處已是越人煙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江客不堪
頻北望塞鴻何事復南飛丹陽古渡寒煙積瓜
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
重圍

送鄒判官赴河南

看君發原隰四牡去皇皇始罷滄江吏還隨粉
署郎海沂軍未息河畔歲仍荒征税人全少耕
蕪虜道已所行知宋遠相隔嘆淮長早晚裁書
寄銀鈎竹八行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能

淮陰日落上南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
初入戶窗中海月早知秋滄波一望通千里畫
角三聲起百憂舊國自分誰來客煩君步屧忽
相求

小江懷靈一上人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
猶聞薄暮鐘聲

送唐別駕赴郢州

莫歎辭家遠方看佐郡榮長林通楚塞高岳見
秦城雪向峴關下人從郢路迎翩翩駿馬去自

是少年行

酬李補闕

十年歸客但心傷三徑無人已自荒夕宿靈臺
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裳久因麋鹿隨豐草謬
荷鵷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
空長

同淳給事觀畢給事書松石 入禁

海嶠微茫外浮空翠闕過心空憶夕郎善畫
巖間松上淡此何枝千條萬葉紛異狀虎
伏螭盤勢力扶疏半映晚天青凝滯全和曙
雲黑煙霏月照安可道雨濕風吹未曾息能將
積雪添晴光每與連峰作寒色龍樓不競繁花
吐騎省偏宜遂夜直羅浮道士訪移來少室山
僧舊應識披垣架沉吾無事終日亭亭在人側
古槐衰柳寧相論野對不思列行植

送令狐明府

行當臘候晚共嘆殘年日道巴山去如何蜀
路難猶在乾燥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
令勞者安

送從姪栖閑律師

能知出世法誰有在家心南院開門送東山策
杖尋經年期故里及夏到空林念遠長勞望朝
朝草色深

舟中送李觀

江南近別亦依依山晚川長客伴稀獨坐相思
計行日出門臨水望君歸

故齊王贈承天皇帝挽歌

禮盛追崇日人知友帝恩舊居從代邸新壠入
文園鴻寶仙書秘龍旂命服尊蒼蒼松裏月萬
古此高原

贈恭順皇后挽歌

徂謝年方久哀榮事獨稀鏘珠百兩逆同是九
泉歸詔使傳金冊神人送玉衣空山竟不從寧
肯學湘妃

送太常大夫加散騎常侍赴朔方

故壘煙塵後新軍河塞間金貂寵漢將玉節度
蕭關散漫沙中雪依稀漢口山人知竇車騎計
日勒銘還

送王翁信還剡中舊居

海岸耕殘雪溪沙釣夕陽家中何所有春草漸
看長

奉寄皇甫補闕 長卿作附此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湖至潯陽回去
相思無處通書

酬張繼 并序

懿孫余之舊好祗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懷今以
六言詩寄于事者緣而賦

長望同余舍此因追遠以寂限別離落日臨川
問音信寒潮唯帶夕陽還

送楊八員外赴江西

岐路窮無極長江九派分行人隨旅雁楚樹入
湘雲久在征南役何殊薊北軍離心不可問歲
暮雪紛紛

送陸澧潛夫 并序

頃者江海征役屢有掄才之恩子不列而有司
之過乎方耕山釣湖避人如此夜徒欲羅而鴻
猶深魚弱作湯日甚不可得也人皆髮向暮執
勞無力衆雛嗷嗷開口待哺如有知者子其行
乎無爲自苦

高山迥欲登遠水深難渡杳杳復漫漫行人別

家去

又得雲字

何事千年遇聖君坐令雙鬢老如雲南行更入
山深淺岐路悠悠水自分

又送陸澤夫延陵尋友

登山自補履方反不解泉水欲行楓晚行吟白
日長人煙隔水見寄花入林香誰作招尋侶清
谿宿紫陽

送鄭二堪之茅山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雞鳴幾處
條桑種杏何人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色東西多少
朝朝幾度雲遮

閑居作

多病辭官罷閑居作賦成削書嘿藥餘飲食止
藜羹學謝布卜衡竹根新下名不堪趨建禮詛
足厭承明已輟金門步方從石路行遠山期道
士高柳覓先生性懶尤因疾家貧自少營種苗
雖尚短穀價幸全輕篇詠投康樂壺觴就步兵

何人肯相訪開戶一逢迎

和王給事禁省梨花

巧解迎人笑還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
朝衣

歸渡名水

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煙空翠合灘月碎
光流澧浦饒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
意正悠悠

送陸澧鄭郎

纔見吳洲百草春已聞燕雁一聲新秋風何處
催年急偏逐山行水宿人

重陽日酬李觀

不見白衣來送酒但令黃菊自開花愁看日晚
良辰過步步行尋陶令家

送崔十一事往福州

江上春早閒中客大荒岑山怨遙臨水惜
芳草煙樹何時盡風帆幾日歸還看復命處應
存有光輝

送從弟貶袁州

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遊吳經萬里弔屈過

三湘水與荊巫接山通鄢郢長名嗟黃綬繫身
是白眉良獨結南枝恨應思北雁行愛來沽楚
酒玄鬢莫凝霜

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
銷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東漢近路通秦塞北
闕威儀覩漢官共許郤詵工射策恩榮請向一
枝看

賦得荊溪夜湍送蔣逸人歸義興山

鶯湍流不極夜度識雲岑長帶溪沙淺時因山

雨深方同七里路更遠五湖心陽鳥朝將夕瀨
湲古至今花源若許到雖遠亦相尋

送孔黨赴舉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曾
儒名楚水通梁浦秦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為
賦少年行

送裴陟歸常州

夜雨須停棹秋風[illegible]六[illegible]君常北望何事却
南歸

徐州送丘侍御之[illegible]

[illegible]借春色離人惜歲華遠山隨擁傳芳草引
還家北闕潮當閣西陵路稍斜縱令寒食過猶
有鏡中花

送韋山人歸所居鍾山

逸人歸路遠弟子出山迎服藥顏須駐耽書癖
已成柴扉度歲月杖見公卿只作儒林傳還
應有姓名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

武陵分帷幄偏師[illegible]兵連越徼外寇盡海
門西節[illegible]使勒功當[illegible]會旗迴剡嶺士

[illegible]受律乃初發班師草木齊行看佩金
印豈得訪丹梯

送虔州裴使君赴京

使君朝北闕車馬發東方別喜天書召寧愁地
脈長山行朝復夕水宿露為霜秋草連秦塞孤
帆落漢陽新衔趨建禮舊位識文昌唯有聯翩
興翮隨南雁翔

送包佶賦得天津橋

洛橋歲暮作征客[illegible]相望依然
一水間相思已如千里隔川煙[illegible]滿天津風

闕龍樓映水濱豈無朝夕軒車度其奈相逢非所親聳樹廿陵愁遠道他鄉一望人堪老君報還期在早春橋邊日日看芳草

宿嚴維宅送包七

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盡室今為客經秋空念歸歲儲無別墅寒服羨郵機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夜涼宜共醉時難惜相違何事隨陽侶汀洲忽背飛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延陵初罷講建業去隨緣翻譯推多學壇場最少年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煙遍禮南朝寺焚香古像前

賦得海邊樹

歷歷緣荒岸冥冥入遠天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聯揺落潮風早離披海雨偏故傷游子意多在客舟前

題昭上人房

沃洲傳教後百衲老空林慮盡朝昏磬禪隨坐臥心鶴飛湖草迥門閑野雲深地與天台接中峰早晚尋

寄韋司直 [illegible]

聞君感歎二毛初舊友相依萬里餘烽戍有時驚暫定甲兵無處可安居客來吳地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疎昨夜春風還入戶登山臨水復何如

送魏十六還蘇州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婕妤怨

由來詠團扇今已值秋風事逐時皆往恩無日再中早鴻聞上苑寒露下深宮顏色年年謝相如賦豈工

送客

旗鼓軍威重關山客路賒待封甘度隴回首不思家城下秦山路營中瀚海沙河源雖萬里音信寄來查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

劉商九首　羊士諤十七首
長孫佐輔十三首
李約三首　竇常二首
竇牟一首　竇群一首
竇庠一首　竇鞏八首

劉商九首

送劉南史往杭州拜覲別駕叔

兄弟漂零自長年見君髫白轉相憐清揚似玉須勤學富貴由人不在天萬里椿萱述舊國兩河烽火復相連林中若使無書信但向漳濱訪客船

合溪送王永歸東郭

君去春山誰共遊鳥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春日臥病書情

楚客經年病孤舟人事稀晚晴江柳變春夢塞鴻歸今日方知命前身覺非不能憂歲計無限故山薇

銅雀妓

魏主矜蛾眉美人美於玉高臺無晝夜歌舞竟未足盛色如轉圜夕陽落深谷仍令身歿後尚縱平生欲紅粉橫淚痕調絃向空屋舉頭君不在唯見西陵木玉輦豈再來嬌鬟爲誰綠那堪秋風裏更舞陽春曲曲罷情不勝闌干向西哭臺邊生野草來去罥羅穀況復陵寢間雙雙見麋鹿

綠珠怨

從來上臺榭不敢倚闌干零落知成血高樓直下看

醉後口號

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秋夜聽嚴紳巴童唱竹枝歌

巴人遠從荊江客回首荊山楚雲隔思歸夜唱竹枝歌庭槐葉落秋風多曲中歷歷叙鄉思鄉思綿綿楚詞古身騎吳牛不畏虎手提蓑笠欺風雨猿啼日暮江岸邊綠林逆山水連天來時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補鴻雁南飛報隣伍在家慊樂辭家苦天晴露白鐘漏遲淚痕滿

面看竹枝曲終寒竹風梟梟西方日落東方曉

柳條歌送客

露井夭桃春未到遲日猶寒柳開早高枝低枝飛鸝黃千條萬條覆宮墻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東風吹又長綖綖拂人行不進依依送君無遠近青春去住隨柳條却寄來人以爲信

雜言同豆盧郎中郭南七里橋哀悼姚倉曹

橋邊足離別終日爲悲辛登橋因歎逝却羡別離人橋下東流水芳樹櫻桃榮流水與潮回花落明年開可憐三語掾長作九泉灰宿昔惟遊在何處花前飲足求仙去

羊士諤十七首

過三鄉望女几山早歲有卜築之志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迴車上野橋

和都官李郎中經宮人斜

翡翠無窮掩夜泉猶疑一半作神仙秋來還照長門月珠露寒花是野田

郡中即事二首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登臨何事見瓊枝白露黃花自遶籬唯有樓中好山色稻畦殘水入秋池

小園春至偶書呈吏部竇郎中孟員外

松篠雖苦節冰霜慘其間欣欣發佳色如喜東風還幽抱想前躅冥鴻度南山春臺一以眺達士亦解頤偃息非老圃沉吟閟玄關馳暉忽復失歲不得閑君子當濟物丹梯難共攀心期自有約去掃蒼苔斑

登樂遊原寄司封孟郎中盧補闕

爽節時清眺秋懷悵獨過神皋值宿雨曲水已增波白鳥陵風迥紅蕖濯露多伊川有歸思君子復如何

郡樓晴望

霽色朝雲盡亭皋露亦晞褰開臨曲檻蕭瑟換輕衣抛達春人望天晴社燕飛無功慙歲晚惟念故山歸

九月十日郡樓獨酌

掾吏當授衣郡中稀物役嘉辰悵已失殘菊誰

爲惜樝軒一樽泛天景洞虛碧落節獨賞心寒
江鳴湍石歸期北州里舊友東山客飄蕩海雲
深相思桂花白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 十八 二子 [illegible]

湯沐成塵跡山林遂寂寥鵲飛應織素鳳起獨
吹簫玉殿中參罷雲軿上漢遙皇情悲不極空
輟未央朝

授冊榮天使陳詩感聖恩河山啓梁國締素及
千門泉向金卮咽霜來玉樹繁都人聽哀挽淚
盡望寒原

林館避暑

池島清陰裏無人泛酒船山蜩金奏響花露水
精圓靜勝朝還暮幽觀白已玄家林正如此何
事賦歸田

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滎陽鄭綱
自爲折柳亭

別館青山郭遊人折柳行落花經上巳細雨帶
清明鷗鴻流芳暗鴛鴦曲水平歸心何處醉寶
瑟有餘聲

夜聽琵琶

破撥聲繁恨已長低鬟斂黛更摧藏潺湲隴水
聽難盡併覺風沙繞杏梁

酬蕭使君出妓夜宴見送

玉顏紅燭忽驚春微步凌波拂暗塵自是當歌
斂眉黛不應惆悵爲行人

西川獨孤侍御見寄七言四韻一來爲
郡翰墨都捐遂此酬荅誠乖拙速

百雉層城上將壇列營西照雪峰寒文章立事
須銘鼎談笑論功恥據鞍草檄清油推健筆曳
裾黃閣登危冠雙金未比三年字負弩空慙知
者難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
功曹巨

結纜蘭渚曉柴車上連岡晏溫值初霽去遠山
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生路傍行披煙杉入激
澗横石梁層閣表精盧飛甍切雲翔冲襟得高
步清眺極遠方潭嶂積佳氣蔑英多早芳具觀
澤國秀更使春心傷念遵煩促途榮利勞障光
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鄉

永寧里園亭休沐悵然成詠
雲景含初夏休歸曲陌深幽篁宜永日珍樹始
清陰遲客唯長簟忘言有匣琴畫披靈物態書
見古人心芳草多留步鮮飆自滿襟勞形非立
事蕭灑去頭簪

長孫佐輔十三首 德宗時人弟公輔爲吉州刺史佐輔往依焉

尋山家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
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答邊信
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
裁紅綺結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
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看字
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
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

山居雨霽即事
結茅蒼嶺下自與喧卑隔況住雨晴郊原轉
岑寂出門看反照繞屋殘溜滴古路絕人行荒
陂響蟋蟀籬崩瓜豆蔓圃壞牛羊跡斷續古祠
鴉高低遠村笛喜聞東皋潤欲往未通屐杖策

試危橋攀蘿瞰苔壁鄰翁夜相訪緩酌聊跂石
新月出汀鷺浮雲在中易常懷庭儒操謬習經
邦畫有待時未知非闕慕沮溺

擬古詠河邊枯樹
野火燒枝水洗根數圍枯樹半心存應是無機
承雨露卻將春色寄苔痕

對鏡吟
憶昔逢君新納娉青銅鑄出千年鏡意憐光彩
固無瑕義比恩情永相映每將鑑面兼鑒心鑒
來不輟情逾深君非結心空結帶結處尚新恩
已衍開簾覽鏡悲難語對面相看孟門阻掩匣
徒驚雙鳳飛照塵欲動孤鸞舞粧成持照尚當
時只畏愁多遽變衰昔日照來人共許今朝照
罷自生疑鏡上有塵猶可拂君恩詎肯無回時

南中客舍對雨送故人歸北
猿聲啾啾雁聲苦卷簾相對愁不語幾年客吳
君在楚況送君歸我猶阻家書作得不忍封北
風吹斷階前雨

杭州秋日留別故友
相見又相別大江秋水深悲歡一世事去住兩

鄉心淅瀝雞下葉淒淒清揩上琴獨隨孤棹去河處更同余

關山月

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關月竟如何由來遠近過始經玄兎塞終繞白狼河忽憶秦樓婦流光應共有已得並蛾眉還知攬纖手去歲照同行比翼復連形今宵照獨立顧影自煢煢餘暉漸西落夜夜看如此借問映旌旗何如鑒帷幙拂曉朔風悲蓬驚雁不飛幾時征戍罷還向月中歸

別友人

愁多不忍醒時別想極還尋靜處行誰道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無情

山行書事

日落風飈飈驅車行遶郊中心有所悲古墓穿黃茅茅中狐兎窠四面烏鳶巢鬼火時獨出人煙不相交行行近破村一徑欹還坳迎霜聽蟋蟀向月看蠨蛸翁喜客來坐客來羞廚庖濁醪誇撥醅時果仍新苞相勸對寒燈呼兒爇枯梢生朴頗近古其言無斗筲憂歎世上并歲月逡

中抛誰知問津客空作楊雄嘲

古宮怨

窓前好樹名玫瑰去年花落今年開無情春色尚識返君心忽斷何時來憶昔妝成候仙仗宮瑣玲瓏日新上拊心却笑西子顰掩鼻誰憂鄭姬謗草染文章衣下履花粘甲乙床前帳三千玉貌休自誇十一今叙獨相向盛衰傾奪欲何如嬌愛翻悲逐佞諛[illegible]沼鵲弃前方見泣[illegible]魚看龍不記[illegible]腦冰肩空曾[illegible]鬚始喜類蘭新記相終傷如茶却甘茶院深獨閑還獨閉鸚鵡驚飛苔覆地滿箱舊賜前日衣漬枕新承夜來淚恨多鬪鏡照還悲綠髮青蛾尚未衰笑道新人長絕比猶逢故劍會相追

隴西行

陰雲凝朔氣隴上正飛雪四月草不生北風勁如切朔來羽書急夜宿長城窟道隘行不前相呼抱鞍歇人寒指欲墮馬凍蹄亦裂射雁旋充飢斧冰還止渴寧辭解鬪鬪但恐乘疲沒早晚邊候空歸來蒼龍卒

代別後夢別

別中還夢別悲後更生悲覺夢俱了里追尋難
再期翻思夢裏苦却恨覺來遲縱是非真事何
妨夢會時

李約三首 汧國公勉之子仕爲尚書兵部員外郎

觀祈雨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
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

過華清宮

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
人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

城南訪裴氏昆季

相思起中夜夙駕訪柴荆早霧桑柘隱晚光溪
澗明村蹊蒿棘閒往往斷新耕貧野煙火微昔
無烏雀聲田頭逢餉人道君南山行南山千萬
峰盡是相思情野老無拜揖村童多裸形相呼
看車馬顏色喜相驚況聞絲隊樂兩耳不勞生
欲君知我來學上空書名

竇常二首 [illegible]

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劉
員外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
淹驛騎楚曾三户少人煙看春又過清明節筭
老重經癸巳年常得住山當郡舍在朝長詠卜
居篇

北固晚眺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蠶開晚簇江燕繞
危檣山影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
事幾銷亡

竇牟二首 字貽周長慶中[illegible]

秋夕閑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坦

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夜長簷溜
寒無簸日晏厨煙濕未炊悟主一言那可學從
軍五百竟徒爲故人驄馬朝天使洛下秋聲恐
要知

竇群一首 字丹列元和中自御史中丞出爲黔中觀察使貶開州刺史[illegible]容管經略使卒

黔中書事

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日曬賜馬傍
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沿流如著翅不
敢問歸橈

竇庠一首 字冑卿爲[illegible]

陪留守韓僕射巡内至上陽宮感興

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
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竇鞏八首 字友封元和二年進士武昌軍節度使辟爲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節度副使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迴日暮東風
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寄南遊弟兄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湖五嶺間獨立衡門
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放魚

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
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宮人斜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
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代鄰叟

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滿眼兒孫
身外事閒梳白髮向殘陽

新營別墅寄兄

懶性如今成野人行藏由興不由身莫驚此度
歸來晚買得西山正值春

自京師將赴黔南

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
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

永寧小園與校書接近因寄

故里心期奈別何手移芳樹憶庭柯東皋黍熟
君應醉梨葉初紅白露多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一

楊巨源四十六首

王建上二十四首

楊巨源四十六首

送太和公主和蕃

北路古來難年光獨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代是文明晝春當燕喜時鑪煙添柳重宫漏出花遲漢典方寛律周官正採詩碧霄傳風吹紅旭在龍旗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慈無因隨百獸率舞奏丹墀

贈鄰家老將

白首羽林郎丁年戍朔方陰天瞻磧路秋日渡遼陽大漠寒山黑孤城夜月黄十年依蓐食萬里帶金瘡拂雪陳師祭衝風立教場箭飛瓊羽合旗動火雲張虎翼分營勢魚鱗擁陣行誓心清塞色鬭血雜沙光戰地晴輝薄軍門曉氣長寇深爭暗襲關迥勒春防身賤竟何訴天高徒自傷功成封寵將力盡到貧鄉在老方悲海鷹衰却念霜空餘孤劍在開匣一霑裳

和練師索秀才楊柳

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慇勤更向手中吹

大堤詞

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侶掛帆多自傳芳酒翻紅袖誰調妍妝回翠娥珍簟華燈夕陽後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摇蕩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背人多整綠雲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别煙波傷玉顔

聖恩洗雪鎮州宥罪裴相公

天借春光洗綠林戰塵收盡見花陰好生本是君王德忍死何妨壯士心曾賀截雲翻柳遠仍聞斷浪下營深井陘昨日雙旗入蕭相無言淚滿襟

上劉侍中

命代生申甫承家翊禹湯廟謨膺間氣師律動

清霜鍾鼎勲庸大河山誠誓長英姿凌虎視逸
步厭龍驤道恊陶鈞力恩回日月光一言弘社
稷九命備珪璋政洽軍逾肅仁敷物已康朱門
重棨戟丹詔半縑緗位總興龍野師臨涿鹿鄉
射鵰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深入平夷落横行闢
漢疆功垂貞石遠名映色絲香皮帽貂武臨
池識鳳凰舞腰凝綺樹歌響拂雕梁杯淨傳鸚
鵡衣鮮照鷫鷞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風景
佳人地煙沙壯士場幕中邀謝監麾下得周郎
珠影含空徹瓊枝映坐芳于渾知武子陳寔奬

元方富貴春無限歡娛夜未央管絃隨玉帳樽
俎奉金章俗理寧因勸邊城郤假防軍容雄朔
漢公望冠巖廊分野鄰孤島京坻溢萬箱曙華
分碣石秋色入漁陽城遠迷玄兔川明辨白狼
忠賢多感激今古共蒼茫堤擁紅蕖艷橋分翠
柳行軒車紛自至亭館鬱相當珍簟同煩暑層
軒引早凉聽琴知思靜說劍覺神揚佳景燕臺
上清暉鄭驛傍鼓鍾喧北里珪玉映東牀敢衒
由之瑟甘循賜也牆官微思假路戰勝望升堂
欲奮三年翼頻回一夕腸消憂期酒聖乘興任

詩狂海內分桃李天涯翦稻粱升沉門下客誰
道在蒼蒼

郊居秋日酬奚贊府見寄

繁菊照深居芳香春不如聞尋周處士知作庾
尚書日晚汀洲曠天晴草木疎閑吟[illegible]清
步掩蝸廬野老能親牧高人念遠漁樂常臨古
岸斜菜度寒渠菜色無狂蝶秋華有嫩蔬若爲
酬郢曲從此愧璠璵

上裴中丞

六年西掖弘湯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

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
澤曾隨筆下多應笑白鬚揚執戟可憐春日老
如何

送裴中丞出使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黄辭闕天威
和雨露出關春色避風霜龍韜何必陳三略虎
旅由來肅萬方宜諭生靈真重任回軒應問石
渠郎

酬崔駙馬惠牋紙百張兼貽四韻

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艷錦回浮碧定從

天上得舫紅應自日邊來捧持價重欺雲葉封裹香深笑海苔滿篋清光應照眼欲題凡韻愧徘徊

送司徒童子

衛多君子魯多儒七歲聞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況復元侯旌爾善桂林枝上得鵷鶵

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下宣赦上門下相公二首

天垂台耀拂攙槍壽獻山青祝聖明丹鳳闕前歌九奏金雞竿上鼓千聲衣裳南面薰香動文字東方喜氣生從此登封資廟略兩河連海一時清

臨軒啓扇似雲收率土朝天劇水流瑞色含春當正殿香煙捧日在高樓三朝草迎恩澤萬歲聲繞冕旒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鄭侯

賀田僕射子弟榮拜金吾

五侯恩澤不同年叔姪朱門聯稍連鳳沼九重

相喜氣爲行一半入祥煙街衢燭影侵寒月文武珂聲疊曉天爲數麒麟高閣上誰家父子勒燕然

觀打毬

親掃毬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晴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玉勒回時霑赤汗花騣分處拂紅纓欲令四海氛煙淨杖底纖塵不敢生

送人過衛州

憶昔征南府內遊君家東閣最淹留縱橫聯句長侵曉次第看花直到秋論舊舉杯先下淚傷離臨水更登樓相思前路幾回首滿眼青山過衛州

贈李傅

知因公望掩能文誓激明誠在致君曾罷雙旌辭白日獨將一劍許黃雲摇窗竹色留僧語入院松聲共鶴聞莫被此心生晚計鎮南人憶杜將軍

送絳州盧使君

應將清靜結心期又共陽和到郡時絳老問年

須算字庚公逢月要題詩朱欄迢遞因高勝粉
蝶清明欲下遲他日徘徊作霖雨不須求衮欲
亭祠

和裴舍人觀田尚書出獵

聖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觀獵見皇情雲餘已覺
高無益霜乘應知狡不成飛鞚擁塵寒草盡彎
弓開月朔風生今朝始賀將軍貴紫禁詩人看
旆旌

送李舍人歸蘭陵里

清詞舉世皆藏篋美酒當山爲滿罇三畝嫩蔬

臨綺陌四行高樹擁朱門家貧境勝心無累名
重官閑口不論惟有道情常自足啓期天地易
知恩

和人與人分惠賜冰

天水藏來玉墮空先頒密署幾人同映盤皎潔
非關露當扇清涼不在風蟄質方從綸閣內凝
輝更借錦帷中麗詞珍貺難雙有迢遞金鑾殿
角東

寄中書同年舍人

晴明紫閣最高峰仙掖開簾范彥龍五色天書
詞煥爛九華春殿語從容綵毫應染鑪煙細清
珮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得
相逢

早春即事呈劉員外

明朝晴暖即相隨肯信春光被雨欺且任文書
堆案上免令杯酒負花時馬蹄經歷應須遍鶯
語丁寧已怪遲更待新芳成豔錦鄴中爭唱仲
宣詩

和于駙馬二首

綺陌塵香曙色分碧山如畫又逢君蚊藏秋月

一片水驪鎖晴空千尺雲戚里舊知何駙馬詩
家今得鮑參軍陽和本是煙霄曲須向花間次
第聞

芳時瑶落心痛斷今日清詞事不同搖草秋殘
仙圃在綠雲天遠鳳樓空晴花留迸金霧影涼
華逐生下管風長得聞時僧自足會看春露濕
蘭叢

和侯大夫秋原山觀征人回

山河設戰地秋看原上軍回識舊營立馬望雲
秋塞淨射鵰臨水晚天晴戍閑部伍分岐路地

遠家鄉寄節旌望代止戈資劒略皆依不復更
長征

同太常尉遲博士闕下待漏

沉沉延閣抱刀坊松色苔花雜露滋夾道晚來
青千聳角風猶在翠花深臨御陌一一徐回猶
覺仙門一刻遲此地含香從白首洪崖何事
問時

見薛侍御戴不損裹帽子因贈

潘郎對青鏡烏帽似新裁曉露鳴初洗春雲
中開城將護巾櫛不獨隔塵埃已見籠蟬翼無
因燒鹿胎何人呈巧思好手自西來有意憐襄
醜煩君致一枚

寄昭應王丞

武皇金輅輾香塵每歲朝元及此辰光動泉心
初浴日霧蒸山腹總成春謳歌已入雲韶曲詞
賦方歸侍從臣瑞雪朝朝猶望幸天教赤縣有
詩人

將歸東郡別令狐舍人

綠楊紅杏滿城春一騎悠悠萬井塵岐路未關
今日事風光欲醉長年人聞過繡陌看高寺強

到朱門謁近臣多病晚來還有策洛陽山色舊
相親

寄江州白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溢浦曾聞
似衣帶廬峰見說勝香爐題詩歲晏離鴻斷望
闕天遙病鶴孤莫漫拘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
前途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天眷君陳久在東歸朝人看大司空黃河岸畔
長無事滄海東邊獨有功已變畏途成雅俗仍
過舊里揖清風一門累葉凌煙閣次第儀形漢
上公

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
鋪碧落日光金桂出紅盆不妨公事資高臥無
限詩情要細論若訪郡人徐孺子應須騎馬到
沙村

送侍紀叔少太原李侍中兄須二首

玉京舍帳見雁行北垣新詔拜龍驤弟兄間世
真飛將貔虎歸時似故鄉鼓角因風飄朔氣旌

旗映水發秋光河源收地心猶壯笑向天西萬
里霜
倚天長劍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載登壇
眞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陣共
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機在方寸不勞心力講
陰符
胡二十拜戶部兼判度支
清機果被公材撓雄拜知承聖主恩廟略已調
天府實國征方覺地官尊徒言玉節將分閫定
是沙隄欲到門爲愛山前新卜第不妨風月事
琴罇

酬裴舍人見寄
誰道重還是舊班自將霄漢比鄉關二妃樓下
宜臨水五老祠西好看山再葺吾廬心已足并
來公府跡常閑詩陪亞相逍二紀石倚煙霞不
共攀
早朝
鍾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門𠩄已開雙闕薄煙
籠菡萏九城初日照蓬萊朝時何向丹墀拜仗
下方從碧落回聖代逍遙更何事願將巴曲賛

康哉
元日呈元逢吉舍人
華夷文物賀新年霜仗遙排鳳闕前一片綵霞
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稱觴山色和元氣端
冕爐香疊瑞煙共說正初當聖澤試過西掖問
群賢
酬盧員外 [illegible]
謝傳旌旄控上游盧郎樽俎借前籌[illegible]城風土
臨[illegible]魏國山川在白樓雲寺[illegible]許高步水
亭今日又同遊滿筵藩府笙歌在獨有羊曇最
淚流

述美寄申州盧拱使君
領郡仍聞佇虎貔致身還是見男兒小船隔水
催桃葉大鼓當風舞柘枝酒座微酬諸客倒毬
場慢撥幾人隨從來樂事惟詩苦莫被窓中遠
岫知
贈張將軍
關西諸將揖容光獨立營門劍有霜知愛魯連
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天晴紅幟當山滿日
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美漢家壇樹月

蒼蒼

酬崔博士

自知頑叟更何能唯學雕蟲謬見稱長被有情邀唱和近來無力更祇承青松樹杪千年鶴白玉壺中一片氷今日為君書壁右孤貞莫怕世人憎

古意贈王常侍

繡戶紗窗北里深香風暗動鳳凰簪組紃長在佳人手刀尺空揺寒女心欲學齊謳逐雲管還思楚練拂霜砧東家少婦當機織應念無衣雪滿林

和杜中丞西禪院看花

一林瑳錦映千燈照眼繁情欲不勝知侍晴明嬌自足解將顔色醉相仍好風輕引香煙入甘露纔和粉艶凝深處最憐鶯踩踐嫩時先被蝶侵淩對持貞境應無取分付空門又未能迎日似翻紅燒斷臨流疑映綺霞層幽含晚態憐丹桂盛續春光識紫藤每到花枝獨惆悵山東唯有杜中丞

王建上二十四首 太和中為陝州司馬

送人

白日向西沒黃河復東流人生足著地寧免四方遊我行無返顧祝子勿回頭當須向前去何川起離憂但恐無廣路平地作山丘令我車與馬欲疾反停留蜀客多積貨邊人誌封侯男兒戀家鄉懽樂為仇讎丁寧相勸勉苦口幸無尤對面無相成不如豺虎儔彼遠不寄書此寒莫寄裘與君俱絕跡兩念無因由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憂中一日如

一生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衛重門何因達中誠日月俱照耀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門不曾明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長淑長使山嶺平

題七泉寺上方

長年好名山本性今得從因看麋上逕稍見麋鹿蹤老僧雲中居石門青重重陰泉養成龜古壁飛卧龍拂石磴斷紅縣幡上高峰日夕猿鳥合見僧聽山鐘將火尋遠泉煮茶傍寒松晚隨采樵人便宿南澗中晨起衝露行濕花枝茸茸

歸依向禪師願作香火翁

溫門山

早入溫門山群峰亂如戟崩崖欲相觸呀豁斷行跡脫屣尋淺流定足畏攲石路盡十里溪地多千歲栢洞門晝陰黑深處惟石壁似見丹沙光亦聞鍾乳滴靈池出山底沸水衝地脉暖氣成濕煙濛濛窓中白隨僧入古寺便是雲外客月出夫氣涼夜鍾山寂寂

酬栢侍御聞與韋處士同遊靈臺寺見寄

西域傳中說靈臺屬涇州有泉皆聖跡有石皆佛頭所出若靄雲外國俗來求毒蛇護其下樵者不可欲古社在雲顛備載置寺由魏家移下來後人始增修近與韋處士愛此山之幽各自具所須竹籠盛茶甌牽馬過危棧襞衣涉奔流草閒平路盡林下大石稠回廊轉經峰忽見東西樓渠布當寺門迸落衣裳秋石苔鋪紫花溪葉斂綠油松根藏殿高飄飄仙山浮縣中賢大夫一月前此遊賽神祈得雨豈暇多停留二十韻新詩遠寄尋山儔清冷玉磵泣冷切石磬愁

君名高鄭關余身愁終休朴將長無因從今生離憂

送韋處士老舅

憶昨我小年不知有經籍常隨童子遊多向外家劇偷花入鄰里弄筆書牆壁照水學梳頭應門未穿幘人前賞文性梨果蒙不惜賦字詠新泉探題得幽石自從出關輔三十年作客風雨一飄颻親情多阻隔如何二千里塵土驅蹇瘠良久陳苦辛從頭嘆衰白既來今又去暫笑還成戚落日動征車春風卷離席雲臺觀西路華嶽祠前栢會得過帝鄉重尋舊行跡

邯鄲主人

遠客無主人夜投邯鄲市飛蛾繞殘燭半夜人醉起壚邊酒家女遺我緗綺被合成雙鳳花宛情不相離縱令顏色故勿遣合歡異一念始為難萬金誰足貴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晨風群鳥翔徘徊別離此

泛水曲

載酒入煙浦方舟泛綠波子酌我復飲子飲我還歌蓮深微路通峰曲幽氣多閱芳無留瞬弄

桂不停柯水上秋日鮮西山碧峨峨茲歡良可
貴誰復更來過

題壽安南館

明蒙竹間亭天暖幽桂碧雲生四面山水接當
階石濕樹浴鳥痕破苔臥鹿跡不緣塵駕觸堪
作商皓宅

江南新體二首

江上風脩脩竹間湘水流日夜桂花落行人去
悠悠復見離別處蟲聲陰雨秋

處處江草綠行人發瀟湘瀟湘回雁多日夜思
故鄉春夢不知數空山蘭蕙芳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
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征人皆已沒年
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爲
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牛
亦著錦爲衣爲惜氊裘防鬭時養蠶繰繭成匹
帛那將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
家教胡樂

寒食行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壠年年
無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牧童驅牛下冢頭畏
有家人來洒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
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
壠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促刺詞

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
歸白頭猶著父母衣四邊田宅非所有我身不
及逐雞飛出門若有歸死處猛虎當衢向前去
百年不遣踏君門在家誰喚爲新婦豈不見他
隣舍娘嫁來長在舅姑傍

隴頭水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嗚咽征人塞耳
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
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麋飲水長
簇簇胡兵夜回水傍住憶著來時磨劍處向前
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

北邙行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
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

坂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栢樹山頭澗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温泉宮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内裏湯各别每箇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温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春詞

紅煙滿户日照梁天絲軟弱蟲飛揚菱花霍霍繞帷光美人對鏡著衣裳庭中並種相思樹夜夜還栖雙鳳皇

遼東行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黄雲蓋地雪作山不惜黄金貴衣服戰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鄉遠年年郡郡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寧爲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塞上梅

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黄雲下昭君已没漢使回前後征人唯繫馬日夜風吹滿隴頭還隨隴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少無攀處

戴勝詞

戴勝誰與爾爲名木中作窠墻上鳴聲聲催我急種穀人家向田不歸宿紫冠綵綵褐羽斑銜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滿緑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鞦韆詞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横枝高百尺少年女兒重鞦韆盤巾結帶分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旁人送上那足貴終賭明璫鬭自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開池得古釵

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墮地覓不得暗想窓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䡊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二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三

王建下六十八首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飢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飲莫畏貧明府上來可辛苦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冢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精衛詞

精衛誰教爾填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魚龍何所爲口穿豈爲空銜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暮海裏飛多羽折時墮水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老婦歎鏡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鏤盤雙鳳背憶昔咸陽初買來燈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鐵長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床重照看生死終當此長別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

兩行人歸來石應語

別鶴曲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碧海重知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知音影在兩心終是死生同池邊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烏生子

烏栖曲

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鏁白露滿山山葉墮

雉將雛

雉咿喔雛出殼毛斑斑嘴啄啄學飛未得一尺高還逐母行旋母腳麥壟淺淺難蔽身遠去戀雛低怕人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拾蟲不相離

白紵歌二首

天河漫漫北斗粲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春風生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聲更窈窕

館娃宮中春日暮荔支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栖休擊鼓青娥彈瑟白紵舞夜天曈曈不見星宮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無次第墮釵遺佩滿中庭此時但願可君意回晝爲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弃

短歌行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閑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

飲馬長城窟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作望鄉堆蹄蹤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汙盡枕弓睡著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脫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烏夜啼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栖出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栖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簇蠶辭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嚥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渡遼水

渡遼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

本鄉身死應無回渡日住馬相看遼水傍

空城雀

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上閒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雨中無食常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黄口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橫死

水運行

江西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不停在生有樂當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壞舟畏鼠復畏漏恐向太倉折斛斗辛勤耕種非毒藥看著不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爲費但得一金即爲利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當窗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墻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却羨

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失釵怨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三日哭嫁時女伴與作裝頭戴此釵如鳳凰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床上高樓翠鈿飄舞塵明日從頭一片新

水夫謠

苦哉生長水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苦日多樂時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波淼淼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

去夜寒衣濕披短莎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詠齊聲騰踏牽船歌一間茅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顔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是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神樹詞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八節上盃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事官上下無言語老身長健樹婆娑萬歲千年作神主

公無渡河

渡頭惡天兩岸遠波濤塞川如壘坂幸無白刃驅向前何用將身自棄捐蛟龍齧屍魚食血黃泥直下無青天男兒縱輕婦人語惜君性命還須取婦人無力挽斷衣舟沉身死悔難追公無渡河公自爲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行見月一年十二月强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簷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明月湘江雨千回想見不分明井底有星夢中語兩心相見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春來曲

春欲來每日望春門早開黃衫白馬有塵上逢著探春人却回御堤內園曉過急九衢大宅家家入青帝少女染桃花露裝初出紅猶濕光風暾暾蝶宛宛繞樹氣亘枝柯軟可憐寒食街中郎早已皆得羅衣裳少年即見春好處似我白頭無好樹

春去曲

春已去花亦不知春去處緣岡繞澗却歸來百

回看著無花樹就中一夜風來惡收紅拾紫無
遺落老大不比年少兒不中數與春别離

東征行 裴度征淮西事也

桐栢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
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舍人爲賓侍郎副曉
覺蓬萊欠珮聲玉堦蹈舞謝旌節生死向前山
可穴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
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司庖常膳皆得
對好事將軍封爾身男兒生殺在手裏營門老
將皆憂死曈曈白日當南山不立功名終不還

傷鄰家鸚鵡詞

東家小女不惜錢買得鸚鵡獨自憐自從死却
家中女無人更共鸚鵡語十日不飲一滴漿淚
漬綠毛頭似鼠舌關啞咽畜哀怨開籠放飛離
人眼短聲亦絶翠臆翻新墓雀覓舊巢遠此禽
有志女有靈定爲連理相並生

傷孔雀詞

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見好别開池池邊鳳凰
作伴侶新聲鸚鵡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栖夜
夜思歸向南飛如今憔悴人見惡萬里更求新
孔雀熱眠雨水飢拾蟲君尾拖泥金色落多時
人養不解飛海山風黑無處歸

荆門行

江邊行人暮悠悠山頭殊未見荆州峴亭西頭
路多曲櫟林深深石鏃鏃看炊紅米煮白魚夜
向雞鳴店家宿南中三月蚊蚋生黄昏不聞人
語聲紗帷疎薄如露臥隔衣噆膚耳邊鳴欲明
不待燈火起喚得官船過蠻水女兒停客茅屋
新開門掃地桐花裏犬聲扑扑寒溪煙人家燒
竹種山田巴雲欲雨薫石熱麋鹿入江蟲出穴

大虵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斜分漢水
横湘山山青水綠荆門間向前問個長沙路舊
是屈原沉溺處誰家丹旐已南來逢著流人從
北去月明山鳥多不栖下枝飛上高枝啼主人
念遠心不懟羅衫對舞章臺夕紅燭交横各自
歸酒醒還是他鄉客壯年留滞尚思家況復白
頭在天涯

鏡聽詞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
别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

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嗏嗏下堂階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不願聞悲哀身在任郎回不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床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鏡囊磨鏡面

行宮詞

上陽宮到蓬萊殿行宮磊磊遥相見向前天子行幸多馬蹄車轍山山遍當時州縣每年脩皆留內人看玉案禁兵奪得明堂後長閉桃源與綺岫開元歌舞百草頭原州樂世嫌舊遊官家

定人作宮户不泥宮墻斫宮樹兩邊仗屋半崩擢野火入林燒殿柱休封中岳六十年行宮不見人眼穿

羽林行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栢中一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當射禽

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已成徑遠立不敢汚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閑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遶身

尋橦歌

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

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付欺竿滑上下蹁躚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却住把煙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挂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欹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

澆時嫩絲卷新葉殘黃收短枝色經寒不動聲
與靜相宜愛護出常數稀稠看自知貧家緣未
有客散獨行遲

原上新居二首

自掃一間房唯鋪獨臥床野羹溪菜滑山紙水
苔香陳藥初和蜜新經未入黃近來心力少休
讀養生方

住處去山近傍園麋鹿行野桑穿井長荒竹過
墻生新識鄰里面未諳村舍情石田無力及賤
賃與人耕

題所賃宅牡丹

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粉光深紫膩肉色退
紅嬌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可憐零落蕊收
取作香燒

送人遊塞

初晴天墮絲晚色上春枝城下路分處邊頭人
去時停車數行日勸酒問回期亦是茫茫客還
從此別離

邊上送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家信每日算

歸程走馬登寒壠驅羊入廢城羌歌三兩曲人
醉海西營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村逐
水名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
年入海行

汴路水驛

晚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
花中去舍已行遠問程猶向東近來多怨別不
與少年同

淮南使回留別竇侍御

戀戀春恨結綿綿淮草深病身愁至夜遠道畏
逢陰忽逐酒杯會暫同風景心從今一分散還
是曉枝禽

汴路即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
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迴看故宮柳憔
悴不成行

山居

屋在瀑泉西茅房下有溪閉門留野鹿分食與

山雞桂熟長收子蘭生不作畦初開洞中路深
處轉松梯

醉後憶山中故人

花開草復秋雲水自悠悠因醉暫無事在生難
免愁遇晴須看月鬪健且登樓暗想山中伴如
今盡白頭

送流人

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
江秋水國山雕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
白住炎洲

宮中三臺詞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柘黃相似
不著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
未央明月清風

寄賀田侍中東平功成

使回高品滿城傳親見沂公在陣前百里旗幡
衝即斷兩重衣甲射皆穿探知點檢兵應怯築
得新移柵未堅營被數驚承勢破將經頻敗逐
生全密招殘寇防人覺遥斬元兇恐自專首謗
諸軍無敢近功歸部曲不爭先閒通州縣斜連
海交割山河直到燕戰馬散驅還逐草肉牛齊
散却耕田府中獨拜將軍貴門下兼分宰相權
唐史上頭功第一春風雙旆好朝天

送裴相公上太原

還擁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
天下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再三陳乞爐煙裏前
後分章玉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
張油遥知鴈塞從今好直得漁陽以北愁邊鋪
恐巡旗盡換山城欲過館重脩千羣白刃兵迎
節十對紅粧妓打毬聖主分明教暫去不須高
起見京樓

早春五門西望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御堤黃帕蓋鞍
呈了馬紅羅纏項鬭回雞宮松葉重牆頭出渠
柳條長水面齊唯有教坊南草色古城陰處冷
淒淒

上李庶子

紫煙樓閣碧沙亭上界詩仙獨自行奇險驅回
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藕綃紋縷裁來滑鏡

水波濤漉得清昏思顥因秋露洗幸容階底禮先生

周家溪亭

少年因病離天仗乞得歸家自養身買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鄰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人鄉使到門常欵語還聞世上有功臣

從軍後答山友

愛仙無藥住溪貧脫却山衣事漢臣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村童近去嫌腥食野鶴高飛避俗人勞動先生遠相視別來弓箭不離身

唐昌觀玉蕊花

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官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

眼病寄同官

天寒眼病少心情隔霧看人夜裏行年少往來常不住牆西凍地馬蹄聲

九日登叢臺

平原池閣在誰家雙塔叢臺野菊花零落故宮無人路西來磵水繞城斜

題酸棗縣蔡中郎碑

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銷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江陵使至汝州

回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峰青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

霓裳詞

勑賜宮人澡浴回遙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裳動好字先從殿裏來

宮中詞五首

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石盆湯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薰籠換好香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蜂鬢蟬翅薄鬆鬆浮動搖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

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三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四

武元衡四首、令狐楚四首

劉言史十七首、張碧二首

李涉三十七首

武元衡四首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寳刀并借馬使還

奉寄中書李鄭二相

草草事行役遲遲出故關碧幢遥隔霧紅旆漸依山感激懸恩淚風霜去國顔捧刀金賜字歸馬玉連環龍鳳辭三署干戈護八蠻應憐宣室召溫樹不同攀

早秋西亭宴徐員外

鼎鉉辭台座麾幢領益州曲池連月曉横笛滿城秋有美皇華使曾同白社遊今來重相見偏覺豔歌愁

夏夜作

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

送唐君次

都門去馬嘶灞水春流淺青槐驛路直白日離

亭晚望望煙景微草色行人遠

令狐楚四首

發潭州日寄李寧常侍

君今侍紫垣我已隨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心爲西靡樹眼足北流泉更過長沙去江風滿驛船

郢城秋懷寄江州錢徵侍郎

晚歲俱爲郡新秋各異鄉燕鴻一驚叫郢樹遠青蒼山露侵衣潤江風捲簟涼相思如漢水日夜向潯陽

贈符道士

偶逢蒲家郎乃是葛仙客行常乘青竹飢御煮白石罾閒嫌大組心內保尺宅我願從之遊深山鑠玉液

鄂州使至竇鞏中丞副使見示與元稹相公獻酬之什余頃任戶部尚書日中丞是當司外郎每有篇章多相唱和因題四韻以寄所懷

仙吏秦城別新詩鄂渚來才推今八米職副舊三台雕鏤心偏許緘封手自開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

劉言史十七首

瀟湘遊

夸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色新閑歌暖廽深峽裏暖廽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草華寂寞嬋娟沒野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麥天風雨細昔人幽恨此地遺綠芳紅豔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

放螢怨

放螢去不須留聚時年少今白頭架中科斗萬餘卷一字千回重照見青雲杳眇不可親開囊欲放增餘怨且逍遙還路斷仲舒漫不窺園井那將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蟲借光影欲放時淚沾裳衝籬落千點光

觀繩伎 路府李相公席上作

泰陵遺樂何最珍綵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銀畫青綃抹雲髮高處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丸劍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閃然

欲落却收得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
有倒挂纖腎學垂柳下來一一芙蓉姿粉薄鈿
稀態轉奇座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教時

買花謠

杜陵村人不田穡入谷經溪復緣壁每至南山
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幽豔凝華春景曙採
夫移得將何處蝶惜芳容送下山夆斷孤香始
同去豪少居連鴆鵲東千金使買一株紅院多
花少哉未得零落綠蛾幾指中成陽貴戚長安
里無限將金買花子流紅深綠千萬家上肖絲玉

轤聲啞啞

送婆羅門歸本國

刹利王孫字迦攝竹錐横寫吒羅葉遥知漢地
未有經手牽白馬繞天行龜兹磧西胡雪黑大
師凍死來不得地盡年深始到船海裏更行三
十國行多耳斷金環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馬死
經留却去時往來應盡一生期出漢獨行人絶
處磧西天漏雨絲絲

春過趙墟

下馬邯鄲陌頭歌寂寥崩隧臨車轍古栢重生
枝亦乾餘漆見風幽讌滅白萬微微紫櫂新行
人感此復悲春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
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桃醆西
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脚繽紛錦
靴軟四坐無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頭促亂騰
新毯宜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
絶木槿花西見殘月

葛巾歌 貝州 寄南嶽廬楊州刺

一片白葛巾潛夫自能結籬邊折枯蒿聊用簪
華髮有時醉倒長松側酒醒不見心還憶谷鳥
銜將却上來野風吹去還尋得十年紫竹谿南
住路同之豹依深霧草堂窗底漉春醅山寺門
前逢落日臨汝袁郎得相見問云引到東陽縣
魯卅將他類此身還抛野物贈傍人空留枕杖
對泉崔潺潺煙雨歸山村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粉紅拋僧牙野煎寒谿濱恐乖靈草性觸事皆
手親敲石取鮮火撇泉避腥鮮熒熒爨風鐺拾

得隊東新潔色既爽別浮氣亦殄勒以兹委曲
靜求得正味氣兎如摘山咋自歡指下春湘瀉
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恆醒趣可以話高人

初下東周贈孟郊 時依鄭相

鶴老耳更工龜死殼亦靈正性非外汾終始全
本清竟子不戲摩梢皆就崔何身著木葉衣落
塵平淬耕偶隨下山[illegible]又故疏漸入機險
中丘思難大行[illegible]悠然東周城言詞
野序悲出口多累形[illegible]九容未似羈鰓輕
冷寵助新熱撫[illegible]進在閶闔豈當桃
李[illegible]寄食若[illegible]彼中到[illegible]出為強[illegible]
芳外[illegible]心[illegible]保賢貞作文返正
風刊字存古編析將來未分高樓唱世名

六

北原情三首

錯莫大色愁挽歌出東門誰家白網車送客入
幽崖銘旌下官道莽與大路畔亦條黃蒿中莫
酒花翠新米雪晚霏微哀成皆無人鳥乃下空
地煙火殘荒榛牛人更多當入戶事盈身營營
日易深卻到不得頻寂寥孤隴頭草綠棠梨春
洛陽城北山古今葬冥容恐骨朽成泥此山土
多白新來送葬人亦去開歸岸豈能巾輪疾漸
是墓侵城城中人不絕哀挽相次行莫非北邙
後重向洛陽生
卜地起新墳全家送葬去歸來卻到時不復重
知處纍纍葬相續土乾草已綠裂紙為錢空
向春雲哭

林中獨醒

洗來林洛[illegible]獨坐間默得向此[illegible]前跡靜心欲
不言從涼生氣簇[illegible]起孤[illegible]不得淨無事瓜
田草[illegible]

七

江陵客舍留別樊尚書

何陵門館[illegible]有歸思[illegible]後寒灰更
濕時[illegible]明日秋關外留
車風雨隨

過春秋坂

岸壁蒼茫古色新無風晴景自勝春不知何樹
幽崖裏獨月開花似北人

竹裏梅

竹與梅花相並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
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

張碧二首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

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
厭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樽半
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拂不落筆頭驚怪粘
秋雲我聞吳中山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
松下鋪却雙繒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

野田行

風昏晝色飛斜雨冤骨千堆髑髏語八紘牢落
人物稀墟里田園荒廢爾悲嗟自古爭天下幾
度乾坤復如此秦皇矻矻築長城漢主區區白
蛇死野田之骨兮又成塵樓閣風煙兮還復新
願作華山之下長歸馬野田無復堆冤者

李涉三十七首 渤之兄也太和中爲太學博士

濉陽行

黃昏日暮驅羸馬夜宿濉陽烽火下此地新經
殺戮來墟落無煙空碎瓦層冰塞斷隋朝水一
道銀河貫千里愁心翻覆夢難成病僕呻吟呼
不起泗水三千招義軍本自征戰邀殊勳十年
麾下同和氣一朝此地爲愁雲昨日太陽回照
屬轉見天心重舍育早晚東風的發生古堤春
草年年綠

六歎并序

五噫四愁九歌七啓皆創文者立意之終紀其
數而名之也清江白雲孤山逢嶼皆得時之人
吟詠性情乎余無[illegible][illegible]是以窮居歲陰偶懷無
憀因追感聞見成文六篇目曰六歎懼質文之
不備後何合於比興乎緣之私齊以示同道格
簡括拙多愧見知

將暮香風竹翠中清明獨傷芙蓉架上有雲鬟
洞仙女垂羅掩縠煙中語風月娟嬌桃李時滄
波久別鶴鴻留欲傳一札孤飛翼小長天遠無
消息却鎖重關一院深半夜空庭明月色
蓬萊島邊探珠客心望人寰星漢隔千重疊浪
雀雲高萬里平涉連月白海中洞穴尋難極水
底鮫人半相識幺蚌初開影暗明驪龍欲近成
難過辛苦風濤白首期得珠却恨求珠時隋侯
歿世幾千載只今薄俗空嗟嗟
燕王愛賢築金臺四方豪俊承風來秦皇燒書
殺儒客用胯之中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并道昭

王陵邊哭秋草今年二月遊函關秦家城外悲
河山河上山邊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
關東病儒客梁城五歲十回逢亂兵燒人之家
食人肉狼虎熾心都未足城裏愁雲晝不開城
頭野草春還綠五十餘年忠烈臣臨危守節蓋
謀身堂上英髦沉白刃門前輿隸乘朱輪千古
傷心汴河水陰天落日悲風起
漢臣一沒丁零塞牧羊西過陰沙外朝憑南鴈
信難回夜望北辰心獨在漢家茅土橫九州高
門長戟分王侯但將鍾鼓悅私愛肯以犬戎為

國羞夜宿寒雲臥冰雪嚴風獨刃縣旌節丁年
奉使白頭歸泣盡李陵衣上血
深院梧桐夾金井上有轆轤青絲索美人清晨
汲寒泉寒泉欲上銀缾落迢迢碧甃千餘尺竟
日倚欄空歎息惆悵不來照明鏡却掩洞房花
寂寂

題清溪鬼谷先生舊居

碧壁開天池青崖列雲樹水容不可狀沓若秋
河霧常聞先生教指示秦儀路二子材不同趣
詞過尺度偶因從吏役遠到冥棲處松月想舊

山煙霞了如故未還鍊金鼎日覺容光暮萬慮
隨境生何由返真素寂寞天籟息清迴鳥聲曙
回首望重重無期挹風馭

聞中紀事想吳楚舊遊寄河陽從事楊
潛

憶昨天台尋石梁赤城枕下看扶桑金烏欲上
海如血翠色一點蓬萊光安期先生不可見蓬
萊目極滄海長回舟偶得風水便煙帆數夕歸
瀟湘瀟湘水清嵐嶂曲夜宿朝遊常不足一自
無名身事閑五湖雲月偏相屬進者恐不嘗退

者恐不深魚遊鳥逝兩雖異彼此各有遂生心
身解耕耘妾能織歲晏飢寒免相逼稚子年才
七歲餘漁樵一半分渠力吾友從軍在河上胥
佩吳鉤佐飛將偶與嵩山道士期西尋汴水來
相訪見君顏色猶憔悴知君未展心中事落日
驅車出孟津高歌共歎傷心地洛邑秦城少年
別兩都陳事空聞說漢家天子不東遊古木行
宮蔽煙月洛濱老翁年八十西望殘陽臨水泣
自言生長開元中武皇恩化親霑及當時天下
無甲兵雖聞賦斂毫毛輕紅車翠蓋滿衢路洛

中歡笑爭逢迎一從戎馬來幽薊函谷虎狼無
捍制九重宮殿閉豺狼萬國生人自相噬蹭蹬
瘡痍今不平干戈南北常縱橫中原膏血焦欲
盡四郊貪將猶憑陵秦中豪寵爭出羣巧將言
智寬明君南山四皓不敢語渭上釣人何足云
君不見昔時槐柳八百里路傍五月清陰起只
今零落幾株殘枯根半死黃河水

醉中贈崔膺

與君兄弟匡嶺故與君相逢揚子渡白浪南分
吳塞雲綠楊西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

館歌臺基尚在煬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
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此地繁華終未歇大道
青樓夾翠煙瓊輝綺帳閉明月與君一言兩相
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揚州歌酒不可追洛神映
箔湘妃語白馬黃金為身置誰能獨羨他人醉
暫到香爐一夕間能展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
光如箭一度別來顏色變早謀侯印佩胥閭莫
遣看花鬢如霞

岳陽別張祜秀才

十年蹭蹬為逐臣鬢毛白盡巴江春鹿鳴猿嘯
雖寂寞水咬山魅夕誦神山灘困中閒有赦死
灰不望光陰借半夜州符喚牧童虛教衰病生
驚怕巫峽洞庭千里餘蠻陬水國何親疎由來
真宰不宰我徒勞歎者懷吹噓霸橋昔與張生
別萬變桑田何處說龍蛇縱在沒泥塗長衢却
為駑駘設愛君氣堅風骨峭文章真把江淹笑
洛下諸生懼刺先鳥鳶不得齊鷹鶚岳陽西南
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
餘吟著皆無味策馬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鍾虛
歎息

卻歸巴陵途中走筆寄唐知言

去年臘月來夏口黑風白浪打頭吼櫓聲軋軋
搖不前看他撩亂張帆走逾月始到鸚鵡洲鳴
鳴暮角喧城頭邊巡未得見官長夢寢但覺生
愁憂軍中賢停李監察人馬曉來兼手札教令
參謁禮數全頭頭要處相稱犂唐氏一門今五
龍聲華躬躬皆如鍾就中十一最年少別有俊
氣橫心胸巧綴五言才刮骨却怕柱天身硉矹
後輩無勞續出頭坳塘不合窺溟渤君家二兄
舊山侶方寸久來常許與不覺淹留兩月餘風

光漫爛生洲渚宇文文學儒家子竹造書齊花
映水醉舞狂歌此地多有時酩酊扶還起猥蒙
方伯憐飢貧假名許得陪諸賓酒家債負有貰
日恣意頗敢排青緡余瞿二家同愛客園蔬任
遣奴人摘野狐泉頭銀葉方一別十年今再覿
更有風流歙奴子能將盤帕來欺爾白馬青袍
豁眼明許他真是查郎髓良會芳時難再來隙
光電影長相催扁舟惆悵人南去目斷江天凡
幾回

春山三竭來

釣魚竭來春日暖沿溪不厭舟行緩野竹初發
碧玉長澄潭欲下青絲短昔人避世兼避仇暮
栖雲外朝悠悠我今無事亦如此赤鯉忽到長
竿頭泛泛隨波凡幾里碧莎如煙沙似砥瘦壁
橫空怪石危山花鬬日禽爭水有時帶月歸扣
舷身閑自是漁家仙

山上竭來採新茗新花亂發前山頂瓊英動搖
鍾乳碧叢叢高下隨崖嶺未必蓬萊有仙藥能
向鼎中雲漠漠越甌遙見裂鼻香欲覺身輕騎
白鶴

採藥竭來藥苗盛藥生只傍行人徑世人重耳
不重目指似藥苗心不足野客住山三十載妻
兒共寄浮雲外小男學語便分別已辨君臣知
匹配都市廣場開大舖疾來求者多相侯見說
韓康舊姓名識之不識先相怒

山中五無奈何

無奈落葉何紛紛滿衰草疾來無氣力擁戶不
能掃欲訪雲外人都迷上山道

無奈澗水何喧喧夜鳴石疎林透斜月散亂金
光滴欲訪澗底人路窮潭水碧

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應叫笑如
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

無奈阿鼎何嬌啼索梨栗柴門正風雨千向千
回出欲識老病心賴渠將過日

無奈梅花何滿島光似雪春風總未至獨自驚
時節欲見惆悵心又看花上月

牧童詞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村口谷荷蓑
出林春雨細蘆管臥吹沙草綠亂插蓬蒿箭滿
背不怕猛虎欺黃犢

題鶴林寺僧室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

野寺尋春花已遲背崖唯有兩三枝明朝攜酒猶堪醉爲報春風且莫吹

題開聖寺

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鍾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再葺李陵幽居

負郭依山一徑深萬竿如束翠沉沉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爲竹林

過襄陽寄上于司空和公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唯說峴山碑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燕市悲歌又送君目隨征鴈過寒雲孤亭宿處時看劒莫使塵埃蔽斗文

陝中遇赦寄秦洛舊知

天網初開釋楚囚殘骸已廢自知休荷蓑不是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

題連雲堡

由來天地有關扃斷壑連山接杳冥一出縱知邊上事滿朝誰信語堪聽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題宇秀才櫻桃

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嗏

題月水臺

平流白日無人愛橋上閑行若箇知水似晴天天似水兩重星點碧琉璃

黃葵花

此花莫遣俗人看新染鵝黃色未乾好逐秋風天上去紫陽宮女要頭冠

別南溪二首

如雲不散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唯有隱山

溪上月年年相望兩依依

常歎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難來欲知別後留情處手種巖花次第開

井欄砂宿遇夜客

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四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五

盧仝十四首　于鵠三首

朱慶餘一首　張祜十二首

曹唐二首　賈島二十三首

趙嘏六首

盧仝十四首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

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諫議
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憶金鵝沈山人

君愛煉藥藥欲成我愛煉骨骨已淸試自比校
得仙者也應合得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青
空鑿出黃金堆夜叉守門晝不啓半夜醮祭半
夜開夜叉喜歡動關鎖鎖聲擺地生風雷地上
禽獸重血食性命血化飛黃埃太上道君蓮花
臺九門隔闊安在哉嗚呼沈君大藥成兼須巧
會鬼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揚州送伯齡

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松顛有樵墮石上無
禾生不忍六尺軀遂作東南行諸侯盡食肉壯
氣吞八紘不唧溜鈍漢何由通姓名夷齊餓死
日武王稱聖明節義士枉死何異鴻毛輕努力
事干謁我心終不平

歎昨日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
恣張樂先生無錢養恬漠有錢無錢俱可憐百
年驟過如流川平生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
悠懸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
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白骨化土鬼入
泉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瓮釀
酒曝背眠

月蝕詩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
鍾森森萬木夜殭立寒氣贔屓頑無風爛銀盤
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
冰光交貫寒曈曨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
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
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
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
胎摧環破璧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炲磨蹤滅
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
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燈
揜菼如玳瑁今夜吐燄如長虹孔隙千道射
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
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
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
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

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
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
好色即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
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沉歌聲頑
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
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生可從海
窟來便解緣青冥恐是眶睫間揞塞所化成黃
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
輝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
蟲豸欺長嗟白兔擣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

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
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煼（音抄）丹砂焦六合
烘為窯（音遙）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
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
見萬國赤子䰕䰕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
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虯掣
電九火輈汝若蝕開齱齵輪御轡執索相爬鉤
推蕩轟訇入汝喉紅鱗燄鳥燒口快翎鬣倒側
聲醆鄒撐腸拄肚礧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
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藏頭

擫腦不肯食不當食張脣哆觜食不休食天之
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
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
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
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舂喉戈去此
睛上物其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
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榻
砂土中地上蟣虱臣仝告愬帝天皇臣心有鐵
一寸可刳妖蟆癡腸上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
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颰

排閶闔入紫宮密邇玉几前擘坼奏上臣仝頑
愚胸敢死橫干天代天謀東方蒼龍角插戟尾
捭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理東
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
血項長尾短飛跋躠頭戴井冠高逵枅月蝕鳥
宮十三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
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卻月不啄殺虛眨鬼
眼赤突突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踦踦（音几）
斧為牙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蟇一臠固當
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

尤準擬錯準擬北方寒龜被蚍縛藏頭入殼如
入獄蚍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
臍其肉一底板没佔處唯堪支床脚不堪鑽灼
與天下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奈常泰恐使黔婁
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熒惑
變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糺蝕月蝕
年年十月朝大微支盧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
卄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灰破敗今
從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鋩生恒州
陣斬酈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
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
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肯時天若不肯信試
喚皐陶思一問一如今日三台文昌宮作上天
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磊尚書郎整頓排班行
劒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傍操斧代
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
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深思
旦夕遥相望蚩尤簸旗弄旬始搥天鼓鳴璫琅
枉矢能蚍行眊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
滂滂諱險萬萬黨架構何可當咮月與成就害

我光明王若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麾萬國懸
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如山岡賸我父母光當
時常星沒殞雨如拼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奸
強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
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訖
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
驀睛小吻自決折初露半箇璧漸吐滿輪魄衆
星盡原赦一蟾獨誅磔腹肚忽然落依舊掛穹
碧光彩未蘇來慘澹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
吞吐度再得見天眼[illegible]問玉川子
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
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逐孔
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
見收予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
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痛安引衰
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
主德政乃舉孰為人而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
兩目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
照萬古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樓上女兒曲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麾婢子掛簾鉤林花撩亂心之愁卷却羅袖彈箜篌箜篌歷亂五六絃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向天天不聞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憑欄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雙淚長珊珊我有嬌靨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鶯花爛漫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羅歷生青草

新月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悲新年

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遙聞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逕春風肯管歲寒枝

訪含曦上人

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寄崔柳州

使者立取書疊紙生百憂使君若不信他時看白頭三百六十州刺情唯柳州柳州蠻天末鄙夫嵩之幽花落隴水頭各自東西流凜凜長相送爲鄭波上鷗

舊二十三赴歙州婚期[illegible]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相思莫道無來使回鴈峰前好寄書

出山作

出山忘掩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只有鳥窺窗更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魚竿定是猿猴把將去

弔鶴二首

題鄰居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藜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祠

戢戢亂峰裏一峰獨凌天下看如尖高上有十里泉志人愛幽深一住五十年懸猿到其上乘牛耕藥田衣食不下求乃是雲中仙山僧獨知處相引衝碧煙斷崖晝昏黑槎臬橫隻椽面壁攀石稜養力方敢前累歇日已沒始到茅堂邊見客不問誰禮質無周旋醉臥枕欹樹寒坐展青氈折松掃藜牀秋果頗色鮮鍊蜜敲石炭洗澡乘瀑泉白犬舐客衣驚走鬧腥膻乃知軒冕徒寧比雲壑眠

寄盧儼貧外秋衣詞

寄遠空以心心誠亦難知篋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縫製雖女功尺度手自持容貌常目中長短不復疑斜縫密且堅遊客多塵緇意欲都無言澣濯耐歲時殷勤託行人傳語慎勿遺別來已年老亦聞鬢成絲縱然更相逢握手唯是悲所寄莫復索願見長相思

朱慶餘一首

題薔薇花

四面垂條密浮陰入夏清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粉蒿蜂須膩光凝蝶翅明雨中看亦好況復值初晴

張祜十三首 字承吉以處士居蘇州令狐楚嘗薦其詩於朝不報

江南雜題

積潦池新漲頹垣趾舊高怒蛙橫飽腹鬪雀墮輕毛碧瘦三稜草紅鮮百葉桃幽棲日無事痛飲讀離騷

賦得福州白竹扇子 探得輕字

金泥小扇謾多情未勝南工巧織成藤縷雪光纈柄滑篾鋪銀薄露花輕清風坐向羅衫起明月看從玉手生猶賴早時君不棄每憐初作合歡名

哭京兆龐尹

揚子津頭昔共迷一爲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床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名堪貴誰信莊周論物齊

入關
都城連百二雄險此回環地勢遥尊嶽河流側
譲關秦皇曾虎視漢祖亦龍顔何事梟兇輩干
戈自不閑
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
冷氣清金虎兵威壯鐵冠揚旌川色暗吹角水
風寒人對輜軿醉花垂睥睨殘莪歸丞相閤空
望舊門關
觀泗州李常侍打毬
日出樹煙紅開場畫鼓雄驟騎鞍上月輕撥鐙
前風斗轉時乘勢旁捎乍迸空等來低背手爭
得旋分驟遠射門斜入深排馬迴通還知三殿
下長恨出征東
寄遷客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遥溪行防水弩野店避
山魈瘴海須求藥貪泉莫舉瓢但能堅志義白
日甚昭昭
閑居
僻巷新苔徧空庭弱柳垂片欄防稚子齧水試
鵝兒喜客加遥食邀偕長路甚未能抛世事除

此更何爲
題金山寺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
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
日醉醺醺
題惠山寺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
樓多小洞穿斜竹重欄夾瘦莎慇勤又城市雲
水暮鍾和
送楊秀才遊雲南
鄂渚逢遊客瞿唐上去船江連萬里海峽入一
條天鳥影沉沙日猿聲隔樹煙新詩北來便爲
草寄巴牋
薔薇花
曉風抹破燕支顆夜雨催成蜀錦機當晝開時
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
洛中感寓
擾擾都城曉四開不關名利也塵埃千門甲第
身遥入萬里銘旌死後來洛水暮天横莽蒼邙
山秋日露崔嵬須知此事堪爲鏡莫遣黃金漫

作堆

曹唐二首

暮春戲贈吳端公

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鵾鳩笑倚春風杖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外簾鈎下獨凭紅肌捋虎鬚

和周侍御買劒

將軍溢價買吳鈎要與中原靜寇雠試掛窗前驚電轉略拋床上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就月支頭

賈島二十三首 字閬仙為倉曹參軍會昌二年卒

寄遠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疏疏別恨應少密離恨難袪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書遠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和劉涵

京官始云滿野人依舊閑閉扉一寂居中有古風還市井日已午幽窗夢南山喬木覆北齋有鳥鳴其間前日遠岳僧來時與開關新題驚我瘦窺鏡見醜顏陶情昔自洛此意復羣攀

荅王參

寸晷不相待四時互如競客思先覺秋蟲聲各知暝霜松積舊翠露月團新鏡許負屬景司琴孤坐堂聽相期黃菊節別約桃花徑每把式微篇臨風一長詠

延康吟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無轆轤吟詠作縈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哭柘巖禪師

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

是解空人

山中道士

頭髮梳千下休粮帶瘦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煑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得世人逢

哭孟郊

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

南池

蕭條微雨後荒岸抱清源入舫山侵塞分泉稻接村秋聲依樹色月影在蒲根淹泊方難遂他宵關夢魂

寄龍池寺貞空二上人

受命終南住俱妨去石橋林中秋信絕峰頂夜禪遥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鵰霜天期到寺寺置即前朝

訪李廿原居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銜枯草查根漬古苔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

行採薇回

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百門陂留辭從叔謩

鴻鳥飛不遠我行千里間寒衝陂水霧醉下菊花山有恨長爲客無成人入關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懷博陵故人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雪壓圍棊屋風吹飲酒樓路遥千里月人别十三秋吟苦相思處天寒江急流

送友人遊蜀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羇思因高莫遠看卓家人寂寞揚子業凋殘惟有岷江水悠悠帶月寒

再投李益常侍

何處初投刺當時赴尹京淹留花柳變然諾肺腸傾避暑蟬移樹高眠鴈過城人家嵩岳色公

府洛河聲聯句逢秋盡嘗茶見月生新衣裁白
紵思從曲江行

送惟一遊清涼寺

去有巡臺侶荒溪衆樹分瓶殘秦地水錫入晉
山雲秋月離喧見寒泉入定聞人間臨欲別句
日雨紛紛

酬張籍王建

疎林荒宅古坡前久住還因太守憐漸老更思
深處隱多閑數得上方眠鼠拋貧屋收田日鴈
度寒江擬雪天身事龍鍾應是分水曹芸閣在

來篇

方鏡

背如刀截機頭錦面似升量澗底泉銅雀臺南
秋日得照來照去已三年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
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

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
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

宿杜家亭子

牀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未眠
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
不須睡未到曉鍾猶是春

趙嘏六首 會昌二年擢進士第終渭南尉

長安秋望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
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
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

楚囚

長安月夜與友生話故山

宅邊秋水浸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
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
聽疎鍾憶翠微今夜秦城滿樓月故人相見一
沾衣

重寄盧中丞

賊子來還去何人作使君旌旗迎晚醉指路上
高雲此夜鴈初至空山雨罷聞州多頭欲白惆

悵惜餘曛

汾上宴別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色暮一樽花下酒殘日水西樹不待絃管終搖鞭背花去

獻淮南李僕射

早年曾謁富人侯今日難甘失鵠羞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馬嘶紅葉蕭蕭晚日照長江灩灩秋功德萬重知不惜一言抛得百生愁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州邊人未歸水寒煙暖落花飛多別何處風吹御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徧浪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遶釣磯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五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六

許渾三十二首　項斯十二首

李頻十九首

許渾三十二首 大中末為郢州刺史

凌歊臺 在當塗縣西宋高祖築

宋祖高臺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嵒畔古碑空綠苔

送蕭處士歸緱嶺別業

醉針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棊賓館有魚為客久鄉書無鴈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笙廟湘水行逢鼓瑟祠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

贈蕭兵曹

廣陵堤上昔離居帆轉瀟湘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鵩鳥越鄉歸去有鱸魚潮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踈閑說攜琴兼載酒邑人爭識馬相如

凌歊臺送韋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沉數村殘照半崟陰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山居

曾到劉琨鴈塞空十年書劒似飄蓬東堂舊屈移山志南國新留煑海功還拄一帆青草上更開三徑碧蓮中關西舊友應相問已許滄浪伴釣翁

登故洛陽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懷舊居

兵書一篋老無功故國郊扉在夢中藤蔓覆梨張谷暗草花侵菊庭園空朱門跡忝登龍客白屋心期失馬翁楚水吳山何處是北窻殘月照屏風

哭虞將軍

白首從軍未有名近將孤劒到江城巴童戍久能番語胡馬調多解漢行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可憐身歿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

晚自朝臺津至韋隱居郊園

秋來凫鴈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滑柴門臨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涼西去磻溪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遊城南亭今復

登賞悵然有感

西風淅淅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鵩鳥賦成人已沒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日暮長隄更回首一聲鄰笛舊山川

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虛彈貢氏冠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蝸殼雪漫漫舊交已盡新知少却伴漁郎把釣竿

經故丁補闕郊居

歿酬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自堅鵬上承塵纔一日鶴歸華表亦千年風吹藥蔓迷樵逕水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

祇命南海至鐘陵逢表兄軍倅奉使淮海別後卻寄

盧橘花香拂釣磯佳人猶舞越羅衣三洲水淺魚來少五嶺山高鴈到稀客路曉依紅樹宿鄉關晴望白雲歸交親不念征南吏昨夜風帆去似飛

送王總下第歸丹陽

秦橋心斷楚江湄繫馬秋風酒一卮汴水月明東下疾練塘花發北枝遲青蕪定沒安貧處黃葉應催獻賦時憑寄家書問回報舊居還有故人知

登尉陀樓

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來作尉任囂力北向稱臣陸賈功簫鼓尚陳今世廟旌旗猶鎖昔時宮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絃萬古風

題崔處士山居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向夜欲歸心萬里故園松月更蒼蒼

酬綿竹于中丞使君見寄

故人書信越褒斜新意雖多舊約賒皆就一麾先去國共謀三逕未還家荊巫夜隔巴西月郢鄂春連漢上花半月離居猶悵望可堪垂白各天涯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花池

心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初去月難留空懷遠道無持贈醉倚西欄盡

日愁

題衛將軍廟 將軍名逖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劒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建義旗逖以勇敢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逖持挾槍劒前突後冀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且乞歸侍殘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于荊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祠祭頗福其土

焉文士王殷撰碑辭實詳備而國史闕書其人因題是詩于廟壁

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劒廟枕長溪挂鐵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道題峽山寺四首

夜醉晨方醒孤吟恐失群海鮪潮上見江鵠霧中聞未臘梅先實經冬草自薰樹隨山崦合泉到石稜分虎跡空林雨猿聲絶嶺雲蕭蕭異鄉鬢明日共絲棼

溥暮緣西峽停橈一訪僧鷺巢橫臥柳猿飲倒垂藤水曲岩千疊雲重樹百層山嵐寒殿磬溪雨夜船燈灘漲危槎沒泉衝怪石崩中宵一慚淚歲杪別良朋

密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松蓋環清韻榕根架綠陰洞門多斷石纖女伴淘金南浦驚春至西樓送月沉江流不回嶺何處寄歸心

月在行人起千峰復萬峰海虛爭翡翠溪邏鬭芙蓉古木高生觧陰池滿種松火探深洞香送遠潭龍藍塢寒先燒禾堂晚併春更投何處宿西峽隔雲鍾

王居士

節杖倚柴關都城賣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居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
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
花滿石牀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
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
晚雪霏霏

將赴京師留題孫處士山居

草堂近西郭遙對敬亭開枕膩海雲起簟涼山
雨來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應學相如志終
須駟馬回

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

背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鶯啼幼婦懶蠶出小
姑忙煙草近溝濕風花臨路香自憐非楚客春
望亦心傷

題倪居士舊居

儒翁九十餘舊向北山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
卷書欄摧新竹少池淺故蓮疎但有子孫在帶
經還荷鋤

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

戰馬昔紛紛風驚嵩少塵全家南渡遠舊友北
來頻罷酒松枝晚賦詩楊柳春誰言今夜月同
是洛陽人

獻白尹

醉舞任生涯褐寬烏帽斜庾公先在郡疎傅早
還家林晚鳥爭樹園春蝶護花高吟應更逸嵩
路舊煙霞

送從兄別駕歸蜀川從兄彥昭與桂陽
令韋伯達貞元中任為千牛伯達官至
王府長史長慶中非罪受譴前年會赦
復故秩詔未及而身已沒從兄自蜀而
南發旅櫬歸葬塗上既而西還因成十
韻贈別

閒與湘南令童年侍玉墀家留秦塞曲官謫瘴
溪湄道直姦臣屏冤深聖主知逝川東注疾霜
潭北來遲清漢龍髯失蒼岑馬鬣移風淒聞笛
處月似罷琴時客路黃公廟鄉關白帝祠已稱
鸚鵡賦寧望鵩鳥詩遠道書難達長亭酒莫持
當憑蜀江水萬里寄相思

項斯十二首 [illegible]

題令狐處士溪居

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溪病嘗山藥遍貧起草堂低為月窻從破因詩壁重泥近來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山友贈蘚花冠

塵汙出山髮憖君青蘚冠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難好就松陰挂宜當枕石看會須尋道士簪去遶霜壇

蠻家

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試新船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不逢寒便老相問莫知年

送華陰隱者

往往到城市得非衒藥錢世人空識面弟子不知年自說能醫死相期更學仙近來移住處毛女舊峰前

欲別

花時人欲別每日醉櫻桃買酒金錢盡彈箏玉指勞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錦段裁衣贈騏驎落剪刀

留別張籍郎中

省中重拜別兼領寄人書已念此行遠不應相問疎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要取春前到乘閑候起居

寄流人

毒草不曾枯長流客健無霧開蠻市合船散海城孤象跡頻經水鯨涎遶岡珠家人秦地老泣對日南圖

長安退將

塞外衝沙損眼明將來養病住秦京上高樓閣看星坐著白衣裳把劒行常說老身思鬬將最悲無力制蕃營翠眉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

送裴夜

卷席貧拋壁下床且鋪他處對燈光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蚊蚋已生團扇急衣裳未了剪刀忙誰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長

蒼梧雲氣

何年化作愁漠漠便難收藪點山能遠平鋪水

不流㶁連湘竹幕濃蓋舜墳秋亦有思鄉客看
來盡白頭

送宮人入道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帶玉冠
多俣拜欲辭金殿别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
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
歌聲

晚春花

陰洞日光薄花開不及時當春無半樹經燒足
空枝疎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此中人到少開
盡幾人知

李頻十九首 睦州壽昌人乾符初自尚書工部員外郎除建州刺史

秦原早望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
秦臺鷰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
過幾花開

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謁韋卿

北鳥飛不到北人今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問
潘州草木春冬茂猿猱日夜愁定知遷客淚只
收對君流

送友人之揚州

一别長安後晨征便信雞河聲入峽急地勢出
關低綠樹叢垓下青蕪闊楚西路長知不惡隨
處好詩題

送人入蜀

天際蜀門開西看望別盃何人不異禮上客自
懷才花間青林發煙和綠水來臨邛行樂處莫
到白頭回

送德清喻明府

梓逕雲溪畔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
誰文水栅橫舟闊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
政即超羣

南遊湘漢寄友人

南去遠三京三湘五月行巴江雪水下楚澤火
雲生向野聊中飲乘涼探暮程離懷不可說已
近峽猿聲

送鳳翔范書記

京西無暑氣節候似全秋大幕來相辟高人去
自由山川通蜀國日月近神州好共將軍語河
蘭地未收

送邊將

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入鴈門遥領短兵登隴首獨横長劍向河源悠揚落日黄雲動莽蒼隂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入應聞收得到崑崙

湘口送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岸葦無窮接楚田去鴈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回首羡君偏有我故園歸醉又新年(一本云歸去及新年)

太和公主還宮

天驕發使犯邊塵漢將推功遂奪親離亂應無初去貌死生難有却回身禁花半老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重上鳳樓追故事幾多愁思向青春

春日客舍言懷

未識東南此路安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別却故園後五度花開五處看

吴門月夜與曹太尉話別

早晚更看吴苑月西齋長憶月當窻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人隔楚江

張司馬別業

庭前樹盡手中栽先後花分發番開巢鳥戀雛驚不起野人思酒去還來自抛官與青山近誰許身爲白日催門外尋常行樂處重重履迹在莓苔

鄂州頭陁寺上方

高寺上方無不見天涯客上思迢迢西江帆挂東風急夏口城銜楚塞遥沙岸漁歸多濕網桑林蠶後盡空條感時歎物尋僧話惟向禪心得寂寥

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

八月瞿塘倒底翻孤舟上得已銷魂幕中職罷猶趨府閣下官成未謝恩丹嶂聳空無過鳥青林覆水有垂猿感知肺腑終難說從此辭歸便掃門

和友人下第北遊感懷

聖代爲儒可致身誰知又別五陵春青門獨出空啼鳥陌陌相逢盡醉人江島去尋垂釣遠塞山來見舉頭頻且須共漉邊城酒何必陶家有

白綸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空將灞陵酒酌送向
東人

送劉山人歸洞庭

却共孤雲去高眠最上峰斗湖乘早月中路入
陳鍾秋晶蟲聲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同隱者分
得幾株松

送友人往塞北

朔北已秋風前程見積鴻日西身獨去山轉路
無窮樹隔高關斷沙連大漠空君看河外將早
晚擬平戎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六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七

李遠五首　雍陶二十五首
章碣四首　施肩吾一首
陳陶六首　李群玉七首
章孝標一首　馬戴三首
劉得仁二首　高蟾三首
崔塗八首

李遠五首字求古大中中為忠州刺史

贈寫御眞李長史

玉坐煙銷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代分隆準
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
臣開殿甚鷩六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
得名

失鶴

秋風吹却九皋禽一片閑雲萬里心碧落有情
應悵望青天無路可追尋初來白雪翎猶短欲
去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
如今

送人入蜀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壓驛

邊樓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夜何
處夢刀州

聽話叢臺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邊襄國
天邊盡樹遶漳河掌裏來絃管變成山鳥啼綺
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蹤跡風雨誰知長
碧苔

黃陵廟詞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蒨裙新輕舟小楫
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雍陶二十五首 大中中終簡州刺史

盧岳閑居十韻

擾擾走人寰爭如占得閑防愁心付酒求靜力
登山見藥芳時採逢花好處攀望雲開病眼臨
澗洗愁顏春色流巖下秋聲碎竹間錦文苔點
點錢樣菊斑斑路遶朝無客門深夜不關鶴飛
高縹緲鶯語巧綿蠻拙計沉黙容懷絕險艱
更憐雲外路空去又空還

蜀中戰後感事十韻

蜀國英靈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
丁開詞客題橋去忠臣叱馭來臥龍同駭浪躍
馬比浮埃巴謂無妖上那知有禍胎蓄兵依漢
柳變旆指江梅戰後悲逢血燒餘恨見灰空留
犀獸怪無復酒除災歲積萇弘怨春深杜宇哀
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

送于中丞使北蕃 同用聲字

朔將引雙旌山遙積雪平經年通國信計日得
蕃情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遠鵰秋有力寒
馬夜無聲看到臨胡帳思鄉見漢城 胡帳中有漢城 來春
擁邊騎新草滿歸程

自述

萬事誰能問一名猶未知貧當多累日閑過少
年時燈下和愁睡花前帶酒悲無媒當委命轉
覺命堪疑

河陰新城

高城新築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雲
根不動一重如月帶初圓河流暗與溝池合山
色遙將睥睨連自有此來當汴口武牢何用鏁
風煙

崔少卿池塘詠雙白鷺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
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
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
色宜

哀蜀人為南蠻俘虜五章

初出成都聞哭聲

但見城池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錦江南渡
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

過大渡河蠻使許之泣望鄉國

大渡河邊蠻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剩寄

思鄉淚南去應無水北流

出青溪關有遲留之意

欲出鄉關行步遲此生無復却回時千冤萬恨
何人見唯有空山鳥獸知

別嶲州一時慟哭雲日為之變色

越嶲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冤聲一慟
悲風起雲暗青天日下山

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

雲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
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過舊宅看花 花即昔年手植

山桃野杏兩三栽樹樹繁花去後開今日主人
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

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齋招賞十
二韻

二室峰前水三川府右亭亂流深竹逕分逵小
花汀池角通泉脉堂心豁地形坐中寒瑟瑟床
下細泠泠雨夜思巫峽秋朝想洞庭千年孤鶴
碧一片遠天青魚戲搖紅尾鷗閒退白翎荷傾
瀉珠露沙亂動金星藤架如紗帳苔墻似錦屏

龍門人少到仙境自多停游憶高僧伴吟招野
客聽餘波不能惜便欲養浮萍

蜀中經蠻後友人馬艾見寄

萬馬渡瀘水北來如鳥輕幾年期鳳闕一日破
龜城此地有征戰誰家無死生人悲還舊里鳥
喜下空營弟時意初定交朋心尚驚自從經難
後吟苦似猿聲

送契玄上人南遊

紅葉落湘川帆明映水天孤鍾過楚寺一錫上
龍船客思留禪迷人待說禪南中多古跡應

訪虎溪泉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六首

水木夕陰冷池塘秋意多庭風吹故葉堦露淨寒莎愁燕窺燈語情人見月過砧聲聽已别蟲響復相和

閑門無事後此地即山中但覺鳥聲異不知人境同晚花開為雨殘果落因風獨坐還吟酌詩成酒已空

自得家林趣常時在外稀對僧餐野食迎客著山衣闕雀翻簷散驚蟬出樹飛功成他日後何必五湖歸

秋色庭蕪上清朝見露華疎篁抽晚笋幽藥吐寒芽引水新渠淨登臺小逕斜人來多愛此蕭爽似山家

禁掖朝回後林園勝賞時野人來辨藥庭鶴往看碁晚日明丹棗朝霜潤紫梨還因重風景猶自有秋詩

聖代少封事閑居方屏喧漏寒雲外闕木落月中園山鳥宿簷樹水螢流洞門無人見清景林下自開罇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却避人終日欲為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身秋風釣艇遥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天津橋春望

津橋春水浸紅霞煙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金殿閉宮鶯銜出上陽花

寄永樂殷堯藩明府

古縣蕭條秋景晚昔年陶令亦如君頭巾漉酒臨黄菊手板支頤向白雲百里豈能容驥足九霄終自別雞羣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闕下聞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閑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章碣四首 唐末人

旅舍早起

跡暗心多感神疲夢不遊驚舟同厭夜獨樹對

悲秋曉角和人戰殘星入漢流門前早行子敲
鐙唱離憂

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
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春別

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嚼
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筯看柳陌雖然風袅袅葱
河猶自雪漫漫殷勤莫厭貂裘重恐犯三邊五
月寒

送謝進士歸閩

百越風煙接巨鰲還鄉心壯不知勞雷霆入地
建溪險星斗逼人棃嶺高却擁木綿吟麗句便
攀龍眼醉香醪名揚聲利喧喧在莫向林泉改
鬢毛

施肩吾一首（字希聖洪州人）

効古興

金雀無舊釵納綺無舊裾唯有一寸心長貯萬
里夫南軒夜雨織已促北牖飛蛾遶殘燭秖言
衆口鑠千金誰信獨愁銷片玉不知歲晚歸不

歸又將啼眼縫征衣

陳陶六首（武宣時人自稱三教布衣）

閑居雜興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
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

長奇（一作愛）眞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從他浮
世悲生死獨駕蒼麟入九霄

鄱陽秋夕

憶昔鄱陽旅遊日曾聽南家爭擣衣今夜重開
舊砧杵當時還見鴈南飛

旅次銅山途中先寄溫州韓使君

亂山滄海曲中有橫陽道束馬過銅梁苕華坐
堪老鴟鳴高崖裂熊鬬深樹倒絕壑無坤維重
林失蒼昊躋攀寄僑侶扶接念輿皁俛仰慄嵌
空無因擬靈草梯窮聞戍鼓魂續賴丘禱敞豁
天地歸縈紆村落好悠悠思蔣徑擾擾愧商皓
馳想永嘉侯應傳此懷抱

題徐稚湖亭

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
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

泉州刺桐花詠

猗猗小艶夾通衢晴日薰風笑越姝只是紅芳
移不得刺桐屏障滿中都

李群玉七首 字文山澧州人大中中宰相裴休薦以詩授弘文館校書郎

經費拾遺所居呈封員外

賓臥竟不起少微空隕光惟應孔北海爲立鄭
公鄉舊館苔蘚合幽齋松菊荒空餘書帶草日
日上堦長

古鏡

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絶世

莫竝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皎
底兩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忽驚行深
幽面落九秋井寒天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
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沉百怪可與天地永
恐爲悲龍吟飛去在俄頃

傷思

八月白露濃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寥落寒
塘水西風團葉下疊縠參差起不見棹歌人空
垂綠房子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半枝吳蠶初弄絲江行好風日燕舞輕
波時去事旋成夢來歡難預期唯憑東流水日
夜寄相思

自澧浦東遊江表途出巴丘投員外從

公虔

短翮後飛者前攀鸞鶴翔力微應萬里矯首空
蒼蒼誰昔探花源考槃西嶽陽高風動商洛綺
皓無馨香一朝下蒲輪清輝照巖廊孤醒立衆
醉古道何由昌經術震浮蕩國風掃齊梁文襟
即玄圃筆下成琳琅霞水散吟嘯松筠奉琴觴

冰壺避皎潔武庫羞鋒鋩小子書代耕束髮頗
自強難哉水投石壯志空摧藏十年侶龜魚垂
髮在三湘巴歌掩白雪鮑肆埋蘭芳騷雅道未
消何憂名不彰饑寒束困厄默塞飛星霜百志
一不成東波擲年光塵生脫粟甑萬里違高堂
中夜恨火來焚燒九回腸平明梁山淚緣枕霑
匡床依泊洞庭波木葉忽已黃哀碪擣秋色曉
月啼寒螿復此棹孤舟雲濤浩茫茫朱門待媒
贊短褐誰揄揚仰羨野陂鳧無心憂稻粱不如
天邊雁南北皆成行男兒白日間變化未可量

所希困辱地剪拂成騰驤咋筆話肝肺詠兹枯
魚章何由首西路目斷白雲鄉

洞庭驛樓雪夜宴集奉贈前湘州張員
外

昔與張湘州閑登岳陽樓日窮衡巫表興盡荆
吳秋擲筆落郢曲巴人不能酬是時簪裾會景
物窮冥搜謬忝玳筵秀得陪文苑遊幾篇雲楣
上風雨沈銀鉤

盧溪道中

曉發潺湲亭夜泊潺湲水風篁拂石瀨琴聲九

十里光奔覺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行巴
江亦如此

章孝標一首 太和中爲山南東道從事試大理評事

長安秋夜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
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
村自送迎

馬戴三首 闕

易水懷古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
劍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送客南遊

擬下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苹乾雲夢色橘熟洞
庭香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
爲哭清湘

寄襄陽王公子

君馬勒金羈君家貯玉笄白雲登峴首碧樹醉
銅鞮澤廣荆州北山多漢水西鹿門知不隱芳
草自萋萋

劉得仁二首

題邵公院

無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
冰開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擎
錫逐雲回

悲老宮人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
君王寵准擬人看似舊時

高蟾三首

春

明月斷魂清靄靄平蕪歸思綠迢迢人生莫遣

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銷

灞陵亭

一條歸夢朱絃直一片離心白羽輕明日灞陵新霽後馬頭煙樹綠相迎

偶作

丁當玉珮三更雨平帖金閨一覺雲明日薄情何處去風流春水不知君

崔塗八首 [illegible]

夕次洛陽道中

秋風吹故城城下獨吟行高樹鳥已息古原人尚耕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不復嘆歧路馬前塵夜生

春夕旅懷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唯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巳日永崇里言懷

未敢分明賞物華十年如見夢中花遊人過盡衡門掩獨自憑欄到日斜

蜀城春望

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材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

鸚鵡洲春眺

悵望春襟鬱未開重臨鸚鵡益堪哀曹瞞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幽鳥暖聞燕雁去曉江晴覺蜀波來誰人正得風濤便一點輕帆萬里回

感花

緗軛香鞠夜不歸少年爭忍最紅枝東風一陣黃昏雨又到繁華夢覺時

過陶徵君舊居

陶令曾居此弄琴遺世情田園三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應只有高名

孤雁

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渚雲低暗渡關月冷相隨未必逢增繳孤飛自可疑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七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八

李郢十八首　薛逢三首
鄭畋一首　薛能二十八首
秦韜玉四首　羅鄴五首
皮日休六首

李郢十八首 字楚望大中中進士及第為藩鎮從事終侍御史

夏日登信州北樓

高樓上長望百里見靈山雨歇河珠定雲開谷鳥還田苗映林合牛犢傍村閑始得銷憂處蟬聲催入關

春晚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蕨挽樹得青梅燕静銜泥起蜂喧抱蘂回嫩茶重攪緑新酒略炊醅漠漠蠶生紙涓涓水弄苔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送人之嶺南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素女越王潭上見青牛薊臺月照啼猿曙石室烟含古桂秋回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江亭春霽

江蘺漠漠荇田田江上雲亭霽景鮮蜀客帆檣背歸燕楚山花木怨啼鵑春風掩映千門柳晚色淒寒萬井煙金磬泠泠水南寺上方僧室翠微連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聞官長清麥壠虛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蓴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送河橋羨此行

泰處士移家富陽發村亭懷寄

潮落空江洲渚生知君已上富春亭常聞郭邑山多秀更說官寮眼盡青離別幾宵魂耿耿相思一坐髮星星仙翁白石高歌調無復松齋半夜聽

暮春山行田家歇馬

雨濕菰蒲斜日明茅厨煮繭掉車聲青蛇上竹一種色黃蝶隔溪無限情何處樵漁將遠餉故園田土憶春耕千峰霽靄水潺湲嘶馬此中愁獨行

孔雀

越鳥青春好顏色晴軒入戶看呫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者稀絲竹慣聽時獨舞樓臺初上欲孤飛刺桐花謝芳草歇南國同巢應望歸

茶山貢焙歌

使君愛客情無已客在金臺價難比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裏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亦印連帖催朝饑暮匐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一時

一餉還成堆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轟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驛騎鞭聲書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吾君可謂納諫君諫官不諫何由聞九重城裏雖旰食天涯吏役長紛紛使君愛民慘容色就焙嘗茶坐諸客幾回到口重咨嗟嫩綠鮮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樂營房戶皆仙家仙家十隊酒百斛金絲宴饌隨經過使君是日憂思多客亦無言徵綺羅殷勤繞焙復長歎官府例成期如何吳民吳民莫憔悴

使君作相期蘇爾

江亭晚秋

碧江涼冷雁來疎閑看江雲思有餘秋館池亭荷葉歇野人籬落豆花初無愁自得仙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鵁兒

臘後閑行村舍邊黃鵁清水眞可憐何窮散亂隨新草永日淹留在野田無事群鳴遮水際爭來引頸逼人前風吹楚澤蒹葭暮看下寒溪逐去船

送劉谷

村橋西路雪初晴雲暖沙乾馬足輕寒澗渡頭芳草色新梅嶺外鷓鴣聲郵亭已送征車發山館誰將候火迎落日千峰轉迢遞知君回首望高城

江上逢王將軍

虬鬚憔悴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春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唯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

殘陽

秋晚寄題陸勳校書義興禪居時淮南從事

禪居秋草晚蕭索異前時蓮幌青雲貴翱翔絕後期鮮疠煙架掩山砌石盆欹劍戟晨趨靜笙歌夜散遲谷寒霜狖寂林晚磬蟲悲惠遠煙霞在方平履杖隨骨清須貴達神重有威儀萬卒千蹄馬橫鞭從信期

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

昨日東風吹枳花酒醒春晚一甌茶如雲正護幽人塹似雪纔分野老家金餅拍成和雨露玉塵煎出照煙霞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羨生臺白頸鴉（可明相如故事）

郢自街西醉歸馬鞭墜失崔員外趙秘書知其閑用皆許見貽俄頃之間二信俱至短長堅重價不相饒輙抒短章仰酬珍錫

蜀嚴陰面冷冥冥傲雪欺霜半露青銛刃剪裁多鵲媚細勒排拂帶龍腥崖壑萬仞知無影鮮瀆千年合有靈蘭省貴遊叅進閣史一時緘贈到

雲亭

即目

自笑騰騰者非憨又不狂何爲跧似鼠而復怯於麞落拓無生計伶俜戀酒鄉異搜得詩窟偶戰出文場愛雪愁冬盡懷人覺夜長石樓多爽氣梩案有餘香運去非關拙時來不在忙平生兩閑暇孤趣滿滄浪

羅敷東館亭下流泉云至前山擁咽經歲移時掬弄惆悵成章

看山亭下小鳴泉鳴咽難通亦可憐惆悵無人爲疏鑿擁愁含恨過年年

薛逢三首 咸通初爲嘉州刺史將作監

偶題黃花驛

孤戍迢迢蜀路長鳥鳴山館客思鄉更看絕頂煙霞外數樹巖花照夕陽

涼州詞

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涼州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

宮詞河滿子

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

鄭畋一首

謁昇仙太子廟

在昔靈王子吹笙遡泬寥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亡國原陵古賓天歲月遙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樓彩翠銷露壇裝琰琰眞像窮松喬珠館青童宴瑤宮阿母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兩城遊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元寶籙饒霧香鸞拂髮氷束虎章腰鶴馭爭衘

箭龍妃各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滿人間葉自凋望臺悲漢戾闕水笑梁昭古殿香殘地荒堦柳長條幾曽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緱天漢伊瀾入海潮何由得眞訣使我珮瓊瑤

薛能二十八首

龍門八韻

河浸華夷闊山橫宇宙雄高波萬丈瀉夏禹幾年功川逝清明雨林生旦暮風人看翻進退鳥

性斷西東氣逐雲歸海聲驅石落空近身毛乍竪當面語難通沸沫歸何處盤渦傍此中從來化鬐者攀去路應同

送李濱出塞

邊城官尚惡況乃是羈遊別路應相憶離亭更少留黃沙人外闊飛雪馬前稠甚險穹廬宿無爲過代州

山中尋僧

盡日行方到何年獨此林客歸唯鶴伴人少似師心坐石落松子禪床搖竹陰山靈怡驚定不遣夜猿吟

冬日送僧歸吴中

去掃東林下閑持未遍經爲山低聳牖容月廣開庭舊業雲千里生涯水一瓶還應覔新句看雪倚禪扃

恭僖皇太后挽歌

八月曾殊選三皇固異儀耐陵經灞滻歸賵雜華夷旌去題新謚宫存鏁素帷重泉應不恨生見太平時

題逃戶

幾世并農桑凶年竟失鄉朽關生濕菌傾屋照斜陽雨水淹殘臼葵花壓倒墻明時豈致此應自負蒼蒼

寓居有懷呈舊知

綠草閉深院悄然花正開新年人未去戊日燕還來雨地殘枯沫燈窓積舊煤歸田語不惓樗散料非才

夏日蒲津寺居

日日門前馬誰來訪此身一門兼鶴靜四院與僧鄰雨室墻穿溜風窓筆染塵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

開元觀閑遊因及後溪偶成二韻

山殿經過滿遥蹤隔溪逢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嘉泰驛

盡室可招魂餘出蜀門電凉隨雨氣江熱傍山根舊月繚繞路農時碌碡村千將磨欲盡無位可酬恩

褒斜道中

十驛褒斜到處慵眼前常似接雲蹤江遥旋入

旁來水山闊猶藏向後峰島徑惡時應立虎會田開日自燒松行吟却笑公車役夜發星馳半不逢

新雪

細落纔和忽復繁頓清朝市不聞喧天迷皓色風何亂地濕春泥土半翻香暖會中懷岳寺棋鳴村外想家園閑吟只愛煎茶瀹幹破平光向近軒

秋夜旅舍寓懷

庭錁荒蕪獨夜吟西風吹動故山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鷺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許州題德星亭

漢水南流東有隄隄邊亭是武陵溪槎松配石堪僧坐藥杏含春欲鳥啼高處月生滄海外遠郊山在夕陽西頻來不似軍從事只戴紗巾只杖藜

送判官赴京

關下情偏已絕稀天涯身遠復相依庭花每對從容落夜燭多同笑語歸君子是行應栢署鄙人何望即柴扉青雲若遇交親話白壁無心待發揮

獻僕射相公

清如氷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胆平人長見盡開顔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漢南春望

獨夅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回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姦邪用法元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

清河泛舟

都人層立似山丘坐嘯將軍擁棹遊遠郭煙波浮泗水一船絲竹載涼州城中覩望皆丹臒旗裏鷩飛盡白鷗儒將不須誇郤縠未聞詩句解風流

老圃堂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鋤昨日春風

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盩厔官舍新竹

心覺清涼體似吹滿風輕撼葉垂垂無端種在
幽閑處衆鳥嫌寒鳳未知

贈老僧

清瘦形容八十餘瓠懸籬落似村居勸師莫羨
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

折楊柳

和花煙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唯向邊頭
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吴姬四首

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
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

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
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

毬剪黃綃帔紫羅薄施鉛粉畫青蛾圍將葉手
誇纖巧從此椒房寵更多

自是三千第一名内家叢裏獨分明芙蓉殿上
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

秦韜玉四首

春雪

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片纔著地
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銷惹砌任從香粉妬縈
叢自學小梅嬌誰家醉捲珠簾看絃管堂深暖
易調

對花

長與韶光闇有期可憐蜂蝶却先知誰家促席
臨低樹何處横釵帶小枝麗日多情疑曲照和
風得路合偏吹向人雖道渾無語幾勸王孫到
醉時

貧女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
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
把雙眉鬬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
衣裳

送友人罷舉除南陵令

共言愁是酌離杯况惜弦歌枉大才獻賦未爲
能化去除書猶喜鳳銜來花明驛路燕脂煖山
入江亭罨畫開莫把新詩題別處謝家臨水有
樓臺

羅鄴五首

牡丹

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

洛水

一道潺湲濺暖莎年年惆悵是春過莫言行客聽如此流入深宮恨更多橋畔月來清見底柳邊風去綠生波縱然滿眼添歸思未把魚竿奈爾何

出都門

青門春色一花開長到花時把酒杯自覺無家似潮水不知歸處去還來

水簾

萬點飛泉下白雲似簾懸處望疑眞若將此水爲霖雨更勝長垂隔路塵

賞春

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

皮日休六首 字襲美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旅舍除夕

永夜誰能守羇心不放眠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出谷空嗟晚銜杯尚愧先晚來辭逆旅雪涕野槐天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窗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法猶見鄰僧爲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茶煙南宗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奠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升霄路上欲征輪勝地偷閒一日身不着前驅驚野鳥惟將後乘載詩人巖邊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妨猶有草茅臣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閒遇事成歌詠取次銜筵隨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

送從弟歸復州

羨爾優遊正少年竟陵煙月似吳天車螯近岸無妨取舴艋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渠蓮慇懃莫笑襄陽住爲愛南塘縮項鯿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八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九

劉滄四首 劉威一首
曹鄴一首 曹松十四首
張喬二首 劉駕一首
崔魯十一首 張蠙六首
方干二首 王駕四首
杜荀鶴四首

劉滄四首 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及第

長洲懷古

野燒空原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停車日晚薦蘋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經煬帝行宮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煙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

與僧話舊

巾舄同時下翠微舊遊因話事多違兩朝古寺

幾僧在北嶺空林唯鳥歸莎徑晚煙凝竹塢石池春色染苔衣此來相見又相別即是關河朔雁飛

咸陽懷古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悽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天空絶塞聞邉鴈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劉威一首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遥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曹鄴一首

始皇陵下作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狐兎行人上陵過却吊扶蘇墓累累壙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殁雖在前今猶未封樹

曹松十四首

長安春日

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塵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御柳垂著水野鶯啼破春徒云多失意猶自惜離秦

晨起

曉色教不睡卷簾清氣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並鳥含鍾語欹河隔霧空莫疑營白日道路本無窮

秋日送方干遊上元

天高淮泗白料子趨修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雲離京口樹雁入石頭城後夜分遥念諸峯霧露生

金谷園

當年歌舞時不說草離離今日歌舞盡滿園秋露垂

夏日東齋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熱少清風多開門放山入

送喻坦之遊太原

北鄙征難盡詩愁滿去程曆巢侵燒色荒塚入

鋤聲逗野河流濁離雲積日明幷州戎壘地角
動引風生

塞上

邊寒來處闊今日復明朝河凌去聲堅通馬胡雲
缺見鵰砂中程獨泣鄉外隱誰招回首苦經歲
靈州生柳條

題鶴鳴泉

仙鶴曾鳴處泉兼半井苔直峰拋影入片月窈
光來瀲灩侵顏冷深沈麗眼開何因值丹頂滿
汲石缾回

己亥歲二首

南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
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波間一戰百神愁兩岸彊兵過未休誰道滄江
總無事近來常共血爭流

南海旅次

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為客正當
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曉郭
裏殘潮蕩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
春催

陪湖南李中丞宴隱谿亭

竹林啼鳥不知休羅列飛橋水亂流觸散柳絲
回玉勒約開蓮葉上蘭舟酒邊舊侶眞何遜雲
裏新聲是莫愁若值主人嫌晝短應陪秉燭夜
深遊

別湖上主人

門繫釣舟雲滿岸借君幽致坐移句湖村夜叫
白蘋雁菱市曉喧深浦人遠水日邊重作雪寒
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住醒還醉太一東峰歸
夢頻

商山贈野叟

垂白商於原下住兒孫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
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

張喬二首

送河西從事

結束佐戎旃河西住幾年隴頭隨日去磧裏寄
星眠水近沙連帳程遥馬入天聖朝思上策重
待奏安邊

送進士許棠

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

杪船干戈愁鬢改瘴癘喜家全何處營甘旨潮
濤浸薄田

劉駕一首

釣臺懷古

登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達笑清
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尚無雲清氣不零雨安
使洗塵氛我來吟高風髣髴見斯人江月尚皎
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崔魯十二首

春日長安即事

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
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杏酪漸香鄰舍粥榆
煙將變舊爐灰玉樓春暖清歌夜肯信愁腸獨
九回

春晚岳陽城言懷

翠煙如鈿柳如環晴倚南樓獨看山江國草花
三月晚帝京塵夢一年閑虛舟尚笑縈難解飛
鳥空慙倦未還何似不羈啓父伴聽煙歌月老
潺潺
煙花零落過清明異國光陰老客情雲夢夕陽

愁裏色洞庭春浪坐來聲天邊一與舊山別江
上幾看芳草生獨凭欄干意難寫暮笳嗚軋調
孤城

過蠻溪渡

綠楊如髮雨如煙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
迷舊路渡頭芳草憶前年身隨遠道徒悲梗詩
賣明時不值錢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
高眠

暮春對花

病香無力被風欺多在青苔少在枝馬上行人
莫回首斷君腸是欲殘時

華清宮四首

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
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障掩金雞蓄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
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
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
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春晚泊舩江村

芳草青青古渡頭漁家住處暫維舟殘花半樹悄無語細雨滿天風似愁家信不來春又晚客程難盡水空流自憐愛失心期約看取花時更遠遊

山路見花

曉紅初拆露香新獨立空山冷笑春春意自知無主惜恣風吹逐馬蹄塵

岸梅

含情含態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憐

香半日向人如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浦爲題詩

張蠙六首 字象文昭宗時爲尚書膳部員外郎

社日村居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穽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送友人歸武陵

聞近桃源住無村不是花戍旗招海客廟鼓集江鴉別島垂橙實閒田長荻芽遊秦不得意看

即更離家

別後寄友人

上馬如飛鳥飄然隔去塵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就養江田熟移居井賦新襄陽堪卜隱應與孟家隣

送友人赴涇州幕

杏園沉飲散榮別就嘉招日月相期盡山川獨去遙府樓明蜀雪關磧轉胡鵰縱有煙塵動應隨上策銷

野泉

遠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縈石亂寒色入潭空挂壁聊成雨穿林別起風溫泉非爾類源發在深宮

述懷

白首成空事無歡可替悲空餘酒中興猶似少年時

方干二首 字雄飛新定人咸通中進士不第隱會稽之鏡湖及卒東人謚爲玄英先生

君不來

遠路東西欲問誰寒來無處寄寒衣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山中

愛山却把圖書賣嗜酒空教僮僕賒只向堦前便漁釣那知枕上有雲霞暗泉出石飛仍咽小徑通橋直復斜窓竹未抽今夏笋庭梅曾試當年花姓名未及陶弘景髭鬢白於姜子牙松月水煙千古在未知終久屬誰家

王駕四首 字大用河中人大順初進士及第仕至尚書禮部員外郎自稱守素先生與司空圖鄭谷相善爲詩友

古意

大戎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過故友居

鄴笛寒吹日落初舊居今已別人居亂來兒姪皆分散惆悵僧房認得書

晴景

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裏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

亂後曲江

憶昔爭遊曲水濱未春長有探春人遊春人盡空池在直至春深不似春

杜荀鶴四首 字彦之池州九華山人大順中登進士第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雪

風攪長空寒骨生先於曉色報窓明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唯聞折竹聲巢穴幾多相似處路岐兼得一般平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溪興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哭貝韜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十九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二十

吴融二十七首　韓偓五十九首

吴融二十七首 字子華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户部侍郎

壬戌歲閿鄉卜居

六載抽毫侍禁闈不堪多病决然歸五陵年少如相問阿對泉頭一布衣 阿對是楊伯起家僮嘗引泉灌蔬其泉至今尚在

野廟

古原荒廟掩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啼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

小逕

礙竹妨花一逕幽攀緣應對玉峰頭若教須似康莊好便有高車駟馬憂

閑望

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蛺蝶狂飛掠芳草鴛鴦熟睡翹暖沙闕下新居非已業江南舊隱是誰家東還西去都無計却羨暝歸林上鴉

即事

抵鵲山前寄掩扉便甘終老脫朝衣曉窺清鏡千峰入暮倚長松獨鶴歸雲裏引來泉脉細雨中移得藥苗肥何須一筯鱸魚膾始挂孤帆問釣磯

書懷

漫嶽休樹結簷楹夏物蕭疎景更清灘響忽高何處雨松陰自轉遠山晴見多鄰犬遥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爭敢便誇饒勝事九衢塵裏免勞生

海棠

太尉園林兩樹春 今有那太尉舍公甫佗亦有海棠成林 年年奔走探花人今來獨傍荆山看回首長安落戰塵

寄貫休

休公何處在知我宦情無已似馮唐老方知武子愚一一身仍更病雙關又須趨若得更相見冥心學半銖

楚事

悲秋應亦抵傷春屈宋當年並楚臣 屈原云日極千里兮傷春心宋玉云悲哉秋之爲氣也 何事從來好時節只將惆悵付詞人

金橋感事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雕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五

利窮無魏絳功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
煙中

送策上人

昨來非有意今去亦無心闕下抛新院江南指
舊林餅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如相許終
辭尺組尋

松江晚泊

樹遶天疑盡江奔地欲隨孤帆落何處殘日更
新離客是淒涼本情爲繫滯枝寸腸無計免應
只楚猿知

廢宅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爲鏁門幾樹好花
虛白晝滿庭荒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棲
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
寒原

途中

一棹歸何處蒼茫落照昏無人因失路有樹始
知村湖岸春耕廢江城戰鼓喧儒冠爭相悞學
劍盡乘軒

岐下聞杜鵑

化去蠶鄉北飛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
山啼怨已驚秦鳳靈應識漢雞數聲煙漠漠餘
思草萋萋樓迥波無際林昏日又低如何不腸
斷家近五雲溪

杏花三韻

春物競相妬杏花應最嬌紅輕欲愁殺粉薄似
啼消願作南華夢翩翩遶此條

華清宮三首

中原無鹿海無波鳳輦鸞旗出幸多今日故宮
歸寂寞太平功業在山河

四郎飛雪暗雲端唯此宮中落旋乾綠樹碧簷
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匆匆下此山一曲羽衣
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

春寒

川教梅總落休與杏藏嬌已過冬疑剩將來暖
未饒玉階殘雪在羅薦暗香銷寂閒王孫恨煙
蕪尚寂寥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

猶鎖月祁連新冢已封苔霜凋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隋堤風物已淒涼堤下仍多舊戰場金鏃有苔人拾得蘆花無主鳥銜將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遥連日色黃獨上寒城正愁絕戍鼙驚起雁行行

高侍御話皮博士池中白蓮因寄

白玉花開綠錦池風流御史報人知看來應是雲中墮偷去須從月下移已被亂蟬催晚晚更禁涼雨動襬褷習家秋色堪圖畫只欠山公倒接羅

新安道中翫流水

一渠春碧弄潺潺密竹繁花掩映間看處便須終日住算來爭得此身閑縈紆似接迷人洞清冷應連有雪山上卻征車更回首了然塵土不相關

憶山泉

穿雲落石細潺潺杳杳疑聞弄管絃千仞飛來寒碎玉一泓深處碧涵天煙迷葉亂尋難見月好風清聽不眠春雨正多歸未得只應流恨更潺湲

紅樹

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自是孤根非暖地莫驚他木耐秋風曉煙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長憶洞庭千萬樹照山橫浦夕陽中

微雨

天清織未遍風急舞難成粉重低飛蝶黃濃不語鶯自隨春靄亂還放夕陽明惆悵池塘遠荷珠點點輕

韓偓五十九首 字致光一云字致堯昭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官兵部侍郎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熨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

清暑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花應洞裏常時發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槎犯斗歸

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
漢皇

中秋禁直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
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龍苑外風
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紙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
會難

錫宴日作（是歲大稔內出金帛錫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賜繞綾百匹委京尹勾當後宰相一日宴于興化亭）

玉街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懽綺席開中使押從
天上去（是日在外四學士排門許入門迎狀辭赴宴明承差學士院使一人押去）外人知白日邊
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瀲灧杯繞有異
恩須稷卨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適向梨園降
妙妓新行峽雨回不敢通宵離禁直晚乘殘醉
入銀臺

冬至夜作（天復二年隨駕在鳳翔府）

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應
枯草綠九重先覺凍雲開陰冰莫向河源塞陽
氣今從地底回不道慘舒無定分却憂蚊響又
成雷

秋霖夜憶家（隨駕在鳳翔府）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
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

出官經峽石縣（天復三年二月二十日作）

謫官過東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臨風堪
慟哭溪長柳似帷山暖花如醭逆旅訝簪裾（南路人久無官經過官相聚觀）
野老悲陵谷嗅鳥影聯翩驚狐尾纛
遨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

訪同年虞部二十五郎中（四年二月在湖南）

策蹇相尋犯雪泥廚煙未動日平西門庭野水
褵褷鷺郡里短墻咿喔雞未入慶霄君擇肉畏
逢華轂我吹虀地爐貰酒成狂醉更覺襟懷得
喪齊

春陰獨酌寄同年李郎中

春陰漠漠土脉潤寒氣微微風意和閑嗤入甲
奔競態醉唱落調漁樵歌詩道揣量疑可進宦
情刓缺轉無多酒酣狂興依然在無奈千莖鬢
雪何

雪中過重湖信筆偶成

道方時險擬如何謫去甘心隱薜蘿青草湖將

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旗亭臘酎踰年熟氷
國春寒向晚多處困不忙仍不怨醉來唯是欲
傞傞

寄湖南從事

索漠襟懷酒半醒無人一爲解餘醒岸頭柳色
春將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去國正悲同旅雁隔
江何忍更啼鶯蓮花幕下風流客試與温存譴
逐情

翫水禽 此後七首陪妓將作

兩兩珍禽渺渺溪翠衿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
莎成毯踏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
揚金距笑晨雞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綺羅誤
穩棲

早雪翫梅有懷親友

北陸候纔變南枝花已開無人同悵望把酒獨
徘徊凍白雪爲伴寒香風是媒何因逢越使腸
斷詠仙材

小隱

借得茅齋岳麓西擬將身世老鋤犂清晨向市
煙涵郭寒夜歸村月照溪爐爲窓明僧偶坐松

因雪折鳥驚啼露椿朝菌由來事却笑莊生始
欲齊

曛黑

古木侵天日已沉露華涼冷潤衣襟江城曛黑
人行絶唯有啼烏伴夜砧

醉着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
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早起三韻

萬樹綠楊垂千般黃鳥語庭花風雨餘岑寂如
村塢依依官渡頭晴陽照行旅

即目

萬古離懷悄物色幾年愁緒溺風光廢城沃土
肥春草野渡空船蕩夕陽倚道向人多脉脉爲
情因酒易悵悵宦途弃擲須甘分回避紅塵是
所長

贈易卜崔江處士 袁州

白首窮經通秘義十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
身能退家學樵漁跡更奇四海昔聞龜策妙九
霄堪嘆鶴書遲壺中日月將何用借與閑人試

一窺

乙丑歲九月蕭灘鎮忽得楊詔員外書賀余除戎曹仍舊承旨還緘後因書四十字

旅寓在江郊秋風正寂寥紫泥虛寵奬白髮已漁樵事往淒涼在時危志氣銷若爲將朽質猶擬杖於朝

登南臺僧寺

無柰離腸日九回强攄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日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

花時與錢尊師同醉因成二十字

橋下淺深水竹間紅白花酒仙同避世何用厭長沙

有賜

晚涼閑步向江亭默默看書旋旋行風轉滯帆狂得勢潮來諸水寂無聲誰將覆轍詢長策願把棼絲屬老成安石本懷經濟意何妨一起爲蒼生

蜻蜓

碧玉眼睛雲母翅輕於粉蝶瘦於蜂坐來迎拂波光舞可是慇懃爲蓼叢

宮柳 此後二首在內廷作

莫道秋來芳意違宮娃猶似妬蛾眉幸當玉輦經過處不怕金風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照映樓枝瀾松亦有凌雲分爭似盤根太液池

苑中

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狒狒啼外使調膺初得寀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習能擊獲指使之謂之得寀中官過馬不教嘶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之謂之過馬既乘之躞蹀嘶鳴也笙歌繡錦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即目

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閑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過臨淮故里

交遊昔歲已凋零第宅今來亦變更舊廟荒涼時饗絕諸孫飢凍一官成五湖竟負他年志百戰空垂異代名榮盛幾何流落久遣人襟抱薄

浮生
亂後却至近甸有感 乙卯年作
狂童容易犯金門比屋齊人作旅魂夜戶不扃
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園關中却見屯邊卒寒
外翻聞有漢村堪恨無情清渭水渺茫依舊遶
秦原
寄鄰莊道侶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陶顏夜來雪壓
村前竹剩見溪南幾尺山
亂後春日途經野塘

世亂他鄉見落梅野塘晴煖獨徘徊船衝水鳥
飛還住袖拂楊花去又來季重舊遊多喪逝子
山新賦極悲哀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
劫灰
惜花
皺白離情萬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
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總得苔遮猶慰意便
教泥污更傷心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
綠陰
半醉

水向東南更不回紅顏白髮遞相催壯心暗逐
高歌盡往事空因半醉來雲護雁霜籠淡月雨
連鶯曉落殘梅西樓悵望芳菲節處處斜陽草
似苔
漢江行次
村寺雖深已暗知幡竿殘日迴依依沙頭有廟
青林合驛步無人白鳥飛牧笛自由隨草遠漁
歌得意扣舷歸竹園相接春波暖痛憶家鄉舊
釣磯
春盡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
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有芳時恨地
勝難招自古魂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為到
西園
贈湖南李思齊處士
兩板船頭濁酒壺七絃琴畔白髭鬚三春日日
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湖嶽俠冰霜難狎近楚
狂鋒刃觸凡愚知余絕粒窺仙事許到名山看
藥爐
睡起

睡起墻陰下藥欄瓦松花白閉柴關斷年不出僧嫌癖逐日無機鶴伴閑塵土莫尋行止處煙波長在夢魂間終撑舴艋稱漁叟賒買湖心一崦山

寄友人

傷時惜別心交加措頤一向千咨嗟曠野風吹寒食月廣庭煙著黃昏花長擬贖酬遺世事若爲局促問生涯夫君亦是多情者幾度將愁泥酒家

見別離者因贈之

征人草草盡戎裝征馬蕭蕭立路傍鐏酒闌珊將遠別秋山邐迤更斜陽白髭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曾向天涯懷此恨見君嗚咽更淒涼

傷亂

岸上花根總倒垂水中花影幾千枝一枝一影寒山裏野水野花清露時故國幾年猶戰鬬異鄉終日見旌旗交親流落身羸病誰在誰亡兩不知

南亭

每日在南亭南亭似僧院人語靜先聞鳥啼深不見松瘦石稜稜山光溪澱澱暫蔓墜長茸島花垂小積行簪隱士冠臥讀先賢傳更有與來時取琴彈一遍

太平谷中翫水上花

山頭水從雲外落水面花自山中來一溪紅點我獨惜幾樹密房誰見開應有妖魂隨暮雨豈無香跡在蒼苔凝眸不覺斜陽盡忘逐樵人躡石回

雨

坐來簌簌山風急山雨隨風暗原隰樹帶繁聲出竹聞溪將大點穿籬入餉婦寥翹布領寒牧童擁苒蓑衣濕此時高味共誰論擁鼻吟詩空佇立

幽獨

幽獨起侵晨山鶯啼更早門巷掩蕭條落花滿芳草煙愁魂共遠春與人同老默默又依依淒然此懷抱

江行

浪戚青山江北岸雲含黑雨日西邊舟人偶語

憂風色行客無聊罷晝眠爭似槐花九衢裏馬蹄安穩慢揚鞭

初赴朝集

輕寒着背雨凄凄九陌無塵未有泥還是平時舊滋味慢垂鞭袖向街西

向隅

守道得途遲中兼遇亂離剛腸成繞指玄髮變垂絲客路少安處病床無穩時弟兄消息絕獨歛向隅眉

秋郊閑望有感

楓葉微紅近有霜碧雲秋色滿吴鄉魚銜駭浪雪鱗健鴉閃夕陽金背光心為感恩長慘戚鬢緣經亂早蒼浪可憐廣武山前事楚漢寧教作戰場

襄漢旅道值鄰境軍新過村落皆空因有此感

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鴉千村萬落似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

深院

鵝兒唼啑梔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深院下簾

人晝寢紅薔薇架碧芭蕉

辛酉冬隨駕日作今方追憶全篇因附於此

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鐃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群吏夜發宮嬪詔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

安貧

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殘春旅舍

旅舍殘春宿雨晴恍然心地憶咸京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兩梁免被塵埃污拂拭朝簪待眼明

鵲

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眾所知高處營巢親鳳闕靜時閑語上龍墀化為金印新祥瑞飛

向銀河舊路岐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
年枝

嶲州新驛

盛德已圖形胡爲忽搆兵燎原雖自及誅亂不
無名擲鼠須防誤連雞莫憚驚本期將係虜末
策但嬰城肘腋人情變朝廷物論生果聞荒谷
縊旋覩藁街烹帝怒今方息時危喜暫清始終
俱以此天意甚分明

偶題

俟時輕進固相妨實行丹心仗彼蒼蕭艾轉肥

蘭蕙瘦可能天亦妬馨香

湖南絕少含桃偶人以新摘者見惠感
事傷懷因成四韻

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鳳食
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笋恐難同象匕（秦中謂二月爲櫻笋時）酪漿無復瑩蠙珠（湖南無牛酪之味）金鑾歲歲長
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

翠碧鳥

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挾彈少年
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

憶故都

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
池籞宿宮鴉猶戀女墻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
下強魂必噬臍掩鼻計成終不覺馮諼無路効
鳴雞

王荆公唐百家詩選卷第二十

三劉先生家集不分卷

（宋）劉渙　劉恕　劉羲仲撰　劉元高輯

清鈔本

三劉家集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劉渙、劉恕、劉羲仲撰。渙字凝之，筠州人，登天聖八年進士，爲潁上令，以太子中允致仕。恕，渙之子。有通鑑外紀。羲仲，恕之子，有通鑑問疑。並已著錄。渙祖孫父子，並剛直有史才，而恕最優。司馬光稱其博聞強記，細大之事，皆有稽據，誠公論也。是集爲咸淳中其裔孫御史元亨所輯，蓋南宋之末，已無傳本，僅掇拾於殘闕之餘，故渙僅詩四首，文二首，恕僅通鑑外紀序一首，併其子所記通鑑問疑，羲仲僅家書一首，餘皆同時諸人唱和之作，及他人之文有關於渙父子者也。其中稱渙曰西澗先生，稱恕曰祕丞，稱羲仲曰檢討，固其子孫之詞。至於諸人詩文，標題一概删去其稱字之文，而改曰西澗先生、祕丞、檢討，則非其實矣。是其編次之陋也。至明萬安貪鄙無恥，爲世僇笑，而獨存其一跋於卷末，渙父子祖孫豈藉是人以表彰乎。今刊除之，俾無爲三人玷焉。

三劉先生家集 照宋元刻鈔本

三劉者渙字凝之恕字道原羲仲字壯輿祖父子三代也首遺文一卷次附家名集凡三一劉遺事舊藏粵東郡吳氏丙寅五月上海冷肆所收 藏園居士記

余少時讀歐陽公所賦中允劉公廬山高挹其清風壯節不可得志元壬辰分教維揚距廬山邇只益欲往觀其處教事所縻顧莫之遂自是宦游京師二十年朔南相望所謂廬山者又無因而至今年三月來長瑞幕始至披圖攷古碧落之東鳳池之側有書院曰西澗即中允劉公祠也余忻然以喜既得少慰宿昔嚮慕之私又得朝夕望其靈光想其風采從事之三晨謁焉 燕居邃如宮墻炳如書樓翼如門[illegible]如廡之右先生祠也蓋總管劉侯實一新之因問三先生有後乎曰奉祠事者他姓子也有文集乎曰陸氏老學菴筆記曰廬山劉道原家藏書甚富壯輿死後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則散落無遺矣宋淳祐間其諸孫候官縣令元高取南康高安志參以歐馬蘇黃諸先生文集及宋南渡後諸賢之所記詠萃爲一編命曰三劉先生家集刋于所居之釣山然此集今亦罕見乃命山長曾同雨訪求而得之就令考訂無舛同雨又以

其所見聞三先生之遺篇續置集中遂相與白
之劉侯請以廉羨刻于書院侯慨然從之因次
三先生文字雖不得多見然十國紀年通鑑外
紀是其家世文章學問之大者既家有而人傳
之矣獨中允公年五十二　縣令即以不撓屈去
官秘丞言青苗法拂王介甫意檢討被召以不
造謁忤蔡京迹其所樹立皆以小官下僚忠義
所激奮不顧身視貴勢等糞土弃軒冕猶草芥
宜歐馬諸賢及朱文公先生於其三世大節尤
推許而尊慕之也然則三先生之世祀于此與
舉者所以俾三先生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其
出處之歲月族系之大槩使來者有攷焉是集
固不可少也泰定甲子十月一日後學涿郡孫
鈞序

提調學校官承務郎瑞州路總管府經歷涿郡孫鈞仲器
提調學校官嘉議大夫瑞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劉珣叔玉
路掾豫章周德誠
路掾豫章熊應辰
路掾盱江藍　傑

予家鈞山之下環山而居者無他姓也稍南一里
許為先生故居去之二百年而古藤灌木荒徑
斷垣過者低回不能去蓋有聞其風而興者矣
曩直潤堂嘗欲蒐輯往事補桂石之闕庚戌竊
第侍　親番易時又從公餘扣舊聞因取南康
高安志參以歐馬蘇黃諸家集暨乎
南渡以還諸老之所記詠萃為此編茸家傳遺
文次以詩歌書誌銘誄亦泰山毫芒耳嘗聞廬
山史驌家藏三先生詩文甚多未知今猶存否也

秘丞左傳在　國史及外紀世多有此不復著云淳祐十二年歲在壬子孟開既望宗後學迪功郎新郴州郴縣主簿元高百拜書

後十有七年咸淳戊辰爲候官始以俸餘刻之并刻斛峯先生語

伏讀

三劉公家傳西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秘丞撿討自守一節不肯下時宰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吾孟子所謂大丈夫矣東都陳氏世載分德而公慭卿卿慭長識者病之若公三世位不過丞郎而名節相望先後無愧嗚呼盛哉郴簿彙輯成編尚友之志可見矣後學李伯玉拜手書

右故宋尚書斛峯李先生題集後

西澗先生劉公世家

度　唐末明經及第爲撫州臨川令卒葬高安因家焉

擢　字伯威工部侍郎

羽　兩浙運使

均　字子王刑部侍郎贈一本名昀字子旺銀青光祿大夫二子

盈　字仲餘京城侍禁

渙　字凝之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年五十二爲潁州潁上令以太子中允致仕隱廬山因號西澗居士元豐二年　月卒年八十一二子

淩　天聖五年鄉薦推恩年五十二初授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再授守吉州安福縣尉

恕　字道原年十八皇祐元年經義試書皆第一釋褐主鉅鹿縣簿治平三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爲書局同編修遷著作佐郎熙寧三年詔改秘書丞元豐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三子

格　字道純舉御前進士後赴應制科未仕而卒葬南康軍西鼓山

羲仲　字壯輿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論奏秘丞修書功詔補郊社齋郎紹聖四年調官始爲滄州巨野縣主簿元符中主江州德安縣集攷和中爲女州儀曹君入以宣教郎爲道史撿討官忤蔡京去不復仕歸廬山後數年卒一子先卒

和叔　字成臨年五十五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

秤　篤行蚤死

三劉先生家集

西澗先生劉公

公名渙字凝之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克歸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是為筠州人（寶慶吏瑞州）今州南三十里新豐鄉（舊名畫拱）釣山里故居也少有高志精詳史學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年五十二為潁上令以事忤上官棄官去以太子中允致仕隱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山高

也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悅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豫章黄太史魯直曰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亹亹似敖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杖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挹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歿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得志者視公何如哉晚與陳舜俞令舉為騎牛之遊窮覽南北山水雅愛西寶峯雙澗春湍怒號有

水石之勝往來尤數僧結茅為庵以待之因號西澗居士元豐三年九月卒年八十一子恕格恕字道原幼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公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歲謁丞相晏元獻公問以事公往復詰難元獻不能屈年十八舉進士皇祐元年荅春秋禮記大義二十問擢第一時司馬温公為屬官天異之是歲試詩賦論策入高等國子監試講經復為第一名動京師以年未及 卷一二六六 八 格待選劉原父以詩送之曰關東少年西入都諸老先生驚不如射策遂為天下選限年卻就里中居豫章因起秋毫末千里方從跬步初會見高明成偉器不憂絳灌毀新書釋褐主邢州鉅鹿簿遷晉州和川韶州翁原令一時號能吏者自以為不及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詔自擇屬公言臣所知者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召同編修遷著作佐郎王荊公參大政素有舊欲引為三司條例官力辭不習金穀之事且言天子

方屬公以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及呂獻可得罪往見荊公責之與之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公嘆曰吾尚可久留京師耶乞監南康軍酒稅以歸熙寧三年也詔即官下編修改秘書丞母喪詔就家續成前書元豐元年九月卒年四十七矣事具溫公十國紀年序范太史墓碣三子羲仲和叔羲叔

羲仲字壯輿性慧敏藏書萬卷無所不讀史學能世其家平居厲節操不以纖介丐於人東坡 書史会要 一九 過廬山見而嘆曰家範也其凜然乎見南康志嘗序列歐陽子文章集其行事作歐陽子列傳幼聞家庭修書餘論作通鑑問疑又嘗摘歐公五代史誤作五代史糾繆黃太史許其筆端有史氏風氣當付以不朽之事元祐初司馬公入相論秦秘丞修書功詔官其一子為郊社齋郎沉於憂患而力學不倦既久不仕因自號漫浪翁年幾四十始為濟州巨野簿后山拜道原畫像贊云紹聖四年過巨野歷江州德安簿見山谷年譜元符間政和中為汝州儀曹

與陳了翁往復評論書見集中（見呂居仁集）會有薦公才高學博遂召入以宣教郎為道史檢討官自宰相以下並不造謁但言朝廷有命不知有薦何以謁為既忤蔡京遂褰裳去曰吾但知有天子不知有權臣因致仕歸廬山朝之公卿賦詩郊餞人仰其高焉（見南康志 高安志）後數年卒世以配祖父稱三劉先生云

泰定二年乙丑歲二月新刊于西澗書院

提調學校官本路總管濟南劉珦叔玉

經歷涿郡孫鈞仲器

三先生遺文

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二絶　西澗

彤庭新授紫皇宣品作蓬壺二等僊今日訪師無限意應憐憔悴勝當年

梵刹僊都顯煥存心心惟紹法王孫俗流不信空空理將謂長生別有門

自顛上歸再題寺壁二絶

顛倒儒冠二十春歸來重喜訪僧鄰千奔萬競無窮竭老竹枯松特地新

被布蓑藜三十春苦空存性已通真我來試問孤高士翻媿區區名利身

廬山記序

予雅愛廬山之勝棄官南歸遂得居于山之陽遊覽既久遇景亦多或賦或録雜為一編將欲次之未暇也熙寧中會陳令舉以言事斥是邦山林之嗜既同相與乘黃犢往來山間歲月之積遂得窮探極觀靡所不究令舉乃探予所録及古今之所記耆舊之所傳與夫耳目之所經

見類而次之以為記其詳盖足以傳後予才不可以應時宜退老於林埜今舉以制策擢上第名聲赫赫驚世仕不二十載乃滯於筦庫而與予共見於此記是可惜也然推古以校今豈特今舉為可惜哉江西劉渙序

騎牛歌後叙

吳順義中吏盧白先生自北海避地于星子常乘牛往來山水間今民間尚存吏先生騎牛圖余退居廬山出入遊覽往往徒步者蓋患其以人為輿雖慕先生所為而猶未暇嘉禾陳令舉嘉祐間中賢良科遂巡十餘年方涖邑事復以詆青苗利病忤執政名重天下謫東市征欣然就局余山林獨往得以親傾何樂如之時同泉石之趣因豢雙犢以遂其志而又得詠歌之美敢鐫石以永其傳歲癸丑熙寧六年正月五日江西劉渙叙于篇末南康志言公遺文甚多惟載所賦東堂一聯云茲堂乃主人吾身同過客蓋超然莊周淵明之間矣

舊本七之一頁本

外紀前序　　祕丞

夫計億兆者始於一總衆異者歸於同古今無載則竹帛不能記撮其機會則事盡於終卷六經具而諸子興文籍煩而譜諜作太史公云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歷漢魏晉去古益遠衆言不本於經夸者務為詭誕包羲前後遼闊厲王竸列年紀更相違背遼邈無據安能考質存其一說備列于下與棄不取者莫知孰得孰失焉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共和以後則用歲陽歲名著於上亦相別也班固謂三統曆最密杜元凱推春秋當時之曆凡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閏及日食而云三統曆術比諸家最疏推經傳朔日皆不合也元豐元年八月日京兆劉恕道原序

舊本三頁本

外紀後序

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第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尹洙五代春秋非聖人而作經猶

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絶之罪也左氏傳
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叙事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
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
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
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
紀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
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
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
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録皆其遺制也國語
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
辭富美為書别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
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
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
並時分國其後絶不録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
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
其説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
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

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
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
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
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
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寖微
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蓄勗分四部史
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紀史傳由
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
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
也使孔子贊易而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
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説
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為
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
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
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
暇舉其大略猒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托始於
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
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説成一家

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義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嘗辟為史局嘗

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遂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烈王之

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記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待侯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

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

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劄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預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盧山惠濟寺孚亨泉銘　壯輿

孚亨泉在惠濟院東盧山之絶頂壁立萬仞隱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義仲往遊焉坐磻石漱清流裴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澄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亨不塞不流不滿不傾習坎之險流而不盈　此一篇載江州圖經今新刊入

家書　壯輿

義仲再拜仲夏毒熱恭惟十一伯十四伯十六伯尊體動止萬福某頃遭家難叔父舍弟相繼不幸迎侍老母赴官湖外行次臨湘老母捐館中塗孤露無計生全其自脫於萬死一生之憂患者以老母大事也貧不能歸寓居蘄春者數年乃歸謀辦大事改葬老人老母於江州龍泉山以二弟從焉又改葬叔父家孀於南康軍以弟妹從焉一舉八喪智力俱困俯仰自悲此情無量已而調官得巨野簿去年之春歸自巨野自罹憂患侵凌都不復講人事巨野三年道路阻遠以此久不通問左右然此其馳仰之素未嘗少忘也書問雖不數然實非懈怠當其遭家難奉几筵一身百憂負丘山之責夙夜以大事為憂尚何暇講書尺之禮哉迹涉懈怠當蒙痛察今春來赴德安松楸咫尺之間展省甚便餘不足言到官未及定居沿檄往饒信州往返千餘里凡四十日乃歸以此不即奏記不敏之愧併冀賜察不知伯翁幾時葬十年之間經歷禍難都不知動靜拳拳馳仰此情憂懸未由侍見臨書悃懇敢冀順時保重謹奉狀承動靜不備

資治通鑑問疑　劉　羲仲　壯輿　纂集

秘書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疑問焉秘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並高意氣偉然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為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舍後世又未必知秘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也秘丞公有子曰羲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幼侍疾家庭嘗備聞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道原嘗謂司馬君實曰正統之論興於漢儒推五行相生指璽紱相傳以為正統是神器大寳必當扼喉而奪之則亂臣賊子釋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無二王則吳楚故周諸侯也史書非若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而魏晉南北五代之際以勢力相敵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號異乎周之於吳楚安得彊拔一國謂之正統餘皆指為僭偽哉況微弱自立者不必

書為僭背君自立者不必書為逆其臣子所稱亦從而稱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實曰道原言諸國名號各從臣子所稱固為通論然修至十六國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國仁初稱單于苻登封為苑川王乾歸稱河南王前秦封為金城王又封隴西王進封梁王前秦滅乃稱秦王後降於後秦已而逃歸復稱秦王又降於秦為河南王熾盤亦稱河南王又復稱秦王呂光初稱酒泉公改稱三河王後乃稱涼王秃髮烏孤初稱西平王改稱武威王利鹿孤稱河西王傉檀稱涼王後去王號降于秦既而復稱涼王段業稱涼王沮渠蒙遜殺業自稱張掖公改稱河西王魏封為涼王若此之類當稱何國若謂之河南隴西乃是郡名若謂之秦涼則非其所稱又國號屢改若不著名知復為誰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號稱之則王莽公孫述亦不當稱姓名也今欲將吳蜀十六國及五代偏據

者皆依三十國春秋書為其主其但去其僭偽字猶漢書稱趙王歇韓王信也至其死則書曰卒諡曰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獨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類從舊史之文不為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論之雖未為通然非出己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則依宋公明紀年通譜以五德相承晉亡之後元魏繼之黜宋齊梁陳北齊朱梁皆如諸國稱名稱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間及比王莽補無王之際亦可也五德固知出於漢儒猶是依並天道以斷人事之不可斷者耳

道原曰晉元東渡南北分疆魏周據中國宋齊受符璽互相夷虜自謂正統則宋齊與魏周勢當兩存之然漢昭烈竄於巴蜀似晉元吳大帝興於江表似後魏若謂中國有主蜀不得紹漢為偽則東晉非中國也吳介立無所承為偽則後魏無所承也南北朝書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吳蜀之主乎

君實曰光因道原言以吳蜀比南北朝又思得一法魏吳蜀宋齊梁陳後魏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名號均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之法沒皆稱殂王公稱卒周秦漢晉隋唐嘗混一天下傳祚後世其子孫微弱播遷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統臨諸國沒則稱崩王公稱薨東晉恭帝以前稱崩薨而名列國劉備雖承漢後不能紀其世次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李昇稱吳王恪後是非不可知不得與漢光武晉元帝為例

道原曰嘗混一海內者并其子孫用天子法未嘗相君臣者從列國法此至當之論也然以晉元比光武茲事恐未當晉失其政五胡紛擾天命不常惟歸有德若東晉德政勝則僭偽之主必復為臣僕而東晉與諸國異名號並正朔是德政不相勝也吳嘗稱臣于魏魏不能混壹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東晉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諸國符健姚萇慕容垂等

與東晉非君臣東晉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雖僭竊名號皆繼踵作滅其興亡異於吳蜀南北朝此黜之不當疑也

君實曰道原黜秦夏涼燕及五代諸國愚慮所不到者然欲使東晉與五胡並為敵國則與光所見異晉元乃高祖曾孫瑯琊嫡嗣其鎮建業加鎮東皆西朝詔除也懷愍既死賊庭天下推戴元帝者時宗室領藩鎮宜親彊盛

元帝而已晉嘗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雖身不臣晉其父祖皆晉臣而東晉之視苻姚猶東周之視吳楚也魏吳俱為列國豈能相臣吳稱臣于魏猶句踐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然不知晉武帝隋文帝之初當稱吳主陳主當稱吳王皓陳王叔寶蕭琮附庸為當名否晉未平吳之前欲如魏世與吳抗敵為列國之制平吳後乃用天子之制宋受禪以後至隋平陳以前復用列國之制亦以其本非君臣故也

道原曰晉未平吳與吳抗敵宜如魏世用列國法晉傳於宋宋傳於齊齊傳於梁梁傳於陳當用宋齊梁陳年號以紀諸國事迹陳亡之後用隋年號隋未平陳以前稱陳主而不名蕭琮為後周附庸與梁陳非君臣梁陳不當名蕭琮也

君實曰漢有國邑者則曰封某王某侯無國邑者則曰賜爵關內侯魏晉王侯率皆虛名君

云無國邑則亦有就國者沈慶之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國租稅也若云有國邑則有封境外郡縣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廣陵王也不知當書封某王侯當書賜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諸王雖不就國皆有國邑國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實土郡縣為僑縣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荊州有河東郡皆僑郡也齊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

平王魏志豫州有廣陵郡故魏有廣陵王恐
不可云賜爵當云封某王侯也
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應稱薨而
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
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卒
隋書帝紀内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
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新
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參知機務
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帝
二書本二頁上 二六
時令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槩稱薨也西晉
荀勗等為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
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
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南
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内史令納言
為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為宰相三師三公皆
為散官欲皆書為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薨至晉已後唯王爵
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均不如
用陸淳例諸臣皆稱卒
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為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
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欲除諸王
三公三師稱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
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
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薨宰相不應稱卒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長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
亥朔後魏書紀是歲不日食道原於長編何故
二書本三頁上 二七
書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紀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
元年正月己亥朔皆與劉仲更曆合舊本八
月乙未朔九月當乙丑朔誤作辛丑十月甲
午朔誤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誤作庚子十
二月癸巳朔不誤十二月癸巳則二年正月
當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舊本乃
誤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
辛卯不誤建康實録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乙未義恭為冠軍丁未大風皆與
宋書紀同惟宋書誤以二月為正月南史誤
以二月朔為己卯
君實曰晉帝紀晉春秋紀年通譜隆安五年九
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道原何故於元
興元年書五月姚興侵魏八月呂隆降秦
道原曰姚興載記興遣姚平伐魏姚碩德伐呂
隆碩德敗隆於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
據柴壁魏軍攻平截汾水守之碩德攻隆為

持久計隆懼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書天興
五年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
攻陷乾壁八月車駕西討至乾壁平固守進
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帝度蒙坑逆擊
興軍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興五年晉之
元興元年也姚碩德伐呂隆與姚平伐魏同
時則是元興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圍姚平於
乾壁然後呂隆降于碩德則是八月也晉紀
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十月姚興侵魏者
誤也晉去中國遠事得於傳聞故或前一年
或後一年載記往往案諸國書而本紀憑晉
時起居注故差謬特甚
君實曰晉紀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死子泓嗣
五月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於
義熙十一年五月書司馬休之魯宗之奔姚興
道原曰姚興載記晉義熙十一年正月荊州刺
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劉裕相攻
遣使來求援五月休之等為裕所敗奔于興

晉書休之傳亦云奔姚興是十一年五月姚
興猶未死而姚興載記後魏本紀十六國春
秋北史僭偽附庸傳南史宋武帝紀姚興以
義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晉紀誤以十二年二
月為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奔秦亦誤云奔
姚泓也
君實曰武陵王紀本傳大寶二年四月紀僭位
于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識者尤之曰於
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

原何故於承聖元年書武陵王紀即位于蜀
道原曰南史簡文紀大寶二年八月侯景篡位
明年四月武陵王紀僭號於蜀案蕭棟以大
寶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紀以大寶二
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紀本傳
紀次西陵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憂之
陸納以承聖元年十月反則天寶二年不應
言陸納未平也故從帝紀承聖元年武陵王
紀僭號為是君實曰然

君實又曰晉都督領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
專統本州何謂更加督字南史略去所督州
名但云加都督督豈虛名乎
道原曰齊百官志晉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
軍事至惠帝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是
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總其統內軍事也檀
道濟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
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晉宋志江州領郡
九豫州領郡十而道濟止得都督四郡南北
朝時軍任甚重都督豈虛名哉南史但云江
州刺史務欲省文不知害義也

君實曰後魏禮志太和十五年詔尊烈祖為太
祖顯祖為二祧帝紀太宗永興二年謚道武
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不云號烈祖又太武
功業最盛廟號世祖何為不預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廟號始祖平文廟號太
祖昭成廟號高祖皆為不遷之廟則太宗上
宣武帝號不應又號道武廟為太祖史官但
舉後來廟號耳孝文去平文太祖之號必亦
去昭成高祖之號故孝文廟號高祖魏收序
紀惟稱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冠
廟號也禮志詔書云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
有開拓之德其以道武為太祖比后稷世祖
烈祖為二祧比文武是顯祖字上脫世祖二
字也

君實曰梁高祖紀中興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
授高祖大司馬依晉武陵王承制故事二年

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舊本梁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大司馬
解承制齊和帝紀亦云大司馬梁王解承制
後人誤於大司馬上加拜高祖三字也
君實曰魏紀太和九年均田詔云還受以生死
為斷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課則受田
老免則還田又云有舉戶老小癃者年踰七
十不還是不以生死為斷也又云所授之田
率倍之是受四十畝者更受八十畝閑田歟
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是民於田中種桑者即
得為永業歟又云非桑之土夫給一畝或給
二十畝或給一畝何其不均也又曰應還之
田不種桑棗是露田不得種歟又云恒從見
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何哉又云一人之分正從
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須相
隣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廢久矣天下皆民田
也魏計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給之其亦有辤
道原曰後魏食貨志云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受觀均
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
三代井田也劉石苻姚喪亂之後土田無主
悉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貧民往往無田可
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給之然有分限丁口計
畝給田老死還納別授壯者非若今世計全
戶稅田不計其歲月但不得典賣耳詔書言
其略故云還受以生死為斷本志言其詳故
有還不還之别也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夫
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謂男夫有婦者
共受六十畝也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謂戶
內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頭又受三十
畝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謂每一丁
一牛則倍三十畝丁牛雖多給田止於百二
十畝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
田二十畝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
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謂初受
田者雖娶婦同一戶不復給田非桑之土唯

種桑榆共八株故止給一畝下文云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并榆棗地六十畝也桑田用力最多欲勸人種桑故賜為永業田露田有還受故不得種桑麻也恒從見口有盈者無還無受不足者受種如法謂種桑不還之田計見在男夫及丁口其合給田畝外桑田有餘亦許為主但不受亦不還耳若少桑田者復受於官種桑果故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也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猶下文云進丁受田恒從所近謂取逐戶傍近不必地相連也唐制丁男給一頃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則身死承戶者受之口分則没入官更給人後諱世字故曰永業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農民常少而曠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受故田制為空文新唐書食貨志言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其意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君實曰然

君實訪問先人疑事每卷不下數條論議甚多不能盡載載其質正舊史差謬者然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覩實不備知凡例其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純夫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其書曰漢之薛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述事迹不可不謂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乃削去屈原投汨羅撰離騷等事歷代儒林文苑隱逸傳宜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比義仲所疑一事也二京三都等賦解嘲賓戲等文通鑑皆不書而孟子與梁惠王荀卿與臨武君難疑答問通鑑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迹則隱没不書太史公之於管晏猶次其傳而不論其書司馬公之於荀孟乃論其書而不次其傳比義仲所疑二事也通鑑呉蜀曰主曰

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司馬公言地醜德齊不能相壹用列國之法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世宗封李昪為唐國主仁宗封元昊為夏國主主與帝非列國也司馬公論正統與歐陽公略同而歐陽公天下有統以有統書之天下無統以無統書之通鑑若言有統則不當書南北朝為帝若言無統不當書南北朝為主此義仲所疑三事也宋高祖射蛇於新洲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識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漢高祖斬蛇事高祖斬蛇非符識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四事也陸雲本無玄學夜行迷路見一少年與談老子後尋宿處乃王弼冢自此談玄殊進通鑑凡此類神怪事皆不書而梁中大通二年書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五事也北齊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舉氈陳元康於壇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鑑凡此類過褒事皆不書而漢延光元年書荀淑比叔度為顏回不知叔度於顏回何異元康於孔子此義仲所疑六事也孫彥高在定州默啜圍州城彥高倒鎖宅門告其奴曰善守宅門勿與鑰通鑑凡此類過貶事皆不書而晉隆安三年書王凝之借鬼兵不知凝之借鬼兵何異彥高守鎖鑰此義仲所疑七事也通曆及大業記稱煬帝弒文帝通鑑書曰上崩中外頗有異論唐曆及新唐書稱武后殺太子弘通鑑書曰太子弘薨時人以為武后殺之通鑑闕疑以示疑而宋元徽四年書馮太后鴆顯祖按北史及後魏書無馮太后鴆顯祖事惟天象志云獻文暴崩實遇鴆毒元行冲國典云馮太后伏壯士大上入謁遂崩司馬公言事若如此安得不彰然則司馬公安知鴆顯祖者是馮太后與否也此義仲所疑八事也純夫曰足下

可謂善問祖禹安敢不答然其間所問節目曩日嘗陪論議因足下之問可以解諸儒之疑此通鑑起予之助也 云云 義仲得純夫書悔難通鑑通鑑之為書君實寓局秘閣先人實預討論君實與先人皆以史自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純夫劉貢甫司馬邦休亦推先人功力最多君實嘗有言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矣楊子雲云後世復有子雲玄必不廢矣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嗚呼君實所以用意遠矣非為寡聞淺見道也然君實始成通鑑以先人遺言求通鑑定本乃録其本以付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録但傳予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則君實期義仲亦厚矣義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有以小言破言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

三劉先生家集

泰定二年乙丑歳二月新刊于西澗書院
瑞州路儒學教授廬陵戴起東衆甫校正
録事甲寅進士貴溪彭庭王幼元校正
本書院山長廬陵曾同雨同甫編校
直學宋昇學吏鄧祖禹張本立督刊

諸家文集

詩歌

送劉中允　劉原父敞

五柳先生厭俗紛拂衣歸去卧江濱松菊還同昔人好山川復似向時新瀑泉飛雪千巖晩僊杏蒸霞萬樹春亦欲扁舟來興往滄浪借取濯埃塵

騎牛歌　陳舜俞令舉

舜俞謫官廬山之下常陪太傅劉公乘黃犢往來山中因作歌以記之舜俞字令舉嘉禾人熙寧五年為山陰令以不行青苗自劾謫監南康酒稅南康志云與從之乘黃犢嘗以六十日盡南北山水之勝有廬山記五卷李白詩畫為圖

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為韉草為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駐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䍦山家裝束不時宜匏樽注酒就背飲縹囊貯書當角垂吟或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鍾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作畫圖汴川馬上竟何如春泥沒腹雨濺帽夜半歸來人已痛天真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聲山色同悠悠

又和部使者騎牛歌

君平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哉官卑莫行道鸞凰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長鬚老奴挈榼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憐湖邊有逐客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遊翁自出錢為買牛山中酒美數酹我醉裏詩成要我和市兒指點應不識底不輕裘走快馬毛夫子真國士出問風謠宣直指瀟洒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為蒼生起聞說騎牛不詆訶手擘紅牋為作歌英辭百卉鋪錦綉雄辯三峽傾銀河我牛入山路漸熟好歌吟聲易成曲明年恩亦當放還直入深雲無管束欠却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碧玉篇

又和劉道原騎牛歌

陳子無能久弃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憂天下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長歌對市人聞者應揶揄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又不見甯戚未遇先飯牛腰懸六黄印廩食萬戶侯人生顧何常古來海水生桑柔少華一峯已為谷白日西出明朝陽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睫榮悴空悲凉水之曲山之傍歲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

又二篇今於江州圖經内編入

邀屯田題淨慈寺

見説文成敵古儒近來懶更着工夫日移樹影侵棊局風送花香入酒壺志比雲中玄豹隱道同天外碧雲孤伊予敢討前秋約共泛星槎得也無寺僧相傳以此詩乃公與陳舜俞自廬山屯田赴闕寺於垣作祠堂記備載其事然舜俞謫南康特來爲運使且熈寧中公恐老矣此詩當考或非舜俞云

寄屯田劉公　僧了元

廬山南面落星灣八十清強致仕人天下共推為天老皇家不得作屯臣雲摟高鎖眞空月竹洞深藏覺苑春莫道神仙便無事赤心長是念斯民

送道原歸覲南康　東坡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彊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當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籍又屢舞旁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弃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掛冠兩紀鬚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豬羊君歸為我道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此詩熈寧三年東坡在官告院時所作

送道原學士歸南康　欒城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脫爭奔徂流萍斷梗
誰復數長林榧爭須臾軒昂顛倒惟恐後嗟子
何獨強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
塗心知勢力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
晚告歸覲家膳欲及羞蓴鱸隱居高節世所尚
掛冠早歲還州閭紛紜世事不着耳得失豈復
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立未免遭沾濡君
歸左右識高趣牛毛細數分賢愚右送公歸南康之詩淮北二詩可考東坡云歸意已逐征鴻翔栗城云家膳欲及羞蓴鱸則溫公九月出後公即去矣

和道原詠史　東坡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　陳
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何用日
飲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窻前山雨夜
浪浪

和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
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
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
細窮紀年錄云熙寧六年東坡在杭州作

和道原寄張恩民韻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東坡詩案云此詩譏諷朝廷進用之人
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莊子儒發冢腐鼠何勞嚇
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贈劉道原　陳舜俞

三年江湖上得友唯道原少小負英特誦書日
萬言長好史氏學執筆以專門廢興數千載抵
掌洪河翻潔身比夷齊見義勇育賁唯不喜玄
解惡佛如仇冤我雖異於此知有學行尊就之
同霧露貴之如璠琨共爲廬山游移宿窮林園
水石最好處盡日流清尊所願聞高談美若嘗
熊蹯夫子之故人公台既調元閩初學問時幽
蘭共芳蓀及今議論乖良弓對驚猿雲泥成睽
離治亂空自論古來用才者如梓匠輪轅短長
無弃遺同異非讎恩何不付國史置子西掖垣
我語雖鄙賤幾欲叫天閽此一篇今於江州圖經內編入

寄劉秘丞　公非劉貢父

君家廬山南雲水當戶庭丈人懸安車鯢齒頭髮青吏隱栗三釜緗書十二經胡然亂覊旅大江急揚舲太史司馬公老成兼典刑周南嘆留滯武庫森長戟叩關起凡例授策歎䂓詒自兹訪都邑乘輿及郊坰清洛湛寒玉嵩高瑑翠屏宮觀想舊躅叢祠記遺銘俗物不掛眼微言誰載聽畢事黃鵠舉翩然問長亭念昔始相從予小子拙齡初交自傾蓋結好深鶺鴒放懷脫覊馬高論窮杳冥縱博恣叱梟拯飲常虛餅後會十五年見子雲龍廷官書擬讎校舊簡同編硎瓠落無所容柘彈緣蜻蜓河梁一分手南北如飄萍歲月不肯留瞬息無暫停跳丸指飛烏急雪看渦莫壯懷益漫漫衰鬢成星星勞生百年間所恃七尺形從衰得老病詎足稱最靈而君復何為瘦蘚非康寧目視亂白黑奇瘡出潛丁飲腸日以抉永夜廿獨醒南方多奇藥芝朮餘芳馨引年亦奇術何必非豨苓佳昔志讀書苦心過聚螢期以怪幻聞豈祇辨文騣班白乃自悟有為皆濁腥古來豪傑士蒲盧祝螟蛉埋骨蒿艾間鬼火猶青熒孰知出宇宙浩蕩浮滄溟翳昏照白日幽蟄驚迅霆道心不可傳法語容親聆懷君意無涯永望幾涕零寄書南飛鴻矯矯雙翅翎

過致政劉公隱廬　山谷黃庭堅

兒時拜公床眼碧眉紫煙含前架茅茨爐香坐僧禪女奴煑鷺粟石盆瀉幾泉今來掃門巷竹間翁蜕蟬堂空列五老勝氣失江山石盆斕黃土茅齋薪壞椽女奴為民妻丈瘞蒿里園當年笑語地華屋轉朱欄課兒種松子傘蓋上參天投策數去日木行天再環先生古人風鐵膽石肺肝眼前不可意壯日掛其冠解衣廬君峯洗耳瀑布泉霧豹藏文章驚世時一班衆人初易之久遠乃見難憶昔子政在為翁數解顏五兵森武庫河漢落舌端王陽已富貴塵冠不肯彈呻吟刊十史凡例墨新乾宰木忽拱把相望風隧寒百搵書萬卷少子似翁賢

拜劉屯田畫像

棄官清頹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静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題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東坡

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於訕是是近乎諛當為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為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細吏行天誅皎如天明鏡百陋逢一姝鵝立時四顧何由擾拏狐 四一八
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人自祖顧君置生右此語禹所謨

和劉道原攜家游廬山　山谷

緩轡松陰不起塵嵐光過雨一番新遙知數夜尋山宿便是全家避世人落日已迷煙際路飛花還報洞中春可憐不更尋源入若見劉郎想問秦 此一篇今於江州圖經內編入

寄劉壯輿　宛丘張　文潛

堂有書萬卷園有竹千竿逍遥於其間漫浪追昔賢乃祖首陽人疾世卧空山堂堂秘書公赤手犯鯨鱷後來得吾子門戶寔有傳已信懷道貴預知行世艱婆娑欲頭白不肯彈其冠我頃未見之千里知肺肝不惜妾珠玉投我書數編我窮安放逐老去頗知田君獨胡取之學問老淵源江鄉歲已晏幽獨抱悁悁何當一杯酒與子相周旋

送劉主簿　后山 四一九

平生師友豫章公矻矻談君口不空半面相看君已了連城增價子何窮三十奏牘諸儒上四百庵寮一歲中二父風流皆可繼謗譚排道不須同 時在鉅野

送劉壯輿赴濟州鉅野簿　林子來

二年食貧兒女煎大寒客居衣裏穿閉門窮巷氣不屈誰問過午無炊煙腹中萬卷自得飽冷熱不假世人憐思歸一日止舊隱墻垣荆棘荒三椽青山不背埋妙器幅巾却作康廬仙今年

再渡江北船旋買走馬趁日邉即今日月九天
上陛下旰食思求賢結交老蒼半臺閣亨衢揷
翼看翩翩朱顔誰無起家念壯志輸君先着鞭
我今憔悴類蟠木斧斤不到終天年病身無用
聊自惜對榻猶堪兩夜眠

次韻寄劉壯輿濟州　林子來

濟北淮南夢到稀牢愁猶賴醉來微欲知飯顆
詩人瘦政憶長鬚主簿肥應世君方持手板畏
人我已製山衣春來消息甚踈闊徙倚高原惜
寸暉徐師川送洪龜父入京有兼簡壯輿云沉痾今好否併與謝劉棋

與劉壯輿別後有懷　林子仁

縈燈耿夜牕夜雨欲達晨寒雞催曉色結束征
車輪車行馬上霜送子西入秦二年絕廪祿此
去當通津人生萍托水相遇即相親况我與夫
子恩意踰天倫屈指十日別君今千里人關山
行役勞欲雪風怒嗔投身聲利區納足冠盖塵
銅墨不須嘆君心知愛民歲晚勿滞留歸及江
南春

劉壯輿是是堂詩　張文潛

子劉子搆堂於官舍名之曰是是而求予爲
詩予復之曰夫物生之所必有而其爲物彼
是相次而不能定夫一者天下之是非也雖
聖人出無如之何昔楚人有莊周者多言而
善辯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
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也周之爲此言自以爲至矣而周固自未離
夫萬之一也而曷足以爲是非之定哉雖然
如周者亦畧税駕矣劉子乃搆堂揭牓而獨
以是是非非自任吾將見子物弊氣殫而言
語之戰未已也嘗試爲子歌堂中之樂而息
子之勞庶幾隱几而嗒然者乎歌曰
讀堂中之書兮以致子之眠飲堂中之酒兮以
休子之言是非雜然於子之耳兮付庭中之噪
蜩與夫木上之鳴蟬庶幾養生而保和窮子之
年

別子之併寄壯輿叔用　呂居仁

老僕倦日長羸馬困道遠東行數日間尚欲一再款我能喻予意予亦識我嬾追懷十年進僮得一笑莞時能煮湯餅更復下茗盌晁郎本京邑劉子蓋楚產江山兩秀異與予日在眼南風歸興感恨毛髮短相尋儻有日歲月亦未晚

居在又有詩題云將赴海陵出京沿汴覓舟候送客不至遂行末題云四月二十二日出城至江子我家候子之民師不至因簡壯輿季一諸公蓋即政和間公在京師時也夏倪父詩中有自南迁歸因記往事云生平交侶無遺恨惟昔都門獨斷魂不註云頃得罪之初留都門十餘日交遊出門相視者惟劉壯輿蘇在廷數人而已

送劉壯輿學士歸南康　翁挺士特

先生來東都貌如林間鶴聞名今見之信難虛中着諸儒紛藏寶人進已反却眇然千載事獨與復商略斯人昔俊豪世故熟斟酌冥棲二十年不爲幽禪着秋風有所思木落廬山脚豈惟菰蓴念亦負溪友約清霜動車輪不復生四角想見骨府間天地瀉寥廓平生杜陵老妙處倚山閣歲晚或相從應分半岩壑

過劉壯輿故居　李　彭商老

劉郎平昔居門巷草芊芊念我眼中人骨驚淚潺湲中允實高蹈倦游自丁年問舍得康廬下宅如澗瀍懸車着屋山騎牛弄寒泉秘書極精銳筆下走百川口戈擊姦佞直聲寰宇喧諸郎排候鴈一一落雲天獨餘漫浪叟高名星斗懸辟書日夜催援毫錄群仙幾負喪明責掛冠遂言旋中河忽墜月半岳遽摧巔孤嫠俱幽憤一仆無復痊傳家唯蔡琰擇婚得鮑宣驅車窪珠方衡宇頹荒阡壞壁蝸篆滿小窗蛛網懸翠靄遠山暝蒼苔脩竹連往時所憩樹相對語鳴蟬忽逢持斧翁蓀鬢青行纏採薪妝斜日伐竹破硃煙沉痛迫中腸徘徊不能前高明鬼下瞰豈弟神所捐微吟復悽斷暮角西風傳

寄題劉凝之壯節亭　楊誠齋

見了廬山想此賢此賢見了失廬山罔中書考雲零亂身外功名夢等閑一點目光牛背上五絃心在鴈行間欲吟壯節題崖石筆挾風霜齒頰寒

題劉道原墓次剛直亭

山南山北蔚松楸四海千年仰二劉迂叟餽縑寧凍死伯夷種粟幾時秋平生鐵作三尺喙土苴入閩萬戶侯廬阜作江江作阜始應父子不傳休

清淨退菴詩（菴名取山谷詩朱文公）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蒼流逝潺湲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杜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尋深得遺址縛屋臨清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閟雲關茲遊非昔遊累解身復閒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護（梅翁又於郡學講堂之東立五賢堂祠陶靖節及公父子李公擇陳了翁）

三首見朱集

二百

諸家文集

書劄　雜文

奏召同修書劄子

臣自少以來畧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代得失誠為不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係民生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泛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難成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聽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令廣南西路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專精史學為衆所推欲望特差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疏畧

一篇見溫公集

二三五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　温公

臣伏覩秘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録惟恕身亡其家獨未沾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禄乞依仁宗朝黄鑑預修三朝寳訓梅尭臣為編修唐書官皆未及奏書而卒後特官其一子臣往歳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于

三司光三頁某

五十六

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闕落歳月交互事迹乖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衆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沾預降為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攽等所奏照黄鑑梅尭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竭力不為虚設取進止

貽道原書　温公

某再拜某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晉迄隋幷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未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迹近世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外惟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事不快意故别自私着此書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公革制度皆没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工討不日即成告與沈約蕭子

一司光三頁某

五十七

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别為一書與南北齊史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無用皆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着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絶不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悟其他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録其律曆禮樂職官地

理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某
再拜又貽范夢得書云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又云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畧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即據長編錄出者其長編已附還道原恐要見採式故也

與劉壯輿 東坡

某啓久闊但有懷企竊惟起居佳勝便欲造門
以器之率入山還當奉謁謹奉啓候問怱怱不宣
某昨夜苦熱藏衣晨起得頭痛病故不出見客
然疾亦不甚也方令小兒研墨為君寫數大字

旋得來教及紙因盡付去恐墓表小字中亦有
題目則額上恐不當復云墓表故別寫四大字
以備或用也舍弟所作詞當續寫去人還怱怱
旦來枕上讀所借文篇釋然遂不知頭痛所在
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
某啓辱手教仍以茶草為貺契義之重理無可
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敬受茶一袋
以拜意比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仍寢來命幸
甚

詩文二卷並納上後詩已別寫在卷後檢得舊
李改定數字
某疾雖輕然頭痛畏風也承與李君同見過不
果見不深訝否悚息悚息來日若無風當侵夜
發去更不及走別一詩取笑

答壯輿書 濟南晁無咎

示漫浪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
業豈老且不嘗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
意不在是魯直為贊以反之比亦善諭人之意

非反也合也云云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
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
聚廛載百族與並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
以漫浪為而異焉與答又有答壯輿論國語書
云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
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

與劉壯輿儀曹二書 陳了翁

某伏蒙寄示陶栢公贊并書贊後之語區別忠
邪辨正實偽使前古晦誣之事一旦明白豈小

補哉夫陶公擁晉地之半一於勤王功名顯赫與唐之郭汾陽俱有終始然汾陽屢遭讒謗而不能終掩公論陶公被誣獨如此其久者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亮故也初公不喜浮華而亮則招延一時清談之士厚遇之又以筆札唉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公以盈滿自懼歸印納節此尤亮所深忌不託以夢事則公之完德豈有疑似可誣之節哉文士巧詠變亂事實誣天下以植其私若使壯輿精識

劉先生文集　三二

恪論早行於世則指古尚論之士不惑於誣僞久矣歐陽公曰後世儻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則古人之所恃者今人之公論而已一今一古古復有今千載猶旦暮也亦何憂哉

集前蒙還示四冊易書及今六冊皆領呂銘范傳歐劉張疏並封納書府宛丘集全帙亦付來僕二人之所以自行其心術者暌合本末可宗永久具於此冊正論所資惟精傳是賴則藏書之府不可無茲集前軸不須更抄也呂太尉曰錄未之見蓋自其荊舒反日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錄四卷故當時荊舒怨懟之說不復見信於裕陵由是重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十卷乃效彼四卷而為之自明其聖者也此念久已衰歇因壯輿垂問輒及之

謝見丁集

書壯輿所作歐陽子傳　山谷

高安劉義仲壯輿序列歐陽子之文章論次荀卿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為歐陽子列傳余三請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明習史

三劉先生文集　四十一

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付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紹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書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

焉右此題是壯輿尚少時

書壯輿漫浪圖

予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傳為美
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
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古人也不可謂浪
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諸家文集

序誌　記贊

十國紀年序　　司馬温公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
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
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
詳先具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斷而論
之凡二十問所對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
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
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書論策亦
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
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
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
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歲學
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
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
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
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

帝雅好稽古欲偏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
光承之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
鮮能該通况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
戰國以還迄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
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
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
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
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
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和川令劉恕一
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
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今上即位更名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
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
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
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
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
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
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
所未思因為條陳新更法令之不合人心者宜
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
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
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
奏乞監南康酒稅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
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
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
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
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
再朞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則取書修之病益
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
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原之耿介
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
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惆悵而不能忘者也道
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
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
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
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傍有

碑讀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而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来也殊廢吾事願悉徹去獨閉門晝夜讀且抄留旬月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厲不顧直指其事

二一六

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慾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若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終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

及舊貂褥貴之固辭不受強與之行及潁川悉封而返之於光而猶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之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而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

二一七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已之書是非得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光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為人撰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媿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

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元豊元年十月日涑水司馬光君實序

通鑑外紀序

司馬光撰

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遺其著資治通鑑外紀十六卷未以傳人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参校已之書是正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

子義仲為書光使撰外紀序皇祐初有詔士能講經義者聽別奏名其中所對最精詳先具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已意斷而論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迺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識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即奏召之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成而已今上即位賜名曰資治通鑑道原所編之事皆在通鑑之前故曰外紀焉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至洛歸局中以元豊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邪此蓋使人痛悼惜悒而不能忘

者也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為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元豊元年十月日序

墓碣

范太史 祖禹

道原諱恕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為臨川令卒官葬筠州遂為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為潁上令年五十弃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道原幼聰警俊拔（蜀本云少頴悟俊拔）讀書一過目即成誦年始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

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
異（一本云年八歲）十歲謁晏元獻公問以事道原往返
詰難公不能屈（一本云十二三時）十二三時已治春秋
欲應賢良方正舉嘗從人借後漢書旬餘還之
人疑其未讀也道原已盡記又借唐書亦然舉
進士試入高等對經義說書皆第一時年十八
釋褐為邢州鉅鹿主簿陳成肅（一本云陳肅公）帥高陽
召至府重禮之請講春秋親帥官屬往聽遷晉
州和川令道原為人急然諾重氣義郡守得罪
被劾屬官皆連逮下獄道原獨供飲食且保證
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獄既解又數轉運使以
深文峻抵官濡以疾不赴調者累年陸介夫帥
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篤好史書紀傳之外網羅
百家以至稗官小說無不該覽當其專精忘寢
食之勞其談數千載事若指諸掌貫穿出入皆
可考驗故獨以史學高一時治平中令端明殿
學士司馬君實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修道
原於漢魏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事差謬司

馬悉委而取決焉居二年轉著作佐郎道原性
耿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熙寧初執（有政）與道
原故舊者欲引以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
且非其所為執政者浸不說當是時其權震天
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較面語侵之
變色悖怒而道原意氣自若見讒諂附會者疾
之如讎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就乞
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改秘書丞賜
五品服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解官又詔就家
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戊戌卒年四
十七其年十一月壬申葬南康軍母氏之塋道
原好著述志欲包括古今天下事物無所不學曆
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世官府案牘亦取以
審覆其書之得失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借
且讀且抄盡得乃已目為之翳病右手足偏廢
伏枕再朞殆學如故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
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
卷外紀十卷他書未成娶蔡氏職方郎中巽之

女封安平縣君生三子曰羲仲和
曰和仲祖禹與道原修書九年道原將卒曰授
其子使作書來别曰子其為碣若表以識吾墓
銘曰嗚呼道原博學強識海函地負富有萬物
人所難能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
在上骼蒐在下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成都范祖禹淳父上
張舜民書江西黃庭堅裒類
張舜民書
元豐初年司馬溫公一日謂余曰子識劉恕乎
三劉先生家集 ·六二二
舜民對曰未也公曰當今史學無能出其右者
不從道原告卒竟不獲一見之予思之司馬公
自言四十以後不為人撰論遺事親交之屬一
以謝之獨為吕獻可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序歷
陳劉道原事迹二人而已今其子羲仲不鄙俾
予書墓碣援筆之間不勝嘆息元祐庚午歲仲
秋月起部北軒 庚午乃元祐五年范太史前此作碣而今始書之
墓誌銘 元祐八年 山谷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
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
凝之葬道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溫公
十國紀年序為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
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
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
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論者
歸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
遷葬道原於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
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
三劉先生家集 ·六二三
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溫公為知己溫公
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羲
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
為託終不得辭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
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
成敗人才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
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
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而
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藉其名亦不好也

為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板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鄘公善而忤鄘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人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極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者陷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併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忿世不容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歙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羲仲和叔拜

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拜篤行不幸相繼死義仲沉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大者銘曰貪夫所爭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世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對于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公補家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以學為原浚川積石學探其源溫公不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後覺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知徳化縣事都昌黄顥同校官天台應振主瑞昌簿雙井黄當拜秘丞墓下顯垣荒蟄惟餘范太史一碑巋然風日中徘徊瞻仰乃出錢俾龍泉寺僧為屋三楹既度林除地得舊礎廣深適契取司馬文正公十國紀年序語扁以附直范事復同校官釋菜以落之郡守也陽王公遂泯附于祀典春秋遣家吏致祭十五年春簿公受文思院西歸因請書山谷先生改葬誌銘刻之石文思蓋山谷諸孫而天父尚書則秘丞之孫也併出所藏尚書與其兄訪秘丞故齋手蹟若之碑陰四月望日灝識

道原畫像贊

后山陳師道無已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百出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賢汲黯為戇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折是非白黑毫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鑑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燄勢力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遊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雖然武帝奴視大將軍傲丞相而獨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文為之寢謀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獨不敢刺則其同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戇以其不知利耳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則知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世承平故其事莫見雖然小

人之為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過巨野佐有羲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嘆曰晋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凜有生氣曹蜍李志雖亡恙已如九泉下人生雖後之其復何恨為之贊曰

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特昌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已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訾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雖死不忌子立獨起黄范司馬既叙且銘自足以達況玆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冊書益永厥聞

三劉先生文集　七一八

冰玉堂記 紹聖間作　　宛丘張文潛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絶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慱學洽聞之所致是得父之風烈焉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為潁上令即致仕歸廬山築室蒔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豊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脩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兕虎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畧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絶豪猾纖悉曲當皆可以為後世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于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譜畧通鑑外紀十國紀年先

三劉先生文集　七一九

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歐向公亦自以不媿自
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
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凝之
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
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聞疾沐浴正
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
之子羲仲德安簿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余曰
頃眉山蘇子由嘗過廬山拜大父於床下出而
嘆曰凛乎非今世也其卒為詞以哭之曰凝之

之為父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水清而玉剛鄉
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
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
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
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
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
疏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弃去
捨富貴如弃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美而文學
無聞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煇煌並著名

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
擅之嗟夫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
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有得於其兄
之餘而羲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
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
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
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脩
青雲而下睨睥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

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
子和與仙聖乎為徒舒為霓雲兮注為江湖偉
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
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
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是是亭記　启山

劉子佐臣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
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
吾勉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又懼有時而忘之

也以名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之類也吾其勉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毋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勝諸嘗與予問津於無不可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知吾是之所在以貶劉子陳子見而嘆曰夫三子之名是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予將稱其所是而黙其所非自以為

得而曾不思黙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則可以黙而欺之而世不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也夫是其所非則為諂非其所是則為訕是非不失其正二者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回也仕不

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畧不以為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既嗣其世而向善讎惡亦不藏於二父而又能沈潛摧折以成其才故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薋菉之不知黑白之不分固士之所弃而盡言以招過又昔

人之是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義也進則見乎事退則見乎書予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

壯節亭記　朱文公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之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于當時而聞于後世暫而揖其遺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儐焉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

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前立門墻謹局鑰以限樵牧歲以仲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驌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来東西行而過是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今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墻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墻築亭其間益為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徹巨石以培其封植木以廣其籟求得舊牓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傍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費而又以予嘗經始乎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日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 新安

三劉先生文集 卷一四

朱熹記嵩山黄銖書

劉氏故居記　　朱文公

南康史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始得其故居遺址於郡圃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徃觀焉問其北隱然而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而下者則為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後蕪廢日久惟是僅存而其他則湮滅而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若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林塘館宇之富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意而一時遊宦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為何其盛也顧今日百年之後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也乃出少府羨金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壘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氷玉之堂於

三劉先生文集 卷一五

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像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而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治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謀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為首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今舉騎牛詩畫為圖者

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闕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朱熹記庯志今軍圃中有氷玉堂即屯田舊居堂側有東臺壯輿是是堂皆在其間並後來重建

鈞山劉氏故居祠記　幸松垣震甫

天下尊事孔氏而闕里蔑焉則孔氏子孫之羞高安三劉先生風節文學炫爛今古死而不磨有祠在星渚春秋舍菜郡太守率寮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居委在鈞山草莽間嘉定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擇能邑長於斯甫命靈山淨慈兩寺落以鄉飲酒禮邑人歆羨盛事劉氏子孫有榮耀焉不忘令君之世德相與葺故居之燕架堂丘墓之側左列三劉右像太史溪芼山芳蠲潔掀挂工竟炳走書求余文紀歲月余方騎牛雪峽松垣追蹈先生高風餘躅而炳能洗劉氏之羞故樂道而繫之詞俾歌以祀詞曰虛舟兮浮世槳清風兮白雲為蓬水月兮隨寓酹零露兮斷瓢而鍾蒼柏為裳兮薜縢擘藕而綠兮松針與縫廬山兮縹緲帳梓里兮煙雨濛濛架

新宇兮烘蕭魂還歸兮故宮髣髴兮牛背電光兮兩瞳嘉定四年八月甲午朔迪功郎前授蕩安軍學教授幸元龍記

淨慈寺西澗先生祠堂記

屯田員外郎劉公字凝之高安之鈞山人也登進士第仕為潁上令以忤上官歸隱廬山田於落星之灣秦攢為騎三十年忍窮如鐵石號西澗先生常與嘉禾陳公舜俞自南康夾筠館于里之淨慈寺留詩壁間歲月浸久而磨其肆沒

振高風餘韻冥寓閑花野草間過者惆悵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來自高安首訪遺躅度午仲春以公帑之餘委寺僧祖琇立像於東廡元輿之室俾後人挹其冰清玉剛可以激懦而律貪嗟乎今之爲邑知所以表賢厲俗者希矣公之高大父太史諱祖禹字淳甫元祐名臣也爲政之所先後蓋自有家法焉耳屯田名渙其子秘書丞恕道原其字也神廟時與太史被旨同修資治通鑑秘丞死太史誌其墓去今百三十有三年而復來脩屯田之祠民德其不歸厚乎祖琇獻工屬予爲記因記歲月俾刻諸石嘉定三年七月丁亥邑人李元龍記

諸家文集

辭誄

哀劉屯田辭　　欒城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以書來曰君昔知吾兄今又知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輓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字道原博學強記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卞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載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病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于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之下三十年矣君亦非父於此者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　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

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于床下其容睟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余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炭粟以為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死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徃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強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詞

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為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為兮討較得失以和為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為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為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兮潔廉而不撓水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皆當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湖雜之不可居而猶潔之難父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冰玉堂辭

晁無咎

冰玉堂者始前門下侍郎眉山蘇公子由哭故廬山隱君劉凝之與其子道原之詞所謂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鄉人聞之其賢者喜其頑與懦者皆廉且立則相與採冰玉之語以名君堂而祠之而前起居舍人譙郡張文潛又因其名以為記蓋君父子博極羣書道原猶精史學而皆耿介守義不偶俗以沒世慕而傷焉故門下以謂夷清而餓死惠和而三黜道不與命

謀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而起居以謂司馬談與遷文學美矣而無聞於風節疏廣與受風節同矣而無傳於文學蓋門下至借君父子以論夷惠起居合其長謂過漢四人者以是知君父子為一時知名偉人所愛而推之無間然者如此則夫冰玉之名非鄉人故借者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補之生雖晚猶與君父子並世而不及識既為館職脩國史實錄盡得道原所著十國紀年資治通鑑外紀諸書而觀之且門下補之所

嘗事而起居所嘗游也因其言以益信顧雖不
及識與夫識而知之者自以謂深且遠矣又與
君之孫義仲游相好元符中以罪遷玉山道出
星子求君父子所葬而拜之五老嶢然臨其上
水交流其下松栢一徑如幢節行路耕者咸指
而言曰此劉君之葬也則皆有敬容因喟然太
息順塗而詠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劉君於是
無愧乎天下之言矣既而復曰屈原以讒放而
死而君父子進不犯難退而伏清節以沒與原

異於原不更愈乎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況冰玉乎哉凡楚人之詞皆傷夫中正不遇
者而作也故以楚詞弔之曰論世以觀士兮集
義以為詞所非正而敢從兮日可望而東之嗟
君士之弗獲兮羗何忿而負石繄聖賢之出處
兮惟遵道而守德鳳覽輝而乃下兮雖猶恥乎
屬嚇非九方之為使兮夫何足以得馬盧岑峇
以鎮楚兮洶天江之東湊分陰陽之晦明兮鍾
斯人以正直惟天道與地實兮非所求其猶受

與之全而不用兮慷斯美以固在天固不可以
小遷兮方固不可以圓試回功謝於土穀兮夫
乃同道於禹稷譬人生猶吹吹兮與得喪之可
齊紛吾何指以為正兮服吾初其庶幾

漫浪閣辭

南康劉義仲壯輿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
年四十矣而學問亟苦蓋不欲一日棄其力於
無用也築室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
意以比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豫章黃庭

堅魯直曰壯輿未至於翁行己立志不可謂漫
浪者潁川晁補之無咎以為知言壯輿曰請極
其義補之曰唯其詞曰沛高皇之受命兮劉別
子曰楚元卷好詩而說義兮敬設醴於穆生戊
始忽而穆去兮申白笑而鉗市富傳孫而失國
兮派辟疆之支子爰清淨而少欲兮以身悟乎
霍光塞孫向之洽聞兮至耆老而彌良曰衆賢
和於朝兮萬物和於野粤百世而能調兮民胥
來而鳳下惟劉有後於楚兮千歲發夫道原流

其芳以益遠兮偉壯輿之不慭原惟愽而好直
兮向異世而復起與惟進而未已兮載向學而
不墜彼元結之信修兮羗何為比漫浪也將覆
中而晦外兮其德固天之救也惟漫浪之為言
兮匪正則之嘉名豈其懲屈之死忠兮欲猗移
以保生結當易之一爻兮幽人履而正吉與方
壯而惡盡兮稟爾輔欲誰賴吾語子漫浪之可
兮遺物往其庶幾苟畏人而群於人兮拭唾而
其猶殆朝騁望乎紫霄兮夕歸次乎左蠡五老

兮在上星子兮在下垂瀑介於高丘兮洞深林
而北靡飛梁亘於三峽兮發異景而殊世青松
屋兮桂宇辛夷房兮梅戶蘭橑兮菊棖蓀櫨薦
兮肴若芳雲駟兮霓輈巖棲晏兮誰與游煙為
衣兮水為珮君誰須兮林之際吾以漫為旌兮
建彼太虛之上也吾以浪為乘兮周彼八荒之
外也粗萬里而不逢人兮御謁我以宜止晚轟
轟而曠渹兮羌何以辯乎明晦彌高出於千仞
兮群鳳過而北南彌幽徑於雷室兮列缺驚而

後先求佺僑而不得兮咸勑窜其在下乃山澤
之臞兮夫何足以跋而望我茫吾不知其所如
兮黔嬴告我以何舍出無陰兮入無湯旋丹崖
兮亙大荒忽臨睨夫故居兮群狒危之蜂戶傴
白叟之扶童兮迎謂我以良苦迓吾掾兮復吾
樵山𢠩𢠩兮江涵涵與先人之善俗兮雖百世
猶未改彼魯衆而斷斷兮吾老釋以知恥匪禮
失而求野兮民固化於不恍與克家而好常兮
庸謹行以毋愀慄向原之遺直兮念爾祖而覆

籌陳鴻範文九疇兮叙三統與七畧以為愽而
弗考兮蹇無用而束閣紛與世之名賢兮匪曲
全而好修惟仁宅與義路兮羗可居而必由結
信賢而自晦兮忘其同物以迷世凫與波而上
下兮夫固非駒之所喜亂曰接輿詭而悟聖兮
匪沮溺亦楚狂聖與言而莫顧兮人以為知乎
大方既不足用吾中兮吾將從回憲之所藏

祭劉凝之文　山谷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

足以執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若造而歸全諒無
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仍閱門戶之嵯峨忽厭
俗而去仙達白日而蜕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
望之傾隤伊曩時之倦游貴骯髒而坎軻遂投
劾於顛尾置壙息於寒餓來胥疏於江湖訖有
屋於春獻執盈虛以化物取衆棄而致務閒江
嚏之有狀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橙華綠
竹之萬箇聚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畱播據几
杖以彷徉樂知識之來過味嚴公之幽禪觀有

三劉先生文集　九一六

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涒灘歲支在申訖初志其不挫
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
何巧舌之能破齒髮踈而戀娒坐裹氣而不果
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
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孺
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欷歲晩而升堂
見虞主而泪墮澆樽酒其儼嘗列群悲於楚些

考山谷年譜祭凝之文過致政隱廬詩皆元豊二年十二月過南康作畫像詩蜀本編入崇寧元年詩內又有次韻郭明叔長歌云君不見懸車劉屯田騎牛聞鼓弄霜鬢八十唇紅眼點漆金鍾來雨不留戍云石龍章鳳安素秋草天馬長鞭書二關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朱晦庵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
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
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
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
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
於城西荒薪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
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

三劉先生文集　九一六

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
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
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
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
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
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西澗書院新成奉安三劉先生祝文

維端平三年歲次丙申十月乙酉朔初八日壬
辰承議郎知瑞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韓敢昭告

于屯田郎西澗先生劉公山川之秀鍾為人英生足以標表時人興起風教沒而可祭於社如古所謂鄉先生者斯人蓋間世而不一見也高安一小壘耳乃有　公之一門三世焉曠百餘年專祠未立非闕典歟惟公勁操陵乎秋嚴正色奪乎春媚氷霜高潔圭璧純粹閒居殆四十年澂獨立乎斯世蓋得伯夷聖者之清而充塞孟子浩然之氣非學力精到所資者深疇克臻此詵來守公鄉首舉闕墜廣崇祠宮以嚴祀事

且建齋館俾來學子庶幾企想其高風來者或為之興起歷吉安靈尚其歆止

秘丞劉公　惟公博學足以通天人精識足以達今古窮經細史貫穿該洽方將大包宇宙細入毛髮作為一家之書以統天人之紀合今古之變雖十未成一二蓋可謂儒者之高選當時之獨步矣而其耿介勁特不諧流俗竟以此不取美官而中道天命豈天亦忌其名耶以名父為父以名子為子高節一門流馨千祀悵蒙思分符實　公之里乃新祠宇以與是邦之士共景仰焉庶來者或能企慕其萬一乎妥靈有祭不敢不恪尚饗

撿討劉公　士之特立獨行高節義氣善其身而已其有能再世不失者乎其又有能三世不失者乎而公一門三世勁拔如許是足以興起百世之下矣　公學得於家範書無所不讀少而研精覃思已恬然無仕進意壯得一官纔入史館不謝權貴翩然去之可不謂之高義乎詵來守　公鄉乃新祠館以矜後學茲妥神遊尚

顧歆焉

三劉遺事

屯田公父務贈官告三通

勅朝請郎守太子中允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劉渙父贈大理評事均朕躬執珪幣以事上帝並嚴考配永言孝思蒙獲福釐均錫于下眷爾文武之士應受湛恩固必念其前人有以感愴是舉褒命惟慰其心所以厚追遠之風廣移忠之

教也以爾躬有善行積是餘慶施于子舍服在
朝序達茲熙事之集矧洽寵榮之宜申以慰章
告于其第尚飾幽壤緊享榮之可特贈大理寺
丞嘉祐三年六月　日
勑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朕
已薦信宗廟致孝祖考矣朝廷都邑之士將有
明發之思顯親之望不可遺也朝請郎守太子
中允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劉涣父贈大理寺
丞玓教忠之訓實　其嗣揚名之寵不及其存
永惟報本之意宜有追命之錫客章褫　賁于幽窀　（王[illegible]先生家集　一下）
九原尚可作也尚曰予有後弗棄基亦惟顯哉
可特贈殿中丞嘉祐六年四月　日
勑朝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上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劉涣父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工部
侍郎玓朕謁款嘉壇推文祖以脩上帝而四海
皆以其職來祭維爾有子服采于朝廷即其孝
思以責爾于泉下可特贈尚書刑部侍郎餘如故
屯田公元名[illegible]

天聖五年鄉舉推恩年五十二初授將仕郎試
將作監主簿有告詞再授守吉州安福縣尉告
亦與今異其上備載身才面貌之属今尚有告
勑存焉予嘗考之押勑有曰侍中使門下侍郎
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王沂公也有曰起居
郎知制誥權判吏者孫宣公也有曰佐司諫充
龍圖閣待制權同判道輔者孔公也未改官制
之前與今制皆異故因録之

屯田公妻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三劉先生家集　一百七）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
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有餘者豈獨凝
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
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既有宅於彭蠡之上有
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
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
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擭之畏世人之所慕者
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
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

哭其妻之喪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
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
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
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
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
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
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
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

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
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
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某人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士不苟合安於賤貧
其艱其豫綠嬈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
孔辰既庶而臧世迺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
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
于古

屯田次子格字道純亦以文學顯議論
勁正有父兄之風鄉舉不第凝之歿黃
山谷過隱廬有百撫書萬卷少子似翁
賢之句為道純發也嘗試制科未仕而
卒此采南康志修入山谷與道純遊最久今山
谷集有詩游落星寺第四首題云徃與
道純醉卧嵐猗軒夜半取燭題壁間云

北風吹倒落星寺吾與伯倫俱醉眠螟蛉蜾蠃
但癡坐夜寒南北斗垂天

又詩一首　　山谷

五松山下古銅官邑居褊小水府寬民安蒲魚
少囂訟薄領未減一丘槃胷中崢嶸書萬卷歎
弄日月江湖間稠人廣衆自神王按劍之眼白
相看老身風波諳世味如食橘柚知井酸麒麟
圖畫偶然耳半枕百年夢邯鄲平生樽俎宮亭
上涉世志味皆朱顏比時阿翁尚無恙追琢秀
句酬江山堂堂今為蜕蟬去五老偃蹇無往還
大梁城中勿枉煩領髭今成雪點斑青雲何必
出公右寧衢在大無由攀椎鼓轉船如病已夢

想樓臺落星灣于政諸兒喜文史何杅亦聞有筆端丹徒布衣未可量詩書且對毅蘿盤穴中生涯識陰兩木末躡户知風寒我今四壁戀微禄知公未能長掛冠考山谷年譜此詩元祐二年在秘省時作山谷又有元祐六年跋落星寺玉京軒詩歲行一周道純已彫落為之隕涕

屯田長女

適姑蘇徐彦伯長孺崇寧二年劉夫人始以其喪自南康歸葬山谷為作墓碣有曰娶江南高士劉凝之之女有賢行云

屯田季女

適豫章黃廉夷仲山谷先生之叔父元祐給事中廉在河東以行保甲不擾為司馬丞相所知擢用幼子叔敖紹興户部尚書嘗與其兄以書訪求舅家其書今藏釣山之族以上並采錢夫人墓誌山谷文集與所聞編

秘丞妻蔡氏山谷墓誌稱其有賢行

秘丞長子義仲已見集中

秘丞次子和叔

字咸臨才氣過人為詩清典尤多悲感之思年二十五而死山谷為之誌其墓

劉咸臨墓誌銘　山谷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不羣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於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

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棄令潁陰築屋南康訖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沉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諸掌宦世蹇蹇不祛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袞咸臨岳岳秀于林皐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惜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典欲自名家彀而雄鳴如迦陵迦　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如奉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死危斷其捨

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代木山積未支棟楹林火蕩熄毋曰嗟予予不亢劉宗兄曰嗟予李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獎其志九江宜松毳而藝之尚俾松聲詠予銘詩又潘大臨洪龜父挽詩並見宗派集

秘丞李子拜

一名義叔篤行有才氣山谷詩阿拜亦閒有筆端

秘丞一女適孔百禄

檢討一子先卒

檢討一女

適括蒼鮑史君貽遜檢討死無後嘗於釣山扶中選立尋夭惟有壻家未幾靖康變故中興初鮑使君為郡　訪求婦族有道美者在擻之攝權酤道美不事事日飲醇尋禮遣之祠三先生於南市今燬

遺事

司馬公寓局秘閣道原實預討論温公與道原皆以史自負同心協力共成此書曰光之得道原猶瞽師之得相者也范淳甫劉貢父司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司馬公始成通鑑以道原遺言求通鑑定一本乃錄本以付其家而告義仲曰先君子臨終時遺言恨不見書成而此書之成先君子功力居多他日須有從足下求之者若欲傳錄但傳予之非獨區區之懇亦君子之志也

荆公笑道原鮑史每見必戲之曰道原已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嘗談以為笑范太史遺事

范淳甫學問脩身固好若造理與立事則未在蓋氣質弱於劉道原元城語錄

劉道原自洛陽還廬阜道洪南見晁美叔端彦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

立於為詁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于世
詁學已為今日患後二十年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朱弁曲洧舊聞後同

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
字壯輿予所記才三千字晁以云

溫公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父范淳夫劉道原屬
漢事屬之貢甫唐事屬之淳夫五代事則屬
之道原餘則公自為之且潤色其大綱書
三劉先生文集

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三年以前
事為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為後紀前紀
既成而病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
為外紀胡楫編

道原之子羲仲有史學能世其家先公待之如
子姪范太史遺事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中好事甚多道原
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
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舊聞

劉道原以史學自名子羲仲世其家學嘗摘歐
陽公五代史之訛誤作糾繆以示東坡曰往
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
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
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
之事以成一家之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
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托者政畏公輩摭拾
其後耳對王介甫食新韭一事高安郡志有之別書云是劉原甫壯輿不及見荊三劉先生文集

公是不書

劉道原壯輿再世藏書甚富壯輿死後書錄於
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
散落無餘矣老學庵筆記

劉壯輿家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
者惟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晁以道為
作記今劉氏在廬山不聞其人書亦羽化矣
容齋續筆

南康郡志錢聞詩廬山雜詠云雲巘山人吏驕

藏二劉遺文甚多㦖翁記中有驌名

西澗讀書堂址在鈞山之𢌿隆塘

三劉先生遺事終

明道文集五卷

（宋）程顥撰

伊川文集八卷

（宋）程頤撰

文集拾遺一卷

（宋）程顥　程頤撰

續附錄二卷

明弘治十一年陳宣刻二程全書本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為一集。為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沿為泝。祭文改姪為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為主。朱子深以為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辨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所聞。不似淳祐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眾。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間。臨川譚善心重為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搉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輯程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別為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游詩云。東郊漸微綠。驅馬欣獨往。舟縈野渡時。水樂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殆好事者所依託歟。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詩

顏樂亭為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
難其明有孔之過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
心目豉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然榛井堙而
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良賈善論發帑以僉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
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威德彌
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時作鄠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鄠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嵩山多奇占有居者才復秀出常欲遊
賞無便嘉靖二年始應舉得官遂請于天官氏願主簿
書於是邑謂殷飲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
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
廩出入囹圄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山面最為近邑常乘間
兩至其餘住處都未得往變化初心辜負泉石五年二
月初吉關威重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
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命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山麓者以罪沒官府符
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辦簿至山而晁公已由

□□樹谷茶閣還憩下院見待巳久遂奉陪西遊經李氏
五花□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舍詰旦晁公西首僕復
□山□入遊茶閣暨南山望仙掌回抵高觀谷探石究窺
石潭因周視所定田畔徉於花林水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偏詣諸境一霽遂霽明旦
入太平谷憩息於重雲下院自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
始非人境石道甚巇下視可悸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
洞過□溪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試鳳池觀雲頂凌雲羅漢
三□□□東嶺均大頂積雪復東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
□□□於開水聲清冷可愛坐石掬水戀戀不能去者

又之遊[illegible]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望紫[illegible]北
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横橋復憩
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太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尔口語
往往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歌共十二篇
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蹤[illegible]俗眼塵昏[illegible]辛[illegible]暮
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嬰無補公家事心究空令學業衰世路[illegible]功業遠
未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遙相招紫紆渡石橋瞑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
色千層亂天形一線遙更紛難久駐馬回首羨魚樵

獼猴

闇覩獼猴性[illegible]相車來便滿山迎轎[illegible]到此何曾見
始覺毛蟲更世情

高觀谷

[illegible]雷[illegible]鼓響前峯來看形雲[illegible]成氣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遂不早[illegible]辭功

草堂時在竹林之心[illegible]

參差堂殿綠雲中四面[illegible]當一徑[illegible]陽[illegible]上一
神仙居在碧林宮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冷甚佳

東倦人煩渴思長嘯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
乞與雲膏洗俗腸

遊重雲

又厭庭龍萬[illegible]泉一[illegible]清神目勞是倦深山裏
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四望大頂如列屏轉比到山前却不
見焉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峯寒天將仙掌都遮斷
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illegible]偶逢雲淨得見日
若有路通須近天[illegible]老松如著見崖顛
結根不得居平地猶[illegible]比肩

雲際山

[illegible]東遊白鶴西登臨身共白雲邪上方頂上朝來望

隣曾群峯四面紙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絶塵埃欲上籃輿首重廻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閒曾得到山來

公退退得小松黄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窓
戲作五絶呈邑令張寺丞 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
藩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縈莫謂宦途難自適
暇時還得肆遊行

叨名不是閑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椎酤兼課利
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些待遇盧莫匹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十誇
嬉遊不負艶陽天

獄訟已聞究滯雪田疇辰遂喜十賓今又應野叟猶相笑
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illegible]陰又退消只知桃李艶何復雪霜欺[illegible]
露仍先集飄零多散[illegible]成[illegible]和雨作[illegible]
初[illegible]疎[illegible]亦閑[illegible]片痕才着尾[illegible]勢漸穿簾[illegible]

娥[illegible]途[illegible]越女纖[illegible]時[illegible]飛[illegible]或同[illegible]把[illegible]
比雖疑鵠[illegible]詩遊[illegible]
凝伴月[illegible]價增[illegible]入酒家帝[illegible]之[illegible]頭
玉裏[illegible]如何欺[illegible]律重復園[illegible]之經朝備衣困特
暖枯欄芳游女[illegible]老[illegible]占惜竹[illegible]葉愁花旋覆
[illegible]失權悲太[illegible]助[illegible]飛[illegible]降初疑勇旋消亦[illegible]謙
朔雲[illegible]借使水后可[illegible]縱任[illegible]巧難令木氣[illegible]寒
威徒自[illegible]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illegible]漸流已墜簷暗空
簷[illegible]杳近地則[illegible]遠水難遮而高[illegible]不裹尖者牆聊
畫[illegible]盖地豈成鹽[illegible]認尖[illegible]端來存融

釋空復助[illegible]漸[illegible]潤絲滋嫩[illegible]雷亦[illegible]東君莫惆悵
果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數悲歡况復多聚散青
陽變晚春[illegible]條成老[illegible]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詠[illegible]菊

仙人[illegible]自[illegible]陵[illegible]来[illegible]近不比常花
羞晚發故將[illegible]
衆始猜兼得佳名[illegible]即晚霜還[illegible]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齋康乍須火暖親爐獸
初覺冰澌結硯蟾敗非長卷風輕爍遠峯經燒靜尖尖出
門未要貂狐煖且看經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芳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
悔恨輕嬿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春色已嶙峋
燕遊莫道三蓀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西湖

渠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歷矚直疑天宇外
周旋如在畫屏中凝風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
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勢
歸窺飛闕分明露桂枝遊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

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
却凭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illegible]學舍五首

平日邀相見過門又不[illegible]伴應笑我無[illegible]
須春先釀於酒醉得遊人意自在且傍華顛老公子看
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illegible]少年事況酒[illegible]非顧我亦慵老山野
却[illegible]背斜陽

下馬[illegible]從公賞花[illegible]中最深不知處[illegible]
幾[illegible]遊城車[illegible]中得意張公子十
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宋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忠虛氣休將守[illegible]唾壺借問閑窗靜[illegible]
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叔赴河陽

洛陽都門颼颼旋繞風餘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
不[illegible]尋常剌[illegible]行

贈[illegible]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illegible]得賢人同出[illegible]
[illegible]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黄中蒲形勢天下疆帝得賢侯撫一方四年不更慰民望元豐戊午季春月上心閔雨愁稼穡使車四出走群望我亦奉命來陝疆精誠感格天意順詔書才下雨已霈滂麥還青禾出土野農鼓舞歌君王故人相見不道舊爲雨懽喜殊未央聖主寬憂小臣樂自可放蕩舒胸腸白石萬固皆勝地主人爲我排壺觴況逢佳日俗所尚車馬未曉塡康莊扶提十里雜老幼遮邀千騎明戈槍初聽鳴鐃入青靄漸見朱旆揮朝陽遨頭自是謝康樂後乘獨愧元漫郎使來雖知有家禁

喜更爲將典藜臨溪坐石過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簧山光似迎好客動日景不定爲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戀不知歧路忙人生汩沒苦百態得此樂事良難常我辭佳境已惆悵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華髮泉石何能忘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歸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灑闌干憑酒力溫肌骨陡覺風威著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趁日藏新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爲枯榮吟野草且憐愁醉祝香輪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懽親俗子恐容猶是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尭夫西街之什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次每容參極論

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實邂逅

便將佳句寫瓊瑰小園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按

只有一條詩大甚才還曾未兩三盃

遊月坡

月坡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

一樽聊為晚凉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蟻蠓

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

兩事到頭添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

聖歲追奉神遊遂此歸晃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

銜書盖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旆弄晴暉扶草春

常在瑤宮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賦多思飆

馭香辰望緯闈衰遲愧宮職蕭灑自忘機

和王安之

闢坊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溪恰似便園基址小

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

且喜杖藜相過易隔墻無用少游車

野軒

[illegible]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趣

始知泉石在胸中

汙亭

[illegible][illegible]偕來莫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

物我何爭事莫侵

樂軒

寰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無風入庭戶

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春風處

愚順街來第一家

和花庵

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聽鳥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予直亦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論到君能伏，居閑我更慵。自惟降滌罷，不解繼春容。和知高唱際，情見古風餘。吟繹甫意真，似睡醉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更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祇愁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溪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簾輕颭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雲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洛向東流。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驂騑傍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帝騎已遙天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欲問舊時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公詩

庭下竹青青，倚水亭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清影。倒鑑山翠波光，朝日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

權柴閑庭下葡萊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動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禽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禊我不能忘外樂

對西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又新晴野步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靄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卻恐騷人合厚顔

奏疏表

論王伯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

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賢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

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渙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覩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擿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 一作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

閑熟必有論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
其德業伏願　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但
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
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
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雖廣日入偷薄未必
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
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
王之治一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
幸甚

請脩學校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宋興百餘年
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
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
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
以古聖人之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
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者師學
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
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
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
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文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

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
以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赴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
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
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
善者使肄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
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
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
太學及州郡縣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
于學縣之學知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
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業行虧
不能歸而罷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
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illegible]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大學歲論其賢者能者[illegible]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illegible]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選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為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及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

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充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被薦同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大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

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罷而為二等上者聽[illegible]以學廩之任自非其德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illegible]有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illegible]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大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illegible]准

得士實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illegible]尚於此矣 陛下特留宸慮為萬世行之[illegible]

論新法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 未蒙施行 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illegible]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illegible]言不[illegible]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勝辯言必勝而[illegible]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推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躬，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不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幾，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憂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斂當之資自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熙寧三年三月[illegible]上[illegible]遲疑

[illegible]要事曰[illegible]以方鎮[illegible]法令朝廷[illegible]明使[illegible]書[illegible]之疏大臣奏事[illegible]言大[illegible]中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論新法乞譴責

臣聞天下之理，不以智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是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今[illegible]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淺輩以非

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哉。今由此使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鞅之風漸熾，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先前奏早賜降責。熙寧三年四月[illegible]時權[illegible]京西路同提點刑獄[illegible]由是罷為權[illegible]

辭提刑

臣伏蒙恩旨，差權京西路提刑，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頃從寅誠曰異，公命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illegible]，敢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唯知以

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當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謟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為同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空疏，智識闒茸，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冒恥顧競。如或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退而

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illegible]陛

下開白日之照儼嚴霜之刑投諸荒服實所甘分[illegible]

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之奉行文石[illegible]陳
發捏[illegible]承當曾公著曰無知陛下以為紛紛之賞今當亦誠
故如小人之朋附乃用著衰知則不安[illegible]
謹小人名附公用著浮行其法則天下刑之利其乎之罷不
稱志又不失陛下真用為有退賢而不歸之
為甚乃以為食書填身軍節度刑官事

一論十事 兵防 役侍 六官 民食 四經 民本 田制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
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
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

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
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惟謂今人之
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超復目前不務
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建當世之長策
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從於今而有法度
者豈亦遽當以異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
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踵然行之有
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
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
之職不脩交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
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
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
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
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
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
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
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
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
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
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
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
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
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
上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
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
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嘗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

迹猶生自蹈禁網之以不漸歸之於學則將貽深害於
吏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
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
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 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
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
貧窮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蜂起飢羸
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
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憂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
不至是曰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
公私交為儲蓄之計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
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觀
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百倫以自求生而常不足
以生日益嚴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
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
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
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
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
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
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
川澤漁獵之繁縱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
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
用上下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
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
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
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
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
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勢如其

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
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
說耶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識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
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 朝廷亦以行之
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
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
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 臣歷
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

已之德也故曰大鼎有大烹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令天下之大業為之賢而　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　朝廷設述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　陛下時賜召對詢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並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充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　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謝澧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國有典刑罪在蔴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脩智識無取　陛下講圖大政博訪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据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恐曲學而阿世憂進闕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瀝肝肺曾無裨補毫髮既不

[illegible]慈糾繆固不稱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章繼上闕門之請察望天慈未回宸章尚煩更奉發中之旨[illegible]行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恐啟賞利之[illegible]奏述乖佞誣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極天清明普臨照洞正邪之心速辨真偽於謬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責諸重辟投之遠竄其祭觀之官足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甚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踐所知秉心不回信[illegible]愈篤雖硐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二程全書第五十一

書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幾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盡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而後固

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遽之矣使皆知循
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
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僕役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
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明偕
不識者乎惡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
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吏之善蓋不可得則
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已
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
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
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

次

祭文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
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
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稽古昔得全實難非夔與出乎唐虞之際而姬
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
險艱真儒大聖多屢非其位而孤窮孰如我公道行乎
遭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躬天下之
重任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
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
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
然而計錄之日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尚以公之
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者於自便終始之節艱
於永有并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急懈休老者以血氣既
衰而志隨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
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日屬纊
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
之當植宜乎易名之謚與褒稱之聖詔極於

哀隆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
辱公禮遇顧其於義理非兒私於附公薨於洛賤居在
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欲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
悲慟何數誠寓鄙文奈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憖殲時之良胡不整遺以
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短齒為公所器教之誨
之備要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三十年顧愛終始
我講河北公薨逮廣義不得往神蒐飛翔望南浦之蕭

絛忍丹旐之悠揚泱如流水不到公之塋號聲動天不
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為四國之矜式被
三朝之社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
掀揭天地維綿百世之長公為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
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寫愚之誠兮因遠致孟肴觴
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忽禮之乖兮知何時之
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
史者因家焉今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

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
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
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知為學每擬其旨曰興吾家
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盡從
跣泣營治歲餘卒能襄事扶喪致千里歸廬陵知者無
不咨嘆繼長益自奮勵力學有[illegible]天聖五年舉進士
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還監泰州角斜鹽場
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還太理寺丞監洪州鹽務
移知廣州海南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
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

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
郡人多死部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稍至吏民皆
號訴於道悉心教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
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
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
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踰月而公私之舍
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庳壞僅有勞慮為遠圖召
客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所以為害也當興
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永利天子嘉
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旁戀者交於

道未幾就移知湖州民歲苦於役之役吏緣為姦貧者
尤被其害公為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
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
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榮然之皇祐祀明堂
前一日有傳詔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徒駕宿景靈
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無時張堯佐
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擢殿寵參知政事闕員堯
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讙動公與同列
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
救則為朝廷失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illegible]

意孤寒獨爲先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
內臣用事皆非國之福疏入　仁宗不怒人皆謂公危
之公曰爲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
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
仁宗怒解而先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訛思罷臺
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隳弛歲
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落奏發官廩以活飢餓卒無
流亡轉運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州之冠儂智高寇
州郡從表用兵餉饋仰於荊湖除北路轉運至部奏黜
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

仕羲恃險而驕特帥群蠻爲寇先移文辰州守將特
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州仕羲畏公即遣親信
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拜伏感服
請自後革遷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
獻公曰聚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寧平公以勞
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郎中出爲益州路
轉運使充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　仁宗諭之曰益部
遠方以御按與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
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
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

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
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
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人而知
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
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緡一出於民間公命三
督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
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
河朔謀帥以公爲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　英宗嗣位
恩作給事中時經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
甚公爲帥方重嚴正循者頗以軍法從事繕兵大戒河

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惧不敢藝植故益貧公
奏更其法自是除籍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
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
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
江寧府潮與江寧皆多火災迨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
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大
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
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
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　英宗
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

能觸忌諱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 英
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 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
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之會
御史蔣之奇奏毀大臣陰事其說益盛於都下而之奇
欲扳公爲助乃曰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
知誠僞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信
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
執政以之奇所論詰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
而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
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坐謫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

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
知黃州遷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
踰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
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爲公既樂歷陽
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
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俟事往來哭於道路其
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
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措而公
處之裕然故世稱其才能精吏治者必歸之公之事業
雖落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尤衒之醜世

尤尊之蓋其天資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
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
金釵於門外公默出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
問其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
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
耶吏嘆駭而去始就舉將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
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
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駭求之公曰數止此耳
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
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

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
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哀毀甚鄉人爭儀之皆謂
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鄉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
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
由禮未嘗有墮慢之色戲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
度寬曠不可澄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
事明白不事矯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
忌即之溫然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恕民愛之如父母
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此籠之事吾所不爲
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柱

不自辨謂人曰吾不爲佗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義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庶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善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不可以威武撓湖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迨去寺嘗閒其有無其謹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審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衛簿前和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孝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辭官歸侍若十年矣次曰衍後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長適知郢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宣春令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竑曰端並試將作監主簿詞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其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願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

謹狀

二程全書第五十二

二程全書第五十三　明道文集四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疾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

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隷皆知歡尊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

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

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以書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于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宗避亂南徙今為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謹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整齊不妄

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情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蚤歲篤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怨惟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漸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

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illegible]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右鶻石門羅徃者皆徒賊認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誘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旦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

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閭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縻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税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illegible]亦足二鄭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其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得[illegible][illegible]於古人然使得古之人並而觀焉於聖人之時[illegible]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三月庚寅葬于洪州鄂城[illegible]鄉[illegible]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illegible]婦德淑雅有法度及寡居並自晦童素衣一食以終身[illegible]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illegible]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于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駮其宜[illegible][illegible]純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illegible]資使僕[illegible][illegible]兮去道遠而晨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illegible]其勇兮其[illegible]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兆能使我無愧辭後欲考者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官學四方因徙家華陰以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鄭白[illegible]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好爲志爲[illegible]祁寒酷暑[illegible][illegible]廢業博極群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者日衆雖遐陬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

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有先生之學
元昊盜邊特名鄉賢儒結轍西使張先生之名莫不聞
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雖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
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
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于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
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
巫言是聽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
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
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娶者先生為

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逾是者有誅未閱歲
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
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
安郡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
生日夜治器械發從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
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
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嚴馳至其家發擿
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猾至誠貪
狡以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姦利前後為守者莫能去一

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置于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
為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
者監夏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勇折博
之實就改大理評事詔使者丐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
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王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
議役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
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業功
有緒而誣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
利不究論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
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

以屈於人視貪邪姦佞者如讎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
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蔑然遇人之善支之助之欲
其成遂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敘萬類若禮之制
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
醫藥筭數之學無不究其術游心先生發強壯毅勇於有
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無一物[illegible]財樂義安貧守約
人之急憂人之憂[illegible]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
古人所難能者先生[illegible]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
及少與申顏為交易衣互出謀衣以養二家如一顏疾
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入口

其稍伏君乎未敘而先生至撫之而瞋殯葬其先世
而未能殯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
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
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瞻之孤妹為憂未遑卹已遂以
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
可以激發而起廢疾先生家無儋石之儲而人有不
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白
遠縣有父人方以家貧告友人郭行詣門曰吾父病亟藉須
百千乃為治喪吾磨盡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
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此命賫行比還患

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遺恵郤也不可以為他利
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
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尋亦無以為葬先生
曰子行則未能留則捐因推其馬與之躍步而歸其
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以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
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
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然河未開之時饒忠獻公
請先生諸胥源之地先生親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
諭以朝廷恩德為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
土納命願為藩蘺一塵不驚而開地八百頃因撫其羊

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
虜嘗寇邊主將出兵與戰遂敗以為妄舉互言於朝
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
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抵虜境日暮狩與虜遇乃分其騎
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猜環間見疑以
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蕃告蕃酋反復欵其親愛
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
羌雜然益甚其役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盡其謀
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
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與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

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
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
焚楮貨徼冥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
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昺尚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
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
昌縣太君娶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
縣君二子曰孚曰寧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
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勲騎都尉服緋五品既歿之明年
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
焉顯先生女易之子迥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論斌行

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
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
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
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
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
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
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荊南監利尉既以幹敏

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嘯動焚劫縣邑
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
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
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
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
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
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討省言
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慈州
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
寧雖由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

升太子右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
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
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饒州雷澤縣未行寢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
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
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
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
交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厲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
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
靜善莊族人推其賢二子曰頤以疾廢曰顥曰顗皆爲

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
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從兄司
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某以父命
得預役事又撰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系之以
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
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錫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京與先　少
師以勳德顯至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曾

□□□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孝
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通公即
尚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
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慶平文簡公廕試將
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
表言公才試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
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
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
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溉灌人賴其賜道路謳
頌聞于京師大盜陳□謀去其母紿之醉宿旁舍因詐

以爲掾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鞫果以上讞
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頻乃持金謂
審官吏誅去公以緩其章吏即爲譖奏移公興元府西
縣公具得行路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
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
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
謂曰民饑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誅亦以取之吳
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蘇者
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
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孝陵役皆

守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
斂戢就法度內翰贊守洛觀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
直其事譁閧道路而公卒不自辨擢朝通判和州先是
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
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
背編置歷陽時朝廷當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
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
稍自遠而至□□□之□謹公始□上會守以論去權
領郡事一日□□□□□而□捕於前使其道所以罔人
之狀故其姦詐詭說皆擿摘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

□之士以謂微公之由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
爲神怪之說妄言先知治陵曾以金字書□江淮之間
從者□市□□設置於法由是遠近咸服徙通判□□
歲大饑力爲賑卹所存活者甚衆□□□□夏四月代
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負瓌壯明濟
剛決接人誠厚□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長於
治民聽而有斷致而不苛尤察□刻□常有餘裕其所斷
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涖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奧
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塗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
暫聞雖年□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

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寺丞九遷為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娶侯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樞密使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顒曰頤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船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吾死慎勿為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于先塋且令某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康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又不復忘去雖聲音悟佟頻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藹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所守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之終不復移矣日觀群[illegible]得與押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為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得其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舂日之迫刊刻之不暇惟以書於塼以誌其

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虛靜況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豆瘡工藥之過劑善醫者論之曰豆瘡之初誠欲利也然當視其氣之強弱為藥之可否疾之輕重為劑之大小今衆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數人理之未至吾咎當責其命於天言之以為世戒云

悲夫溫如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
鄉先塋之東與其姑嬬兒同兆兆一作塋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
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教教俾當時
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攻技於後自無怨讟
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識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
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為生之
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蠶績農
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為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
勉勉以從令于手而勸功志在便人役以農時之務時
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鎡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

以董其或情加誡以成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
疾擇可勞而勞也敢俾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今終佚
大抵善治務淳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
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遵以厚生之利將
求其故豈關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
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攜志
取豈蓋業其安固使爾農於艱難縱極勤劬異有國之
力征自盾鏡於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
服勞而雖亟願有懌當無體免暴之悅民下安其教
同罔詩之戒事衆樂而勉异矣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

躬耕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攸之道焉
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
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
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
厚生焉此其所以克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在書
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
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
叙而民歌樂之也意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

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
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
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秘形容聖人之
心一也然當推其本因明其次著其顯者言之在洪範
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
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
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
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
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
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

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
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享之厚生
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
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
于然歡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
然六府之叅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
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
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
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矣何試焉竊原春
秋之文求聖人之志大之書有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

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
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
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
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
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
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
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材也時而
給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使也
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

矣推而明之勸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願必
行何如僭謹論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亦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於民老而不得其養飢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急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主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飢寒轉死往往而是嗚呼舉是而行尚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御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諸隆典以風天下明執事以順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

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饗養燕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節之則在乎行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為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淳學于啖趙號為近者其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為條其大要旨以質其是

對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

於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
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
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
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
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
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
闢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
其傳矣今所存者譔纂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
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
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奔異戰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

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
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
也如是豈苟然哉盡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哉先
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
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
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
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
之源泒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
用是也禘郊之譏說諱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辭公穀
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泥泥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

作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
公之志皆足以見先王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
之心也餘若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
乎所謂知二者乎然殺者屠戮之論矣書災于郎則言
非有侯而次則以將爲戰所防在亂之源殊乎所謂過
信次止者爲下之辭矣發言侵伐例則曰無名行師
異稱羅攻討之異遂乎闕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
之條則以爲得之不是其專之令見乎不用師徒不宜取
之淺矣於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
家遠甚其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

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豈
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存見其攷者矣則子孝之願
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辭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
有無屬焉者也爲今之官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
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非以爲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
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旁
侯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
其數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位等於非所謂焉

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
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
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
說以定當今之便
對竊以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
能獨立哉其所以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
矣古之三公之外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
政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
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
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

常未之更爾嚮者猶討之司嘗為之置副矣副則誠亞
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
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
矣今其屬者乃省官尔非丞相之屬第以前古治大有
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
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小大有等卑
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所以為臣亦
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屬焉府則
御史外之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掾屬其選之之道則
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

其君選於其國尔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
為延其位其職則察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
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孫六卿之丞共其
事者尔其治文書書勾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
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數預夫問政事
則賢明之佐謀謨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
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尔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乏農加困貨愈輕文愈
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以
紓其敝雖有知者或任非其責亦不出一語嗚呼忍而
視斯民之艱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
民之殘敝問何策之為先何術而後可勿略勿泛以直
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
人民之衆校之近代未為甚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
匱食加乏農加困貨愈輕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
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illegible]之制令不能收功於
旦夕也試取其功近於躬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乏
農之困貨愈輕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以

仁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貨於府者鮮財不
不匱農不得不困矣游食冗者亦費之一端尔費既
廣財既[illegible]既困則貨不得不罷貨之罷則文不得不
密矣今之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衆冗兵之[illegible]
游食之徒煩手無用之供厚不可今之冗兵之衆豈
能遂去之哉在於其冗而擇其精成汰之資豈能遂絕
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於其本而
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
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
倉之設皆清時之大利顧搢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為書
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豈食以足貨利可從之法可援
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豈不備為不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遅歟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
諸聖人則已遅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
善何術而遅王何務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
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哉

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
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于室者也既不
循前人之迹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
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徃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
王者必世而後仁則嘗謂作禮樂之時尔夫民之情不
可驟而使也不可猝而代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
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
蓋禮樂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
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速善人之効所以遅與夫王
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
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
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
聖人之道蘇且其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
庶乎其次也若漢之蕭[illegible]劉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
以淳儉孝景繼之以恭儉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
俗寬厚矣幾於刑而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
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
仁之効乎謹對

二程全書第五十四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校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奏疏

為太中上　皇帝應詔書

臣某言伏覩八月八日詔勑以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八月又興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夤恭天命祇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所當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而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繫政治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兢慎以省躬之修政之闕遺延納謀議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致銷消災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漸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監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覩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維持總攝百職舉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脩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奸宄盜賊之患設有不足為慮蓋有殲殄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蝗蝝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蠻夷戎狄無不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兵甲利而儲備豐將善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

以道變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救其弊況庸者乎
循常苟安習以成俗幸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
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天下所與共理者
如此天下可知也百姓窮蹙日以加重斂繁[illegible]制之
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爭耳
豈有以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
反之一從其自然而隄之之道又非一途入用無聊苟
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以亂則易搖民惟邦本
本根如是邦國奚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思生不漸善教
思利而妄動乘間隙則萌奸宄逞殊則凶縊茲卒無

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飢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
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
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
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間空匱則
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年蓄者不過二三困衣食
者十居六七觀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當豐年樂歲飢
寒見於道路一歲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數年之
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奸盜群起於內戎狄乘隙於外雖
欲為之末如何矣戎狄盜寇古未有此哉[illegible]以保
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

二虜無謀歲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紓朝夕之急若其
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
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縱日持
久能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轉死飢饉愁怨
而奸雄窺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今觀之天下之勢
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
識朝廷置制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幸之事其
可常乎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
久言者既已多朝廷忽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安
然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烏摩貽天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
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
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
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
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
也明教化也此誠[illegible]務猶未知其本也臣所以為所先
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
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illegible]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
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
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志於事者用

也有其本不遺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必可信先王之治為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人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况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為或惑於衆論之多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令之任人不審

選擇一用舉薦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訓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嘗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弊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善政耶苟誠然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而職行之曷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効若曰非不欲必行並禀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知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為陛下之志先立奮然斷以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况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如

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歴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典訓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可無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

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為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必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有功是故惟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尊責深而[illegible]然以天下

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奸[illegible]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illegible]歸附於正矣後之任[illegible]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尊而責之[illegible]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人猶豫信不篤則懷疑[illegible]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尊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illegible]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惧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

故畜縮不敢有為苟且循常以圖自安耳君子弗顧處也奸邪之人亦知其易持[illegible]何間隙如是其能自任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illegible]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illegible]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係乎取之之道[illegible]如耳臯陶為帝[illegible]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illegible]則曰[illegible]可續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illegible]史自古以來[illegible]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illegible]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前及[illegible]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illegible]

敗壞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以事合於己心則謂之[illegible]當不稽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雖[illegible]不[illegible]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聽[illegible]禮求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不可必有[illegible]之士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illegible]前所云[illegible]治之意則以責任為勤為先待之盡其道禮之盡其[illegible]責[illegible]其職不虞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illegible]不得為蓋不[illegible]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乘求[illegible]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illegible]處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

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而已臣願陛下召延[illegible]執從容訪問以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illegible]以度歲月[illegible]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illegible]之以所為之政案[illegible]之力行之[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illegible]以禮問朝廷之上[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政可以考觀於經典之[illegible]可以取則道[illegible]哉病不求耳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苟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審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illegible]亂而[illegible]

議欺以爲治矣史冊之書可以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勿以臣之疏賤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天子之聖主所以能治天下之治無它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今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採伐不登於用況賢[illegible]之[illegible]豈難得豈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之擇之求之何從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然取之之道何如耳今取士之弊議者亦

多矣臣不暇[illegible]何[illegible]言大槩設名自薦[illegible]者律非求賢之道耳求不以[illegible]則得非其人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illegible]自其中曾不使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illegible]有之[illegible]守法於上不足以共意耶將[illegible]已是[illegible]而不之耶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illegible]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illegible]則[illegible]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illegible]

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illegible]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夫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人之驗不甚居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尚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奇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求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則何嵓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好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

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蒙世所容闒訪適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己任可矣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食恐失天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心與周公異也欲其助望明燭遠隱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

朝廷之上肯獎拔能者勞進之叙有在任者黜退之自
然天下嚮風自上及下孰不以相先為善行為善為急
務搜羅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
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
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
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五而用庸
愚濫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
求撫小差衆議沸騰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
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以非常之
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

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
從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
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効亦曰吾
弟心任人雖未得其効無愧天下矣設使大敗厥職則
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耳蓋拔十得
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
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
下始舊莫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
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求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
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

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
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息寇備禦之策
舉化求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
耳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
生民為念除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
誠萬一有[illegible]補於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
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為譏
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
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
切屏營之至

代太中上　皇帝書

月日具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
本無越於斯人無智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
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
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
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
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至切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賤復
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
孝之道監歷古之失為先帝[illegible]之心無不忘

毋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之何其亡也安厝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册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鑒而不能行之者蓋惑於衆議

逆人情所追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辭陳深切非所忌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廢興之言為忌諱莫敢及於此苟徇人情莫省責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切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為遠慮奉承遺詔嚴飾有司凡百規為並依魏文

帝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遺詔刊之金石亦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絹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尊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簪墜屨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盡

況於園陵所繫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群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矣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不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
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窮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
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
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
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
乱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
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
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
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継情厚本宗以濮王寔生聖躬曰

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
絕其等倫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
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
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後代之譏言事之臣又
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
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
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
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
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人子之

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
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
喪服恩義則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
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
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乱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
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継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
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
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
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

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
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
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躬屬不恭義有大害稱
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衆
絕無小益徒乱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
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躰則
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悖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
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
敢易齊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

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大王如此則巍然特號絕異等論尼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先嫡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於大統先嫡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体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

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僭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洶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誇議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

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以此為慼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懽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寧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固寵百計援求務為巧飾擬罔聖聽支吾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illegible]未省而巧辯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illegible]章省覽數道歲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深狀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

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以事得罪久去朝廷无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効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參近侍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為变多矣鮮有无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敬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

以今日之變孰爲所致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禳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无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无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於

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樂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

迷錯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循其嗜欲者也勤心勞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己違心者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以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善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姦欺而不悟推是而往庶可以爲焉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

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求有倫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无遠始之所賢者皆遏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意之私乎自此議論無遺之後違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无失然至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離則有爲一作無狀之罪顛錯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省己之爲政

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匱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恐已之自疑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當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賢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為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又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姦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徵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問之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已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嘗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論永昭陵疏 熙寧元年

臣竊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壓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壞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决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柰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

者死不痛心飲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後
享陵始為石藏識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illegible]
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
此事曾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
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
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
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
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死循浮議
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享陵石藏之
制仍更别加裁處使異日雖未壞石陛不能為害救仁

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
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死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
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睿斷
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
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
令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國
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令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
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
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
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誠於後

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仰體
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太
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
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
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
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
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
十餘年位至宰相昔[illegible]之禍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
為大罪今遇可為之時若更惜情顧已不能極言天地
神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

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况陛
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
願

富公見託為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
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
果於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二程全書第五十五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校刊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謹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辭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置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待循一時之用足以為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為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而不能以速戾厥躬是以罔懼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英賢其今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為陛下出矣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五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祗命而來未獲進見遽蒙有此除授念臣草萊之人至蒙賜召令見方受恩命義固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因奏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遜避不蒙俞允臣不敢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陛下聖之明然臣方獲進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盖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効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

無舉動之過惡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非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送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覩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佐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

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為皇帝尚幼未須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為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為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

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

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

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体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

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具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思之前古君臣道合不由至誠感動而能致之者未之有也今臣誠不足以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若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退之間為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矣誠而難歎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特而愧巳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稍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茲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伏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 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求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少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參暑熱罷講且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洵今乃數日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如此臣欲乞未御經筵間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聽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其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

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援擢岩穴首及微賤家居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拜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士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邪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

特至經筵事出望外惆然彷徨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今者誤聽虛聲求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逆其狂言以觀許與如其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退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並堯舜之治為社稷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皆老少一道或有不盡上顧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凡所以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鄙見以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illegible]養上德而已陛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識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習俗勿拘常規勿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其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鮮哉若解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雖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縱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賓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道之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讀釋數行而退如此雖稱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今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

誘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
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
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
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
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
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
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諂媚後屢毀其貞觀
廣殺不六七年後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
幼之君閑邪格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
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
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
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
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
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
此又二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
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
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
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
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

真廟使孫伯奭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
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
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
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
得暫離常情狎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
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
年及十三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有其益自來宰臣十
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聞日講則史官一
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
講讀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
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豈史官言出
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
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
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
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唐命儒
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
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
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
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

迎述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御講官進說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
光意不少有當聖意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聽限以
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
皆兼要職稱臣不須別官近仍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
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
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補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
說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
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
齋戒其敎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
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
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
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
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
朝廷之大人之衆置二三臣專職輔導豈非過當今
諸臣所兼皆要職若未能遽罷伏乞免臣修國子監條
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
天下知朝廷以尊賢為重不以為閑故亦陛下擢臣於草
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不敢以其所學
上負聖明稱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
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
亦衆方將區區為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
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
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
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
願使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勅差臣兼權判登
聞鼓院臣不敢避煩劇之務輒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
勸講之官不宜兼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
詳不敢重有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
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勅命不敢
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illegible]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待其衆頻過講說
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
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皆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聞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特之勸皆所未諳使臨事有必致曠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 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无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以進止

貼黃

臣切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立

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元祐二年春

臣願傾竭愚誠冒瀆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有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无一事合聖心者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嘗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亦有裨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无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日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發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亦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

知其不詳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傷
自來經筵賜坐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
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
言此一事者蓋輔道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
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係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
間日讀講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為
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
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佗
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敢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
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六月三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便罷講讀
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
涼處實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
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
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使臣
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日月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
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
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稍間給事中顧臨有言以
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令閤
脩居處[illegible]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
可不校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
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辨不辨尚可也今以
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

以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
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
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
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illegible]陛下歷
覩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
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illegible]下者乎[illegible]陛下所自知
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
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illegible]月使人主[illegible]而已蓋望
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illegible]大[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聖德日躋[illegible]治日新[illegible]如[illegible]

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俾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說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

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至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累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

見則必以極榮為不能尊君以居寵之臣為能事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以見聞亦恐不能免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精美之道不得行於世者正由淺陋之說易信而稽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治學者從聖賢之言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之道今議之意則以古先之道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者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大臣所以啟沃之使為之官稍退業哉不然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臣妄

之論不必從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宜陛下以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聞之之人見陛下聖虛高明不喜淺近而將勉思義理不以任其卑俗之見懼獲罪於聖世矣誠如是則將見學者有明至言日進於風日章而益敦矣於此臣職所當盡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為人臣者所以事其君固有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復宴則大害義

一喜慶之事先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自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紀備蓋求損益而漸至耳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

開樂宴直候有事而用義為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月初六日

臣非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仗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君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乃去其分也臣本無官只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 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

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令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曾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 元祐三年春

臣切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臣無狀蒙陛下擢自布韋寘之說講旋以人言[illegible]朝廷信[illegible]愚臣道

不用失信於過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宜道不用而徒竊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避煩瀆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聞一作俞旨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苟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賤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為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以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

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恐貽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為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治首及人才擢臣於草野之中處以勸講

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然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為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為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洽加罪譴積格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為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崇今臣之進乃為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當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丐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

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為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為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為亦所以為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為忿懟必以臣為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聖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為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道學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為義乎為非義乎如以為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慢妄煩瀆之罪如以為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元祐四□月三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靡遑惶迫內省始緣招致之禮旋為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請而未聽豈可苟於祿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忌免喪於所生[illegible]堅持於素節未終哀制已降除書上體春恩內深悚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為朝廷羞元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逃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叢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幼學有年以身任道唯知耕養以終老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

而使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莫尚說
致人主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率皆唐虞夏商周
之治需有遭特執過於此臣是以惓然有許國之心在
職盛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辭章訓解釋文義唯欲
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俾交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
覬下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
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常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質
樂學識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
者易踈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
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

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望宜其
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
懇請而未從儗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事制退身當
遂於初心豈拾上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
義當然自惟衰遲之軀得就安閑之地閑今傳後更有
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貧尚冒勤
於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
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冒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
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惟上
累聖明成天下後世謂朝廷待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

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
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
闈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
効惟今日冒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
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
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具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

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處經義非出
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 元祐九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
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
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
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行報國之心天聽至
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處其瀆而憂懼交深
非特畏於刑章實爲存於國體寬貸豈敢煩瀆臣
更不敢固遜朝命勅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

拜受未得假痊損日詣恩就職次

河南府乞再買狀元祐七年八月

頤昨准勑授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為遠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詣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臺伏乞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祗荷寵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

下親政之初萬邦聚觀至于海隅蒼生夷狄蠻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命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益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當無不容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亦允公論為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蔡常程文字耳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敢命旨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illegible]上論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再誠特賜

[illegible]米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恐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為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蒙恩命即具奏陳乞

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為是乎為非乎若以為是則受為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為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為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

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議其言忠其義而以進退僥倖
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聖
誠感聖心議冗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元符三年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
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寘遐荒分甘絕
棄晉蒙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
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
霑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
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
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得於後世以上報於深
恩

河東布政司左參政高安周爵守纂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眾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推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大學舊制博士十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錄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

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其中出官亦未有官人且當專習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守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制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章舉依舊已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齋事及皆選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減錄官乞與功期差遣係舊及依元降年限收補

一舊置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者有雖遇假或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illegible]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定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脩勅令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勅令是有司見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制皆是序之[illegible]係貫體面不同今來修立所存舊文甚少覩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脩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
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再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及齋舍繫創立卽未見待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與之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選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卽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虛

勸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可矜式者

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近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敎足語已既上求古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洒掃堂室供給飲饌學錄專主所貴之爾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置為七間繫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卽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卻稱七間為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若日雖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太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脩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閡又條稱若與行著闕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便入

內舍如何容着

勸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為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筭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者月雖處兼褻瀆至

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
即無容着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今來
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
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
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
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于朝廷如何推
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
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
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
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
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
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
才器堪為時用者聞于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
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為更立條
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
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
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
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illegible]

細曲為防閑甚失庠序之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
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
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
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
止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為舉人者即今來立文未盡
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
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今文亦是未盡
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儋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
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勑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
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
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皆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
之理如或以為不明即可改及為若古者四民各世其
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舊業士族之貴而為工商雜類
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illegible]未嘗立文許其然也
既淪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
凡為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illegible]未嘗更開說若為工
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畧舉一二[illegible]以為證如舊衣服令
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illegible]不言若充卑及遭[illegible]

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許務並聽入
驛即不言子弟為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
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孚風教當由仕族
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為舉人者
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
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意可而行爾安得便
見廷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歷最甚聞於鄉里立文
所以為警且暴一罪而使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量行引入游覽堂舍
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
即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絃誦又其觀聽緊在何
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即些儀殺於接引亦非學
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
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不見令何人引
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未足如何序齒
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大學育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
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
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
長有序威儀濟濟即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
誦之聲即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為盛美流傳
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
明文即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堂儀殺於引接亦無足
理以太學之大堂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
升堂掌禮之時當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
使吏比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縱使
入齋習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即是
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與後來所見之人相見自有
常儀坐位自有齒證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當
有外來聽講者多或至千數人孫復來復說春秋初講
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
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
事
一合應用條制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合
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
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所須
裁度所以立法但云長貳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
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
當有疑

論移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illegible]三學制國子監勅勤送[illegible]
監長貳與元脩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illegible]
貳同狀供去訖竊慮[illegible]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illegible]
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
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
脩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
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
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

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
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卻已改換前來
所難之意卻稱學生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
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卻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
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
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
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
朝廷用心雖古聖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不
嘗敢言已無遺也又言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
恰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

此蓋[illegible]禮部取問其人在學幾年歲月故本所[illegible]
供答大率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
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豈在久乎或速或
久繫其人所處之勢與[illegible]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
至矣而禮部以謂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
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illegible]夫子亦往從者
學之禮請而去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
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illegible]
今來禮部看詳[illegible]式而已[illegible]往將
一段文義中間截[illegible]義理部將刪去又[illegible]尊賢

堂稱幾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幾人則禮有司
[illegible]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者[illegible]將何之[illegible]以治
學者與尋常[illegible]不同今禮部盡欲全用吏文若
使以吏文格之則新修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illegible]一事但云難[illegible]施行
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illegible]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許[illegible]
者今新立條制每[illegible]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
人有人百餘人[illegible]出勘合自來每月齋舍申[illegible]
[illegible]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illegible]是在學已及一

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逐齋舍間數豈有
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
亦須察學者稀少之時漸次備復幾人幾年又豈有一旦
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
尺美計不唯寬窄兼是避免登文云即是本舍數目未
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
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
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增至
三千二百員日朝廷美化大行事乃見成學生之員
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員目

中大本二　十二

一三舍外補推擇法禮部看詳稱以舊法惟三舍
外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論議言者所以爲
言朝廷所以重循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
而禮部乃云三舍外補法最爲究密不可以廢則禮
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
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
成才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
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
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爲行天
之尊爵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

此而察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一去此法惟令長
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
驗即無憑有司竊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察文責
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
之以文則人索跡以求美務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
才而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
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
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
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較
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

中大本二　十三

是也治於諸齋乃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
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
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
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
也今欲朝廷重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
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
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苟非其人不
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
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
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

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才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擬必為都[illegible]不知太學有四學自來分講諸經四處[illegible]講[illegible]語[illegible]又云諸經論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illegible]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illegible]一經安得卻為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唯[illegible]如[illegible]故在[illegible]月日稍久不免則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皆[illegible]一博士之職比之佗官極為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為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佗事故則[illegible]無可奈何不當以此[illegible]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illegible]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為疏簡其間豈無[illegible]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illegible]甚詳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輒[illegible]之人無[illegible]久於

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卻令講經者[illegible]不唯責[illegible]遊[illegible]妨廢生員對義法律夫法律之[illegible]蓋本諸經已能知經乃可[illegible]律若為法律者皆史之道也可以行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illegible]治經[illegible]又云太學[illegible]博士通取[illegible]州[illegible]士[illegible]正取承務郎[illegible]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illegible]之上[illegible]人雖有已歷官人[illegible]御史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育[illegible]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illegible]去三[illegible]字卻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illegible]會元立[illegible]減去三[illegible]有取捨是不曾研究[illegible]入[illegible]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illegible]通[illegible]使[illegible]經尚未足為[illegible]

一禮部看詳[illegible]人不許入[illegible]當[illegible]但立入學之法[illegible]須[illegible]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illegible]法律[illegible]正其任分難今與[illegible]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illegible]繳[illegible]意不可改也

一[illegible]

事最為緊重書庫官本戒約准備本監逐時差委乾
當晉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責得
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劄條不
許既曰修條即須將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數朝
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着令逐事
先申得取旨不應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經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補令繳
納誥勑欲乞一勸會上條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
意蓋為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為士人即
恐泚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須納誥身乃許

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為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
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
為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
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為不可為以朝廷欲厚
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
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
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
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
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雖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

即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
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
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便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
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惧覺見所察皆是頑惡失士
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
人本貫是廣南遊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却牒廣南施
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
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
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
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
兼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貫恐所共知繫在朝
廷取舍又云新修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
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
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
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
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比擬
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擬二字只令長貳裁度
支破緣存比擬二字即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做不

一道行移送寄……先有帖子取
冊本……舊條比類……
本監主簿……內……其事理……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
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
以官員在職盡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
哀求仕不開禁買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
又去今已將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
給長假并發守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非有
事官守安恭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

於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
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依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
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無月課兒
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為齋講召對面
點抹應日力不給卻成苟簡亦生員請益恐不……
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整會……限……理……
省牒所知聽之所令來於……法……
事請簡博士日逐說書治……不為……
乃學校之體……教……舊來……

排比名次衆人爭討高下必繼錄而校之用功甚多
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齋計人
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
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卻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
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為請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為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制逐
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為學
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
今來改作學諭本為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
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大令博士參預不唯知擇

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免所容私新法文意
大率唯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
所難大率唯是欲密為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
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令條稱私罪情
重舊條稱猫人并知容隱之人不許為保令條內刪
去又舊條曾經解省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
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
刪改因依無應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
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為保者但人與歸

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
士行無關則曾經罰序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鬬毆今刪
去盜字卽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看詳行止乖惡注
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誘訕悖
慢兇恣受財鬬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是包括在
內今卻分立兼行止乖惡舊无此一項切念學校所
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凡言
之醜者皆羅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可分立條項

二程全書第五十七

二程全書第五十八　伊川文集四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濱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故洪範曰思曰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漢文殺薄昭論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事君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晉無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

為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者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而誅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曰若必委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謝其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八議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賑濟論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

有節則所及者廣出而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麥若與之不復有辦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餓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變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疫盡殍者滿道惡當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豊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此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疹者飯當分兩處擇瘦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墮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為太中作試漢州學生策問 三首

問士之所以貴乎文章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利祿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一以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則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學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矣其辭新奇其意取悅人之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訓詁較先儒長短立異說為工而已如是而學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捨於行者殺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况無諸中不能强於外也此為儒者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之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之後學者必以經為本然而諸經之與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為二曰大亨利於貞也其辭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也春秋襃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襃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為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為弃奪無衣之詩其教安在書為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耳五子之歌是也如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為是而可法耶為非而可戒邪禮記雜出於漢儒所傳謬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而不以泛濫為賢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畧

問儒者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

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與聞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為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祿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有循吏著之史冊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為之者不得其道耳愚欲仰希前哲之為上副朝廷之寄何所施設而然及愚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為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修立孔氏條制

一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詔續封奉聖爵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兼為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須其用即令嗣子奉祠事一所賜田畝免稅賦依鄉川平擬召人種佃其佃户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箋賀進奉如五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歷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導廟祭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四箴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於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印銘有序

碧玉琢傳宗印程伯之後四字其旁小字銘

之曰

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及其後世以國爲姓惟我皇考卜居近程復齋舊也予是稱程伯之後崇寧癸未二月丁卯顥銘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後爲好事者所寶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穎川陳公廙始居洛則以流四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禊游事公廙好古之適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偶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顥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蹺觴之比道輕于詞翰之工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遺金閑志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王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涕下

蜀守記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戡故其言曰彥惜爵田況程戡勝蔣堂猶言不如也蓋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祀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在失人心者邪遨樂也前蔣堂年爲政後闕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歲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

膑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
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覩古聖人之政
禁數罟不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粥人不
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
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
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
遂其性思量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
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
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
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

書養魚記後

吾昔作養魚記于故[illegible]三十年矣故篋中偶見之竊自
嘆少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猶今日之所至
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
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牕書

為太中壽安藏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
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待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
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宗師賜第分
姻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所存乃其遺也故
太宗親書唯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
貢舉事臣恭念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真王之重尹正
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
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視事之艱取士之重雖細故
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爲學成萬世
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切謂是心也宜爲後世
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太中大夫致仕上柱國
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臣程珦謹題

詩

聞侯舅應辟南征詩 時年十八

辭華奇競至道離言注學者爭驅馳先生獨會孟軻旨
扶持聖教增光輝志同周禮制更夏人稱孔子生關西
當塗聞者交薦牘若生無福徒爾爲道大不爲當世用
著書當訓來者知今朝有客關內至聞從大幕征遐陲
南蠻兇寇陷州郡久張螳臂抗天威聖皇赫怒提書級
虎侯秉鉞驅熊羆宰才未得天下寧良謀且作軍中師
蕞爾小蠻何足道庶幾聊吐胸中奇

遊嵩山

巉巖百里遙來遊數日陰雲瞑不收遮斷好山教不去
如何天意異人謀

謝王佺期寄藥

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

二程全書第五十八

二程全書第五十九　伊川文集五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佗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一作俗）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illegible]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邸親自選擢俾之輔佑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次[illegible]諸邸

遇蒙降凢所獻替無不開[illegible]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
所欲相之而裏臣盧多[illegible]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illegible]
之[illegible]于[illegible]朝後將大用而先以衰老[illegible]
避[illegible]為吟[illegible]文明殿學士之職[illegible]之右制[illegible]
丁[illegible]不[illegible]則為相之旨至于沒身不[illegible]歷事兩
朝[illegible]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illegible]得美名
而[illegible]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illegible]請以至于今
未[illegible]其名者殉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沒近三請於
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
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illegible]為善者不
公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寮循禮例
竊見近日王嗣宗韋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illegible]
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未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
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illegible]尊之[illegible]
寛大之量周[illegible]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illegible]
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illegible]
府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宗[illegible]不過如此累得柄用至于[illegible]
疾聖[illegible]如存[illegible]得不[illegible]
哉古之[illegible]位不得志[illegible]勸於天下
尚猶論[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分別[illegible]

哉有至仁之心而[illegible]也故人有一[illegible]
其心愧恥若己[illegible]之今閤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
獲賢勸善是所職也[illegible]本朝[illegible]士名[illegible]以為朝
廷之闕閤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
之朝一政一令[illegible]而[illegible]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禮
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閤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眷
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
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
不足以[illegible]報德矣

[illegible]待制相見書

竊以[illegible]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閻名必
聞[illegible]才[illegible]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
道者[illegible]愧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
親疎鄉[illegible]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知敢期知於公卿大夫
乎伏承閤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
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順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
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illegible]甚
[illegible]甚閤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illegible]之道
其日登廟堂翊明天子[illegible]以之自輔[illegible]下豈不厚
與鄙朴之人不[illegible]文詞[illegible]其[illegible]區少[illegible]

為家君請守文中允與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故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屬頊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盛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其蘊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之以行道濟物為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慰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嘗具郡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愧惕然敘之答詞意甚厚且承讌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瀆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寮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變念遠方憂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

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詢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求之以教鄙人旣而曰賢者以教至於賢能致賢彼賢豈義者耶旣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詢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事乎見諭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乞言之祝則其衰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交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以副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溪先生書

示書所論病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卓不貴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接未觀豈後世學者所嘗屢及也[illegible]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无寬裕[illegible]等和一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illegible]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融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請教幸恕病握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illegible]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心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惱之論詳味三交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析不能究也豈又曰可道哉況十八歲大哥皆在師相見且請整誠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識而未合若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illegible]欲以思慮

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
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是言方言
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
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
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句心
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无殊但恐言之未詳爾
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
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
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閤下頤
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
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
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為
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近者之拙謀中人
之私意牢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質思以巨木架石為
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摧隆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
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
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所[illegible]梓宮于時

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開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
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
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
復固知无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
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
仁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
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
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
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
得尊親之道循俗法則背享福之求此為可行無足疑

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
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
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隆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
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
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蔵子孫保无疆之休竊惟公事仁
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无比料公之心苟能
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蹈陷一作禍患所不避也况一
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春秋未知
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從
繫公為不為爾衷誠憤激語辭鄙直内省狂易無[illegible]

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蒙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于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爲頤羞未敢拜賜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東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瀆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苛嵐數壘足以勞矣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戴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憚於寬憂苛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撫

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於此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得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歎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竊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濶矣不然也竊慮朝廷諸賢未能見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後之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然大不忍與草木俱没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未宜見之也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illegible]中之此疑未得爲至當之旨也某於朋友間
其[illegible]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後與人接渴問
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
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
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
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
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
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

正[illegible]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
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
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聖
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
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
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惧
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
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
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
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

心通[illegible]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
持[illegible]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
了然[illegible]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
道而[illegible]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
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
也謫[illegible]述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
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與[illegible]公求龍門庵地小簡

頤爲[illegible]上[illegible]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蓄
易復有[illegible]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

王維楊言營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
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
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
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
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
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
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illegible]
子以知其道[illegible]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illegible]

如閤下家兄兼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三十世留數哀感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閤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窀穸俾泊寒不泯於西山展幸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為報寧妻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傾兄墓誌書

顒輒特垂覽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為世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莫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為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乙資政韓公為誌其墓恩得太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閤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潤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肉骨寧妻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顒泣啓顒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死于兄長于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逾速忽將三月追慕痛[illegible]不可地用逐奉慰甩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無後不幸至此天乎柰何顒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兄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顒泣啓楊君法曹沈明下

十月二十四日葵韓持國為誌行狀擬自作徐當[illegible]

去

謝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兄昔公議始厭衆聞顒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彷彿徒志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是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兩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廣過聽猥從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遇學西清入侍密夜發之光榮考於近世以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媿撫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增慚懼[illegible]字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瞻覆徒切向風謹[illegible]啓陳謝

又謝簡

顒皇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illegible]

山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為之于謝油
想恩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覿伏冀上為宗社善護寢興
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使部往來想亦勞
止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安輯何
述儒者達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
風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遑與叔亦過
至冠至辛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
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然為今日官當於今
日事中圖所設施循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
以頤觀之苟能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
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
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
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
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乎頤見如
此進伯以為如何
苟公知過之學雖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
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illegible]

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
已甚因襲人作常安道傳遂為塑像以配食誣瀆天
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閭
不正怵何當輟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
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
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但
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
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
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
有二乎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
物矣所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
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與達道可混
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
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
殊安得不為二乎

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此道非此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不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無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正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曰觀此義（作）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　又曰不偏之謂中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偏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偏之謂中其善（[illegible]）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是正以至虛无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旣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知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敎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察

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
堯舜相受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
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
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絶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即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所倚則至理其處物皆權度之當)即易
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
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
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
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字動)純一无偽
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
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郁
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
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
免再三瀆浼惟望英聞口吟義山傳諭一一幸甚幸
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
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
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
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
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
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
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
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謂疑未喻又恐傳
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
是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
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
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
而為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之語未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
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

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擬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聖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吾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言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竊以在上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万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養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為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

嘗不慎歎至於流涕也閣下昔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待為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万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関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賤遂無由自伸其情懇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綸之才進時得君以天下事為己任某是以不敢避狂妄之誅瀝瀆鈞聽倘蒙采録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顧皇恐上許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顧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為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手人焉伏觀律節文諸醫為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死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為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賞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illegible]恣其音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為庸醫妄反陰陽背方論而

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臣
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
殺人送府鞫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
議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
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嘗官者先愛人之心苟欲省
事不肯為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
令而後雖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為心而不顧骨肉
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為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
則為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
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

之法此律正為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
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為人毆而殺之亦可以
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為醫所殺隱忍而
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為非也習俗之迷人也
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日
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
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甚哉
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
脾病而攻瀉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
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

也今下之殺之猶操刀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
情本不忍故罪止於徒懲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
加治豈為政之道乎姪子某為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
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被
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
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尚可權其宜而
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至重致令之延
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為安乎為鄰邑中憤嘆不平
之聲溢於道路豈當從者獨不念之乎重惡閤下天下
望所以嚴行之郡縣必多救之者君使遠近傳之膺

之妄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
哉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復上天之祐後昆寄
孫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望之上許

與金堂謝君書

願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遍中庠報討半月方
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淡為客次日以迴望方知
上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恨有所役能一訪甚佳
只云忠語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顯傳小子甚安來春本
欲作春秋之學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
也春秋大傳如十致如月是不可無只用微細書

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謝惟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
往年所說許止齋餘書是切着數治易先尋繹令
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
說無取狂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
愛十一月初九日顥答

答周孚先問 [illegible]

問先生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
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
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者助

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
之禪客未嘗間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
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聖孚先竊謂聖
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違取曾
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
若曰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水樂山狀仁知之體動靜狀
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
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
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无疑
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
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
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遠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皆
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
之者拳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
也動之以禮視聽周旋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入君
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拳拳於此也此
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權講習大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遊
伊川先生之門預群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
聞誨語越明年 [illegible] 省庭闈其歲復入學以

所疑為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迨今幾
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傳聞之
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歎紹興丁巳
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近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遂成爾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則不素餐矣方執大於是赴省試令年不知其名中第可所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項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稍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答楊君教授

二月 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悉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身著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本辭思當自通矣（既迪字不翻楊而後合道揚迪）字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經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歲暮在途千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覲知講論幾為盈箱矣說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既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如是豈得知不足以及之蓋為衆說漂寘不能自立爾此亦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失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

則豈不復思所以終其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
之方也始亦自曉無庸佗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 幷答問

頤啓諸君處常閒知動止忽領見書審已安康甚慰可
知願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
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啓

鮑君秀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佛氏輪
廻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
而爲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冲氣

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戕賊之
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
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惡者乎爲性惡而冲氣已
喪至死其氣則會於喪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
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
終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
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祭祀致心神而遠
之之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無[illegible]便是

來格但當至誠不嘗疑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
何

潛心文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
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
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illegible]狀者此
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又是到處去得此
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
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
不然

此無[illegible]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
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
謂諂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乃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顒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爭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高門以某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閤第幾小娘子柔質（一作甚茂）淑德有光擇[illegible]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遂見俯從擇卜良辰恭伸言定有以儀物具如別牋

又書

某家素久慕高閥聲遇及又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

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顒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美稱合姓之文爰謝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宇夙成以顧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姻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illegible]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之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賓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者辭曰吾子有賜
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
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
某使某（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
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日謂吉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婿氏告迎于廟初婚（禮云初婚然當居之地迎婿）受命于所
尊（謂父祖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迎婦之車也今或用轎）
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燭前居使道路也今用燈）（四或二）賓將至（賓婿也）女氏之（主人）
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也）擯延揖請事
賓對（今以介對）曰某（以某婿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
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
介以賓升介南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即席內告其主
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祖）至於中堂見女之
尊者偏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氏之子為之）
卒食興辭（介以賓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於
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
母施衿結帨（今謂冠帔之類）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
于庭中北面父降自西階婿揖前導立於車前既升而
矣於門外（門外者婿家大門之外也）婦至主人（婿）揖婦以入

及寢門揖入[illegible]追次及期[illegible]若升婿入于寢氏主
婦[illegible]女立東席西面婿侍奉婦立西席東面[illegible]對奠[illegible]齊而拜
不婿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illegible]婿[illegible]於南婚
之從者沃婦盥於北[illegible]坐席之南北[illegible]婿揖坐舉[illegible]
首[illegible]從立贊者進酌（用常[illegible]）三爵用巹[illegible]婚盥辭食
相者以[illegible]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齊服婿之從者受婦
服[illegible]女侍侍[illegible]于外[illegible]風[illegible]服以俟
見[illegible]贊見婦于舅姑進拜[illegible]遂又拜見屬[illegible]再[illegible]
長[illegible]以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illegible]若[illegible]
見[illegible]各就其[illegible]幼者賤者皆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illegible]
姑入于室婦盥饋[illegible]舅姑[illegible]婦于堂之西[illegible]婦降自
阼階[illegible]翌日婿[illegible]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廟祭祀常[illegible]舅姑後三月然後奠菜祝稱[illegible]之姓曰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illegible]（舅某子）（姑某氏[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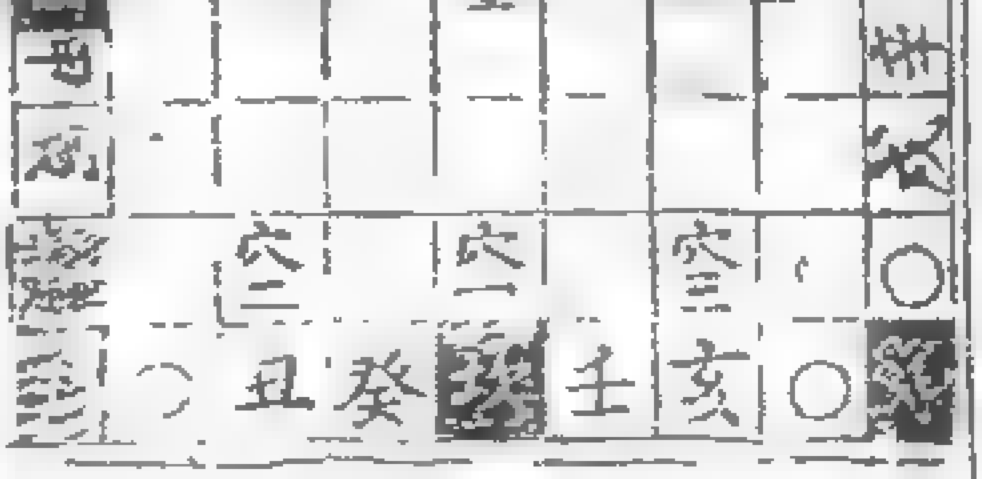
葬說（解）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
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
土色之光潤[illegible]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

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
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
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
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
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窑）
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
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
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燹）者出不得已
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
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葬之

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
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
葬之

穴昭穆圖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盖以市朝遷變莫得而測水泉
交浸（一作侵）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决善惡也後代陰陽
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
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
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
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
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
謬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
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

武庚等為羽是則以一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徵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為別爾後世聖人乃為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蕃廣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可尋究死須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

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移植之其姓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决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令二人同宮則必擇其費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

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複改必其求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禁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書違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已亥日葬大凶今

昔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譴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今不敢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柏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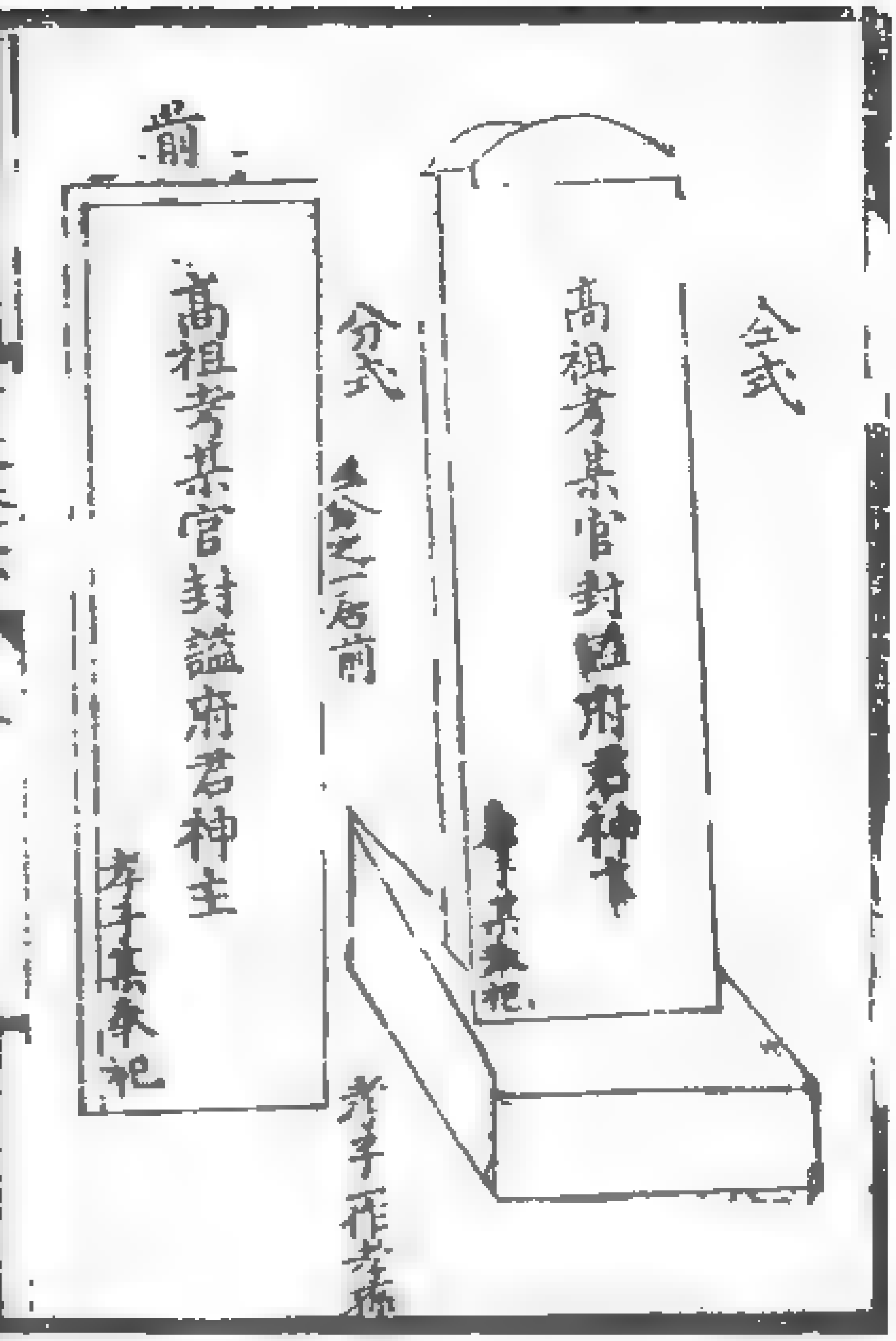
古人之葬欲速化不使土親膚今有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知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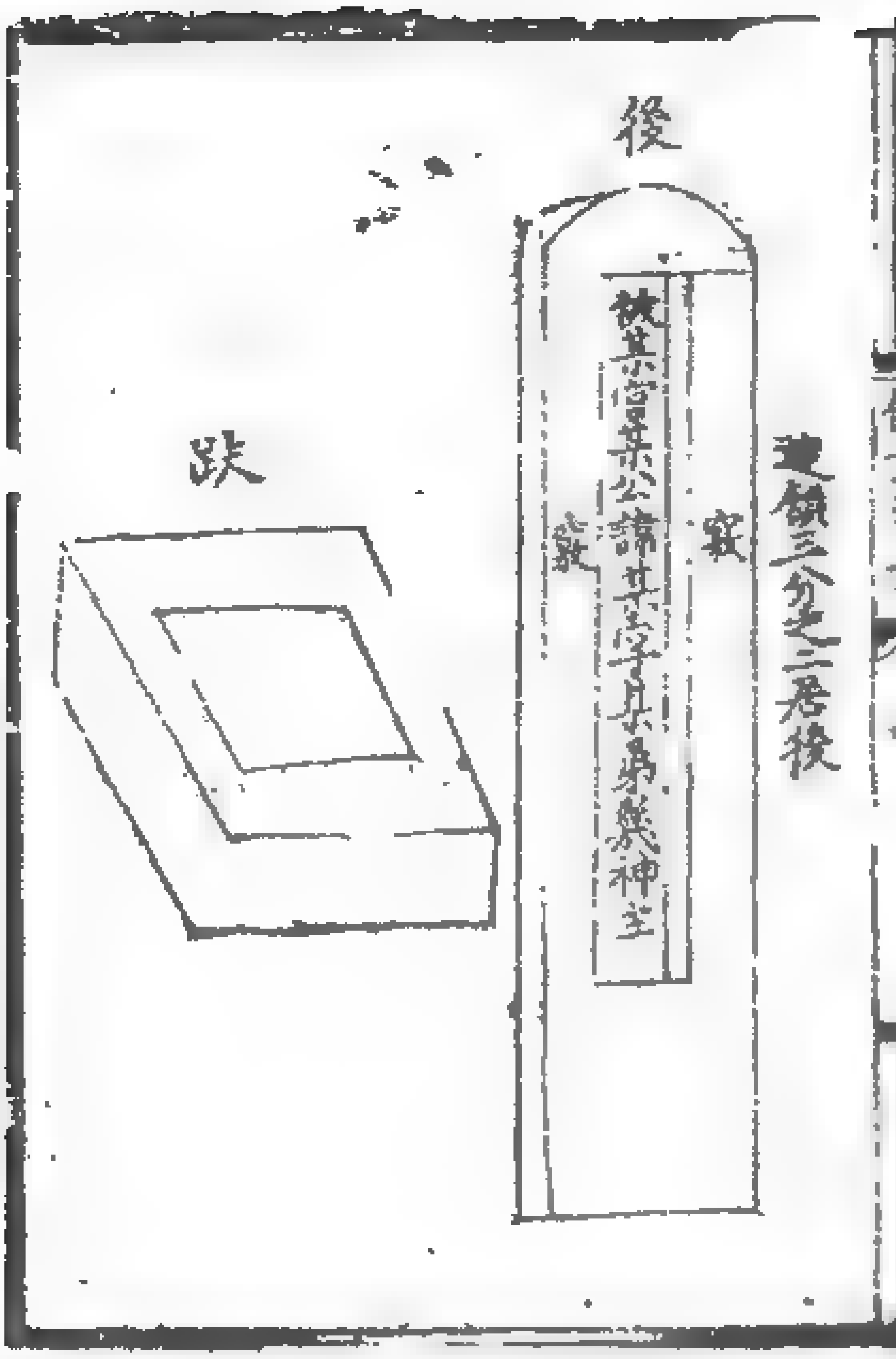
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伐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韓脩
王城地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
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
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
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
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裝以松栢乃知古人已用之
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悉之至矣地中
之事祭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
使土親膚者惟以土為朽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
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之物而知備之
蟲蟲為害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然完則不能入求堅
莫如柏求完莫如漆然于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
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栢心一不朽而
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闕

作主式

又用古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
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
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
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
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闊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
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首寸之下
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
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
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祠堂之四壁外改中不可改





祭禮 [illegible]

凡祭酒歸藏事設几按於普下設盥盆帨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並菜三或五飣盥盥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既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盞右手以酒澆酹於灌盆茅縮處俛伏再興拜左邊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辭執事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

始祖 冬至祭

祭始祖厲掃灑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准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 立春祭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祖妣以下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 季秋祭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共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二程全書第六十

二程全書第六十一　伊川文集七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

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華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謁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

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

文集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盡力比上元不啻千
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
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
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頼陂塘以溉盛夏塘堤
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稟於漕司然後
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
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
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營以處
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
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
飢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於營中至者與之食
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
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
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
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虧
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
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
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
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獸不嚴而令行大
率如此再朞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
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
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
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
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
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
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
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
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
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
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
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
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
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
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

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貯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訐鄉人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　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遂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

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

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
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
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
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
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
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
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
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
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

之既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
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
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
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尔
也果不敢言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
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
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為之請帥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
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
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視徑走決堤諭士卒曰

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
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
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
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
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
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
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
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
求監局以便親養會得罷歸自是飄正者議指避新法

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
年勞遷職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脩三經
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
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遂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
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
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
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
數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行首
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
雖若甚迂而民心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

歲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
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
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
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
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恩然而良善之民憚
督責而先輸遲者獲除是獨厚頑民也先生為約前料
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良善之民均可蒙惠言天
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四先
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先生阻議獲罪而神宗是之

邑當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緩急使不至甚害重其賦會
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
而所溉數畝闔境賴焉又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
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
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
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
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
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眾寡
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
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

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
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
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
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
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
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
官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
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復遣有朝旨改
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

又得不加賦乃皆復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
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
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
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
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速數月
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
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
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
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

上調陞軍器改奉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去
進退以卜輿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
所屬乃為宗政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傷為
朝廷恨生民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
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
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
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美言蓋不足以形
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
不欲者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
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知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
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
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
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
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
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
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
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
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
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
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
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
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
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
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
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
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

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吾聯其族先一年卒（一有五字）子（一有三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皆進士業（一本四字）女一（有三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志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頥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序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頥狀其實以俻異日史氏採録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彦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頥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志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政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洒趣向高潔發言處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若齋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擬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譏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

有所識不忍使之聞知盖疑其不肖也母亡持喪盡
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毁死病既革頗念
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爾
何不素教我今且惛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
耳盡召兄弟男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須之而絶
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
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厲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
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顧獨不
然顧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向一作慕恐不當其之意
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殁

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
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于伊川先塋之
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公乎識貫天地行通神明狥己者私衆口或容
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舊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
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切而
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絶之
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
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孤羸老夙被深知撫柩

序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
大節孝施有政作義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
至於没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猶益
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敦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濤
之難量高邁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與善惟日不
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
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慭遺孝友之
規世將安做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

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永隔遽爲歸葬役且臨穴恭
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逢茲昌辰出爲嘉瑞生
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既知眞仕
則爲道出入屢更險夷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
入輔命相册公平日視公静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
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
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illegible]岳所以致感
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

不弔天不一老亡忽遺淵水無涯將誰求於彼腐百身
莫贖痛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痛老餘生辱知有素
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酧知之路但臨穴以伸哀
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鑒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疇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殁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懋德不
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
故鄉之阻迥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
幸之厚與痛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
薄奠尚其來格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
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
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而所以惜子者豈止交從之情哉故爲誄
葬不克臨以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
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予爲外[illegible]弟
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
可以大[illegible]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
[illegible]斯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
制有拘不克臨穴寄[illegible]一以序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illegible]予與君邂逅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illegible]從予
游[illegible]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
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輩壯志奇
節[illegible]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死若

[illegible]可恨也矣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哉之原
[illegible]年悼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
餘[illegible]姑致[illegible]奠冀鬼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既不明[illegible]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
斯道之[illegible]久不明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
異[illegible]特[illegible]是
乎篤信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illegible]質於
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illegible]一出於誠上論
古人豈易其比襄宴王臣之節德深於古之風者見

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判官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侍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薦菲奠以將誠感英靈不昧來歆

二程全書第六十一

二程全書第六十二 伊川文集八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墓誌 家傳 祭文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于家牒故不復書曾王父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王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遹追封道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子注[illegible]沒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祿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潤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閒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二遷至大中大夫勳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族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八年卒至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顥承議郎宗正

寺丞先卒次頤今為通直郎次韓奴蠻奴皆夭女四
人長嫂嬌幼亡次適奉禮郎佛延年次婉兒幼亡次
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汝陽縣主
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次端本
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義郎
李德次適假承務郎宋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未
嫁而卒次為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敦次幼亡曾孫
六人昇昇昺易昱冀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
正月十三日己卯以疾終于正寢（先君寢室既得疾命遷正寢）享
年八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于伊川先塋之次

上谷郡君附焉于歷官十二任事垂六十年但知廉
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
民始終得免選譴為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
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
耳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
以為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為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
年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所缺至者字缺字從做人）
加所遷官爵晚生諸生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
已醇德懿行宜傳後世者皆莫敢忘著之家牒抆涙

泣血書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舊名温一有字子元至朕又朝
改後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
寧坊賜為仕仁孝温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
過人負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
不稱意者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族兄文簡公所
器開府終于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已殁屬甚衆無
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

妹時長弟瑨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幼後數歲朝
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
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往謝
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
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
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為鄉里者
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訊之捕問而懲之
待公甚厚再調澧州觀察支使有僚禁曹元哲者挾
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為撓獄
遂事須劉多賴公以濟聲聞甚善部使者至無有不

數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自殺擲
治而邑之衣錦鄉為尤甚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
令歆以慘酷威之益多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雷埋及
勝而人益不服公番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
在邑纔一年而獄空者幾餘江西俗民善為古券契
田訟最為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僧千餘歲不能
決部使者以委公公根連證佐窮探盡底公獨呼一二者
前訊之不數十語遂得其情遂首服事決於須刻之
間人以為神課最知龔州事時賀州又務威嚴稀既
涞鄉人急傳其降吉當為衣兩岸立祠於是訓其神

以桂自宜至襄皆經藤州矣莫之禁也公使粘之對曰
過藤州守以為妖投諸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
懼乃更致礼公曰試再投之逆人畏鬼甚於畏官懲
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又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惑
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為提點刑
獄嚴猛綏樂一道俱畏嘗過境上以書勞公曰可治
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
還在塗而陶宜爲州亂破州暴後守貫死罷置入皆
以公擬荒者為棄者之擬授知徐州沛縣事會又兩
年皆不熟既不賞聽亦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從可

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
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有馬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
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
染院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
軺傳旁午貲費易得為守者相承務豐廚傳主吏多
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為禮未為薄也會歲
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為糜粥
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
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

澶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濁帑亦不
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之用
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為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
此去漳水數步之近漸清既久地脈當變矣穿二井
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圮公
言於帥府請發兵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
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兵治城時韓
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為公
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從之
數月始蒙俞詔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與役治河民間自

秋成則為之備貸室尚恐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皆
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併營河役之用又禁於未
來之前城得完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即位覃恩遷司
門郎中是歲城中有屋瓦及壞木上冰凘盤屈成花卉
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為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
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眾皆服代還知漢州
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
翌日上謁書會國中有竹為龍用葉吏持簡走白殺青
得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偽不受吏訟而退
中元節宴開元寺盡室遊觀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
觀者相騰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
親視教勸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國公田之入
素給優厚至者無不厭足而歸公始裁令視舊以其
素資皆為之喜公擇而取之於終任所獲布數百匹
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為不可公未
嘗深論也及法出為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
抗議指其未便者公獨一人時于元翁為使者挾朝
廷意變茂州郡沮公以為安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
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銷歲就閑局得管
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以御南郊恩

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
禮引年略不以生事為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
恩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即位覃恩遷太
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
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
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
博西京留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營人相繼以
公清節言於朝詔賜二百匹帛仍命有司供其葬事
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厥五代
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雍不
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
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
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
任承議郎宗政寺丞先生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
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亡次適禮部席延年次幼亡
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
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
孫嘗以婆鉢貯錢與之母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保
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

崇國受之知己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既
府意飲酒公平日遇美酒未嘗不思親生願自垂髫
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於開府同年而生者
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
嘗從趙炎若借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
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能爲恨始公撫育諸孫弟
其長二人仕登朝者二十餘年而皆亡長弟之子九
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育之於成長畢其婚官
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得任子以均諸父
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

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謹其女之夫死公迎從
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己從既而女兄之女又寡
公憐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
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
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
取歸養教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
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拂其意至於從義理則不假
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談
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處時常假
倅南安軍一獄掾爲守當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交及爲
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聞人有慶樂事
喜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者而諸
顯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
親亦不視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
慢侮黃陂時主簿貪出人也常曰謝云明鏡爲醜婦
之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頓自劾有歐陽乾
曜者以才華自負多肆輕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
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所濟
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昌黃廉有高

才名動江表然癖不羈輒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病
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
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温恭待
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吏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
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督於人公
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
威是使己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
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歉然自以爲不足所能
者雖局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
工多即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留錄亦未嘗以示人

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豪已猶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纔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既謝事遠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吾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未間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内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心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為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

人似我閑顧謂二子曰游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非深好也既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為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為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衰憂甚虞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顧時未仕閨門皇皇不知所以為生公不以為憂也及順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憂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眡脈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矣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作墓誌記履歷　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而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illegible]可以報國[illegible]政可

以及民皆叙得免避[illegible]幸多矣葬日切不可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再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以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不肖孫奉命不敢違於葬既無銘又恐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一作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illegible]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錄王於烏河川以捍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為[illegible]州冊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

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冊徒君愛之過於子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未知人[illegible]又之夫人涕泣於侍常達夕不寢年十九歸于我公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稱其舉動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

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姊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
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
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
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
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
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
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鬻者過
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之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

伊文卷八 十二

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
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
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
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踣家人走前扶抱
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
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
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
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
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
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

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曾大家女
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
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妹
父亦解掾廬陵聚口甚衆儲偫不足以經營轉易
得亦困之先公歸附其所為歎曰良幹運使才也所
居處之鄰婦里嫗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歷陽
館肩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嫗寓於前後居者無不
若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嫗涕戀不
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親戚間紛華相尚如
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存乳嫗輩悲泣呼夫

伊文卷八 十三

人驚止之曰在當求得苟忘失汝如是將何為在
廬陵時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擊扇夫人曰無爾又
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
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
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
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線貼上曰我惜勤
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
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舉方知
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以後世子孫知夫
人之精爽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

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十
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觀覲何州夜聞鳴鴈
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離無寐忽
聞意轉傷良人沙漠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
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
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御戎之道
識度高遠有丈夫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有智
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
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
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
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
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十）
日生於京師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
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琥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太君張
氏襄陽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
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遹崇國
太夫人張氏崇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
弟其上氏居深州之博野數代家居以孝義稱至少
師頤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
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
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稚如己出事伯兄丘
嫂如父母與人接傾心腑信人如己屢致欺而不悔
遂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
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脩武縣主簿秩滿授權澤
州端氏縣令閱實印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權
丞兩率錄積數登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
觀內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
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

嘗補與從兵執籍為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甚求
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卻不
恨年五十始有子傳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
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
君之孝於弟可見矣公娶賈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
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頔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
後次曰瀕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
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
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
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辟以奉公家無
間言士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
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頎幼時猶
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
郎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喚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
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三人大者曰
楚雲小者曰僊奴一作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亦
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能畫殺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
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頎少時嘗到宛然如故諸房
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
四翁名達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
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
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
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
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於得宅否先公答以此有之
與其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以少師小印合示

顧曰祖物也可收之頎曰翁能保之足矣不[illegible]著
所以安其心也又[illegible]書及少師真像
嘗在以未嘗未見不[illegible]年四翁在此每至醴泉
則[illegible]美思痛傷[illegible]二年頎到醴泉改葬少師
始未得少監段太君告[illegible]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
大監[illegible]家少師[illegible]王枕於四翁女[illegible]家數元於三翁

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
於縣[illegible]之西既明雖賜第居京師墳墓[illegible]於[illegible]書誌
數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illegible]

儉嚴肅大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生[illegible]
一老媼白曰承吉[illegible]生男[illegible]開顏[illegible]視之
曾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氏[illegible]
二叔姑晨夕競畏平居心實之畏猶甚餘少有失[illegible]
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羨
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程氏前卒四高
祖母李氏內主家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還
以奴[illegible]之事崔氏不樂[illegible]有問則泣於後庭[illegible]
人勞勸[illegible]而[illegible]崔夫人怡怡如也[illegible]
[illegible]遂加愛之後[illegible]祖權知禮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

少師取至京師不徹帷帳盡置桑蓬一云盡往省視外
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從夫人之事外舅姑優
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之既多不無
侵損於邑人而邑人感愛之不衰有爭訟者及門則
止使過而復爭小兒持諸貨果為族中群兒奪取啼
而不敢較嘉祐初順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聽足
病呼醫治之問知是程解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
茶祈蠶於家因瀹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驪旁書室惟養一驢更

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
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肴款觀其器度文簡公
許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讓其中若勑書授之曰壽州
陳氏不則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
媒氏來言有陳氏求婿必以科高第者問其鄉里乃
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求名家弟許伯祖曰而
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快
快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
豈偶然哉

外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後文簡
公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侍外祖坐曰某夜夢
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
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馬
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
元曰程六嘗為宰相數歎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
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
政風望傾朝眾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
鎮而賈以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
也

外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
堂前屋曰吾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窓曰吾
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
外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鏃如其素當從主人之後
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與人周旋一日若寒有儒生造門即持
綿襖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襖也蓋於游從
間嘗察其不足也晚年家甚貧無以為養而為義不衰有
儒生以謁說騙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
抹曾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
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
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釋之老父曰
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
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
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
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
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
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父老曰是子
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

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
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
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
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乃
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是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
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言非是
[illegible]經主簿敢言非通易能知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管勾
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頤謹遣姪順就墳
所以酒肴之具祭告於高祖少監高祖妣京兆太君
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為事近年以來太
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發盜少師墓亦嘗有穴圖不知
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葬幸而尚完異日之禍不得
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
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　惟鑒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酹致奠于亡姊夫奉禮郎
席仁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為姻游從嬉戲不殊同
懷之愛情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毋誠相
孚信吾道而白首逾新（仁叟晚年是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尚不
勝於悽愴況死生之隔何以喻其悲哀昔我姊之云
亡望君含哀來奔悼彼中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
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論於是君之女以女
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之如是豈淺薄
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里徒增勞
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哀未

泯挈嫂女以將婦叙中懷而告道清香一炷香醪一巵君其享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婦夫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歲踰一紀情在姻婭我於君而既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彌隆會則益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益堅知子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畿甸常為命駕之約方切離群之戀忽承貫鄉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釋女之愛憐感吾君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數月走介敘來言君被疾親遺辭之

甚遽巳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餘途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巳聞捐棄撫孤孀而長慟痛死生之永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為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溥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脩衷之莫測祐溥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雖道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哀哉心之重盡觴殽之次肴羞粗飾惟君之靈鑒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帛具酒肴致祭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

乃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于是乎惟汝資稟善和脩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邪吾方以罪戾竄縶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棺冤痛之深裏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當致力盡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異日安室嗣子宿良令已可見當教誨期於成立則汝為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轄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姿式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今九年既深沉之異跡遂為以無緣惟期與公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從何意願之未諧遽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頤也以朕公名既識公面重以姻婭之好睽著感懷知遇冊誠莫見一慟靈筵聊具薄奠

祭李通直文（先生之婿）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宜得其壽而遽死所余老矣有賴於子而反哭

子何其酷耶薄責致誠尚其來享

二程全書第六十二

二程全書第六十三　文集拾遺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放鴉 見游氏公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貪泉詩 見劉立之序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 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 [illegible]

乾坤天地之[illegible]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illegible]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illegible]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illegible]推其[illegible]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illegible]陽[illegible]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illegible]與爻[illegible]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

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亢一作）災也非乾無與為（為一作無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無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者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為

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乾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一作）坐於下也坎始於終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達陽得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

矣故為盛卦二陰皆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無妄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illegible]二陰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illegible]則二陰上下皆陰陽貴賤為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幼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蓋少陽居長陰上貴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

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至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矣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位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

陰在上為陰陽在下為豫咸益之類是也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女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後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陽居四陰之外不為不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陰盛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皆陽盛之卦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也上下各二陽不成本卦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也

易序

易之為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也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

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禮序 上同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

形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illegible]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牀故有問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祖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朱子文集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illegible]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社非禮周公其衰

是周公之[illegible]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illegible]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舜不可以為父雖惡於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繼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為奉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竟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圜丘以禰配於明

堂自介甫此議方正无此祭五帝又帝爲天上帝并配
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
次禧順翼宣先嘗以禧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
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
也或難以僖祖无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
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无根醴泉
无源物豈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於此後
人安得爲无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
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說見徽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寀手帖見題跋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
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
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
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
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一本無二案字好一段有此恵帖)
(舉得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十五時帖猶皆不可見故記于此云)

謝執政書(見明道[illegible])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
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矢之法不從羿怒而去
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巧一作功)故不若處羿
於无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
羿也然聞羿之道矣願某審公之多中也

謝傳耆伯壽手謁(見朱子文集)

頤謹詣行謝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呂以道書(見呂氏雜志)

頤與尭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
嘗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見朱子語錄)

尭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

答謝良佐書(見謝氏語錄又見楊遵道錄但云簡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
尭臧氏

寄范淳夫書(見閩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上仁宗皇帝書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覩前

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惟恐不及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

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秖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太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

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釁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免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諸路責州縣州縣所出誅剝於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聚斂害民深急令苛求迫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旁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惻哉民無錙銖借官爲徵督臣觀京

師旅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邊歲凶災如明
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无以
供費特重斂於民而民已憊矣強敵爽除於外姦雄生
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憂也太寧之世聖人猶
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
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
无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
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
哉戎伏強盛自古無比幸而日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
帛啗其欲幸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必遇豈

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
之策也前者吳默叛逆西番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
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叉多逃散
重以軍旅余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亂之言特畏之
深不敢以聞聖聽竊恐陛下亦願知之故曰無恆產而
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
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
盜屢起僭擬稱號必多嚮應乎而尋時盡能殲剪尚賴
社稷之福西鄙亦疲彼知未可遂闚邊且議講和向
若更相持倒未得休久口深料生言之可徵今天下勞

下比景祐以前復有加累賊之叛臣恐愈恐不能措
矣況爲患者重上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
議者以爲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割之無術乎臣竊
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
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悟事勢覩之理無
嘗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
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擢陛
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
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聽者乎
獨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

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或一
妄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
下愛人之深也然而百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爲盜賊以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
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
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
惡之然而獨不知歲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

辯老子必須其自然則教化立人之功言以次
下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如求
之之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
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
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
有事相業者使為□相有鄉大夫事業者使為鄉大
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
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
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
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有明經之屬雖專念誦不曉

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
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
日累久至於鄉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
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
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
愚譬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圖以墨為善矣今
天下未治誠由有□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
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
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此則無知之深也然
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得□於道亦玉工曰玉

也示衆人曰石也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
以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
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
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
別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
惡八音聞見限也臣竊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
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
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
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莫當反

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
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臣夫猶當行道以顯父
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
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
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緒而舉之不可得而
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虐亂之
原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
得一面天顏盡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

蠱其誠苟宜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効當服罔
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
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
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
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尊群臣無比備存家牒
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適復被雜恩國
家之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
攘搴之功食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
尊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
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强詞言其不可此
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狥
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
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
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
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
愚無任踰越汪狷恐懼之極臣顓昧死頓首謹言

祭姪端本文

叔父順令易其酒肴致祭于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
祖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謬
乃至是乎惟汝資禀吾知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
而遽死邪吾方以罪戾竄繫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
獲撫汝柩冤痛之深肝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
無窮之恨吾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望汝盛年自今
當待汝之存者其安室嗣子賢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
期於成立則汝爲有後矣此外無無無以致其力矣嗚呼
吾年將七十望汝收我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
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
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一作甫）曰昨從堯夫先生游
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
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
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謝見）
李文定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
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
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
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

辭曰君必思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畏諸子拜之
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賓門下客有御其孝
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仰堂之言也文定所
擬賦題不下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
其決爲宰相盡所養所學發爲言詞者可以觀矣程
明道先生誌伯溫云云同上
神宗欲用溫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
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上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嘗
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
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
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
顥以詩解之云云同上
陳佐司堪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
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
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時以寡陋
自媿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
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
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
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程顥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
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
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本家錄

異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
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
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
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
也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
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
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
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

自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㸃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以見告者乎先君聲色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上同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晦菴辯胡本書 諸南軒 題

昨來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聞承寄本存閱感仰所諭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喜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於文之道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寫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書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則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閒然不知二兄何苦因然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祖只是平衆定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注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詩序改沿爲沂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

猶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寄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互便是私意若辨拜先准定注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横渠是父表叔盖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頗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這是成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粹底大體

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由意苟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文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心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横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又耳又猶子二字前輩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子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

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以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即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

[illegible]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遠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劉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歲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聞之邢氏果然

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舛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况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攄說令二兄欲遵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六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舊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甚適流通矣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大然主張尤甚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誇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己私所謂賢者之過猶得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己破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覩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乎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得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辛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既不用切勿毀棄千萬千萬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誓繙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當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達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

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
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
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
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
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信
公吉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
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
今幸畧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
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啻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

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幷觀之無惟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湖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憙謂
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乃是
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
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
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菑畬之類耳兩
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
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湖本無心字欽夫云心字亦大害事恐之者憙謂孟子云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

理否上並同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
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處儀及
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
書全篇反覆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
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
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
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illegible]孟子最不言利
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者答宋牼亦
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

以私心計之則以爲利故不肖者則豈貪欲之心賢者
則有嫌避之意所遇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
聖賢以太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
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
此說則誠害理矣今之所見並行不悖[illegible]於此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
其語脉文勢似以熹所據之本爲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
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爲而不可
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illegible]處
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illegible]物
言哉又得其意者乃能去其用語字然也其精微[illegible]所

蓋有不苟然者矣孔子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熹別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論不必改不當改者又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諭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判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趣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強說而後通如遷就作遷今伊猶說為尋其所而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當食不□覔此□□之無背字則不□文之□□之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疆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為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稍密不為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聚書不容再閱矣要之辭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當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論訟訴猶予二說又不當改之太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太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太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

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輙之意象又為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察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為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說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播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為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覺舒必欲改為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随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

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譏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刋去此文以從己之意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奎改舊文自為失耳愚竊以為此字決當存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刋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尋輙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下當改處所未論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蒙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為何也以漢書考之一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為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為安降及後世則

心有矣為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排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拉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茶娶則有對稱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亦當存其舊

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若曰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則自我作古列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某則亦可矣

春秋序冒諱書其說略其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學來將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字若干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掩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前者見之意蓋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陋迂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若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最為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

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究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本作底以後復有所稱也備蒙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上同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繇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謹書南軒先生文集明道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若外書則漕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

諸書雖未能[illegible]可緣師[illegible]之此未亟刊哉
本易以大字與文集郁一體刻之後圓明教堂類吾
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詳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皆
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後序 以本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浸
漶教授王君淏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
覽然無外書文集之乃模鋟于舂陵郡庠又取長沙所
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
東川李㦸之謹題舂陵本後序
右程氏先生經說合遺書外書文集總若干卷共編

聖人之道自孔孟既沒失其傳至我宋而二程
先生出焉三載籍殘壁之文千四百年不傳之學始
大昌明於世格言大訓見於河南門人之所紀錄考
亭先儒之所纂輯者有是書存暨之菽粟布帛不容
以一日無也然稽之諸郡或缺略而無有或刪雖鋟
梓而未全均有孤學者之望[illegible]稱之
餘益以己傳當補官書之未備者惟是四書猶缺余
心恩為遷求[illegible]本得一二同志重加考訂[illegible]與學官
廣鄉學首家傳戶人誦之由二先生之書以[illegible]二先
生之心由二先生之心以印孔孟之心云[illegible]

四月戊寅天台張玘謹書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
愿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攷本惜不可
見也貞白虞叔世聯段苄又嘗往還商畧考訂
推本朱子之意以復于舊然如定性書當謝二
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
自慊也一日以書示益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
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
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鋟諸梓
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
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
異不復具列且為編考程氏世系譜于十二卷
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卷尚當嗣刻以
傳來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
善心謹書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者
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參以先後次第為此世所
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
頗有攺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
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作表之顛倒次第易傳

亭之跋訟為沂祭文之跋姪為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攺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書凛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為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寖久悉為刻秦而於文集後加詳審與蜀郡虞樂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攺之舊且註劉張本[illegible]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録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録其書見[illegible]本特易

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聽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録春秋傳取尹氏繫辭所補以續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為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者而亡窮觀此書者如起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講繹

大[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戊之秋七月既望

臨川後學鄉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横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為書散出並行之一

者也而遺書所録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為遺書二十五卷又為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滿廟祥樂始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書[illegible]而被目多者亦其[illegible]然也近年始有新[illegible]聞風而起者或[illegible]為迂闊且笑之[illegible]心同志[illegible]君若諫之[illegible]人也書[illegible]不[illegible]取二程遺書[illegible]刻之且將[illegible]訂程

氏經說以次録布槃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誦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河南布政司左參議武安閔紹宗重編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宋史程珦傳

程珦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曾祖羽太宗時三司使本傳云羽字沖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文晉天福中舉進士第授陽穀主簿歷賓鄉醴泉新都令皆有治聲開寶中選爲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政事參稱旨擢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元府八年召歸國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羽性醇厚並事諮謹時太宗尹京觀以長者待之及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入爲上欽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學士二員上事備樞密副使朝下因且之及是命羽爲之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自羽始也雍熙年以老疾求解職太平興國五年與貢士致仕給人爲多六年以本官判刑部尋與賈琰同知貢舉遷兵部侍郎未幾以本官致仕羽嘗以文學從事至是爲尚書慶從孫有太中贈禮部尚書子孫出身員外郎別有傳將作元年卒其子希振以仁宗時同宇究出身從孫翊外郎別有傳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襲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襲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妖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

人譏言佛光見戳者相勝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以之
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求其
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疾歸施致仕累轉太中大夫
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
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
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行任子以均諸父之子
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
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
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
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按宋史太中公事附明道先生傳且稱劇拔
羽太宗朝三司使而少師傳乃無三司使一
節碩至見也又太中傳去世居中山而少師
傳以為深州陸澤人考地志深州陸澤在中
山之城非别有所遷也第少師事已見文簡
公世錄不能重出今特以太中傳為主而附
見之以俟觀覧云

為少師請謚書　太中公

珦聞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
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
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
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
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
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
也伏惟閤下以上賢之資為賢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
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
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
沒則於閤下豈不甚惜而激闡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
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
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

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
擢使之輔佑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逮太宗纂承大
統益隆凡所啟替無不聞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
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為
之使行暨于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
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
丁寧示復終用為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
朝受恩二聖始終一節存殁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
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于今
未有易其名者珦大懼年歲寖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

朝廷而有司引條制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為善者未必見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珣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眾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

故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有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已揜之今閤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閤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禮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閤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維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息漏泉底先生後昆珣闔門粉骨不

足以報厚德矣

鄉貢進士程頤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

勑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慎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填見闕 王震行

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崇政殿說書程頤贈直龍圖閣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為而逆其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

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
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
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尔朕錫以贊書寵
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
在彼也尚其明靈知予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行林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

右伊川先生擧逸民追贈之告詞也昔先生
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罔去
守與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
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

抑亦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嘉定庚辰二月
朔東陽徐僑書

純公覆謚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
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
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
謚者烏可從然而贊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
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郎官樓觀
上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正公覆謚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
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
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
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
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究天資固可以造道之精微

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強同而純亦
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
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
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
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接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
正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權考功郎官樓觀
上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河南伯制

勑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欲起予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顥德性粹然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朕丕文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朞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淳祐六年二月　日

伊陽伯制

勑明道二年天於河南篤生儒宗是以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辯析義理頤然理顯然然然釋世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當以緝熙者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淳祐六年二月　日

二程全書第六十五終

題重刊二程全書後

監察御史沁水李公重刊二程全書屬少參武定康君孝隆偕韓禪傅校正按程氏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在安淳祐間已刊行號程氏四書其目錄各冠本部之書名自為一書也今既為全書則當總列於前卷次序說悉仍其舊而於各卷端類題二程全書以統之伊川文集目錄後元有程端中自序舊本刪去今增入遺文并續記係譚善心所蒐輯舊本沒其主名而抑爲附錄今復之并考他本增其所未備為文集拾遺系乎辨胡本書以下七篇舊本槩題後序今增入譚善心自序一篇析其中傳以下八篇為續附錄詳見各目錄下噫二先生書與六經相表裏綱何人而敢妄於其間哉顧其書元經朱子更定者固無容議若後來所輯則猶有不能不致疑者朱子去程子纔數十年而於遺書猶謂傳誦道說玉石不分不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而况去此益遠而言益湮乎姑舉一二言之仲尼不語怪程子學仲尼者也文集中如文簡公及李寺丞等似非不語怪之訓竊以為非伊川手筆六經經漢儒不能無訛二先生書又豈免好事者之竄易增衍[illegible]可徵憲庭日

亦不能究為之辨姑於魯魚亥豕之閒聊一二

以酬李公美意用書以俟云弘治戊午冬十月後學

清江彭綱謹識

翻伊洛淵源祠記　　陳宣　河南府知

河南二程夫子之闕里蓋自周公卜之歷代相尋為都其山川磅礴鬱結而秀發者殆盡猶不足以當之必若兩夫子者出上接孔孟之傳下啟來學功垂于後世而後為慊而足也人苟不知有程子是無人心者無人心豈人也哉人一入境內即思吾程子有若人也吾不得而見之矣思不求其故宇間有或告之曰府之六有塚陸渾有家嵩鳴皐有書院皆百里而遙聞者即於此不能退不能遂往往如斯而已也弘治九年丙辰宣來守是郡輒更置貿祠再復九賢祠兩夫子皆在焉然泛而不專也雖又刻其全書與海內學者共之似專矣而猶有所未盡也是歲之秋為十有二年己未始勸洛人之尚義者朱永昌等翻淵源祠於西郭洛陽門之左中立兩夫子位以謝楊游呂與吾鄉周劉輩為高第弟子凡八十有三人列其位東西配之如夙祠極簡朴象意也工畢功訖釋菜祀邀洛之士夫以事神餘則前日過洛有不得以盡其誠者皆於是乎得以瞻謁祠下與宣平生景慕之私亦於是乎如盡矣吾道一助豈小補也哉遂作迎送神

曲至章伴洛人世祀以歌之歌曰混混兮洛上不息兮伊流迸如斯兮㳅逮接洙泗兮衆局地不跂兮如跂望崧山兮寂無語奠明寔兮斷梯孚顒若兮非稷黍洋洋兮如在秉白雲兮何之小無內兮上無垠而今而後兮吾深思

二程門人

劉質夫　呂原明　尹彥明　邵伯溫　暢潛道

邢公清　李嘉仲　孟敦夫洛陽人　陳經邦

陳經正　周恭叔　謝天申　潘子文　許景衡

鮑商霖　劉安節　劉安止　薛季董　戴述人

呂進伯　呂和叔　呂與叔藍田人　謝顯道人

楊定夫人　楊中立　楊遵道人　張思叔人　周伯忱

周伯溫人

范淳夫人　侯師聖人　朱公掞人

蘇季明人　張天祺人　王信伯人　李先之人　邢和叔人

馮聖先人　王彥霖人　唐彥思人　劉器之人　龔遵道人

劉安禮人　胡康侯人　馬時中人　李端伯人　王彥明

林大節　李子發　范叔器　范文甫　暢中伯

呂給　郭立之　邢奕榮　趙承祿　張閎中

楊應之　陳叔易　暢悅道　呂堅中　周憲

林志寧　杜孝錫　范致虛　田明之　李廿、

胡宿　王全期　郭雍　黃敍　范季平

范域　朱定　鮮于洗　林寬　鄭至完

謝湜　王得臣　郭沖晦　劉恩叔　李舜舉

邢明叔　馮忠恕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

宋刻本（卷一至二十二、二十七至三十二配清影宋鈔本）

宋文選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案張邦基墨莊漫錄、稱蔡伯易有金華神記、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則此乃其前集、在南渡以前矣。所選皆北宋之文、自歐陽修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經術政治者、詩賦碑銘之類不載焉。中無三蘇文字、而黃庭堅張耒之文則錄之。豈當時蘇文之禁最嚴、而黃張之類則稍寬歟。又其中無二程文、蓋不以文士目之也。何焯義門讀書記跋所校元豐類稾後曰、已卯冬、於保定行臺（案焯是時在直隸巡撫李光地署中）閱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在集外者六篇、則書魏鄭公傳邪正辨說再上田正言書上歐蔡書也。後知立齋相公（案立齋為大學士徐元文之別號）有建本聖宋文選數冊、其中有南豐文二卷、嘉善柯崇樸借鈔、遂傳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云云。案書魏鄭公傳後一篇、宋文鑑亦載、不僅見於此集中。焯蓋考之未審。然南豐外集續稾今竝不傳。其佚篇惟賴此集以存。蓋亦不為無功矣。宋人選宋文者、南宋所傳尚夥、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賅備雖不及文鑑、然用意嚴慎、當為能文之士所編。尤未可與南宋建陽坊本出於書賈雜鈔者一例視之也。

聖宋文選 三十二卷 南宋建陽小字抄本

不著編輯者姓名凡選十家 歐陽永叔二十卷 司馬君實十一卷 范希文一卷 王禹偁一卷 孫明復二卷 王介甫十二卷 余安道一卷 曾子固二卷 石守道二卷 李泰伯十卷 唐子西一卷 張文潛七卷 黃魯直一卷 陳瑩中一卷 皆選有經術政治之文 凡詩賦祝祀概不登載 其中不及三蘇 尚是徽宗時所選 黃文潛皆黨籍 而仍列其文 豈文禁獨寬三蘇歟 此宋槧小字本 每半葉十六行 行二十六字 與黃蕘圃百宋一廛賦注相合 惜殘存卷一至二十六 凡四卷係從傳抄本補足 中有元豐數篇 集外文六篇 尤所罕覯

黄蕘圃百宋一廛賦注云小字本䑕宋文選三十二卷每半葉十六行每行廿八字無序目并撰録人姓名凡選十四家歐陽永叔二卷司馬君實三卷范希文一卷王禹偁一卷孫明復二卷王介甫二卷余元度一卷曾子固二卷石守道三卷李邦直五卷唐子西一卷張文潛七卷黄魯直一卷陳瑩中一卷徐立齋舊物也又嘗別得殘本同此一刻狀卷七至十一他日當補足之此宋刻僅二十三唐子西文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張文潛文凡四卷真一鱗片甲矣然兵燹之後明刻且罕遘論宋刻因檢朱竹垞傳鈔本補全以留宋槧面目指大於臂之誚則佞宋者所不辞也光緒癸巳秋月八千卷樓主人丁丙

聖宋文選全集目録

第一卷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本論中
本論下　朋黨論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石鷁論
泰誓論　易問上
易問中　易問下
原弊
第二卷
歐陽永叔文
上　皇帝封事書　上范司諫書
與張秀才書　答李翊書
送方希則序　送梅聖俞歸洛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王陶序　章望之字序
梅氏詩集序　易傳圖序
詩譜後序　韻總序
集古録目序　孫子後序
吉州学記　非非堂記
仁宗御飛白記
第三卷
司馬君實文
周論　韓論
魏論　楚論
燕論　趙論
齊論　秦論
西楚論　前漢論
後漢論　蜀論
晉論　吳論
西晉論　前趙論

後趙論　前燕論
後燕論　前秦論
後秦論　東晉論
宋論　南齊論
梁論　後魏論
北齊論　後周論
陳論　隋論
唐論　梁論
後唐論　晉論
漢論　周論
第四卷
司馬君實文　智伯說
名分說　燕丹說
信說　孟嘗君說
縱橫說　丁公說
范雎說　韓信說
張良說　程季說
漢文說　霍光說
漢武說　王猛說
漢宣說　隱逸說
漢成說　保身說
用法說
第五卷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再與秉國論中和呈景仁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上皇帝直言書　上體要疏
越州張宓推字序　聞喜縣重修縣學記
園人傳
第六卷
范希文文
皇帝好尚論　推委臣下論

文選　目　二

選任賢能論　上皇帝辭務書
上相府萬言書　上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南京書院題名記
嚴子陵祠堂記　朱從道名述
第七卷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答黃宗旦書
答張扶書　再答張扶書
代伯益上夏啓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待漏院記　四皓廟碑
第八卷
孫明復文
堯權議　舜制議
文王論　辨四皓
董仲舒　辨揚子
書漢元帝贊後　書賈誼傳後
罪平津
第九卷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無為指下
寄范天章書一　寄范天章書二
上孔給事書　答張洞書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信道堂記
第十卷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性論
性命論　名實論上
名實論中　名實論下
大人論　致一論
王霸論　祿隱論
取材論　委任論
三不欺論　三聖人論

文選　目　三

楊孟論　荀卿論上
荀卿論下
第十一卷
王介甫文
上皇帝萬言書　上曾參政書
上邵學士書　答韓求仁書
答陳祝書　答王深甫書
答吳子經書　送荀王之序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第十二卷
余元度文
堯舜非遜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王臨論　姚璹論
三統論　褚卯論

第十三卷
曾子固文
唐論　國體辨
剛克　論習
邪正辨　說非
說用　說言
說非異　治之難
讀賈誼傳　書魏鄭公傳
第十四卷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上歐蔡書
代人上蔣密學書　代人上石中允書
代人上永叔書　聽琴序
厄臺記　徐孺子祠堂記
第十五卷
石守道文
中國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季札論　伍呂論
周公論　是非辨
辨謗　辨惑
辨私　辨易
朋友解　書淮西碑文後
錄蜜書與辭　擊蛇笏銘
第十六卷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上范經略書
與范思遠書　與裴員外書
上韓密學書　與王建中秀才書
上李雜端書　上孔中丞書
上蔡副樞書　上趙先生書
第十七卷

石守道文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李常序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第十八卷
李邦直文
論略　易論上
易論中　易論下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禮論上　禮論中
禮論下　詩論上
詩論下　史論上
史論下　四子論上
四子論下

第十九卷
李邦直文
唐虞論　三代論
秦論　西漢論
東漢論　魏論
晉論　隋論
唐論　五代論
第二十卷
李邦直文
固本策　厚俗策
廣助策　養材策
審分策　慎柄策
解弊策　辨邪策
第二十一卷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議官策中

議官策下　量計策
實備策　明責策
勵吏策
第二十二卷
李邦直文
策旨　法原策
勢原策　議刑策上
議刑策下　議兵策上
議兵策中　議兵策下
議戎策上　議戎策下
第二十三卷
唐子西文
閔俗論　名治論
辨同論　察言論
存舊論　禍福論
正友論　上席侍郎書

愚齋記　易庵記
卓錫泉記　顏魯公祠堂記
李氏山園記
第二十四卷
張文潛文
論法上　論法中
論法下　本治論上
本治論下　法制論
治原論　至誠論
第二十五卷
張文潛文
敦俗論　用大論
知人論　閔刑論上
閔刑論下　取相論
將論
第二十六卷

張文潛文
秦論　文帝論
晉論　魏晉論
景帝論　唐論上
唐論中　唐論下
明皇論　代宗論
德宗論　五代論
莊宗論
第二十七卷
張文潛文
子産論　管仲達論
樂毅論　商君論
應侯論　吳起論
陳軫論　田橫論
陳平論　蕭何論
子房論　魏豹彭越論

衛青論　司馬相如論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論下
趙充國論　陳湯論
丙吉論　王鄧論
張華論　王導論
屈突通論　果守異論
韓愈論　李郭論
李德裕論
第二十八卷
張文潛文
答李推官書　上徐端明書
投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卸提舉書　再上卸提舉書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　上曾子固書
上唐運判書　上黃判監書
答杜輔書　再答杜輔書
答汪信民書

文選　卷　八

第二十九卷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送吳怡序
韋松丞集序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齋記上　齋說下
藥戒　諫言
敵言　讀韓信傳
讀唐書　書唐杜牧傳後
書韓退之傳後　題賈長卿續高秀休增句樂天事
書宋齊丘化書後
第三十卷
張文潛文
進齋記　冀州用學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陵川縣山水記　漢光武廟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二宋二建昔祠堂記
第三十一卷
黃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與潘子正書
與潘邠老書　再與邠老書
答王子飛書　答洪駒父書
再答洪駒父書　胡宗元詩集序
宋完字序　文安國字序
趙安時字序　楊概字序
黃育字序　伯夷叔齊廟記
鄂州曾承堂記　開州筮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筠州瑞芝亭記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跋黃楊文　解疑
第三十二卷
陳瑩中文
五伐論　周子禮樂庶事備論
與鄒至文書　四明尊堯集序
李彥方字序　送楊楯遠序
擊易說　文辨

文選　卷　九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力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至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　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

見禮義之　已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有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毆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余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　善之說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余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眾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　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不為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

怨而不為耳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義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胡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歎為俑者不仁蓋傷乎啟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為佛獨不尤甚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惰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者人君慎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與抑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本以勝之舍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驟攻而勝之莫能也故惰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治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孺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欲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不免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

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係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豈妄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工益安而工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重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 當今之世所先而救事者之所急也 方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變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長衆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 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 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債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日月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無媿乃稱多量少比好擇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 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

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 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效技才繩知持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讒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耶抑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巴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湖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以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支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員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

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
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 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
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
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
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待職者又數百三歲一詔
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
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
可謂無暇以 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
聚可如景文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
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
斂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
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
致之資 誰憚而久不為乎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
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
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
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
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
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
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
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
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
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
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唐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
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
之世舉其國之人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
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
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眾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
舍眾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
者則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
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
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
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
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
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以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乃令學者不從
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蓋經簡而
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余非敢曰不惑非信孔子而篤者也則經之所書余之所信也經所不書
余所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
以道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耳非
為二說也余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
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書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
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
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其傳曲而暢之也
學者以為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舍孔子而信三子
也余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余
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余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以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

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滅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襃顯之其肯又其攝位之實而當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白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之難名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公與不為公而已別嫌明微係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高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襃貶且公之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乎人而沒其實乎

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息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則其後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弑靈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倖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有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越境以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能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

庸吏之不為也案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為復見於經許悼公為為書葬曰弑君之賊不見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削則削者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為經

者不刊之書先儒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嗔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幽冥其所終始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所以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石而直曰隕石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指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時去僖公五年矣當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甚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聚散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鳳鳥來集不書幾數鷁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于麟鳳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者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記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聚陽地動陰有陰侵陽則石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故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使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去而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乃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於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再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不然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紛紛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易問上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

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可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於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筮占孔子出於周衰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　天地

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筮卜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微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　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乎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里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爲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巷之士相傳者多矣自孔子沒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　於是異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以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患焉者蓋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習聞曰漢師之說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載穆姜之說而疑後世也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與其雜亂之說所以寡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占筮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王於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智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无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无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別占之而不效乎奇偶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　繫辭之

既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皆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合掛扐之數策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與孔子易其論于卜筮矣易與止溺其論于異端之說也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卦而求孔子之意因于言而求卦之得失可也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衣食足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闕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爲急不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愛農之方也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齊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如是也而最備于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皆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采橡實畜菜根以延冬食夫糠核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馬之財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民之所耕不過有九州之地也而歲之所入亦時時而有令無以異今固盡有向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夫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皆三代所無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　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　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僱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鬭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鬭戰雖耗農民爲之可也奈何有

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大長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荒則州郡吏悉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民之長大壯健者屛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也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逸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游民之弊者謂此也此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授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幷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口者爲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之時當擧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擧之故冬春擧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

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十數家也賦令　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蓋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若也故曰有兼幷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大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大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袤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幷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擧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家富與貧者伏粗糲爲稱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兼父母妻子而計其精退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聚倍食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食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爲不量民力以爲節　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賦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

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勝降而相推不能先忍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敗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畜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矣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于今計今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脩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用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

歐陽永叔文

上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近准 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為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 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 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 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 陛下思治亂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并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遣強兵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兵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兵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 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之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 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雖多又吾不暇從前年來眾議紛紜至於臨事准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 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最缺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 陛下所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 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 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廣西平 東下并晉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今日承百年 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眾物盛十倍 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 陛下皆未得而用者何哉由 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實功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下之威也賞罰者天下之權也若號令頻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莫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才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 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王魏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 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平復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不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 陛下如天愛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 陛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為事皆 何患五者之無乎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舉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 方今出令初不加詳審行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至於每有處置之事天下如朝廷未足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又備禮行下略與應破和稱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官吏更易道路疲于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能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嗟怨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古今人君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 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與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 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遛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者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募之兵所在教習迎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愁歎嗟嗟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藥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綱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

但務充數而違于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
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
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小大患皆由斯此不責功實
之弊二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一曰兵法闕攻人以謀
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蔡王尋等
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
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
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人是用兵多則敗而少
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
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十人立功
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耳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
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臣謂　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必適之兵
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則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
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十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寡為多
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　陛下誠
能書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古

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一以當千則四五十萬人可當五百萬之
用之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無實
效但務添多耗國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
臣又聞古語曰　或出於士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盜賊惟
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
詔近臣舉將而限以品格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
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
貧賤而專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
皆棄　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
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　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
國而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　當今之無將臣獨
陛下革去舊弊奮威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惟　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之則人臣亦以
非常之效為報矣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
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
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糴兵

單于盡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況　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
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
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數戰功成兵罷自然足
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可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
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惟　陛下以威權力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近四十
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　中國頻為元昊所敗
故敢起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
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
知西北欲并二國之力窺我可北吹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
我先入擊則一虜則北戎勢孤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
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
而元昊聚兵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
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　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
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
素期之期奪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

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　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
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來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
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
兵未練　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不可失之時方幸吾
患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師此可攻之勢也自西路分帥今已半年訓
練惠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向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
也苟失之時而失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　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密
詔四路之帥協謀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常選之官盈千　朝廷遍于天下其間非無才
智之人　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即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
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
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　天子下至有司
無一人敢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甄別
平居無事常患無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
之法無如　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簿官為進賢犯罪即斥為
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賍濫者各舉

貪濁之官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　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況有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　方今縣責官吏宜有澄清亂紊之法或推犯贓之人因民論斥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得黜之吏政事又由己出故雖誅剝蒙民尚或不及貪猾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此中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相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進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臣故曰五者皆有弊　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故也明賞罰責功過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二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　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是也　方今天災見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于內四夷攻其外事理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惟　陛下留聽狂直日俟誅夷臣昧死再拜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才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才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　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　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　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奏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　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論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　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　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張秀才第一書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受以所賦雜文啓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輟休足下家於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當已遇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　也進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有稱必有賢守長佐史彼能為足下稱才而進其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千大國望官府下者於閽謁者以道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門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耶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舒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耶得非磨光茁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負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氏無責攘臂以迎者亦之焉各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千居其間具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責而攘臂以迎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于大以無賞者富求價之責雖

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所以爲價也故斧賜以來且愧且喜既不能塞其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答李翊書

修白前命示書及性説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又能盡其意之辭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説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説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其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孔子者若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爲政問修身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動其所以率之者耳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是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者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説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説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　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

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以意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爲善也其説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謂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説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袞莊以沖弱爲崇樞班伯以譽名爲權項夫軒冕榮華人之所甚欲豈惡之耶蓋將有以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身過乎賁育威武不以益其量倨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宜其夷然拂衣師心自去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踐躅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陋舍化衣京塵穿屐金門者再見春矣會　天子方崇儒學招來俊良闢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將家厚鼓襆策以游其間受者固已多矣既方將君頗豈達途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與朋友之遊不若是也來歲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識者咸惕冤之君方汶乎中襟充　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仮識字以見乎遠窮依戾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追歸鄉人專推射策登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輒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才識業而況冥翳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姑翕之耶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耀發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揣囊中所蓄耳豈假于祥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將觚卒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别則祖餞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

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也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余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游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見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寬實其材則梓杞始以鄉進仕聚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大原公雅然尤正器君尤深相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超函關以覽秦都則四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丰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余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文遂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從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客邸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蓄之者誠有利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蓄於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余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于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　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于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于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之之時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雖以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夬之而已故其卦為夬壯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夬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于壯夬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任也獨故履而宜臨矣而長泰矣而泰壯以衆攻其寡夬衆其衰而夬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也君子動以道而用事之時也太原王緝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厭世俗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于其參衆而又常深戒于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而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余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身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乎內德不修乎外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弟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倚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既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也　好學而有志其剛然修乎其外而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乎遠大者矣雖余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梅氏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人長學乎六經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余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幷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易傳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于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眞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豪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以考其當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興漢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于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事又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　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此作於一時又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耳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于講師臨時之說也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于篇不幸　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　而其僞謬之失　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謂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作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　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如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謂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咸之辭曰見

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有訓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所歎其不如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受授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贑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文又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贑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事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歷于漢末費氏獨興迄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則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譜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說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不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　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疑毛鄭之說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于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果能乎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字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余未見鄭譜嘗略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詩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余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云

韻總序

倕工于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于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　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與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大則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能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舍其所事而盡心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矣若衍之於翼積之於黍稷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乎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閭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雖以夷夏殊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于吾儒亦欲傳于其徒也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

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余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既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川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世庶益於多聞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　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余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余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知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學其說于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兼知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强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于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也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筠州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

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事者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　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　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向如何耳筠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絶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廚庫廐各以次焉經始於春而落成

於其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于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篤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以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謂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閑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之室乎子履曰昔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于世久矣少不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才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

司馬君實文

周論

周自平王東遷日已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焉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原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至矣民習于耳目浹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百年乎

韓論

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明使臣以之理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故世雖回不自隳其業道以自存嗚呼有國者其可以無術哉

魏論

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於今稱之惠王有一衛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遂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窮身大梁乎孫遭誠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弱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楚論

楚自視如當然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意有南無息虎諸夏及懷王復安忘良親近讒慝聽張儀之口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之七師而不悔以失　客死於秦使其子孫衡弗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先世丘伏自弃於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勝割地請和而使之不止卒不見救而國以淪亡不亦悲夫

燕論

燕在春秋時王常不通於中國蘇秦所書斜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從以撓秦王噲惑兇聽以國授子之而致亂為天下笑未名矣實刃至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强燕以報強齊有志者事無不成也惠王信說以喪成之業惜哉丹以七八乞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處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稱之賢豈不過哉

趙論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俗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强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邱宮恢欲之爲戮也如此夫趙于三晉爲最强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說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爲長歎矣

齊論

齊地廣而民衆負渚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盛及湣王驕汰不可匹敵自取顛沛皆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橫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齊爲與楚三晉之根柢三晉與楚爲齊之藩蔽秦雖强暴亦有餘年不能一諸侯以其表裏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亦爲虜覆蔽也

秦論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楚論

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逆安行無禮恣爲不義欲以一夫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欺才大者被黜推此道以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前漢論

高祖當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屢傷暴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于四夷嚴刑而重賦違其行事視秦王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獨賞光之忠雖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倚其詐愿殄民玩兵罪盈惡積而天下叛之矣

後漢論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定矣而素無人君之略紀綱不振諸將暴横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果之志昆陽之役烏合之衆歸而天之敵海內翕然響而爲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東手百萬之衆一朝皆散者皆希世之奇功矣至于待王郎劉盆子王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爲太傅戒西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勸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未行疏闊風俗羣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于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衛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戕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足見救袁紹不勝其忿焚燒宮室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窮剝延于是天地鵑雖除而其虎狼入室矣卓貪復發忽廢主遷都州郡紛然擁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收禮英豪結同志堀起勃興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其於劉璋雖屢偷而窮之遂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委黃用事而國隨爲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袁雄霸據東胡攜遂莫之收者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拔荊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良翦除奸究於是張繡孫權呂布授首公路並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遠遁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孟手而非取之于漢室之階異恢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爲奸臣牽制于幼弱寄託非人曹爽蠢愚無輕銳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權藉虜以弘建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戮鋒漢豫川洛凡掃陵寢有足

多者討逆以童子援一旅之衆擇爲基而下江東者儲宿將根狼夫據關地千里其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逮夫荊揚觖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　景帝睿明慧斷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侈殘虐浮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西晉

宣帝始以雄望高才崇名魏世西郊諸葛東擊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矣遺與妻忌族累闢而發專制朝柄誅殛異己乎昔之夷伸地矣已及景文相繼逆迹彰於武帝席卷全吴纘為舊服侍其治安荒於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索而孝華敗素遺法惠帝昏愚不稱救養譬如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閨閫成帝宗室骨月相殘而胡羯氐羌鮮卑爭乘其弊剖裂中原蒼黎生民積骸成邱流血成淵幾三百年生不衰哉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蜂起之衆稽首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成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於平陽殘暴無親率以兵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跋扈建大功專制關中遂斬準之亂興師討賊遂承漢業及陽戈敗陷則牒安投首披甲西河則旅次梅落亦戎狄之雄傑也然始興新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據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身爲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夭亡也

後趙論

石勒以胡羯賤隸崛起草莽之間連百萬之衆横行天下斷晉室來翁姊北取王浚西遷劉琨南擊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承機一麾曜擒兵就俘遂兼其國奄有中原虎氏威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兵之資挾貪戾之志賊虐其孤而劉奪其位恃其詐力以虐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益厭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其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前燕論

慕容氏世為君長深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板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撫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贊國政遂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以爲屬并以覦鄰國之釁故能斬將刈旗大啟土宇跳承其遺烈拓大前功于是合段氏并宇文俘高麗窮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爲敵矣及石氏內亂㑺秉時而動驅羸猾蓄銳之兵以拂離散土崩之衆無不嚮風而靡㑺走王午珮依十戰殺戮冉閔左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㑺之立也太宰恪位之內修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敵及評爲政始崇寵斁賢之人廷之以貨鄰敵君闇臣鄙以當符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論

慕容垂以英才茂功不容於昏亂之朝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約亦足以少償其德矣堅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向之如趨市故數年之間撥亂反正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寶以不克負荷闢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逃遁期年之間處國治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卒陷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拔於仇讎之懷終竭其謀而剿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夭熙以一婦人之故逆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王親居方伯之任然南夏之師赦至不能撫民散不能安若窮不能收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苦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若其健智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聲伎之故輕犯強敵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論

苻氏之强也以兄之屬無不內從而爲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爲患理固然也苻洪俳徊析附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猶西取關中并姚襄郤王孟進爲強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恵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招撫不能離親戚不能如非王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策巴蜀包吳越徒都何足以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猶其數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爲所窘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以一戰而敗逃觸而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危難偏於四方戎馬聚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代晉彼皆瞻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梗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者矣豈非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撥亂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

殺亦其命也長豬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為殿中原醜類雲蒸不能撫慕君之德承其窮約而弑之不仁甚矣與孝父之志奄有關中席夏諸豪孫不卒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収羅英雄以合國訓兵而寡率臣民釋經拜佛及以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其器業之不同亦與貽謀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彌漫河洛黑蔘偽岳宮闕無沒陵寢蘊焚元帝以宗室來屬遁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陽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内陵外叛寄命于虎狼之口幾遺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下壺孟嶠陶侃謝安謝玄為之臣也幸賢既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篡寶之首來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峯衆經營四方揚旆東征廣固拗贋巻甲南轉盧循殲滅偏師西上誰縱授首既平北驅旅洛而時遂凡揚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殊羨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臣宇未一跡於天位垂裹泰雍以資范都使不功不成惜哉文帝勤于為治于患廣聚足為承平之民主而不事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盖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者明帝之猜　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根制之有哉

南齊論

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亂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梁氏乘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猜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晉遇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杖守襲屬而歸之或舉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措搢士習大夫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

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佛國以奉浮圖思勝于威紀綱不立信倖臣之謀貪河南之地素與國寇叛人逆使臺城覆没老而餓死江淮以南稱為刑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　之學如說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闕乘便更相屠戮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克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戮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恃攀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聚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豐以明元大武繼寄寬包制據雄勝連關隴中集洵洪呑遼碣廣出梁升河石高車入　蠕蠕遠遁自淮以北迫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在推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戎狄風俗借帝王之致采儒雅與禮樂其風聲文彩蔚然可觀矣宣武儒弱不能負荷紀信漢使賊庶視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沖胡后淫恣嬖幸亂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萃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盛上下之人皆無俊心而内自違離以招外盜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與晉陽之甲直指京洛后主沉於河陰公卿百官血流為川是雖孝明男子手於賊臣而救業四裂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遂逃遁入關遣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脱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時而宴安怠惰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況庸君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鼓雖有逆君之慚而能撫僚　以事静帝終身不忘臣節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撻使無禮終至捐身於奴隸文宣居而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鄰敵然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立弟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肖我武成嬖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太帝以關中之衆東逆孝武收夷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刑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於

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羣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貫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絲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哉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閒幷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幷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忘其垂著逞其奇禍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取國然卒贏弊之衆當强齊必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是爲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啟土逮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也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儳儳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道以 之物身皆幷不亦宜乎

隋論

文帝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合於人直以天元暴虐嗣君幼弱竊弄臣擅命僥倖得之然明叡儉約勤于政事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爲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以守之則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生承富强之業恣驕氣盛然後慕秦王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遠兵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蜂起而猶游幸不息以樂恬淫惡聞直言喜自覆敗率異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收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擒建德禽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湯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裔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閒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枝毒流縉紳速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真主之瑞不可污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利民愛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及生於宴御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為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竄逐讒諛並進以姦佞為良宰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穿於蕃籬而不知一旦變生肘腋兵起邊隅兩京執據內心離猛將望塵而來才醒寤乃于伊洛流血暮于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糾纏而不息惜乎肅不有始而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于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或不足以决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則僕固懷恩以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甚而制於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于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怨憤而叛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苟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節使强藩跋扈上陵下替積習成俗莫非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宗倚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貴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衆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于是因奔於奉天播遷于山南公卿拜於戎庭鋒鏑集於黃屋而賴陸贄盡心于內李晟渾瑊竭力於外故能誅其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削方為員違其聽節偷惰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蠭起而不為之沮卒能取靈夏青劍南誅浙西俘羣盜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藩鎮畏帝之威皆狼顧承拱納貢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安而忘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席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袖中之虎復為暴于原野穽中之魚得自脫於滄州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嬉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大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故知民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于民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慴服來賓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戕虐不恤輔弼之任委于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

氏之亡于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弱之人以靡術養之猶恨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制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偏于寰宇逆篤塞于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大祖始以黃巢降將東兆宣武逞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强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遽居神器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青巢之子才不過人兼徽州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爲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武皇以沙陀微種奮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鋭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矧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折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效命頤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累魏博策爲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據者皆惕然相顧矣求保其土地王何恃其主遂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蜀則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猶其志小氣盈驕心易生於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寵婦言是用變及三年陷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唐秦於危難之中堂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自唐末安家爲授僅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論

高祖以地尊勢重逆於猜嫌殺執臣子之禮以事狄戎賂之上田借其兵力以取天下夫利巢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含桀雖豹之宗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强鄰使黎民塗野草蒯崎嶇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羈魂非不幸也

漢論

高祖擁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原之主故稱帝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探珠者不圖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毀危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周論

太祖負震主之威　不賞之功指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假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强因敗爲功乘勝遂北至於太原歸而飭師習戰一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陣戰無强陣又以狩鼓之際合律歷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財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要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　皇宋而投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安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有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强盛雖欲弗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强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說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信說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孟嘗君說

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范雎說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之東屬地于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奢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忠謀直欲將穰侯之所處故攝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廢母子之義夫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雎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不容於死矣烏足說哉

燕丹說

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甚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如懷保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炎火觸之者死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廢身僇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 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 善哉

縱橫說

縱橫之說反覆百端然大約合縱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昔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本也勢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攝盜曰盜將棄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說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逋逃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為臣者 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路息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僇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要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 言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專臣往往有觖望自疑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于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漢文說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舊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

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情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赦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懲毋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程李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哉

漢武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霍光說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孝宣說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召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有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教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王霸說

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謹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不能立闇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孝成說

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心腹之疾置諸股肱何益也楷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隱逸說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不得行與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屏藏以避之王者興逸民舉又隨因為其有益於國非以狗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足以庇民被褐懷玉弗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免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備者而不敢强致其人曰豈我德之薄而不足恭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鄙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要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可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叫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承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効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賊君子也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焉足貴哉若乃合闡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

以底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李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聲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膺志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率士小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用法說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往當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推　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　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禍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五

司馬君實文

中和論呈韓秉國與景仁

君子從學貴于博求道貴于要道之要在治其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故中庸有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其中故謂之中庸庸常也以中為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故中和一物也養之以中發之以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　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蓋言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樂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蓋　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和王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為本以鍾鼓為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蓋言政以中和為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為貴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改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為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道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可遏義以充其內能如是乎故曰配義與道無
自餒也凡人為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
能無介蔕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
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為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能自得之
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務應於外
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合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
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養之以為善小人養之以為惡故曰氣者所適善
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豈特其樂又將其壽夫復何疑
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矣雖然
此皆著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胸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苟不忘於的其中
否則未可知也必從有道者乃能裁之

再與東國論中和呈景仁

丁通直來寄既書審起居安和並喜示喻見與景仁書似論議有所不
同此何言哉朋友道磨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東國者正為求切

磋琢磨庶幾近於是耳豈欲東國雷同而已耶聞東國有論光不勝其喜
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東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誠
陳之惟東國得為東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
也此誠如所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
德而言之則有中有和此書以中為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東國
所云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東國又云虛則明
塞則闇此誠如所云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撤利害
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
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
在小人則追求嗜欲靡所不至君子則寘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時也大
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言各有所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
能　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有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
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已所以臧害所將受
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　一害此一謂之一心未嘗
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謂空洞無
物靜者固不謂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
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道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
正以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燕坐屏物棄
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
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則物雖輻湊
㮣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東國又引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
謂虛無為眾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云出於無既有則不可以無
治之矣光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未足以為據也輔嗣
以雷動風行變化萬物為非天地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耶夫雷風日月
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無則萬物何所資耶天地
之有雷雲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
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

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
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窮萬物莫不由之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也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
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輔嗣最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
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東國平日好習靜尤不勝區區願東
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
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東國必自得之矣豈特光之煩言
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宜

五規并進狀

臣光言幸得備位諫官竊以　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
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
叢脞猥瑣足以煩瀆　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
涉歷累日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
以　祖宗開業之艱難　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之而安之者易為力頹壞之

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
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
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豪氂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
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
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聽廼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
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萬幾之餘游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
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
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難在昔始受之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
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無不能支然後昔猶敵而為
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分智力
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難乎及夫繼體之君奉難
已服天下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定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
如泰山之不可拔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
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晏安慮不
及遠善惡積稔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
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也一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
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稽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于秦
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于漢漢為天下二百有六
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暴僭能
凡十四年然後復能一之至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
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為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
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隙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
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
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孤
孽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四海橫潰藩鎮跋扈號
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淪絕五
常殄滅僭竊未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不相尋戰爭不息流
血成川澤聚骸成邱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幾希於是　太祖皇帝受
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拂除海內當是之時
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業大數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
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
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閒
時將有小禍亂不可悉數　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
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
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　祖宗艱難之業奄
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　陛下兢兢業業夙
興夜寐思　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
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
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
日中孔子傳之曰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
久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
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擇其堅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
其垣墻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欲
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亙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
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墻也甲兵者關鍵也是
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廢之以
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
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
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
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拔江河之不竭可以指
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
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
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
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
家者豈可不制治乎未亂保邦乎未危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救其政教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切見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豐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賦頌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后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 陛下亦當留少頃之慮乎詩云唯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而似遠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深也而無攻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

也宜矣 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遽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庶官自非量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 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跖盭又類辟且病痱 陛下視方今 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為痼病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于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咸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

物來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患於未形杜亂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曰魯哀公曰昧爽夙興夜寐其不殆乎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之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遂命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 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 國家所以養六軍備六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 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 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之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為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悅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之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福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啟僭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

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伏惟 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稽孔子之格言鑒 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除之於 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 今日而福流萬世也優游道途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 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廣赦有罪循門散錢其于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備御容其于孝也不亦遠乎統嗣不明宗藩紊亂而彫繪文物脩飾容貌其于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離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于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淆而鉤校簿書詰尋比例其于政也不亦遠乎奸暴不誅寇

結不理而拘泥微悉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摘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才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次序其于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于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去而末在譬猶彫板為舟搏土為楫散布為帆刻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

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思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天下有截必移易風俗使人無離散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案牘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 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然後愚俗之耳目哉

上 皇帝直言書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 詔書所言皆今日之深患 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陛下誠知不如是復能斷制無疑不為左右所惑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為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社稷生民之福也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 陛下剖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之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重恩備位侍從何在 朝廷屢以狂瞽虛說 聖聰則以褻瀆自求則官不聞 朝廷之議者四年於茲矣今者幸遇 陛下發不諱之詔聞以朝政之闕夫斯時千載一遇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在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途避衆怨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 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圖治最為得體守成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 陛下不失漢唐之盛然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惟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殆不及也執政亦悉心竭力以遠 陛下之所欲取為祿祿守法術故事之臣而每以周公自任是以百度交正四民豈樂頌聲旁溢嘉瑞沓至而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忿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與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 陛下既全授之以威福之柄使之制作新作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是以天下之士靡於富貴者翕然而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類也其有懷忠直守廉恥則擯斥廢棄或罹罪戾無所容立於臺憲之官 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比則 陛下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彼薦用其親愛之人小有所違即加斥逐以蹊後來必得便佞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此則執政之愆謬群臣之姦慝生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得而聞之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 旨意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俘其筆擧升降由其脣吻彼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莫敢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言州縣守宰咸以為便堅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美詢謀僉同豈知在外之所為也或有更增其條目務為新巧互相誅剝使各事致疵使盡一時之法日新月異久而不言

使民莫知所從蓋由藝數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利討非有益國便民之心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所在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猶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也及且據新法亟行停替或求熟新法條有違犯者皆不理赦降官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習遠遲平難節道之人有誹謗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詢群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殺其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路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之明戒也子產相鄭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為之防豈不遽止然猶防水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之不如小決使導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者乎齊景公謂晏子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齊其不及以洩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是以政不慮民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在　朝之臣對問啟沃其有異於梁邱據者乎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之和者如出乎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今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臧之甚以衆謀況和非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贊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　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亦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上下同聲而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而上下同志而贊之亦有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忿悶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踐迫而無所告此則　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結於上聞而阿諛壅閉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謹退伏阿諛高則而欲望百度之正四方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已難矣今　朝廷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

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以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小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及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人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希合　聖心附會執政以盜富貴耳一旦　陛下之志移則彼之志亦異耳臣今不敢復費簡札特敘六者利害以會　聖聰但願　陛下勿聞阿諛之言勿詢權臣之心斷志罷之必有爲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可以耕桑而得也至於錢則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室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則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完備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其貧者藍縷不蔽刑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以爲生亦未嘗識錢也故古之取民者各因其所有而取之故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自唐末興兵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

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之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夕惟錢是求農家值豐則賤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年之價或三分減一於斛斗之中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而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既無所售則不免伐桑柘撤室屋以賣其薪或殺牛以賣其肉然後得錢以輸官然民一年如此則明年將何以爲生也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害農者天下之本也農既失業餘民安取食哉今錢益重物益輕年雖豐穰物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今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抵巴蜀自去歲至今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三秋無收民已絶望盛夏過半種未入土中下之戶大抵乏食採木皮草根以延旦暮若又如此其當奈何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責青苗免役不敢少緩鞭撻縲絏惟恐不逮父子愁怨如在湯火號泣呼天無復生理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則已極矣而無救恤羸者不轉死於溝壑壯者不聚而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流月集遍滿山澤盜據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此之時方議罷去新法又何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

之徒自何而有皆苦于賦斂歲復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誠　宗廟社稷之深憂而　廟堂之上方且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之所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而不能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言能改過不遠則雖悔不大至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言迷而有復且凶有災於君道尤不利者也昔秦穆公敗於崤奉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人之遠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霸其後遂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盜賊羣起又喪二師之衆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及謀計封兆悉皆反繆然後反悔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悞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天下復寧　國家自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銜口結舌惟冀　陛下之早悟以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則民力將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安輯豈不難哉臣竊覩　陛下詔書寅畏天戒深自貶咎丁寧懇惻

以求至言是 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者之虛文而
於新法無所更變猶蹈覆車之轍而益新不已又將何益哉 陛下誠
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收還詞謗勿使壅閉自擇忠讜以為諫官收
還威福之柄悉由己出 詔天下青苗勿使復散官在民間逋欠者許從
初見本錢作數年輸納更不收利其免役錢除放義役並仍舊去罷市易
務其所積貨物依舊價出賣所欠宜物錢亦除利差本罷拓土闢境之
兵先早安 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民服田力穡所興修水
利委諸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
氣薰蒸而必應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沿新法以得富貴 陛下
以為非而舍之彼如魚之失水必爭為固執而不肯移易 陛下勿聽之
也竊觀 陛下今以旱蝗之故避殿損食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與其澤
不如罷此六者則德澤之博及於四海矣又聞京師近雖得雨而畿甸之
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
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可遽自寬以為
無復有旱蝗之災也又諸州奏雨往往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
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實不可不察也又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
當倚閣其間官吏有不仁者至於抑勒百姓只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
若臣居冗官之地若 朝廷小小闕失臣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
法若此則為 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之知又今年以來臣屢疾浸增
萬一不諱 先朝眷顧遺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泉下矣是以冒死一一
為 陛下言之倘 陛下獨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
冒 宸嚴無任戰汗之至

上體要疏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佐御史 伏覩中書四
月二十日 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聚取休戚與上同也今在位者視
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或乃私意竊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己
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紊
弛風俗偷 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智助朕憂傷以叔制改法救弊
除患之時也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政之闕失無有鉅細各具
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循之而勿言斯為不恭朕將用
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為臣以為下之材自 仁宗皇帝時
蒙擢在侍從之事 三朝恩隆德充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

猶將披竭愚陋以致區區之忠況 聖意求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是
臣敢營私避咎息情愛己不為 陛下別白 當今之切務庶幾小補萬
分之一耶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
治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
若網之有綱綱之有紀故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
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侯
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
智力兼天下之眾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治
寡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
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能擇臣臣
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
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
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刑其
可刑尊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才任人賞功罰罪而已
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之賢愚
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
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下日出視朝繼以
經席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閒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
進呈自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
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綱紀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
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
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
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公此
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叢脞者也而 陛下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
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 朝廷之事且以旦日所接近日數事臣所
知者言之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且昔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
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
卿大夫各得盡其職此乃宰相職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
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院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

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苟能精選知錢穀憂公私之人以為三司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遷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官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 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震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于上百姓愁困于下衆心離畔不復振也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之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用行矣 陛下方欲躋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業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 朝廷每有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止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適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暗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使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謀議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苟容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庸愚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捐排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若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勠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 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預與知及返 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達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奸慝貪縱或

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 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師遣使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責無所廢是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 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 陛下聰明剛斷則誠有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時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故有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與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備公卿牧伯而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不賢則敗政私謁無不為矣今 陛下好於禁中出 手詔

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出豈非 朝廷之士左右之人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曰 陛下令 陛下自為 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下耶且 陛下向者 手詔所指揮者悉非大事至於兩禁從官邊防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係屬當除授之際未必一一出 聖意也若乃貪邪奸猾之人 陛下所明知而所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在 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察 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平台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皆得其人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于 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于 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任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

謂之威福不在己耶　陛下此之不爲而獨彼之欲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决之人君者所以行賞罰决是非也若人君復不肯决當使從誰决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常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舍之耳是而舍非則安榮取非而舍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下及庶人然而斷决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明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决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　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不肯以聖志裁决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傾至於再至於三至相反覆無有報極臣愚深恐　朝廷之政體損　陛下之明德虧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善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决者必先以道揆之君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髮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根本既植則枝葉必茂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　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于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至細何啻秋毫之末　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决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責原情制議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决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决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之撓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終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宄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恐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定　愚深不顧斧鉞爲　陛下言之惟　聖明裁察臣昧死再拜上疏

趙州張寨推字序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立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務敵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己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于損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趙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析秉素與張君爲同寮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亦附名而爲義焉某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冀日張君充其名而於光大庸可量哉

聞喜縣重修縣學記

或問大古何如曰不如今治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爲獸日益繁草木日益稀鳥獸日益寡視此我不足視彼我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慈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知而君長之分其田土而積成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道之猶有狂愚傲很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死　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寖爲廟壞缺無餘矣其不絶者纔若毫芒是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大顯榮以迄於今則生民之類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今　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私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　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爲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爲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其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稱縉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輝回惰之射李垂爲之記厥後總而爲長者其廢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頹壞垣牆圮缺草樹荒穢碑石斷仆

況于鄉飲酒之容弦歌之音固不可得而識聞矣今大夫爲君至而歎曰嗚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横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懲而不知教則怨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者而從者易物逆性而功違成也今爲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之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爲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阱俟之也不仁甚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不脩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豈惟令之罪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歛　聚土葺屋之壞而拓大之脩埋之地而高厚之去朽之榍而改樹之起壞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誦堯舜之書詠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惠爲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脩本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而長於斯者宜知督而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率成爲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辭　其丈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喻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從遠者慕效由己及于鄉由鄉及于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

成而爲益大也夫道之汚隆豈有常耶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農耕者推畔行者推讓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耶由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俾不及於古耶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偽薄故不可教其皆或之言不足稽也　廟之成馬君謂某旁舞之人也宜爲之記某以不文辭不敢爲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

國人傳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國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益調服步驟緩急折旋左右惟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嫉之譖於汧侯曰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百金臣請代之侯逐國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使乃召國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其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大肥則陵挾大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　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芻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御控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其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其法得於心應于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焉馬之性在我雖悍雖疾何傷哉汧侯曰善國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舍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驁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馭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惰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宜其用不任恩澤一馭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祿位裁其緩急恩澤足以信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于君矣雖慓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范文正文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朴此則遂古之事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惟其正而已矣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推緇之美昭王築臺募士而哲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好美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遊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衰亂之禍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非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大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去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完壘城壁禦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贓吏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 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晉委三卿（魯委季孫至于）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於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於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篡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於宦官故奸雄競起以去為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氏宋璟為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 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蜀御而明皇

不知一旦喪亂天下乃解唐德遂衰初以委任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鑒王者將收其權必先求人求人為難皇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樣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即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愚之才壞伎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進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兪踏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纖細而廣詢訪其深於王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託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託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託之其兼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託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置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戢心于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處物委於下而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為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縉紳無敢犯者置諫臣七人使言路無敢塞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勅無得擅者此又推委無為之中而不矣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進擢不狃攸於求賢親選之術無賢可求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祿不足為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為上之威矣

進任賢才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蕭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啟迪後人其勤求人才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旦皋陶謨禹曰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為 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

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據天下之計哉

上皇帝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闕門再拜死罪上書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者千古謂之忠巧言者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獻石切犯當寵不進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順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 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雖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條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亂之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 聖帝明王文章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 聖朝千載而會備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

六朝之細然文章之 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救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衛侯問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

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 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獲而無厭戒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隅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遽許結好加息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遂求浸多翻積不足此因細事輒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漸可輸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 陛下鑒明皇之前轍采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家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真戎自謂無虞不致生事雖亡世之策亦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由無珠乃於倉卒鬬戰之間拔卒為將射敵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康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裁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榮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苟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

國家纂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登瀛天下比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 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道不盛 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進三館

者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廷過為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殊不由科第以 而除職以歲年漸於清顯甚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 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建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 聖意擇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勵自 陛下臨政以來未聞在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進之不拘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彼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辟聲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當同臣恐天下竊議 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擇之臣又聞先王養臣君臣賞延於世大數之後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冗濫而復大防一應類成千數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笏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異數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不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觀其鄰和何聞此二途濫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過眾忽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稼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數年貪者益屬其爪牙廉者怠困於寒餓徒於禮閣之內增其艱難壯士猶

年數歲一舉也為弊愈甚有訟爭而況情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勸士無廉讓違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成之清臣李之信也倘　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　國家之福也倘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誘誠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　國家之福也惟　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恃而力不足恃也伏惟　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求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肌淵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惟聖人能之賤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奇異之雜衣出大聖之宮人少度尼人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惟聖人能之輟宴而起秋收餘致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聖王之勤也惟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而必賞有罪者雖愛而必罰舍一己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事業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遁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　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　國家之可喜也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侵國則害加黎庶敗德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定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　鑾駕頻動頻幸恐非崇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　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逸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　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樂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爾　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逸幸伏惟　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頻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　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獄而刑法之吏言綠毫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說則往往謂之急務智慮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　朝廷篤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　聖慈納人主採用人之機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眾心或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　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眾心之離也今　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而已出入萬幾萬幾之煩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閼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采究其宜或務奏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心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　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　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論議可否然後施行倘虛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牽任戚族恃國恩寵為人請緣公議求行私請先王知此則人皆由徑致有多門伏望　聖慈深為防患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　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望　聖慈詳擇一二干犯　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仲淹昧死謹言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仲淹謹擇日望拜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觀聖人之特官小祿導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秩對一盛饌當感血風樹愛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　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　聖人當天四海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責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說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仲淹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當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身萬機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　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盛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

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
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哉　宋之有
天下也極之崇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
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旨以收於理天下者也夫豈徒然
哉　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革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
方奢侈矣百姓久困窮矣　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
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才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
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維不興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
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才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
用無度則民力已極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變其道與
朝廷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焉
之功也而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
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
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
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　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

禍以亂天下　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鞏固之道哉
仲淹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
奸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
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
乏才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才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在乎朝
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人斥佞人以致君
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
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
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
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
弟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
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
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乎又　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
而不遂行者蓋患進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
長世之策哉備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傷于仁乎今約天下令錄有差
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不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

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序除錄事參
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其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
爲害亦細此謂進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候到
銓衡別議賞前既善過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
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
錄有過犯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領此數條入令者鮮矣後委清
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其理簡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
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歷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
課最可推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廣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貪庸者
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坐清矣顧相府爲天下生靈
而行之焉　國家警固基本而患之不以職局覺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
甚幸甚仲淹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貧然附之遠或
汲汲於富貴之權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
爲政或以教令不行爲生類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
素之人非緣屬而不薦貪贓之輩非寒素而不究職貸從之奸剋寬風俗
之奢侈況國有職制禁民趨權須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

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食民則菜色而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
豪則目爲啓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
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
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慎其招怨謗而遠僥倖耳
故知縣兩任則升通判通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飭身修身
進其清舉居上之後忘竭才之經於奉持止能偷安未至廢錄故習恩同
等清爲一致此乃　朝廷進怨于上移虐于下使其自賊民何以堪哉鄭
莊公何其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
不早辯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
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貴益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
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畏非
敢敵寧料其發明宜乎論道之閒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
敬命於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禋之餘宜當大慶
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使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埒四方直
同常務可令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　往還之禮仍望日　遣
以請託苟利天下大蠹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廉宣爲名安遠職也其諸

道知州通判老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　而無政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廷將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與也然後委
清望官於朝臣通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通判今復通判之
官非著顯效及有殊績雖或久止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輒授其知縣
之人入通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國一務猶
武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
之為　國家鞏固基本而思之不以戚舊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
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惟其招怨謗而速讒佞者而害聖人臨
軒命使敷揚善懲惡者天下何嘗謗之有乎自此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
責嚴矣非輕何讒佞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而舉主以勸
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儻令郡長既得其才蓋擇復游散去冗
借以卑府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咸價翔起識者獨生靈既庶使
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寡豈既庶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
漢之下乃及緇黃兵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弓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
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贈度商多奇
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害不可勝紀而常

不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
其播艱不增而資食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儻
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救之非仲
淹所敢知也今織吏張之制譬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
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于言而況于民乎
君子勿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織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
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鄉黨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奉養者勿從其請如
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入毋雖轉死於溝壑矣斯
亦養親獨助孝弟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
許收錄斯亦辨奸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
逾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
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費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
兵供堪征伐旋降等級當費資儲糧　國家至仁旨在存至若沿邊軍年
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縱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
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廵檢所領之卒皆本城役使殊非武士
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數帛之計其耗萬億以

仲淹觀之自京四輔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制刺廵檢路分職多而卒伍
至寡捕捉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
如取況千里之內抽錢非難又使少壯畢集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
省散處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
隙累功本廣既已開尋處由復廉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
之間力致富庶不啻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餽運庶幾減半擾
弗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
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觸華宜乎大變澆瀉申嚴制度
使民互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　盛明之代何事而不
可行乎豈者　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工又不作
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僭奢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菽
之家古皆重貴今　國家有勤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
郡邑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
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每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
舉教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
行之使播者義者以時以度勸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

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
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艱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忍而遂者乎
故周漢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
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雖克中興者人厭其德而民者有以革天
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
焉哉謂舉擇令長久則之人亦何道以稠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
為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
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
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於入官鮮　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
之流乎況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於
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　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
列於郡國王風云遠師道不振斯文消散由　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
朝不能教育何待而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材難亦猶不務耕而
求穫矣今春詔下禮聞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
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難嚴勸未明人將安信備試呈試
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

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入必踐學副其精舉復當深念治本漸隆
古道先於都會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鄉里之俗辟文學掾
以專其事教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況州
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然哉行之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才之本數理之基
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歷綸之盛
業為邦家之大猷亦業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　貢舉
之時申其豐典必有國士翹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遂致勿謂未必得人
遂廢其道此皆慎選奉教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倘　國家行此數事
若今制科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雖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哉
斯道久廢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
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願　朝廷念　祖宗之艱難締構建風化之基本一
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爵寬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
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教焉或文學高古宜崇辟召之禮以厚少栽之風
國家近年薦辟勿降或有考策之舉不踰勸教之命孝廉之士通以為
辱何激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身

乏人將使舉誘不與衆人知勸不若教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鑄材而
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授三班
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忌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
公者亦已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來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
考試必精進役之人無因之弱服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救其流復澄其源
亦何患流外之咒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
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歸戎而不敢近不乏人則城固而不下狄雖
且長圍或深入然劉漢所以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　實臣遠就速戰故
戰之則輸圍之則下狄無畏長來應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
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為鑑矣何　昔之戰者實已
老今之壯者舊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姚單未聞違功此必
廟堂之所忌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然後拜諸國祿求寵
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實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是
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不可量也於府廟堂之
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覆
敗於疾雷　聖朝豈特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淸談之

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勿預知之勿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
西北和好誠為今國安必慮危備必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
禮則大司馬肄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
棄而廢學苟有英雄受亦何哉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
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翊贊忠孝
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略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
備此能備乎今可于忠孝之門擇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
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曆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顚沛十得三四不
亦盛乎至於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
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可知文武之方
具目安邊多可捐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沿邊知閒精加舉擇特擢
令專撫綏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
實師戰而不勤城固而不下狄雖且長驅深入乎戰有勝數　朝廷可高
枕長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論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
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收
招之軍更可招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當興作而加焉顧相府爲

國家安危忍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劣一夕之思免百代之親無使中原見斯鳥之為赤子入無知之俗
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
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　朝廷之盛德
乎仲淹又謂　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禍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何
代無之戎窮為衰弊為起為大盜何　朝廷之政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
帀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　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
杜其姦兆或威近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
平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失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
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措思惟乎致鬼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
朝廷之過啓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濫者
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縱貴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
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
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道之所慎也又土木之
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試為之而勿戒
也仲淹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謀遠慮聚之積之為

軍國患難之備非搯神伎物之資也　國家所天永命之道豈在為乎如
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禧之史一夕遽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
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蓄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
穀冀無狀之福豈不惧哉一旦有倉猝之患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
暴加斂其可及乎此執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備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
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畚走道路豈諸府庫之餘而
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患罷豈相府之不言乎　兩宮之不能乎又
文武百官之制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經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
競者至大事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宜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
又令三司之官甚除頗異祿賜弗經何如無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適天下
金穀決於奉倖褚先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覺財之命勿遠於民和氣
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軔受
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途相與悠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　聖朝之意
手宜其利制考課量議賞罰激勸之之後能救天下之廢療其廢瘼乎又
古之數臣實延於世今則毋舉大屋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
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補之實延踰亂已
甚先王名器私飫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制何其始盛之如
是耶遂使庸序之人塞於仕路曾未稍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屢有釐
革澆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公哉相
府豈惜一殘之怨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
與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悶味四方之事況有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教之
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刺庳至足公卿之蔽懷安保名未
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搢紳之議實朝廷鈞衡之公此則除官本均任
使未平綱紀未修之累也斯弊以久何能遽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建
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昔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
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遠茂勞則易怨憂則易
驚猛將謀臣咸信未著況邊民南困邊塵尚走苟有騷動饋運艱難武備
未堅敵心可窺既撫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奸雄奮迅鼓舞
群小血　千里此五代之變船艘萬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
也哉　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
者何哉一則係民久在堂戾乍覩　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嚴苦
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秦　天開之運震　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
如山壓卵影操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奸雄所以不敢動
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日之難乎
又謂保其臣所使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
鮮進焉國未至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
有道也難哉及其既弊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
雜而用故鮮功焉豈佞人在矣直人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　朝廷久安
善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冥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
大水今歲大旱四方聞之莫不大畏此天之所以戒也豈徒然哉而京師
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
未絕故豐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脩省其政　國家之德尚可釐天
下之道尚可行也倘弗推於心弗修於政漸益乎禍漸絕於天則　國家
四海將何如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
夏商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來而避之乎將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
有禍則歸諸天豈　聖朝之用心頗斥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擇矣
必無過矣保直臣所使人則　兩宮二之心如日星焉孰可掩其明乎
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
堅頑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惟失祿不牟親今亡矣　朝廷或恐
之自項至足惟忠也又何憂乎倚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長久之計
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
相府傳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
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龍興章一見　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
內則專執法之吏外則制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故害者若今於教化之
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
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濫　先帝之志豈無
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已清王道可行此
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勿克行于
亦在　兩宮之意耳謂大人主在上或喜怒或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
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
職也豈必　兩宮之意乎倘相府疑仲虺之言謂欲諭聖賢之知為身名
之計豈不能終無之後為歌為頌潤色　盛德心順矣于時亦何必吾長
上書踰越與禮違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患而自置于貧賤之地乎蓋所謂
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

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於簡策為來代之鑒狂狷之罪誅赦惟命以　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獻相門之下　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仲淹死罪惶恐再拜

上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仲淹謹齋沐再拜上書於資政侍郎閣下仲淹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事言　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仲淹嘗奉不次之舉竭公家之事何敢默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遂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偏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仲淹方一二奉對答曰勿為強辭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駭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　倫嘿嘿不辨則恐搢紳先生指公之失舉也如此仲淹何面目於門牆哉措宰府賢之萬一負賢於前志非獻左右其誰惟公之采擇庶幾仲淹進不為賢人之累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仲淹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深切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或竊失為書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宗天下之言以安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謗鼓播務箴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崇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仲淹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仲淹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寺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廷臣乎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潁考叔曹劌杜蕢弦高魯仲連燭之武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　國家以公之清舉置仲淹於近閣詞文館之列居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諳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　朝廷延才之意不殊於前則仲淹事君於此非違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　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　聖朝之得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仲淹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仲淹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紲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強鄰諸葛亮起主敵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于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仲淹患好之未至爾若以仲淹好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為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者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仲淹患邀之未至耳仲淹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聖人率民以食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仲淹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萬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歲相半則仲淹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稔之穫之數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衛仲淹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蠹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仲淹今職在校讐務甚冗案前蕪從簡編聚雲積其間謬妄荒唐之書十有七八未嘗奉辨審察何仲淹遷延於斯絕無補益上冀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盡于君者惟忠言耳況　國家以六合之廣四業之盛興既備之會防未然之患兢兢持盈所以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雋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極而有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　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俛觀之輩事為煩言或采其細而遺其大或將其利而隱其害下肖上之寵而掠其訕上疑下之策而辨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仲淹進說五帝三王皆以尚德褒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推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智之賞唐太宗賞祿　加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推以道之未始久行焉　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擇而必行不在　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其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

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糾上不疑下之欺而重其說此政教大
利也仲淹亦嘗聞長者之餘論嚮於廟中而莫敢釁發者恥與浮淺傾覬
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仲淹昨徹言　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
罪必不蔽其傾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大禮　皇帝率親王皇族
於內中上　皇太后聖壽請詔某宮率百僚于前殿上　兩宮聖壽無
疆　皇太后尊崇之盛又足存　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
壽於內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官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
非教母子之義在今　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
後代必有母后擅權竊此為法以抑制人主者矣　聖朝既不能正之使
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為世利則不行焉成王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光於古乎仲淹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
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仲淹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
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
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
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仲淹天拙之　不以富貴拙
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倘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

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仲淹之舉也夫天下之
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
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
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倘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
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于中外豈
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
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
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士皆遜其言行
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恬然何逃當此之
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聖所與
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畏憂至有營窟之徒涉海而遁仲淹今
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　朝廷不猶愈于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
倘以仲淹違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
守矣惟公察之仲淹之詞求仲淹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
卿平生之知使仲淹竭誠于當時垂光於將來激揚之心宜無窮已倘舉
仲淹之志如不可教則願罷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見答此書尚可

議責使所舉之不為賢人之累則仲淹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
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洞異舊德股
肱近輔赫赫之威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察與其進則天下如仲
淹之徒皆不佔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仲淹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夫
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仲淹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仲淹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仲淹昨蒙　聖
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屢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風
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栖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得
敢不冒賣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
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
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
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
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
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書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
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足以顧瞻禮義執守

規矩不　僭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久缺師道不振為學者不根乎經
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仲淹
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靡則知
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
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　今朝
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
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　朝
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藝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
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册二十八將之功數陳七十二
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
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材之道也何哉　朝
廷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
術問十得一亦　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
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皆俊
莫知所守斯將習非聖勞攻異端聖人之門無所啟發達於搜舉蓋之盡
遂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

文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設學校設科等率皆俊以趣之各使盡其心殫其器料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御畱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起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其人甚出必穆穆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欺文之弊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肇頌吾　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永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十載幸甚千紀台願無任憤迫戰汗之至仲淹再拜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奮于鄉閭教育為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　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於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務故大原奉常博士貴時與賢良始事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吾前時以管記以領其綱盡一而工　真宗皇帝為之嘉歎而可其奏今端明

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額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國歸與章堂華前如星麗衣如雲讓議乎慈林思乎文經以明道如太陽之御六合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盛醞醞而古哉郁郁乎時哉嗟乎層臺成厚于重綱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歟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級者不負　國家之眷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道敦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於道則　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尚不仕如淮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權宜留守侍郎齊鄭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寶辭啓東劉之歲尚國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若一日曰　祖宗之都儀型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由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修庠序省經籍敦六藝以設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為贊詩詠周召之美既而鄉國初秀翩翩令嗣參先集齊齊如歸泮國朱生世家冠冕幼若霜雪惻先構之將墜慨中懷之見育公特命受學果知向方勤以革而有文斯以新而先啓公其嘉之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吾

能體中而行特從乎道而斯以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仰丈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來之則積而不收不以君子來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噫子來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汩焉而加見其實昧焉而莫朝乎字乎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悟如金之在鎔如璣之方御理焉可成乎美器勝焉可致乎遠路者也仲淹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槖試畝名不登縉紳之議日勿接軒冕之安彼何不過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艱始登庠序之列遂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繄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青學枝職休部邑俾夫多士擧吾鄉邦咸洸洛美倚於詩書被頌鋒吾金石發我　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中鵠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衰者哉當風夜懷

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王禹偁文

投宋拾遺書

十一月二十日鄉貢進士王某謹齋莊沐浴裁書百拜於拾遺執事某嘗
謂書契已來以文垂教者首曰卯軻之道始否而終泰則軻不足傳於世
也何者夫子逢七十國而無人主之位則否于始也明矣 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張三綱之目提五常之領制禮以檢人違作樂以和人心張刑
政以救人失業舉祀以介人福使後之為君者為臣者為父者為子者不
可斯須而離也則泰於終也又明矣軻則生不享其位死不行其教所著
書亦在世之空文爾孰學而行之乎惟皮子請以孟軻為學科唐祚將
終棄而不用可痛惜哉孟軻氏後楊雄氏作時衰乎夫道賢者用揚子雲
以窮愁著書如務脫禍故作太元準周易法言準論語微據深言世人鮮
如能師而受者止一侯芭而已方之於軻孝孟聞也楊雄氏後文中子生
知隋運將終聖道東流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成王氏六經門
弟子有若鉅鹿魏徵河南房元齡京兆杜如晦咸北面師之隋文中子逝
逝矣門弟子歸於唐盡出先師之道以弼於文皇故能立貞觀之業垂三

百年傳十八業夫豈非王氏教之效歟謂隋之夫子焉雖劣於仲尼而優
於軻雄人明矣文中子咸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書
從而學者有若趙郡李翺江夏王殷安定皇甫湜 其徒也然位不足以
行其道時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復貞觀之風矣獨以揖古幽遠規正人
倫亦四唐之夫子焉下輯氏二百年世非無其文章罕能聚徒求於門張
聖賢之道矣其或者復授於明公乎明公擁丘軻楊雄之業振仲尼退之
之綱紀天與其時身得顯位則退還唐風不為難焉然登明公之門師明
公之道者甚衆止聞朝四二君矣豈明公高道深德之所隔也而海人
誘善之未至耶某又聞不傷胎卵之命則麒麟見矣不妻死焉之骨則千
里之駒來矣明公方欲張姬孔之道服蒸夏之風盍以某為首則賢於某
者不遠千里而至矣皆既至則明公之道得不光明乎道之光明也則明
公得不為宋之夫子乎得不為文之大柄乎頃者明公之典宋書也某
嘗策杖辭親揭履行涂編文著書求明公之顧一接咸重屢明公有泰山
之倚某以晨羞關賣裘火是速不累志業後徙而歸居晉西二年間窮病
相伴乞衣假食以給朝累熟強為文皆有悲愁寒苦之意不如他人之見
者倜乎咨乎用乎舍乎但以觀席屢變變化結盡故里臥輕以為不才今

年春始敢囊琴筴文來詣輦轂登明公之門以求譽師明公之道以進身未知明公按劍而拒之辭揖而廷之向所謂以某爲首則質於某者不遠千里而來矣其在今日哉且某輙甘自之具爲往王之寶久留閣下則身與覩湫隘俱立矣進之退之俟明公命

答黄宗旦書

某白秀才黄生足下辱借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於生走僕齎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來知於我後一年某徴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閣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而某雖官推士生復辱書惠文以辱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覩生之文詞理雅正猶之志倭若與胡宙人論春秋書之數千年事迹詳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捫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猶子好學論覈駮而證事義盡而詰簡快辭𥳑生而自爲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在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篡對一章大義誠爲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損漢文幾於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若曰佐人必於其倫

又曰人之有過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爲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某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識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霸者蓋言漢文止可師納諫如五霸而患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臣之忠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於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爲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議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說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防風後至而戮之不敢周公於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孟子嬖鄧通爲　臣故賈生爲王傅獻幸垣平之妖而貴祀五帝怠爲唐之諫而回獨　闕處即夫德盈備不可忽斁故曰襃文稍過者爲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尋獸王道亦無罪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爲何如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爲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於僕亦弟也子又携文數書問道於我雖他人宜有答也況子之於我哉然僕頃嘗爲長洲令因病趣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昏其目不數日不能充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衰而文益荒也又四年之中再爲瑞史擁推屠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於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爲子力請數十章竟然雖得其句味然難見其義可謂好矣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者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於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於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爲之也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　句之難道邪又欲　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麗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史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

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盍簪者擬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我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達爲文以不同俗爲主與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論人不佞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於時也某頓首

再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爲證生纔爲書啟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於道而好於古者也僕爲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容光

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元準易也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元既不用於當時又不行於後世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於伏羲者不信也僕謂雄之太元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元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過於六藝耶若猶未也子其擇焉　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蔡襲少卿文在焉其畧云韓石之儔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成於宥廷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蔡襲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不獨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為之最是謂功

用深其文明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於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君書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晦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其文義尚淺故答之曰伶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純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代伯益上夏啟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　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天意人事盡歸於吾君矣今君負聖大寶手握神器者臣得伸一言以為裨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之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大舜大舜不傳於家而傳于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怠其勤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攄鼠本而冀山濬川卸畚壘之壅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關于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瀆攸宅興播植之利定貢賦之差儀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投稗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不思其勤儉乎念其艱難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若於焦勞終或流於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卸大位勿謂家　之勿謂己有之宜惕惕而懼其失也翔乎天無所親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棐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荒裔亦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商山四先生侍者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乎風移世變民尭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取貴於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蘊帝王之事出於身外興亡之理了於掌中將滲雲泉尻偉翁位瓊林巡也以為以息雲霖霞嶷以飲以食若君桂父先生之交也育鸞紫鳳先生之寫也瘞丘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梧枯童顏未改萬象不

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於民也故隨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為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狂擇肉蝟寄凝脂君德甚於虎狼人命輕於草芥先生知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於山林其遠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衣提利劍揮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四溟席捲亂秦電埽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草昧之暴暴免之時定宜當之因成垂拱之風惟於繼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勿敢進事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惟於此時言不獲用垂拜三十年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致于此際殁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　又聞古之天下者禪讓於賢今之天下者封樹其子自己德讓於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家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負圖少海流儷府富震發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惕然先生於此時可不有意於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幌駕元鶴驂金虬俯降殿庭昏對旒冕定天下之疑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豈獨美於昔賢耶聖人之所瞻望先生無載轅杜帶之虞發玉一枝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　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年月日記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是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撻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不復而召公不說於內三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熾望於地時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愛如意之寵以妾蓋后以孽代宗根本一搖社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寶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據立光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四進闕纏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員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於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攄功以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難贊事一步書秩憂生之戚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窮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祿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遁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復之不安安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之不戀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逮

文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毀冢殘何莫由此其後西天子弄車盜國於曹馬移徒盧鼎於吳楚靈靈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於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重先生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雖故之以臺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本郡盈令出事謝利諸職翌日有禱於載使之命下車拜廟四山之側遂立廟焉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皆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敘先生之道似有未盡敘館廬軍中之以碑斯文也豈真歎峨飛軼觀覩而已哉庶幾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肅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詞曰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高蹤商嶺避難秦坑知秦之亡於子嬰知漢之祚存於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厲俗清泉光耳紫芝充腹優大自娛冥鴻不復矯矯高節悠悠後來廣之庶昔之從據江光摩征曹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眾哉昏亂之世廢立不已孫歎孤兒蔡危猛于咸奴自我撥亂亦歸已先生不生孰將去矣蒼野蔑哉祠荒蘚蔓遺像斯在德音可救清風身表青髮皤皤永懷負通刻石山阿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七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八

孫明復文

堯權議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興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若耶若知其善而不能舉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 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元者堯非不能舉也能舉而不舉也三苗四凶者堯非不能去也能去而不去也能舉而不舉能去而不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初授厥嗣故命於舜舜起於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嶽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之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俾神隱耀厥用勿彰以觀於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苗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于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與于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象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妄

舜制議

舜既受命膺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瀆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榛榛狉狉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四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于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舜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卑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皐陶謨何以係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為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獨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乎裳亦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於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不相瀆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杜萬世僭偪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無以 於此矣故曰我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矣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受商封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手有遺恨焉惡甚哉之竊謂季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于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豈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王為西伯位於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于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于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痛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為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蓋此秦火之後簡篇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興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追乎杜預服虔之徒復無卓識暁見以發明之斯又承繆之甚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睨暑乎虐焰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焉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國之大者莫大於傳嗣傳嗣之大莫大於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雖已基之福隨之自秦氏肆虐焰滅聖之典周道既喪既而復傳之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謂真主矣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群臣山山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此一書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既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懼其辱也故韜跡而去隱於巖石之下嗟乎違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居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當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探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嗟萬世之下使皆不欲戕其君者莫奪是也使庶不欲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之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豈讓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聖之書欲愚四海也蓋天子之望以援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予時大教頹缺學者殊聞莫明大統仲舒皭然奮起首能發斯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輯乾綱之紀紐闡王道之傾墜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　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于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教易簡若仲舒燼滅之餘典禮已壞其微言大法寄於聞見採而索之篤以為說不其難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耶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推先覺顧己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文之德比隆三代矣歟徵焉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獘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乎漢之罪也平津書盡其能而逢之兩事驕主才勿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作劉歆之序論感而書之矣於斷矣

辨揚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攷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　此子雲之本意也執指準易而作哉雖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書卦起于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危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桓譚太元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書漢元帝贊後

儒者負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平為宰相而內以洪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屏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

刑政之壞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顯恭是故扞邦曰
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稱上少
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遂為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嗟史固所謂孝文美者非儒者之文美乎昔
宣帝嘗怒元帝 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究是元帝
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也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
京房賈捐之之謀遠去佞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
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威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吾恐之
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如是則庶幾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纘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
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虔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大文帝倖賈生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
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寖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
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謂
辯斯則辯矣然則世主何所晴長此非賈生自以被讒謫久而復用快

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響之若是哉厥後遂使
垣平得以肆其閎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遂
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致道進亳人謬忌以祀泰一方進
及齊人少翁欒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
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寖之於後也嗟古稱誼有王佐才
哉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三六長歎息之說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
而能斷用之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是言也吾懼後世復有年少
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然始因少有推蹈而諛對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
致怪亂之漸也

罪平津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
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
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
攀況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五代既往而西漢
為盛吾觀孝武聰明宏遠聽斷在己有高帝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猶未克
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輝聖之道熄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

以煽秦之未熄也孝惠昭德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
孝武天啟其衷巍然獨出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
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搜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聖古焉噫群賢
之道近秦而熄微孝武則幾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
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曏使平津內竭乃誠外采群議以
啟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見其所未見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
矣嗟乎平津無制禮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祿固位自圖安樂為事
本傳稱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人稱嘗與公卿
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祿固位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
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入焉按平津元朔五年代薛
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崇祀自少君之妖書祠竈
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曾聞吐一言以救之夫使
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誠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惟
堯舜予心愧恥若撻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八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爲指上

無爲者其虞氏之大德與非曠然不爲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爲雷澤而漁爲河濱而陶爲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聞堯遂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 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 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於禹此舜之無所爲也豈車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獨於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爲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於六經爲萬世法何不曰無爲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爲爲曠然而不爲則書何以曰舜之攝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岳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象以典刑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爲其業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觀則也孔子觀舜之有爲其業也如是之甚豈可反謂之無爲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爲者非曠然而不爲也

無爲指下

無爲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爲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爲者衆矣又世之謟佞諭巧之臣或破懼之說不諫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啟治則狂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默於君德呼與痛也觀其盛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垂成福于臣下肆宴安於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爲矣至綱傾紀壞上僭下偪昏然而不悟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於人上乎斯何況哉不聞如是甚也昔秦始皇武始則惑于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于長生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始則惑于報應因果之說終則躭溺于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前葉其在可覆而驗也惟唐賴高祖除秦之亂功宏德茂天未厭德故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爲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揭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亂之說 于其間爲千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爲指庶爲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日月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於判監天章執事今 主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圖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思得中正賢亮之臣論贊之以執事順居諫署多獻規藥石之益丞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於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欲遽於富貴而汲汲於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樂之淵藪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於膠序而後至治於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涖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爲舜禹文武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爲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爲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濟吾民爲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乎邦國達於天下皆雍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 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資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茲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日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之俾朝夕講說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胄子也復嘗竊觀于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聖賢之閫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獨立不狗世俗之士孰克舍於彼而取於此乎 由是言之則執事莅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於天子次言於執政以之爲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右執事執肖國子不變於今之世矣彼闒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致布於執事之左右者非為諸己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道也執事以為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重惡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 四聖承承履鴻烋矣追唐而跨漢者遠矣 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於聖世也考四代之學業循門科求之制敕命執事以莅之大哉 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潢污瀆之中望屬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亡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為注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大閣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注解之說大行於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頒為藏於太學頒於天下人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畫度於註說者即皆以彼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 國家王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耶又不知 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我未見其能盡於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我未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我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我未見其能盡於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註說而已復不猶將於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執事病 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委閣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崇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闢聖闡幽貫蕪貫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宜盛於康魏之諸儒甚執事宜亟上言 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今蒐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於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說行之已久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別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 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學況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迹遠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煩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闕誕謾奇嶮淫麗詭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沒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於秦唐空闕誕謾奇嶮淫麗詭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禽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瞿然而起大呼張洞李蘊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益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 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於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　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牆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孫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自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居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遂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詞賦希覬科

弟為事若明遠超然獨出不汲汲於虛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吾惟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遠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孰察之而已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怨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名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銘誄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耳徒汙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汙簡策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駁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歿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歿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驅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吾聖人之道煥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俊偉大雅興復斯文為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于聖人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聖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墓焉遂命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焉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闢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嗚乎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五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也惟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毁哉孰為譽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平十年處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毁之所以為毁也譽之所以為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其毁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毁也於吾躬何所毁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也惟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
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
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
者盡性以立誠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
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
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至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
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
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
興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樂禮者
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
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
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
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
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
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
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
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
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
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
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
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
天下之物不足以干我之聽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
足以亂我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天下之物不足以易我之
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正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我之氣也天下
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
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
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
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
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
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　豚汙
尊　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路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
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
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
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
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
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
神主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
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
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
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
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臨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
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
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
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
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
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
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于九皋聲
聞於天故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閒揚子曰說言視
挽思性所有皆天而天啓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
養生養性者醉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
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　啓其國
家者此梁啓之君所以取敗之端也然而世　知之也者何耶持禮樂之
童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　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閒而不
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閒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
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貴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
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
人同而信不同聞者道也不聞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
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

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兼成而道未明與夫天下之人非不易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達旹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令夫進取之道碑諸豹貴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連拔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成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者聖人之道而不會焉愚人矣以有好樂之　孟其欲外有便嬖之欲嗜其志向之所能者曰已志矣今之所好者曰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人之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世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于聲目損于色口損于言身損于動非先難與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與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邱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歷之數天地之広人物之　晉前世數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如其始爲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於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逢父獨得之非車馬之有不同逢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有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逢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論語子思孟軻之說著于中庸而明於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然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歟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知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强而行之孟子所謂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如此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强而爲大極昏者不可强而爲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於下同也性猶木也梗楠之與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揚雄韓愈惑於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命性命之理其達且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肖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暴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是以堯舜四門無士人而比戶可封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於天下也降及文王興而棫樸之詩作則士不使律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傷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務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攜危而思亂任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窮不德者榮豈則貴賤之命行乎武柳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民有所各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夫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未周之達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於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民下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民不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宜槩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上卿奉士奉制度而從上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爲以禮義上下也漢唐則不然其間陰陽之術讖而運數之惑興讖緯之說促而報應之祇起其所謂命者非曰性命也則命授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莫有所特然有所主也故朝耕漢堆暮瑜三國之魏晨籍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比

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授分定者莫不發亂哉故亦雖階之乎其階賞罰不害而德貴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乎命悲夫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是名生於天下之好惡而成於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爲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爲世之所好而趨時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於好惡而好惡之情未嘗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違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患意於爲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貴之對其

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安故以名爲事者身勞而責欲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强好名則辭遜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技欲以自見也用强則過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忌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爲强弱噫夫求名所以自肆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殉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歟信己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歟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內行其志而不求乎外天下歸之不爲悅天下去之不爲戚顧天下孰達我從無有已又奚毀之可加而得喪之存也故士無實名之罪者所以得其實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而不賢者多紛紛援獲争處天下强者其已强而衆其善弱者困於己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于斯其果可以不容乎況欲爲治則以得人爲先用人則以名實爲本　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須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則可欺以名蓋德有所不至則巧言勝　有所不能則僞行遺道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尚有可辨僞行雖固不中義則尚或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僞然雖磨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僞則先王於道未嘗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不議也是亦無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自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本政荒而無問自知不審而志欲求聞於人如販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獲其役物而失性要時而我己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已古者明於自得而無所藏故常反身而觀其實其能可以平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擾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唯小大相應而天下之治翠樂斯蓋名不亭實則實不可以妄加多而不可以妄損故名徹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舊於窮鄉僻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莫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上之實名愈高則其說論愈多行愈陸則其養僞尤飾愈甚速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欺求欲之心多而反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顚覆任輕則怠跡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患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責而無得彼皆欲爲其大則將　一二爲之小則天下功薄而不修廢業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多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趨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於用士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己能而務爲其所不至悉亦責其所而故不立此其　與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寡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實必至之勢也今工伎力役猶有所不爭也以伎從利雖不售則不怨易業而相爲事猶其業之不專而也其皆之必取也故王人不以治弓矢病人不以治輪與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雖不用終不以其所不能而求援於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於御車者不善操舟習於用陸者不習於用川其效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實亂不如工伎力役然士之好名舉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容於世而爭相先後故天下待名而不待實來勝而不求義敵倚當世而無所憚尊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及善士而天下無勸歸僞虔序之風起而不可禁其弊貽天下也有甚於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衆害莫大於不知而輕與次之不智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論廢矣輕與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于僥遇其論淳而其行偷矣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蔽萬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乎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實之可誣然而智有所强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疎其所棄者益密是故僞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忌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爲患也如此事有不容於天下

則大無過於盜國小無賊於盜貨然盜國之雄盜國之鉅數旅之師可拒而獲匹夫有勇可擒而戮至於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不敢興爲君師不敢與及責無驕而權無欲克律傳訊書怨天下以夫上而識已矣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爲奇言異行以爲高世獨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　責其致則　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無以疑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指其書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有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偽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偽述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迹則天下稱之彌久而彌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此周書起安生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攝衆口之辨屈百家之知矣足以勝其衆破其偽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偽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故自古來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實之譽其可使獨推于世而屈物之先哉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神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謂當在於盛德大業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孔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乎困以爲非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天下微彰剛柔之幾皆有以知之且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自概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于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

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書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王霸論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霸王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惟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劫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

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祿隱論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　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

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

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惟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烏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　也久矣聖賢之宗于道猶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　能宗于海聖賢因時而屈伸　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從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惟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于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比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書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就祿於莽時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久矣

取材論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揣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

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遍　求賢能綜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適而事以舉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尚文詞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斟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疑論　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艷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艷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　擢之職位歷之仕途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獄訟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

經術斷之哉是名惟而已矣中才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約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　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羲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先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　稽之所宜書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習之甲乙以升斤之庶其取舍之鑑均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遠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乎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政民何往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類亦無取已

委任論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後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所有數事不循則夫雖孝文雖愛鄧通猶遣中屠之志孝武不疑金日磾然成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奪於外戚嬖宦之寵事於帷牆近習之制是以王道浸微而不免百慢於天下也中興之後惟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于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奪于外戚嬖宦帷牆近習之人而政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奪於外戚監宦帷牆近習者愈矣至于后宜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棰于閹寺之手是除則希世用事何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思結於其心是豈當患爲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于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比一蘇秦傾則數國之間於燕獨以然者誠與君屬之之謂也故人主以豹畜人者人亦豹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當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三不欺論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益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哉以類舉于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于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善良然而三人　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敢欺上者矣或曰所言足以任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尙刑政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　不能欺之哉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躐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

曰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義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世末俗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

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耳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揚孟論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人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心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善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於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于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禮財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耳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明道統於天下而揭教化于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僻之說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為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為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禍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顧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闢之矣

荀卿論下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人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泰山于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于近則不能察于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于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泰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暖　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安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暖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多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王介甫文

上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以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士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

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
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
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
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
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
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
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
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
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
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
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
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
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
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
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

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
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
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
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
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
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
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
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
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
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
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
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
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
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　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　之
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

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
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
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
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
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
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
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
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
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
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
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
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
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材之高下
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
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
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

之　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
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
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
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
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
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
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　智而知其事下服馴而
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
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知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
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薄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
在於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
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倖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
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
專焉而不　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
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
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

不徒蓋其所謂陟者時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
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
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不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
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
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
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
所教者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
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
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
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
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毁壞之使不得成才者
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毁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
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
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
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
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

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
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
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
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毁壞之使不得成
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
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
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
次則比閭鄉黨之師亦皆卒一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
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
邊疆宿衛之任則推之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
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
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
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
子之事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
固常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
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

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
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
以擇而取之矣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
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
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
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
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
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也則非召募之卒
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
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
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
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
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
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
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

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
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
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
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
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毁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
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毁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而不至夫士
已嘗毁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
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
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是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
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
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
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也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
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毁也凡此所謂不
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
然而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
聞朝廷有所放斥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

之未流生害首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
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
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
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
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
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
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不
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
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
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
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
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
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
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
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
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　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

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
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
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
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
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
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可知
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
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
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
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
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
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
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
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
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
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知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

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
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
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
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
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
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
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
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
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
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
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
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
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
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以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
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
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　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

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　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
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
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
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
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
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
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令之典禮未嘗以
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
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
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　狃習而知其
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
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
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
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抗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之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倖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加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

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而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欲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立學而謹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　獨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爲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安石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　其才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安石才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責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安石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安石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安石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說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安石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安石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安石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耳然以安石之賤未嘗得比于門牆之側而僥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婞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幬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責之耶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懼之至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啟封緩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　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　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　誠發于文夫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句語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安石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肖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數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猶昌黎之李漢而蓋略過之是則韓李將邵君齊驅並駕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提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炙欽義卿因手書以道欽謝之

意且賢樂善公之得人也

答韓永仁書

比承手筆閱以所疑衰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斷
者姑存否不自知其中否也惟永仁所釋甯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
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讀之耳
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
其道盛德至於赳赳武夫兔罝之人遠至于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
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
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
久近故耳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漸於大雅者此不可不
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
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小雅譏　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
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于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
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

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衰言其事惑言其指其實一也
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
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乎
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思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閔之亂在
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
此管蔡為亂成王幼沖周公作鴟鴞以貽王非疾成王以刺之也特以救
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當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
者明非一人之事耳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
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邱之齊侯也鄭
緇衣之詩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
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
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
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
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
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穫之穀以歸而肇祀則非以謂帝祀於
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后既為天子得
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耳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
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
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
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則無所
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
百以教之也非以他經為有異乎此也我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我之所
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所謂
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猶其辭之終始
則其文雖因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
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
非所以喜曾子者也好勇過吾　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
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凰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
書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

微所謂美人也其子尊五美屏四惡非特教也若夫鄙倍人則由外鑠
吾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教而遠之則其為邪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
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
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
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
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　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
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
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實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
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
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於仁而已
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
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
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
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
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孟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　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中國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致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　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于君者吾聞之矣責善于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承仁所問于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安石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知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惟無師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愧也以安石之愧悔故亦欲承仁慎之蓋以承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安石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自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陳柅書

安石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辱屬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安石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發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安石愚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擿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況如足下之才良俊明者能一有所補耶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安石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原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惟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于道者聖人之說博聞而閱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安石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王深甫書

安石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如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說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說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說三者皆執其志之所　而成善者也而未足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石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大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為說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說者則以不容為戚安社稷為說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說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害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故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敗於大人者乎安石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敗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悅則命也何悅乎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乎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安石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無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

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遠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求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謂期于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自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于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無命也　謂大人者豈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於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吾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于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始也孟子說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書哉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哉

答吳子經書

比得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愧愧知生事猶困為之奈何安石亦以姻事見迫又　入不足故私計亦未

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詞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詞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以來儒者惟楊雄為知言然而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非鑿以矯舟背柄以矯矢此天下之所同而無失以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于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之意為不類又子經以為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安石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為何如兩家　雖無由會合時明年見過事甚　爾自愛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為言起而為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偏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于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成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蕭詞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　莫不有所又有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于是州人相與　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

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之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　鼓舞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從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

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從世豪杰名士之所擇而愧之者也先爭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歎之不息之不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反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喪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以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夫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複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于古者不在乎施政之不專而在乎所受于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于教而在乎所以教者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雖地曠遠得所以教則雖僻邑山林榮獨夫而不偏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哉予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名此爲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與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與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可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誣辱不足以累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有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于德而已蓋所以揭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知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知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至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余襄公

堯舜非謚論

跡致五帝德號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所以首之于書大一統焉遂列之為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從之學者因不察焉予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遂古聖人迭興真淳乍散制度未備尊盧赫胥以前不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逮及三皇頗推五勝本火帝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繫其政還觀興廢斯有矣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帝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帝堯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為國號也帝摯非以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頊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樸如以美字為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且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嘗者稱涵者有之荒禽昏色者有之鋤非僞祿者有之剋忌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是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書群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奉顯嘗門納麓之功奉若嘗有對萬表而不稱其名在反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為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而之張夢非堯舜之制而如以業文稱禹有舍勳成而就質暴哉若以夏道而質則而非夏耶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為名之名以為訓解將從之下或守文者慕其名而繫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興於周為得 丈之實

漢武不宜稱宗論

剏業基革天命濟來土於塗炭者祖之威仗聲教同文軌納蒸民於壽考者宗之最為則詠其德度則觀其謚所以序昭穆於百世之下配饗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纘運紹天厥之資財拓疆界之境則衛霍去病之勳立而民瘡於干戈矣惑神仙之枝則少翁樂大之寵崇而吏煩于祠祀矣忧群媪之依而盡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惜江充之謗而禍及戾 則父子之恩絕矣舉其大槩何啻如是至于卽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為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為世宗尉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黃次公議其樂章遂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盛而復興不失舊物始為之宗也周人自文武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雄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其號暨乎漢室高帝以兵武特起細嬰丹雜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宜矣孝景仁義省刑罷頓兵革振節儉而國空虛宇內太平廟稱太宗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無德及民不加惡謚固亦幸矣著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雖才達略高出百王而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與奴徒庭飆越循吏修興禮樂儒學登封告成而虞之制度于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非土雖辟兵已贖矣遠更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偷可謂道盛末年下哀痛之詔追覺輕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惑於武帝觀之豈霸者之不及代廟自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臣判至於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當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秦春運封四百覽書著之史牘千古稱其為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主於秦仲來以立功克守其業而縮在岐雍諸侯以異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惠由任賢之數矣百里奚亡虜之臣也而援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孔孫自晉牛後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富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接以殊禮其則由庠食則傳臣五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扼衛中國矣暨乎卽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之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惡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强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修穆公之德廣求賢者剖符而專之分土而興之衛鞅以覇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惠耕戰本行民使宗以爵覇後先世遵九轄范雎疹澤離疏釋璫而卿相任賢之術達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呑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患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于是為貴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蔽愚毒痛厥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謂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　之國乘殽山東諸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監官虎視累世機策有起翦恬驁振其兵猥親雖摩執其取所地滅敵日加其强李斯始以儒學西游于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説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攬橫卒并天下以斯爲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説數年而取宰相不爲不遇也海内既一屬心於斯六國厭戰爭之苦兵待我乎醫秦人固盧井之廢土待我乎開父子萬聚鄉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脱或戴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拔本塞源矯棄詩書愚弄黔首絶人主之封以孤其勢傳封建之制以驗其心蔑宗彌山川勒銘徧海内數誹謗禁偶語刑煩令虐國紀焚兵烟紀疵釁而國不危者秦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搖天下必蕩安有舍名儲貳而擁兵　徽屠扶蘇之大業習戮新之末節亥蒙顛倒美甚于蓋戮而不言焉用彼相及少卯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啟亡國之言丞相當于此時正人臣興將之秋以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艱阻輔以至道可至太平若制圭　利罷晝論成氏無忌　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感趙高之詞廢適而樹胡亥小人在位兵從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達城骨填谿山北屋嗷嗷半爲盜賊高乃建言皆責以國恩寵甚不忍數賊屠山川卒破高踏黄犬之嘆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　皆斯之由也側持木阿　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也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眎莽乘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絶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使乎者未而世之使其橫流不已濫屢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啟其隄防而極于旁塈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租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斷遂之漢正無窮之未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戚人彘之酷壹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啟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舟債卒賣之捭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虚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才近下一有靳從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爲他姓所得矣不曰孝惠泄之使其横流不已乎厥後襲其侯以寵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親並託肺腑繼爲丞相孝武益稱其明而田蚡爲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内積漸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服大位然亦因椒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光之謀幾傾漢室皆惟房之親也許史丁傅家卵翼最盛若若分茅土握符節乘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四縱漫於景武宣元之際孝其之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戕害王子王氏五將世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奸險以取名器篡漢平桓非國三趙張禹師丹之輩紀綱係邪故取家重功推未能持國者救之以令天下使漢非中秋者職此之由也不曰啟其隄防而極于旁塈乎而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再造漢室僭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貴謀臣　戢功傳萬世之利以爲非土錫壤不行其封域帶河礪山克保其壽嗣固謂高祖創業基劉秦制封宗子錫異姓咸建城數十爲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稱賊足以先其嘴欲故鯨彭盧虜陷菹醢　世史學固不推論咸以高帝之寄也地廣力强所以速强建武之封也國小勢弱所以易守于是謂高祖之策爲非而光武之謀爲得愚雖不敏嘗謂不然何則當光武時大慈者法也順世機息民息者時也聖人立法先乎順時究揆舜舜授禹禹啟家武王代對時也秦并六國蠶食天下尺土寸封不在他姓一夫奮臂四方瓦解宜封建之罪乎高祖以巴蜀與左遇攻三秦東戰滎陽與項爲敵當此之時疆王臨將爭逐秦鹿者衆矣陛下之役子房請捐山東之地以興功臣楚乃可威夫言捐之者非漢之有也且深餘子項氏無纖芥之勞璞封三縣尚然項籍況韓彭者名雖君臣勢等鄰敵不設重餌其誰肯來寧能以區區侯爵制其去就哉安可比吴鄧輩彊己數四而已耶及世祖之興也出自宗室剪除山魏以順討逆以仁易亂因思漢之民咸徯興之業先帝叙虜之子奪得以增損前世建侯之利病得以沿革於是根其土宇削其兵衛足以奉其身而尉其戴社稷主之權夫使指之臂於能全其首領不陷刑僇者斯亦可制之時矣使高光易地而居勢不可奪禮四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世祖之權則可矣若又短

高宗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為天下法動為後世則猶恐忘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掌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檮杌乘春秋記事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傳夫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書焉逮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湖略而後史繁備乎蓋有司失職史之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妖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人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德累行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哲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封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榖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為害矣魯獲麒麟哀公出奔岐鳴鳳凰辛帝失國此則闇主在上瑞不為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崩星隕蝝生鷁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省躬修德見災思懼而歸於治也將於萬本固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黃庭龍見清水不由德至斥而勿數若是之比承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王堅子長推論延讓其敢圖也以新地大軍為受命之符而英雄之略衰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威紀為易服之感而吉人之象德衰矣及乎蔚宗患其大寶則玉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徵意與其故而列之萬若正而副之之變乎令之紀錄時報祥瑞以為紀事之瑞蓋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從施於民致易其俗實不僭削不濫則四靈為畜日游於君之宮居郊藪矣又何用書異傳怪為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神者歟而不言則示之　傳無懼乎

姚璹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述辨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掌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懲勸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為詳備而史官廢置未殊大中故致論之唐之修史其實有二武德故事小者之官更直近陛執筆對仗簡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璹建議秉鈞之臣訏謨從敘嘉猷善理進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于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致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殊使沫延難從莫教亂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由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傳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為書不隱惡不虛美諱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可以實書書而不實為已極矣是而不諱為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用其遺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遍行而莫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起記故　狐傳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故有史官外朝亂罷則固不見帝王之容耳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欺孰諂盛美之辭也用他人注記為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乎此其不可者三也諺曰使廉士守藏不如扃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鈎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弼亮之位緝熙庶績　哉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國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舉散執而自序某時人猶疑之況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紛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璹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康而莫之敢議惜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三統之義於是章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為舜與周同堯與商同高辛氏乃與夏同正朔三而止質文再而復自古而然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王步驟不同質文亦異二皇正歷歲准觿提古之為君固民而治故唐虞以上無變易迨夏后之繼統也自以德衰不及二帝又知天時將偏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居革頗衡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虞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勝俗又遷辭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目俾知夫令出諸己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

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建子由是興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是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乎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遇三微不可以爲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見之書的曰欽授人時順歷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與古曆而得夏正也又焉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審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乎歷數亦不異於堯又焉覩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放山龍日月之度數則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薄三王之俗薄德薄則制循俗薄則改備然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　自太昊氏推五德之運蓋順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改百儀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擧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此三政者又可行於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　服色俱依於五勝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佑孔穎達之徒復引爲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顯經者蓋欲尊前聖之制垂教後學之軌範故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然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殺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　謂祭感生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　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指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書故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爲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迭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推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　爲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斯皆舛謬罔用矜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爲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爲圜丘皆同所經意緯其體說耳又以祖宗五神五帝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　此說殊爲失旨按孝經宗祀之文以祈祖宗之義乃以二主從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爲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按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蒼穹之例若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五帝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興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爲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違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　無經據康成最爲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則云祀感帝解大傳則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云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稱郊祀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爲祭天首尾紛舛自相矛盾孰爲辨之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二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曾子固文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　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篤于不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　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　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　而治之　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才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　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　政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不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國體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吏之欺姦而弗顧與曰作而吏之也人之不善扶而誅之欺姦而弗顧與曰扶而誅之也然而作而吏與世以為紛紛也扶而誅不善世以為刻訐也何謂與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淺深使以聲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噭然反之塞然辨之作而吏之扶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為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疑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與當其坐于府立于庭而議之於四方使彼其聲者小而罪也淺而噭然反之塞然辨之作而吏之扶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摘而得之也為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譁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上必思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而皆壞為誠有任忠義者為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者而信則姦與屬者得　厭且病之事而聞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疎不可為也與爲則何如審察焉其情而吏者利害也大繫天下國家也循之有理也則因忠義者之事其情而誅者奸偽也大繫天下國家也循之有理也則因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未也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要而弗顧與曰考其弊而吏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害其深者焉則細且淺者遮焉細者淺者之可要抑其不聽則徐徐而治可也豈要而勿顧也與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雖也然則凡彼之所以為也有壞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壞者與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皆也罪忠義亦可與

問堯

或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凶而舜能焉曰舜之所以聖由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于衆曰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假以位焉而天下卒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誅至於舜之時可也故堯遺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論習

治亂之本在君之好惡好惡在所習少習也正其長也必賢少習也不正

其長雖與共為治矣不幸而然則將磨之孰能磨之擇人焉朝夕相與俱出入言動相緩接焉是則可磨已也主然而是者助之主然而違者皆之不釋則極論之勉焉除其蔽欲而接之以道不見邪者而變焉其志素定矣然後可與共為治其為大體不亦艱且勤歟然於習之也有漸矣言之所以為治者宜異焉此衆官不肯任也宜必人之不材也朝夕未嘗相與居也出入言動未嘗相緩接也是焉而不能助違焉而不能背不釋而莫之極論也其蔽欲日益固其為道日益拙所見寺人女婦邪者也其志素定矣未也其可共為治乎其為大體不亦怠且忽與虐宰相雖尊也然其見也有間矣置斯職也不慎歟使此職也不盡也而寺人女婦厚其心其誰曰可也噫左右侍從之官其非所謂常伯侍郎給事諫議司諫正言歟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焉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致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違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考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違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為之違亦可以必信也違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為佞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虞之勿違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術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致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致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愚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致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愚曰我致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其實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如此不輕以蔽于號令也一于賞罰也明于治也幾矣致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宜其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予其言與行則未之致也苟致焉則亦其違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考也以正人佞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適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致之邪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致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邪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實實之間於計無素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殆矣正與邪而尊焉一日而有疑焉有職其官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致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致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數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違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辭矣

説勢

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　已勢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宜有以翊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遍王制　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而郡縣之其勢盛小而易使也凡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賦徙置守宰若委棋然而勢宜使而治宜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魚縫之相觀一有變則綱而從耳而能有以翊戴天子乎故一夫倡亂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已其善耳今病封建者必曰周秦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　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視其大綱大法之治亂耳其次准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勢使而易治皆善也地遍王制勢眷於下皆害也倡使韓魏與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俱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見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彼世鑑前之敝法寇藩鎮權力哉未遂矣然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仲州縣之輸其宜計之善也為一水旱兵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何以備之徐察山崩之謡可不念耶識舍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勢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説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其而天乘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嗟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乎虚空以著而息之者歟我觀其用亦窮矣推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雷霆而倬而霽而孤頃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氣之為形散之為聲充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雷霆也而霧也　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寡耶今夫群而居纏而衣煖而食暴土

若搆竹木而廬者其嗜欲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哉觀其用也察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器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優之使相親知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給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達之使去於利而亂於理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意非容耶哉有以　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窺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雲霧而求之者妄也觀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與於上而陰權于下制于其心而不可强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移於儀業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繩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愚妄焉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攝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說言

上之啟群言其務當而已誠使賞且信者其言非必不可以聽也賊且殊者其言是則必可會乎否也斷焉有補於治而已矣然則豈惟上之夫待可貿焉天下之邪正舉白矣昔舜之達四聰明四目也故元凱在下不能抑也四凶在上不能蓋也其治由此而已昧者反此甚進其所用不廣聽於其所忽雜欲嘗吾其有主也直推上之夫將不聞焉天下之陰教者舉運矣秦之敝以斯高漢以莽鳥晉以荀賈唐以牛李裴盧其大故　已可不勝其數曰不　察乎四端其大甚將其小遂殊其實攻其文何察焉當吾有爲而言之也使賞且信者皆得其人然後其不可以已耶

說非異

人不能相持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開治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大達而不悖然後人道克群游族處生養舒愉歷選列辟無有改此者也獨浮屠姦起西陲荒忽衆亂之地假漢魏之衰世暴偕跡文說排釁敵行至晉梁破正擅邪鼓行中國有卑世輕主海內之實亂說說福寃頑悲雖之邪說情馳驚旋祥傾逢怪神之邪說離君臣叛父子指木相灰炳之務梵而場不攫不弱碎而無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剗學訓語殺禮崩樂壞民視聽逆將除唐虞湯況三代杜塞仲尼之訓捨自賢其狂妄然使天下況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爲害動居盡皆變諸夷狄猶惟在昔尊禮義而尚　況廢而克戡致聖明者禍唐虞暴亂者凶幽厲況欲盡滅斯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滅湯聖賢數千載功業專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碩生繩其謬邪亦勤懇于篆書然世主莫之悟其流千漫無其止其技相與唱而大之習爲踐張叩頭下稱降休若探諸懷與百姓交於道而捷於市患天下之財什伍而專爲其廬益侈其衆益蕃其辯益枝葉耗費無窮而捷亂無極耗矣衰哉執抑而正之與或曰斯姬其從廣矣蜀究其本其源情性真然與孔子異意凡爲之者不愛官爭能暫夫惟仰觀爲務遥逶然相執也曰吾明先王之道內足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惜性有不平默皆而之他將夫其千尚何有乎孔子之竟言也以行吾道能也以治不能無爭而執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義不行也尊教與義則上壞而下蔑嗜執之乎探本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序屠利心無足而假無欲也行嫡陰議而猖焉害俊治也爲在其爲贊哉則又以謂爲愚者設之故鬼神之相司察實報陰禍災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於其心起其感懼而剔及是又哉也其以實報陰禍之可畏欲與畏刑而慕賞哉慕善者陳禮義指益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斥威欺悼乎逆於其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矣欲顧來生之報得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踣道者鄉勸而抵觸者衰止與否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虜肆夏狄之制未搭而塔廟盡於海　緣而試持權行之民暴而斷髮胡服之殺肖相摩雖相推也假學立制循禮致樂之道不極而蠻貂之書啟中國者纖篤難知不足戴遠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鐘豊鼓之聲鏗鏘闐闐也業奉之修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離梁之食褐衣之裴聚稍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餒之民孫酥畫而爲瀆中瘠也爲令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于中計斥犄州之未制嚴勝之莞擊自上先焉塔廟勿新也禍誠勿數也冠而隸籍五百覺其一人爲老子學極提仁義戴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器其序不可不深爲制做此頗循其數求剔叉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應天施仁以得民斟天下之智愚而去之以往古教之以至順紀爲寰宇之間形氣之內聖人之興章存焉可以外運遺從內蠢毫茫瓊之以純蝦矣焉用胡夷之　蔑唐之學哉

治之難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無有也然而治之難也何哉治世非無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參非廣者也雖有正人勿病也唐之時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時三監在周之廷唐免周公大聖人也其辯之也不敢其知之也累彼雖幸而至乎大臣諸侯之閒也然矣於正人焉

無病也漢元之初蕭望之相漢劉向周堪張猛為之腹心東漢之季李固陳蕃杜喬相漢李膺范滂之徒布據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時則已矣使究其所施功德萬計哉孝元桓靈常主也其相參者史高弘恭石顯胡廣趙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厠其間其於料衆賢　不明而用之也不果雖進而立于公卿之內儼然而亡矣可得天下國家之安乎嗚呼治之難也以此觀天下者不觀小人正人貴賤進黜觀其用否如何耳而治亂審矣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詞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瀾漫漶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詞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于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　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悃愊憂國而有觸于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詞要之不悖于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强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為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余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己之知者其誰與雖不吾知誰患耶

書魏鄭公傳

余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　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益暴其惡于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　此其反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與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讓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于君美常在乎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　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曾子固文

上田正言書

伏覩詔書以執事直諒説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去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鞏區區敢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向一本于苟且天下日敝衰缺壞墜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傳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　愚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周討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默默而自斂也豈國家用賢者意也以數四方有司論而議且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為天下主簿書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非大位然論議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雖衆有異節不得況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偕仰對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匿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遂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者賢不肖立見是以凡居其者固以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故如此者于內外之利病主能力行之其事不可則直爭而害之王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向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叚曰吾某日言某事吾釋責矣乃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趄簿書唯唯聞成事一職之中　七八避就時人喜然不然則過悔從幻而不可世用者也人有居其位而不德又不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四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風矣雖欲固穩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偽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棄以一時文字聲名頌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說附而趨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為也昔漢有公孫　杜欽　郭谷永皆賢良是用計其一時之名達不減于今世也其才亶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趨於無所關陳以至于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彼之違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皆備其非但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于困窮　于困窮紋曲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歛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然為身謀而已則鞏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客客而隨俗也翊執事計當之得失已拜矣宜世俗之所既有喜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人豈不盡知而執使也鞏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鼓治道鞏未嘗一達而頗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恕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小大無不諫諍雖當時都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　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終卒能成貞觀太平到　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折慕嘆以嗟惜以為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為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雖盡三代唐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謨如貞觀間或尚遇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於隋陳後由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文要　其君臣無如此謀議　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竊獨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配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主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阿狀默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觀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推肯當然避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揣所欲慕者已矣雖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于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人意起以為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事雖不合乖足慕之萬世而使邪者懼諂者有所樹矣況乎合乎否未可必也不如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豪動不可比說回在庭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今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配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詞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于古者不負且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

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辯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致而忌忌毀罵譏構之患一日俱發需需萬狀至於衆女子之讒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公然欺誣矯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慮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辱首載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內汲汲焉而務施之于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于其極而從己焉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者故孔子之所說者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遑遑而復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焉誠不若是宜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其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聖聰明求治之心本嘗患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政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與梁齊邾滕之區區哉雖孔孟其有稱而已矣非獨異之也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獻憤之不已謹成據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經道其意復二篇並他事因亦寓書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致吾望於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鄙者慶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于非則又庶幾乎天子親能有所聞並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被害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因二公之道何如哉幸蒙思更責舉法責之罪日于學使覺者不待乎掖天下之籍而感頌上著以持舉行淳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不及善乎莫興爲善也故詩中喜學凡具伏惟賜省察焉

代上蔣龜學書

夫蜀之俗聞天下蜀之守首從相望皆逆其俗而已豈以儉爲不美耶蓋蜀之守既貴重而奢者人情之所使也逆其俗者蜀人說而美名之所歸也彼處貴重之勢行所使而得美名蓋常人之所奔走也夫誰肯舍而爲儉哉殊不知夫推理而行儉者亦樂也豐其俗而治其始也民雖疑且怨且謗指日以詩其終也必化以服則美名安得而不歸哉是其爲美名也君子之所名　萬世而不滅者也然世不推其所以然而相與立論曰蜀易昏以動俗既久以固其不可以更也是大不然夫不知民之難與慮始也當事之吏也必盡豈惜蜀子產之治鄭也三年鄭人有殺我子產者夫非怨哉然鄭卒以大治戴子產卒以如父母其於也化且服云此其效尤章章者也豈忌其勿動哉蜀也皆天下之人也一而治之豈有不同乎至於俗也有不變而治者有變而治者所宜酌而行變而治者也非禮義之歸變而治者也若蜀之奢豈禮義之歸乎其而不變也必也久且固焉則遂之而已世之事入於亂者衆矣去治古遠矣舉將遂之耶必不然也然世所以莫敢爲與莫爲之而無其效者是前有二說非如向之所云者一也今之爲吏者勢不得專且久不專則諸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是其所以莫肯爲與或爲之而無其效也可爲太息也已　昨者執事之入蜀也獨故出數百年之表特之子躬而化其俗某聞之喜且慕不知其且也既而卒以不專則諸易行不久則化且服不可以俟也而罷天下之去者且今以爲遺某固之嗟且恨害不知其至也雖然執事之雅是心也好古而非俗之顧也可知好古而非俗之顧者行于此亦必均于彼推于一亦必施于其今故事之未餘故也其由是以數某也卹鄰義之舊而其心有所趨切者常人既不可以語是以千里爲近以險塗長者爲廣履猶康而自致于執事之門以歸計爲宜惟以執事好古而非俗之　爲可望也抑亦以某人書望釋凡被訪納有一日之素而籍口以來故惟少垂聽某之家本窮空逾某人而始得祿不十年而某人沒沒之日親於戚以葬既葬而其學徒雖於鄉數期之間疾疴死喪十口之所存者惟老母與某也二而已無田而嘲也無貨與壯以爲商與工也無力以漁也無屋廣以居也奉老母而寓食於人者殆十年矣噫是誠子之不孝者也人之天窮者也每觀古人啜菽飲水亦養之說而已尚不得有此則晝而行在而臥寢然而思盡然而不知涕之交頤也在上之君子聞是言也如是人也其哀之乎抑不哀也不哀之而曰仁可乎哀之而不救之可乎今某也得有廬屋以居十數畝之田以業老農女之妻以覺而身耕於外以親得菽水之養而奉老母給祭祀則志願足矣其爲事至細其爲求至易與也不過執事一諾一會之所費而足濟之矣其恐有猶與十年而無可告者以今也遇執事好古而非俗之顧者也有一日之素者也若哀而不見哀而又不見振焉則斯人也卒窮而死耳豈有望于此哉伏惟少留意而念焉

代人上石中允書

人之去教化不為盜也其幾矣數千百年公卿大夫無完人即材與藝更薄於自修即令之所謂自脩或濟於材而謹細忠今之所謂自修也大節大行不如是其已也而能者止于是故自朝廷至于四方無右官上雖有善意善令不能行民之窮瀆於死無所告天下之未治無他焉由是而已耳耕不相漸靡靡成俗所以良道過封者乃敺去于是焉其無得也明矣一有駭而動之者不比而盜也是幾矣噫可怪也可懼也今者更貴舉法善矣人相從觀詔書良者瞿然有意于惧庶者惕然自强矣數百年來未有此舉也然吏趣脩其文耳未有能力行者也士趣强其外耳未有能心通者也不心通賞罰一不振焉則必解矣有聖人作不已是法矣然而云爾何也聖人之為教以己為之先以法制之知不以己為之先雖有善制聖人不能行也今能為之先不在於吾君與吾民之所耳目者吾君固能為之先矣吾民之所耳目者朝則公卿大夫外則長若師然而可法者殆少矣太學化梲也得教事為之先繁事士過此言太學之　漸行矣誠善擇其不識通之於心者光肆而能廣之於朝廷天下乎某四年時太學生也今者欲往而依教事會學之令不五百日則不得舉某實父母得某欲

從叅不姿得往也今欲往焉則恐後時不得舉　望且夕而事親者母所圖焉進不能依教事而學也某之所就亦鄙矣所不足于心亦大矣某豈貪屑然哉願讀有不得已謹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并致太學得教事之蔵以為天下望

代人上永叔書

夫有為之時不世得求賢亂已遺過其時方夙夜　通深徽之微明王體斷圖繪是萬世之長策雖聖主于唐虞之盛非幽算曲士所能仰望其輝光也然使百姓人封戶榦四夷軌道上下禮義藹然此時於用才亦無遺棄者矣夫剖幽邃闡人極之力耳覓嵗植善五寸之職耳二者皆教有以用之則人之與居天之長養待之然後克而有成豐之偏材薄技亦宜有所用之也某徼庭顓蒙不曉于義國家幸以世德之故引之仕籍忱自恐窓可以自效惟首公誉職故朝而出暮而歸集易即頑有如必為圖所以展振而已而州之守倅部之使者皆過引其長而形之薦書豈甚之願望求君子成就之使然耳敘事旦夕輔天子居廟堂其有意于偏材薄技耶幸有意則某願先出於門下然非敢望也倘以伯氏昔年京洛之舊以庇其衰緒而振其子弟則某不敢自後焉

聽琴序

凡有貴於物者豈物不能勝之與抑亦無所待於物故也世之有學者名于一藝苟不期于兼物則亦　貴矣然以自售　人得而賤之故工於藝者常恐人之益薄則往往拂人之好而自安其癖貴雖求之者愈勤而拒之者愈堅然不如人亦愈益薄之也琴之為藝雖聖人所不廢也其制作之意蓋有所寓而至其所聞者不出乎凡席之閒而所感者常在乎虛屈之廣崔嵬之巔亦已至矣雖然聲自外入也使聞於彼而應於此者猶且如此況不自外入者乎蓋樂之實不在於器而至于致之以盡神則樂由中也明矣故聞其樂可以知其德而德之有見乎樂者豈係于器哉惟其求雜于器也故習之有四以至于有數推之則將以得其志又中於得其人則思之所不及矣故樂而作書四然而悲豈能易吾于須臾哉若夫吾之心在于祖門吾之目在于鴻鵠則雖九奏于吾之前猶不聞也故琴之作有厭乎人之耳者豈非自外入無有久而不倦者乎雖然吾嘗學琴于師矣反宮于脾而聖亦不廢也反商於肺而義亦不廢也反角于肝而仁亦不廢也反徵于心而禮亦不廢也反羽於腎而智亦不廢也方是時也非　也承之於律則不中夫鞮鞻安得而生哉非夏也承之於律則不

中鞮賓物安得而長哉非秋也承之於律則不中南呂物安得而殺哉非冬也承之於律則不中應鍾物安得而藏哉故無出無內無聲無色無情無狀乃屬不能盡其數豈止於十九八六而已耶故聞者無聞也其神之將來不極於磬石而不極于北戶而不極于流沙飛羽北不極于令正之谷則鳥何從而舞魚何從而躍六馬何從而仰秣景風何從而翔慶雲何從而浮甘露何從而降醴泉何從而出吾之琴如是則有耳者無所用其聽而何厭之有乎則凡貴者且不足貴也故在鄭則不淫也在宋則不溺也在衛則不煩也在齊則不驕也用之于郊祀則鬼神亦從乎其所矣尚何須於知音哉若乃當春而叩商及秋而叩角當夏而叩羽當冬而叩徵雖知四時之行未克有乎動植也某人嘗與罪違撫之金絡因以琴稱而不知吾之琴也某人苟知所存不在絃所志不在聲然後吾之琴可得矣雖然他日祭酒之堂樽俎之宴進工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歎使聞者若有所得則庶幾不愧於古人矣尚何恨於墓薄哉

厄臺記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春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廪之苦禹有狂蘇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嗟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 之為本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累歲身殁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嗚呼先師天子聘乎時民否不逃乎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舍之則 困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 孰為厄乎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于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乎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

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知致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四

石守道文

中國論

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
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爲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
禮樂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喪泣所自制也
果蓏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
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
北方曰狄衣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則亂仰觀於天則
二十八舍在焉俯察於地則九州分野在焉中觀於人則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賓客朋友之位在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內非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賓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乎二十八舍之內是亂
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賓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亂於上地理易於下人道悖
於中不爲中國矣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聃
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

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
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
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雖然中國
人猶未忘也而從之也其佛者乃說曰天有堂地有獄從我游則升天
堂矣否則擠地獄其老者亦說曰我長生之道不死之藥從吾游則長生
矣否則夭死且人有爲耒耜以使人農也爲詩書以使人士也爲器材以
以使人工也爲貨幣以使人商也臣拜乎君子拜乎父弟事乎兄幼順乎
長冠以承乎髮帶以繫乎腰履以藏乎足裳乎以待乎寒暑飾以須乎尊
縗麻喪泣之制使人爲哀但祀祭享之位使人爲孝篤之務也如是我皆
無是之若於是人反限之或悅之始有從之者既從之也人則曰莫尊乎
與之抗但無見以事也無長以嘛也無妻子以養也無有飾以奉也無髮
以承也無帶以繫也無縗麻哀泣以爲哀也無祀祭享以爲孝也中國
所爲士與農工與商者我皆坐而衣食之我實也如此故其人歡然而去
之也龐然而趨之也盡今不離此而去彼背中國而趨者者數哉曰如此
將爲之奈何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禮其禮各衣服其服各
居廬其居廬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不相亂如斯而已矣則中國中
國也四夷四夷也

漢論上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
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
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
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
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
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
於學孤寡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盡滅三王之道漢革
秦之弊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
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
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
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
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焉然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
政紂滅商道武亦受命克承湯然故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
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紹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

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
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
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
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
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
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
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
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
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
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睿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
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
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貫若
能追舉皇帝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既用三王之禮
施于朝廷通於政教播于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乃敍敍進

當時之近詣王霸之雜略貫乎高行狄狄舉夫近古之野證出秦之鄙儀求夫寡欲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　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又而何死　參代之參以蕭爲之規當守之勿失曰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右參不能竭才補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武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備者修之教化之未洽者洽之文章未備者備之禮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豈與遵執施之於蕭參捷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聞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損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損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虐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于桀紂之時其道降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

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若秦甚矣秦之敗揭竿也民得出揭竿也惟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揭竿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揭竿而得漢非揭竿人皆樂從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踰於秦然矣樂乎當高祖長秦之民乎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雖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于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蓄集地民未有疆凌弱民未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國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必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綱用乎封建以城之射御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得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千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且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抑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揚湯俠書賢父子而獨責乎曹與通豈曹相國不亦偏乎曰蕭之草曰天地草而

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應四君子以正位凝命當亂怪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曾其時來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立萬世法通當其罪也豈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法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迹以成熟矣百姓信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言者已速四裔地兵強以凌弱衆以吞寡矣夫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詞禽微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游殫天下之財盡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關山澤闕其不足乎故張錯禍晉地而救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弘賢傅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季札論

夫據一身以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齊也據一國以存萬代父子兄弟之親者季札也嗚呼夷齊非苟義也札非苟讓也以夷齊之明且智豈不如紂之不仁豈裹天下武王順乎天而應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拯民塗炭中至於無桀泰然也蓋以情見萬乎耳舜禪禹傳乎天下之大公也而

舜賢也禹賢也啟賢也堯舜之禪讓禹之傳嗣皆與賢也可以法湯伐桀武伐紂雖天下之大義而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訓順堯禹皆傳乎賢而湯始以兵伐桀湯既以臣伐君桀而自爲君武王又以臣伐紂而自爲君且大懼後世不知有堯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傳乎賢但知湯武之以大義伐桀紂而將有假大義之名戕賊篡弒其君者故肆乎爲首死乎首陽嗚呼夷齊非苟義也存萬代君臣上下之分也以季札之明且智豈不如吳國以季子則存以諸樊則亡豈不能保其先人之國則爲季覆絕其先人之祀則爲不孝豈以諸父與子天下之大親也兄與弟天下之大倫也周室既衰王政絕矣天子爭立諸侯篡奪弟殺其兄子弑其父無國無之且　懼後世不知有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皆以諸子得以篡其父弟以得奪其兄則親愛滅矣故託以季札讓于諸樊嗚季札非苟讓也存萬世父子兄弟之親且非夷齊則後世弒君接踵矣非季札則後世弑父繼踵矣獨孤及作季札論云者豈知季札之所存也呼及徒知叛先君之命非孝臧其國不仁獨不知奉先君以爲孝孝之本也全一國以爲仁仁之小也與其奉先君已從之命就若存先王大中之教與其全一國將墜之嗣孰若救萬世篡弒之禍嗚呼季札之志遠哉及豈知之也

故孔子稱伯夷叔齊曰古之賢人也謂季札曰吳之習禮者也

伊呂論

人稱之曰伊呂以其道相近心一出切切同也余以謂伊呂之切則同其道其心則有異者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在畎畝之中不以其君無道而遂忘其君不以其將必亡而遂棄其國五往說之見其君進其說欲其君之克念其國之不亡焉未泯乳伊尹之心也其君無道其國將必亡庶幾其國不往說之見其君進其說甚安坐于嬉嬉之中思其君不道依其國將亡者呂望之心也故伊尹卒不得見桀桀卒不能知善夏卒不能復存然歸于湯得君于去就之道矣向若桀能納伊尹之謀克念作聖夏之祀未殄矣望之心尚寄于此乎君暴虐于上民塗炭于下國之祀日且墜矣不一起往說其君救其民存其國祀直以歸于文王佐武伐紂成萬不一就見其君進其說安知其君之不受其說之不行直棄廹望之心不如伊尹之心望之道不若伊尹之道對若萬分之一 論亂改道之心以望為太公雖其奏政而從于善尚之社 違矣惜乎望之不一往也

周公論

或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 一飯一吐哺一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其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暇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禹舜益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舜聖人也禹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勤且勞復何為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也方在襁褓之中如成王冒聖人耶且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 千餘年以得天下武王死成王幼弱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下之重荷成王不似肇復其業則是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直得不勤且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周公者皆然舜禹益與伊尹傅說所相君所遭時異也孰謂周公之德不及耶噫余觀周公相成王之心至矣成王嘗剪桐葉以為珪戲以賜唐叔周公即入賀成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國封唐叔周公相成王之心也至矣成王一為戲言以國封人成王復敢戲乎戲且不敢敢荒寧乎敢逸豫乎敢偏徹乎敢盛亂不道乎敢驕淫無禮乎周公成相成王之心也至矣唐柳宗元以謂唐叔小弱弟不當封周公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不達周公之心也已

是非辯

天子將舉人而任之問於宰相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宰相將推人而舉之問于百官一人是之一人非之則將推賢曰賢子其言之賢者賢者是非公也小人不實則諺矣曰問子朝廷問於天下朝廷非之天下是之朝廷是之天下非之則將推賢曰賢子天下天下是非公也朝廷不斷則誠去黨與誘毒譽鑒嫉人皆能是是非非也存黨與誘懷嫉鑒嫉未可與言是非矣嗚呼余觀能是是非之非推于天下而人不以為私更乎萬世而人不可以為古獨有五人堯也舜也孔子也堯舜知來物之不肖而不舉其子如舜禹之賢而以天下讓是非著矣孔子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當時無一人妄受其惡無一人謬專其善是非當矣次則孟軻韓愈也孟軻是湯武非桀紂韓愈是周孔非佛老是非判矣自堯舜至于今凡幾千百年有此五人是非之難也如此凡人愛憎以情善惡由己千載杓骨丸泉腐肉猶以好惡升黜于堯禹枯竹間況與之比局而事主議或而難朝乎則如人無堯舜孔子孟軻韓愈之心皆不可與言是非矣吁今亦有以一飯房薄而為愛且憎者劉工部公面京有事自不得劉不積之退而脣且彘遣人罵劉語不休孔大諫在兌州有人不得善遇遂而惡且世到處播孔醜甚醜然二子者是亦不為顯非亦不為辱何懼哉余懼見樣之前舒信之下有以姦為賢有以賢為奸有以佞為忠有以忠為佞有以許為直有以直為許有以邪為正有以正為邪亂吾君之聰衒吾君之目哉吾君之心者以賢為奸則龍逢見誅矣以忠為佞則比干見殺矣以直為許則周公見疑矣以正為邪則屈原見疎矣以姦為賢則飛廉見進矣以詐為忠則新莽見信矣以許為直則趙高見任矣以邪為正則王莽見用矣如是豈不亂天下乎豈不危社稷乎余是以攘然作是非辯

辯謗

介積青州劉概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韓公上疏數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于身利于道也介如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叙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嚴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朝廷無觸死有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于人乎介于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吏臣謂非釋老于道本大不如大其道者狼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揮辯其旨不獨為旨也 敢子時舉凡人急于數孝而亟于避諱甚無取也介于此知吏部之孝也曰諱無德於民猶有靈于晉國宗元有德于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無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

曰乎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座之為如實録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
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檝而後釋吏部之道因檝而後明檝貞可謂
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昭郡鄉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
謂檝亂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檝少嗣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偶對以
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纔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此為青州舉
送以是名士不得高至是首送貴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謂
檝有化丹砂為黃金術竟滕得之特其首送或以為檝倚富當生力故得
首送滕於是破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當上塋觀書得檝解吏部傳論
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檝之名不虛得知滕公之破謗噫吏部之道二三
百年得劉檝伸之劉檝之　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
石介明之故作辨謗

辨惑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
惑之以為必有故其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夫凡
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
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

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遂死
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
必無黃金術也

辨私

儒者好稱說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於其師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
道也一日無之天下必亂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則人飢如布帛不可一
日乏乏則人凍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也長幼也天
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
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離孔子
之道而言之其道雖美不致於遠其言雖切無補於用猶錦綉不可以持
寒珠玉不可以療飢故儒者稱說不及焉非道之也

辨易

王晴為負荅者傳載辭說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足有文矣
以為文王病也負荅者文王為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
八卦也三才具不立乎四序具不行乎百物具不生乎萬象具不森乎以
謂伏羲氏世道之交論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呼可怪也夫易之　救亂而
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榮遂故文有繁者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斯
于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于夫子故繇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
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
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
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辯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
文王夫子無述易至今冥明薛牧負荅者不達易甚矣

朋友解

羨增友之從水苦苦甚辱符酐　竭什周與至之友且通家義甚厚倆至
之文四焚為借　子譬救因以私役人罪之聚法職擇水火縣酐之賊也
朋友之義患難相恤屈得其職又得朋友之義反偶罪大罪朋友之道
絕四解之夫父子兄弟以親愛君師朋友以義合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
君師朋友君臣之際猶有爵祿之貪得其利為師友之分非道義不合夫
所謂道者親而不離者也夫所謂義者而不可解者也古之管仲鮑叔王
陽貢禹以義始而以義終者也張儀蘇秦陳餘張耳以利始而以利終者
也義無不克終利無有克終今夫人之趨權利也則蜂集棄則鳥散平生
握手把酒歡歡然肝膽吐在地一旦患難危患則掉臂走趨而過若越人
觀秦人之疾不獨不一顧又從排陷之朋友之道薄也如此有人反其薄

而亂於厚則以為罪今秦符縣尉李溫與進士姜潛國師皇業有升堂拜
母之義潛秦符之太平鎮今歲夏六月七日乙　夜水大至太平之人
死者五人其一則權府使臣張僭藏也在太平參鋅百家皆被水尤苦夜
風雨震雷天大　水且暴來潛左手扶老母右手扶母兒妻子弟妹蒙蒙
遙其僕出沒于水中僅得脫死走太平四里餘乾高阜以避溢之　溫廬邱
居并其所以待歲時伏臘之用凡百篇與所藏書數千卷盡為水害溫
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知恩不足君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振恤救尉
權略足以北於潛而更息顧其身數倍擬國家禁為逃錄罪不為潛致
患難力足為吏重視此試其狀禽獸之不為也東家人西家焦鬢爛額為
救赤子入井路人下來絕纓擁劍走救之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
將至於死猶赤子之入井也溫少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　復
先生及親募士建中而交石介鐵周公孔子之道知　義忠信且與潛友
厚反顧身愛惜乃不如負狀禽獸乎不如西家路人乎以古朋友之道責
之溫猶負大罪潛之窮且困如此縱能借幾日力遺一囊鈍未足以解潛
命難之安然以今人推之溫能不避顧其身愛惜其官抵冒刑禁以庇夫

朋友見忠是亦能以義始終者也故舊不遺者也患難相恤者也法順戲
密乃寵溫去賜之以徽丈寘之于深典此不惟傷朋友之道亦以害國家
教化之本國家本設禁所以禁小人非施之於君子也小人大為之禁本
或踰之君子則有禮樂而已矣使溫獨國家之常禁則廢朋友之大義督
者權也權有時而用制小人不以權則壞法亂民為害必滋義者常也常
者道之中也中常用待君子不以中是示天下之無君子矣溫為君子而
以小人制之是其宜溫亦不足深惜夫朋友之道遂絕矣天下風俗簿
矣噫州縣吏貪墨殘暴者而曰首不聞舉一人溫奪公官去溫　康溫袞
民溫有文行溫自郢嵩溫有於事觀溫志於事上溫情於朋友盛得罪悲夫

書淮西碑文後

淮西之賊五十年王師屢戰無功天啟神算以授裴度度克恭行天罰以
爽大叛天下之兵百十萬之將遇時不下度建大謀以任李愬愬克登
賊城以縛元濟淮西以平蔡人以生天人相與乎君臣協心乎上下同力
乎推其原用則度得天也愬得人也計其功則度任智也愬任力也曰嫌
者曰國者人正如其風而也曰生者曰成者人正知其嗇狀也設不勤而
運其用者天也曰戰者曰勝者人正知其愬也克類也重審也然無為而
任其謀者度也僕高帝取天下蕭何無汗馬之勞群僚攻公取戰必勝曹
參身被七十創　功名何則不曰發蹤曰生者人也逐殺獸者狗也度與
愬之功亦猶是乎文公臺賦此者著辭於碑優度功雖曰不賢也初度獻
致以群賊未除貸姑待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第接延賓客有是天下
賢俊得以獻計議於丞相則致蔡之謀已萬于數中矣請將建牙出兵就
危相視持以歲月未有成功而群臣皆欲罷兵度獨唱堅議與上協心討
定壹斷象不能破請身自督戰且曰誓不與此賊偕聞則得勝之算已達
於掌上矣及至郾城迎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
監之軍陣進退不由主帥勝則先使獻捷偶細則凌　百端度至行營益
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主將衆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則將卒之令
專行于閫外矣以天下取蔡之謀定上得勝之算閫外將軍之令合而用
之一而行之曷曰歸正丈人吉旨不利乎七月度出十月賊平成天下之
績通天下之患不疾而速不怒而威非惟　愬與神其孰能與於此乎
故曰度得天也其功無欺於天下矣

錄盡書奧辭

盡書奧曰吾常游於文字閒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盡之故曰予曰

盡書奧夫書莫吾盡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廷為
經則損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狀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
易之道也後世人有傳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墮壞也斯
得不損之盡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
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
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盡乎春秋其三傳之盡乎詩其齊韓
毛鄭之盡乎禮其大戴小戴之盡乎孔子道其楊墨之盡乎堯舜道其佛
老之盡乎嗚呼以降逮于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鎪文理刓刻典經滛
華相尚巧偽相銜劇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遺日以刺薄而不傳六
經之旨曰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盡也書之盡有自來矣而謂余曰盡書
者予敢辭

擊蛇笏銘并序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閒為山暴為殘賊繞其肆行如天地　青主而
異禦也人生最靈最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侵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異
露也祥符年李州大慶觀有蛇妖極怪異刺史日而至於其庭朝而人以
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于門以觀崇龍嚴祗無敢怠者今龍圖
侍御孔公持節幕在是邦亦陪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是蛇不以怪乎致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于前郡
蛇無異為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
能肆其山妖而成其妖蠱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閒
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
彌亙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夫子誅少正卯而在齊在
晉為董史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
輪在唐為韓愈諭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
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雖留晉人懼辟崔子齋明刑疏董
匪折張禹剝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像行鱷魚徙幽患息朱泚傷唐朝振
怪蛇死妖氣散嘯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宜使覽一蛇而已料
從之下有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蠹法
亂逆庶亂紀者四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以
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
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當得得公之而用公方為朝
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播德於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節惟重物　節乃能受
節之為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節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又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節不折　正道未亡　斯節不藏
惟公寶之　刊燬其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五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六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依物性道收曲者直者敵者卒者作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依人材其旅剛者柔者暴者懦者忠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主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於生必先於動焉於者動之發也事之未兆也當其於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當其於動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於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然如善不善于既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先天下待其治則憤悶發于內而言語形于外已暴著于外猶不如謀于中于事卯故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矣某生閣下有人家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甚規切誠丁寧切至如聽其子孫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遠天以剛方直則之性授于介不納介于中夫剛方直則不以中軸之暴戾輙折日可待矣今閣下賜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則付于介閣下納之令德也天啟其後能折於介而閣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閣下仁育閣下為主居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平生未嘗一登閣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奉奉之心不宜介再拜

上先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睽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　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不能累黃帝與舜禹周漢唐能治之也　聖朝八十年始有賊昊之患　國家興賊為家人今興戎始乘睽難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于閣下矣之蹇曰利見大人正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蹇難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當位與不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

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勞蹇以進忠扶王
室故九五大蹇明來朋之辭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
賊吳犯順之明年　天子削周閣下經略兵始一年未見成功讒者曰此
乃罷閣下而專任夏竦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城守病社稷之憂難者
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畧初賊吳揣摸閣下而謂守於吳人皆曰不用
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論益喧然滿都下　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
進職與夏竦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進罷
閣下今起復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
智矣噫閣下之智謀之四海有餘况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四門
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
矣准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據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也遂
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所不死卒收其功賊吳據境上諸侯
可畏者閣下也遂以書閒在朝公卿畢有請掛閣下者賴　天子聰明神
聖閣下復全晉公刃所不死乃利害字指元昂閣下書閒不入乃復大任
其可平破元吳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擇偷苟安獨閣下不

愛其身不顧其家不避其禍任極誠盡節以必得賊吳復歸爲心此得王
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義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
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忠臣之節居臣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　國家無
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承平之治　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夫以致干戈
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脫煖食不遑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
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朝夕而昕暮而起指揄倖
逸飽水耙草自比於山麋野鹿豈所安乎夙自視不得無忝元可施用寬
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郡爭稱充州姜潛任城
張洞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書于周習城面敵於力堅悍若
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侯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孤一城一
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從秉暖帶隨元戎而周游兵機戰謀帷元戎
取之孩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二人不肯事非閣下亦不能用茲二
人攜事劉顏子望浮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自
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周非淺近狂妄者易好兵之流也閣下辛厚
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充州奉符縣尉李渦前宿州臨渙縣令
曹起皆進士第名起亦事子望温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崇蹈名節好

循仁義守一官能執且廉善養民廉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
得贓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恨不能直棄官罷去温以不善事上官爲貴吏
亂置于深法平償買官贖一級温損官錢數增降名鶴管洛州二人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尊數劉狀汪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務戰而已唯
才能智勇是用不拘戳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時布刑不妨爲漢
之功臣况兵家宜取負罪遠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遠行則人
不齒知其無以進于時而信於人然將廢矣則思効用以自補立功以自
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務欲爲一隊言必能决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紹良之路求斷跑之士奔踶之馬取是道也温與起宜先收而不宜
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寔助其功今閣
下幕中固不乏人吳介以爲明實所賴者唯一狂狀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所任者雖一人然群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渦河三人章
未可不取温等二人寔宜備戰衆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
荆且丑尺寸功是以勝不肖之罪是報國將軍鉄鉞之威害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與光思遠書

思遠足下人江可涉也有龍鼉蛟螭猶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
不斬其龍鼉殺其蛟螭江故不涉也已不殪其虎豹殄其豺狼山故不可
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楊墨者其害何啻龍鼉蛟
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先閑去
其楊墨者距邪揚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
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爲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與道者
也去年冬嘗以書與思遠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與道非有益實
者但思遠未嘗屑與之語自是遠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
介爲然介非甚無識當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致其人敢望於丈君子
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之道非與道思無可與同闢楊墨者未知然以爲
何如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自驚心悚汗尤竦非所當非所
當矣盛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瓊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
其音也飛黃騄驥良駿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
知其良也然而飫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鮮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

如渴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所而知嗜其甘也固可心服從飲而重府決洽也噫文之衰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繼而亡世無大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學者不知六律之有既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陷人心嗚呼賢人耳然矣能通人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濤彌多天下悠悠其雜與峭經濤之流得斯自騁數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故臨護謾之說辟行天下聞而人不習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趣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惟詁屋一經而已吾常思得孟軻大賢人出為足去其荊榛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人由之直之於聖不有徑由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靡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江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進孫明復先辭蓋道生矣斯文之辭吾不復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謂也然則吾應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遇稱村老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遇之也豈敢當脏閣下無中道棄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韓宏學書

經略宏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祿山盤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盛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叛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鼓悔　天子以夷狄而侵中國以婞婞而亢　主尊否非常也夫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興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嘗未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廈者非一材舉泰山者非一臂為晉公猶取裴東之相其氣五人為之助為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歲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二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雅健以武力可任閣下尚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郡布衣梁直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泂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兼謀略可應大任　國家無事時足容隱窮山林嘯傲雲泉今邊鄙內海寧　朝廷處師轉運之勞頃吾　君宵衣旰食之慮但等豈得中中無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王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王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祚攝政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世屬夫道天下淩遲孔子絕糧于陳蔡逆於衛伐樹于宋厄對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周已勤矣周已勞矣然而卒不休者恩民志也行道聖也孔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閑楊墨說齊宣梁惠王七國之君以行仁義貴中散賦并溢國秋冠墜地王道喪矣揚雄以一夫木救之著太玄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闢楊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埽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道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贊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寔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惜然乎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遺其死論佛骨既潮州八千里而志彌怒守益堅斯四賢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闢者亦以憂民志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為職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　方今正道缺壞聖經隳廢孱文零雜散于天下佛老妖怪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于天地間天子不學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充若擬執之罪絕先王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可當竭精畢力而後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復振存覩也乎不為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而而足下獨東矣蓋窮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泰之趣而足下獨之晉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于東須至于海至于海必涉其深然後如水矣之于晉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于東不至于海如不東矣至于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于晉不登泰山如不之晉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有中道而衝止者乎介年而不顧天下之人之泰之趣而獨隨足下其擬吾乎其甚獨足下顧幸達視引庶能至高慎無為半途而廢者不宣介再拜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為良臣不為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臣舜得兇辭而事之也夫稷契咎陶能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為之君稷契咎陶為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之子誅有慢乎救身救矣名君受顯號

桀紂為之君雖龍逢比干為之臣誠德作威肆虐萬方黃叉忠良剖割身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免所為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皋陶而為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罹桀紂為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為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契皋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為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為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乎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雖死而不敢廢忠書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文公于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 天子神明濬哲負聖軒之姿道德通堯舜舉措似禹湯動靜而動則斷然而神武一朝收集直夫於軒墀之上獨任萬機視前日政有蠹綱紀者一擧盡令正之凡侍事起五日又罷入御史府僚顧風埽焉摧臣屏焉敗化政令自天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爾中司以執憲秉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為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為諫官以司徒判閣言路也俾幾難斷斷然謀大計其三王之舉也執事諫主佐才略魁宏亮直竭於朝右得見舜之王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受美名君受顯號獨操其舉向于綱為良臣獨無桀

集　卷十六　六

文公之成心乎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執事雖舜當者向華叔 天子法聖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時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氣掩夜以合天為之昏日月升則清明天為之明御史 天子之目也御史曠職姦邪職九重君為之昏御史舉職奸醜露四夷君為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 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士臺綱正則朝廷正 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矣雖執事已舉職知所任既克思既克知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然千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譏所望于執事也今當閣下獨入廣眾中舉天下忠鯁骨鯁之臣則以執事為首 天子聰明廣知擧措中能自言敢諫剛正不撓亦謂無過執事故 天子拔于精衆外取執事處于憲臺以持 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 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奈當被大賢半傲之遇擢萬一有所不副 天子意天下俾 天子暨天下皆失知人則哲之明故告於和惟執事思納焉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于其家直四十餘世以傳于孫如此其遠也夫子及後世有子思焉孟軻焉揚雄焉止于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璟雖得位言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具當時然端伏于其家乃蹤起出散漫于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于上以之有天下二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于下以之有其名于傳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後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寄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人且雖然有叙烈于天下復得位于朝見用于 天子閣下既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于 聖君施于天下俾 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唐其夫子之志曰我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特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正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而觀之下禍相事則齊魯不敢犯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陪也尚不及閣下得明明君有大位為中丞僉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 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姦賊未足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衆道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傳閣下宜念之且 夫子之說御史府

集　卷十六　七

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也府並焉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夫從侍亂亡亂荒政佛諫發忠陵御史得以誅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忌諫專福作威御史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黷武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也君主尊也相與將主貴也且得誅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 軒陛之下 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貫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進退休戚爭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責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利礼在於朝為 天子獻可替否皆謀獻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前者清表斯將大用且思試于外史觀其能建吏二大著當事然有治郡聞於天宇庚子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假金匪煌行粗錫銜且有百數 天子勿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曰 陛下獨洪萬機參量常俊良默遠賊入草故鼎新百度備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陞然而天人之心猶將然不

人紓釋者以閤下尚猶大任也主是天人之心若大紓釋矣閤下自知爲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書聞朝大夫某曰有某官爲某官時甚毅諫直謇謇敢言爾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擢名爲然傑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意淫私旋變青鮮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觀此勢力榮寵有所措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鑷其口　朝廷有闕政　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款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患進之謀乎噫古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者假于權位以布諸行事利于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大利食者歟正色直己立于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勝常爲君子而又不能容之君直聽正君寡寵幸而有一君子在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虧節頗有渝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但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孔　天子旌己封章執議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布叢立指點曰此人遽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恐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于天下也自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育己乎莫詳焉及　國家布于天下以左右吾君以或民矣群小人非毀不已莫可沮也閤下亦當大譽我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蔡副樞書

大聖賢非徒生也四山在朝允德不明舜起佐允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叙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道幾廢孟子作七篇而闢之斯蓋漢道斯消矣揚雄作準易五篇言法言十三章而聖人之道未嘗墜隋世時而亡王明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群老之害甚于楊墨擇亂聖教害損中國吏部獨以排之救四山去允德明洪水息於民粗禮樂作周太平六經說允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教行法言傳奉熙續經成王綱舉群老微中國又是知時有其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頻五代之攘棄　太祖一戎而夷之欽唐之不刪升州之奉貢　太宗傳撫而貢之真　真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兼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　陛下守之制度則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與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與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人道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

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然其君臣之道也父子之義也和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聲爲之雅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本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叙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所爲今日之時弊也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　明君與吾賢相哉　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堯之允德舜之明睿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休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　神宗之英如　真宗之仁信乎　明君也閤下射策魁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然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寅亮協贊天地之化惟時惟熙財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相也以　明君賢相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適

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衰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勉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王建中其人孜孜乎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如之公乘時往于世亦謂斯文其無師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和和鄉閭間父母甘旨不曠豈能舉起哉上有　明君倡之賢輔和之使建中承音敍響傳而之天下匪朝伊夕哉光宜乎守留矣文不正與不革未之有也斯百數十年之與雕刻元化之文與偈亂風教異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舟商則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並美閣下幸留意焉嘆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乎文而已其器識偉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守蒞達施之于事王佐才也識時澤知逆逆常出處明用臨言必信行必果嘉遯臥義閉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于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亦介清廉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儀孝廉建中其首書之介書與之進入齋中為得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從之責則有毒南論權幕忌之本寫康韓之自則有易忌必有皆論大聖人之言斯注者之誤則有長聖人言論卑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論則有原禍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術邪道正趨述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拜時養善尊奸除惡則有善解今留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具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畫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也時名試第今閣係例權郡亂試篇一夫其人是夫天下之賢也亦可為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且陋也建中生卑濟也生於小也閣下望貴重也至顯榮也以州縣卑且賤且陋之人薦卑濟濟至於小于至貴重至顯榮不亦僭乎蓋知建中之深今更天下未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敢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于貴鈞嚴云云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高萃并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曰序記曰書疏必本于教化仁義根于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文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于國家敷于人民以佐神靈以浹鬼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其者不過事實兼多教辯研諧而已雕鎪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矣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也唐百有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披揀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于唐之人蓋不能為唐之文也蓋其漸由于　朝廷好時俗習尚貪淫穢術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大賢奮袖于其間經然而特起將與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俗人蒔俗尚浮靡梁沈風文體卑弱氣質衰雖猶未足以燾萬物教明六合逮章武　皇帝負斬義之姿康唐基之材章然起立于軒墀之上武功既定海內刱業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為潘燭幽雷動日涸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身當和千萬百年來淵泯淪已七之由斷唱于萬千人聞寡人耳目所熟都新隋之樓悲然因其太古之上無為之世雅頌正始之音燠然如出如天明有照而虛夫者有始而聲哭者有慈而大多者盡聚鳴嗚萬口應答教無窮休實而善前而隨隨而和者柳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等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當不顧死難犯所排斥日百千載書至少改所守數十子嘗贊佑贊附會視為精專力致吏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與十子力能勝百萬人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焜然明白偉于日月澤澤淵源灝如江海同于三代駕于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　天子聰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巍以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負組森森布列行豪傑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務華言飾奇句如繪畫工不如繪事復書以為質但誇其凝大之明丹海之多也如技進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不理之縟載麗華藻山列木植列其文字布于天下以為後進人後進耳所習聞教名相異位空前巖之者惟是不如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辨史斷柳宗元之才之雄也日所常見則作淫麗文辭務靡者惟是不如前世有三代兩漢餘唐之文之盛也父則其子兄教其弟章而未嘗其口長而組縛于章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巧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郎唐之文章總吏部之志惟先生能先生與吏部甚講與夫地相際撰學殊古今盛異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卑焉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于一國之間和風仁報油然其洽奚施

之廊廟之上皇帝功卑然其成矣而命與才反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斛不能得居廟堂之上助贊元化討撰百度允舞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虐生先生于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于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否不打也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乎仲尼有云吾欲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頻卒王建中之徒為李翺李觀先生唱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譬其左介等其右先生騎之介等肩之又豈知不能躋茲萬百千人之衆革兹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諸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于楊墨吾欲全之于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是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此道實在乎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籍痛斯文衰道不光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者將臣臣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六

石守道文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商德克明歷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治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元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逆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矣武后喪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毗親中宗太平公主潜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莫不以閹官用事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備矣代宗違輔國之偏覽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藩臣跋扈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甚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魏宗宋璟則治興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宗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致任恩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在中宮宮而唐祚終矣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盛衰作唐女后暴之奸臣壞之宦官覆之故摘撥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號之唐鑑思唐十八帝惟太宗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于前奸臣壞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復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于中宮勿委任于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數撥十八帝而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閣樂悲歎之氣必舒于言能者財之傳于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風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興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闕時治道亡矣詩之于時蓋亦大物于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稱不入其域耳　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

卿與務本常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狡于世而吏卿之詩
時家者秀發益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數家未嘗徒設
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幼措端洽會而終于篇而微意婉
去意寒微去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再其扉閫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要
卿資字新務通事如夢前後所為不可計其建之而存者幾三百餘篇吉
稱不異今符二册一日聽于酒作而謂予曰賢于又而又知詩故為吾序
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于用而已矣

送吳禹臣序

山陽吳輔之學為古文聞古之旨嘗人石今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
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序則誠明矣誠明則識辨矣識辨則其文
由以正矣然則文本於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誠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誠
之說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為中動而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
吏部勉而為中制而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于中也至于法也至于中
至于法則至于孔子也至于孔子而為極焉其不至焉識離之也其甚者
為楊墨為老莊為申韓為晁佛離離之為害也如此輔之將學為文序乃
性明乃誠辨乃識雖學不可移暴乎不可得也真乎不可爲也一爲于聖
人之道於邪氣之氣無所自入焉于斯又也其庶幾其進道知之不為難
守之為難守之不為難行之為難行之不為難久之為難夫知之守之行
之久之不為難焉之為難知之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
不篤不能久也久之不篤不能然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勉之
輔之且往仕于五州因以為輔別之贈文

送祖擇之序

擇之麗濟南將歸閩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列明復先生墓于泰山徂徠相
與講道德究經術故宴賞競求石氏賦詩五日而復去以所至乘重為
明復先生之奇為予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為勸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
之望甚厚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人為人貴材已篤又自能知先聖
周孔之道顯明復與予孤寒山谷中何有毫髮利十洋之而景若篤平頃
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擇之之發聖人之經明王道之極擇之
拜而受曰嗚呼春秋實列二百四十二年生其仲尼之心獨振表周一世
之亂反諸于正十二經揭如日月照明于天地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
少者王不得者亂明復之極為不難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正從采義不可
理夫廷時物之性也情也約道人之難也嗜欲使交迎頓閽封之在人者
直吾死不為見之且新再也三公弄數禹肯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
雲湖州八千凭死舟周歸來京兆不肯婿娟見之吏部嗟二子勤狗主從
爲哉、 光附權通宮魏而始前呈為不完勿能有然至今非擇之與
予說經深矣此去近天下與與吾相處如夫下是非六得時見上講道君
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
而寵日厚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
有鳥獲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遠寵祿趨鳥獲而就鈇鉞非
以官職寵祿為 而鳥獲鈇鉞為辱也道豈當然也擇之于道要之者非
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疆之者也予所以去始而報之貴爾

送張彥常序

孔子之大道為異端復害不容于世実三十年諸公能卑而持之不能排
而去之韓之所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竭力責所其人而攻之吾寡被徒衆反
咲予書曰以千歎祝子之肉虎動而跟厲牙撒聖君大奮地吾得見予
竊擇人猶為功身道遠者其居與予不相遠再日往予予同非則其宜知
予之所為如是得禍如是無不悔直以身質予之禍來山中而動予揭予
室稱柯之勇若禹之道道者其勇者歟夫史正直狩之罪殺之其弟又書
狩又殺之而史聞之執簡以往夫史知正狩之罪如為史者然猶未知必
得其身好若南史聞已殺一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予攻害
孔子者子知為孔子者然亦未知必得罪于吾孔子之徒若禹功直道已
見之予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
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達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迪六軍而
作鼓暴風驟雷擊屬猶其首旋可久可畏當與予同攻異道此以孔子之道
篤之以孔子之道達而篤乎不過予篤而事之于後世不明乎篤達之間
妙妙然有餘於其有能為心乎禹功歲用于神其得天下之最歟達道直
道而行其明天下之名歟爾近為治近春秋二子之道皆道也與世不與
道其必達矣吾衆進士于辭之以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辭之憾辛已夏
五月二日石介序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
前代故事辭多浮艷 真宗聞之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乎流
若乃下詔曰 國家道治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于人倫闡六經之教化

其斯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為乃學之道夫博聞强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以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為主典訓是師無尚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製鏤刻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亦誤於後學式資訓誘宜有箴規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本路轉運使選部内文士看詳可者即印其本以　聞　天章閣待制劉公隨嘗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數排漢公書中有道揚序說其年十一月建州名武推秘書省正字謂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稱是時君海天下道路試目欲動以撤蛾工美文所清賞者則神骨不顧夷以其早成名播於前代王勃者者則嘅然曰吾將勉力庶見子雲近之長駆吾今直止于斯人才子乎又聲楊而覺其斯文最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持正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　本朝文人翰林丁而皆推重之則楊為少知古文明矣然以俳語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事嬉獨推海内從古文之雄有仲塗黄州漢公謂之章度已學其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為道學唐李義山之體作為新制楊亦書闕道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催生最不喜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叔咸馮文世與一二利士為病之又黄州漢公皆已亡他人柔弱無以振揚之從推朝大監■周在里以乖俶有屬廬江乃相與進擧孫書于上乞罷翰制誥以杜稀之虎牙■周亂主　真宗令上殿閣坐從容延問曰如卿所論實稱不廢學今復用卿知制誥■周以文去班行翰程多聲即拜謝子叔上　真宗亦不之罪■周既退直起舍人院其後出廢上晤謂曰道來見上、金口命朝呈獲知制誥朝呈老矣直朝重入此下見後喪如得它制誥於做怒忽書告無人　真宗以■周素無行尚與之猶今小黄門一人隨其後視之黄門書以告明呈　真宗見文然呈進其事乃曰朝呈世本可用觀其言辭亦似被媚文然以■周自為之亦無如之何■周但奇通判秦州去楊並俾然無復向遊為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于今矣可惜矣夫介謹按符二年詔書如　真宗皇帝真英主矣聞劉待讀之說如文粹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　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于古非英主歟為宰相能俾乎君之更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為讚　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焉罔知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修則缺日月吾知其易蝕也一政不存則拔山岳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海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獨且傳萬萬世而不傾撲撤四方上下而不見其亂于秋閒其妖于楊墨其毒于嬴秦其逆于莽藏曹馬殆非宋齊亡患庄神禍夏曰聰曰勤曰誕曰邪曰勒曰釋下至唐李林武曌迭吾君暴德其不滅裂衣冠毀祭祀法則焚燒詩書變刑禮易呼吾聖人之道更殘害壞敗學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幹盛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充舟易湯文枝幹不亦茂乎六藉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毀易日月有缺蝕山岳有崩易河海有竭易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天地日月山嶽河海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毀有缺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窮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焉、而臣、父、而子、京師建于郡縣皆崇廟廟建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為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于今之廨事嗟其為教亦甚矣李大夫允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為尊不敢瀆慢于吏所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于縣署之右林宇壯而丹雘麗焉寫、閒陽純、閒陰夫子被王者冕執珪尺有二寸南面當宁而坐顔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冕如有嚴有威廟成俾子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所變夷也毀淫祠革非僭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者不可不記故介承命而不敢辭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皐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三百年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之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雄則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子則有萬章公孫丑之徒揚雄則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玄齡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

親承明子京張安道士然道祖禪之門人之高第者而介劉收其湯張河
李溢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敢謂先生能身夫載聖賢之道無也泰
孟子揚子文中子史部宗也乎無位與小位而孟子泰于七篇揚子泰于
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史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篇言先
生嘗以謂書孔子之心者夫易書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夫經聖人之極
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鼓田山
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所以救世之惡舍禍伏之禍始故作齊制
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其出處之將明傳嗣之嫡故作四
皓論先生之道大宗周孔子敢辨孟是正為泰先生最少之故介舉先生
之道大先生之為靖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兩壁康定元年八月十
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侯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賜公田三十頃
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奮學作屋百二十間咸入于學歲三十一萬
述今十餘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康公之畫取南城隙地入作屋
八十三室利為錢者六十三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功用于是大

充而養士之道備矣學官與諸弟子修之請記于碧曰立其法萬世不改
者道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改也中故萬世
可行也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制君臣父子上下之制立其法萬世不
改者也是之謂本易服牛乘馬上棟下宇夫斷杵之耳舟楫耒耜之利
耕樹之使幼稚之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易相因沿三代明
王作敝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是學于書且本也集賢
由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晉享光朝庭講習之義且寬于學制其中
也大凡行則人服為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生道不善教者急迫而强
人其要貴夫善通之節焉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
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將而試之其為功侍矣仁義禮樂志
行孝悌之道大也陰陽晝夜災變之動以時而來之其為業廣矣廣博而
難平勤苦而復能作早起夜兩寒暑不厭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求有
田日有秋蓄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之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朝
廷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息弛而不廢知其賢業學之始若葛亞乃擇材史
傳弟度雅富庫房豈用量其役作屋若錢者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與官
之餘借力于公家之隙不煩于府不擾于民和悅而以成于州相國

也集賢善述也康君善守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許新文既不得讓因也其
歲月云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七

李邦直文

議論

漢儒之治經無其身而無所依借名其緣飾者上以名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已不以經為道而趣上之自擇其人識趣向於重名節今學者徒為說章句而已何其術淺而不能如古也今之取人格之以一日之間有未能通雖而直合于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拙于倉卒之對者廢之多矣況教學者愈不為苟備繇術以卜射祿利得則棄去不復置力于其間如庸丈夫今日散而明日裕其來非教其徒華而不推本至于道而止不致如君行已之大德而大下之治周是而日衰當以謂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師之出利之于道之深淺異百同趣而前最為卿司道者古今之正推也雖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兆夫人君之為治人君之有所為易當不本于學夫苟不學為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雖欲英主乎其前言無所守于中必有所眩于外故君臣之間皆不可以無學也學則名教之樂入之矣名教之學先入而不善之樂總未見入者主之則德來者必不勝邪為事之錯邪正善惡之變雖然英主而有以一之此聖賢所以用力而為治多也昔漢武帝明春秋宣帝受詩明尚書通歐陽尚書唐文皇序晉史明皇稱者經書宗嘉親覽錄今人主思經術儒藝之老者侍講讀又省學行大臣以儒術則固已隆學而重道矣然二易書未厭于道又使科舉取士各就其所論著非研精教其能六所以廣聰明持仁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人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吾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當治經史粗識仁義之大歸略考古今治亂之體竊慕孔軻之所謂非道而不敢陳者敢摭師說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備人主之采覽得捕衆叢談林之說勝則亂人事故有易論三篇王法舉則天下自治故有春秋論王道禮之所起為禮論三見聖人為學後世之君反覆而行尊有詩論上下雖備論尊正術有史論上下通識明之學有四子論二入主神之化不言之治有唐漢論推建保置守之安危有三代論備仙老之有敗于下有春論王者不可以無刑德有而漢論求忠而使使者夫天下之心有來漢論治天下非忠厚則不可久則有魏論釋二代禍福于史貨賞罰為世之大戒有隋論為天下以史材則不足為天下以王道則有餘有隋論生民之憂常自中起有唐論夫悲者危有五代論親其大旨為略雖 聖朝之而已矣

易論上

當兩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卑者入于象數而高者不過入于名理自焦延壽京房虞翻者躋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曰辰之具斡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曆法以為皆從易而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吾之術出于易也曆家亦云然之術出于易也曆家亦工其曆家之所工又然已而參同可使卜相筮占之流莫不持蓍術周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者皆聖人以為高於世人之功執其妄而專己之學也既有許康伯顧歡如易至于聖人之精義又往、溺入于名理者向夫與佛老相與啟仲長子光書稍去易大象數之與名理周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荀之徒何非聖人之經也自周秦開已有易為卜筮之一法及秦焚書故以易獨首出皇與孝斯曾不知其有仁義之說學之者可以不為易以此厥于亂世禍將不大復世傳教不絕然亦見矣後之學者又豈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而推天教神秘其旨于陶說異述之外播以教世何易之少道而多寡如此最夫是非定于目前而難于能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誣者天道也彼以禍已能欺天衆人必以吾為洞陰陽而刑變化吾智甚大而吾學甚遠為力甚近而得名甚高且有難詰之辛此如畫師吾為鬼神而俾為狗馬以鬼神難知而狗馬易教故也嗟乎高者入于象數卑者入于名理而聖人之旨固已微矣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言與後世為書法而已聊周衍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體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體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體當一時之事處治處亂宜進宜退處幽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偶其時會事其曲折為實聖人當有術以處之故出沒于天地之間而利不勝禍禍不能離吾不能禁吾不能騎小以治之身大以之治天下無異道者斯則聖人以有用而為之矣同人以及三才可也學者其獨以象數為哉

易論中

或曰易之所以為易吉凶禍福而已矣吉凶禍福見于象數者也今學易而不為象數又何知吉凶禍福之所自耶曰有天之禍福有人之禍福有天之吉凶有人之吉凶君子得乎其在人者不治乎其在天者天之所為人有所不能為人之所為天有所不能為日月星辰之運動風雨寒暑之

時不時此天之所為也禮樂之興廢人倫皆悉之貴賤通塞時世之盛易物之聚兵之盛敗此人之所為也天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人之為人能自為其所為而不能為天之為故天雖神不能勝人人雖靈不能為天此天人之職也而世之妄者持天以勝人其言冊乎巫史卜祝星工歷學僻放約那之間以謂吉凶禍福如有神佛在上臨天下之衆而司之者為乎小數而泥乎大道甚者乎人以勝天曰吾可以却日月星辰之象而召風雨若霜之和使吾吾如響此之謂干天人之職此十雖志任力爭于封則死繼子於之而去則亦季殊恥暴無羽天子貴蕩佚則坐而壽人戮天數天下之事不離于末而異乎所秉期者事世人未之究耳斯嘗謂之天生于泛丈夫之金之君夫曲出一錄孫之迎是莫不指天以為說夫何預于此蔵故達者略而觀明未形而不學形未否之陰羽元之故書青吉祥人新丈禍否災而有不足取也持吾人事而已矣高室景星祥鳳甘露醴自而生丹芝瑞草神爵騶虞不熟月而出不足於也民之治亂何由而已矣故曰然則易之所謂吉凶禍福而可以前知者如何曰人事有斷以之理深為而斯見征錯而不可一者常人所未知而聖人已逆知之此者之易曰此時而此為則吉則有慶則無不利則利有攸往此時而此為則山則有屬則有臨則無攸利六事之必至者耳顧其多歧而常人疑之以為其狀若變化矣何預乎此故學易者未能按人事而敘乎天地陰陽非易之本

易論下

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之也然而有疑焉其所謂序卦者自雜來伯已明其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非也何謂耶夫三才之交錯萬事之紛拏未嘗有獨行其無繼唱之而無應者是故剛柔相激消長相值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亟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寵辱相乘揚理之進退也二三而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黑白之不能不相資也有剛必有柔有消必有長故言天必言地言陰必言陽有大必有小有強必有弱故言夫必言婦言子必言父言君必言臣有善必有惡有治必有亂故言君子必言小人有禍必有福有寵必有辱故言進必言退此事之常而作易所不可遺也故配偶而言之則理恒而易明雜合而亂舉之則混亂而不可救夫易卦之序豈非二三而相從者乎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蒙之始蒙稚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争故需對訟師衆也比親也故師對比小畜以陰而制陽雖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于外大有明于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無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則上剛畜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卦也下經之卦以咸之動對恆之始以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以蹇難對解通以損對益以　之五陽決一陰對姤之一陰遇五陽以萃之聚而來對　之升而去以困之在下而塞對井之在下而通以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以震動對艮止以漸之女吉對歸妹之女凶以豐之附而光對旅之革而隐以巽之順對兌之說以渙之散對節之收以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以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不惟其義之若是觀其兆亦奇偶之畫交上與下然相從易相生以兩之而為兆則易卦一一而相從豈不甚明哉今夫序卦之文蓋不論矣有善之茍合者有善之不合而強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學者究之而自知此不可以偏舉而學易者知夫所謂二一而相從則于二才之測萬事之變可以心通而知易道之本矣

春秋上

言春秋者何哉其始、不決也病在于好奇而不好道好名而不好實公羊曰左氏出于此矣吾之說不可復出于此乃出乎彼穀梁曰公羊出于彼矣吾之說不可復出乎彼乃出乎此矣董仲舒劉向劉歆何休賈逵伏虔杜預范甯尸子啖助陸淳之徒莫不皆然有出乎彼者必出乎此有出乎此者必出乎彼一彼一此雖未異乎此者而勝乎前人有所異者謂之新意有所同者謂之沿襲此春秋之學所以支離而不一聖人之意所以幽而不明者乎公羊家曰春秋象疑在乎日與不日月與不月為左氏者曰吾教得象曰春秋之象疑在乎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國書爵之間耳故曰非也生後世之腐儒各守其意迭相嗤笑排斥而相攻者不如衆人師弟子異論而人子異學鳴呼孔子大聖孰從而一之昔者周既衰微上者不能舉其法名陵夷土之盟刑天下之政在諸侯鄭澤溴梁之會而天下之政又在大夫大夫祇肆欲妄行其與王同故孔子作春秋以寄王法蓋誅天下之不臣者也故春秋以王法為本曲直善惡次之不奉王命而數爭會盟則曲直善惡皆為春秋之罪人奉王命而陥于惡則罪在上而不在下此春秋之本旨也有如文武為王則召為相並列晝而治天下之諸侯嬖馬有所詰侯不以王命舉兵以相攻王者執而治之則將誅

其不以王命而起兵乎將實其直者而示其曲者乎又將備誅之乎又有諸侯或判國之臣棄其宗廟社稷之祭祀斷離其職不以王命禮典而盟會者鈞敵于天下王者治而止之將詳其本命而行乎將實其有直而爲之乎此譬之人子舍其祖禰持挺鬥爭而相推于父母之前使長有司者治之必且罪責上亂祖之惡而未暇及所爭之曲直也又譬之人子不告父母而行以逐利于千里之外使賢父兄者視之必且罪其無狀亦未暇問利之得失也如此以治春秋豈不簡易而易明哉學者之惑有二一曰忘大法斷曲直二曰重觸纂求纖文曰圍曰入曰侵曰伐曰滅曰戰齊書之相兵曾見之相陵曰朝曰聘曰盟曰會諸侯之相從大夫之相交乃其不以王命則其罪固不容誅于聖人之筆矣此之謂大法捨此而規、責一辭其小善小惡此之爲曲直人君人臣非義不道之舉孔子未嘗從其實曰賊曰盜之類欲其所書而見其惡其爲貶也又莫此之謂纂暴捨此而規爲之說求擬之以日月名字之例其例數多善惡未遂而不協則又以曲辯而妄意之此之謂纖文治春秋者捉大法而信斷義則于聖人之意微然而無所惑矣

春秋論下

聖人之道惟其是而已矣天下之事不一聖人所以行之者固可推于高下曲折或抑或揚或縱或奪而一趨于是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又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之爲名何哉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矣仁義孝悌忠信道之大經也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體也聖人不以短論長不以小破大短長齊惟小大審處其歸于道也易而直不索而省權不爭于其間不可以倚得則必捐小以從大棄短以圖長不敢則不仁捐殺之者所以爲仁也不取則不義則取之者所以爲義也遇鄉人之長者俯伏而拜之長者從其父則挺刃而逆之何哉輕重先後之　不得而然也其于道之大經未嘗戾焉其于人倫之大體亦未嘗亂也此其爲不失輕重知聖人之所謂權者矣漢世有公羊氏者出弱吾子權變殺天下之王子一切反經而爲功其逆春秋多以權之說救封臣賊子攜逆之罪使後世其權爲正而肆其邪心大亂聖人之道惑者從假此以起非常之逆權倚公羊氏之語自爲而無所疑事有不屬乎中入入于正則曰吾以爲權耳常人不吾知而吾亦勿恤也小則盜國大則攘天下并者待成其志亂者得逞其詠是儒者言權之罪矣彼孔子謂人者不曰學然後適道適道然後立立然後權然理而行之孔子以適道爲權而公羊氏以反經爲權然而曰孔子于其下又繼之以逸詩唐棣之辭以明反經之義豈不謂之異義曰非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句斷孔子則言逸詩之文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彼作詩者因兄弟之未睦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兄弟之未睦已之者將來豈肯喜謂詩人之失辭此何以明而不取也而釋者喻之于權以符公羊反經之說豈不妄哉故以謂公羊氏言雖辨而究聖人之罪人春秋之巨蠹

禮論上

嘗竊觀其言禮樂詳矣爲出于太古深入于無間寡乎天地之際浩洋澗度踏不可知而後及于形學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爲之教未其所以然其非必然之義也書者之言曰禮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中爲聖人量亂而竭爲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繫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捭人之欲以求乎善抑抗說如天下之書以入乎禮是聖人之所也若是則我夫天理賊乎道本而議以爲聖人矣豈識乎理道本而爲聖人耶夫其大于天下長其長于萬世大所與者雖生聖不能強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強之使必亡今夫禮也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衰偉者不得而違暴者不得而進惟其與人俱生厚于自然而後獻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因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得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夫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并對乎天下之人而起情欲欲以絶禮、不絶而禁對亡秦焚聖人之書而猶已喜欲以絶禮、不能而秦亡莊周之虐與楊墨之解非中商之說則儀秦之說倚王學之浮靡黄其說馳騖于禮之外欲以破禮、終不可破而表于者後世不可窮禮非出于自然而何也書有此病者知禮之足以爲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爲吾輩設哉抑亦妄矣殊亦見也以己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設淺世之溺人欲而損聖人之事不足學特爲偽物以高天下也虚無之說瞻而吾亡斷籍皋爲之耳故禮者生于古或于聖人小人從情以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欲者待禮而復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于禮之中若游而出于禮者亡猶魚之生于河海之中躍而離于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爲天下命也故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又曰必本于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　別也如此者其通于誠明

之學乎

禮論中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循乎性發乎情其斷之為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无正偶有正偶故有夫婦人不能不相親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强弱有强弱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為之也用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用男女之情而冠婚之禮作因其死葬生養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群聚媾樂而鄉射之禮作故事食冠婚喪祭鄉射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為之也凡天下之人利害不相猶則奢儉之人何讓生乎利迫乎害則骨肉之戚而爭則見讓出乎心爭出乎事也讓出乎心爭出乎事則讓自中起而爭自外來也凡天下之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有餘則讓則自讓出乎自然不足則爭則是爭出乎不得已也此禮讓循乎性而有也凡小人之情雖奮擊攘奪而得之非或有愧乎其已也禽獸攘攫者其倫而攫噬者其真也此禮讓依乎情而生也故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節文非聖人不備循乎性依乎情文乎語言動乎容貌決乎四體將之以辭讓濟之以物采其節而順其爾而同者坪盈乎天下雖欲止之不可能也禮生乎天地而事天地出乎人心而治人心循乎性發乎情而安性情此之謂反本剝始有祭祀燕儀有妃匹姊妹有君臣蟻鳥有長幼鴻雁有行列次序夷狄有長幼雖未有天之氣全于人不全于物故物得其偏人得其正聖人之功及乎中國不及乎夷狄故夷狄得其粗中國得其精人可貴也禽獸可賤也中國可貴也夷狄可賤也中國之人而不能禮則不能別乎禽獸夷狄此之謂非其所賤而忘其所貴

禮論下

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又殘舊據衆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有非聖人之言而誣之于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之義從而傳師之故五常之道為之不明斯數之大害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况秦火之餘數五經獨禮樂猶為秦之所惡絕滅焚盡而之禮經蓋漢儒捃摭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演世立之于學官夏商周之事先所不錄蓋不可不盡信矣嘗觀禮運篇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亢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世者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先君臣父子則强者脅

弱者陵眾動而惡惡而時爲人之貴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此揭本為吾聖推尊寘井以其說厭天下置天下之民于禽獸幾直于出身而之外復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為禹文武周公之治而謂之小康對民群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崇忠信嗚呼禮不出于忠信而妻出教鄭氏之學如此而尚有所事參宜謂聖人之禮生于詐偽者耶有天地則有生民有生民則有情欲有情欲則有爭奪民與天地同時而生情欲與民同時而生事與情欲同時而生教取太古不能先事而救衆後之數夷帝之君自數師擊之教而亡此其亂忘之大者皆久遠茫昧而不傳於載而後世不得而之古之時未有城郭宮室則民皆有一旦之憂未知為耕織則皆有飢寒死亡之患未知為兵則苦豺狼蛇豕　門未有書契則上之教令不行于下下之情所不通于上由聖智之人繼出日除其所害嚴其所利是故器用立後世而益使禮法立後世而益詳人豈盡專為物益不勝有欲為治者不待創設而治天下之具明備則是不足一為矣而世之妄者思近而佛遠棄其所見而重其所聞準以為後世之治不及夫古也竹簡而書組豆而食席古之寫服古之服草于節次之下此徒以為高隅空言而亂治亂之大甚矣勤將之而已哉大道小康之説乎夫子之道言則是聖人之道二也苟子曰文武之道同伏羲王者有意于為治居今之時用今之器而建五帝三王之仁義以安天下之民是亦五帝三王而已矣

詩論上

五經之道易可以治而書可以彰春秋可暴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斷其辭不同而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嘗為材利數舉之所休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群學之而不能秘其象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益廢嗚呼安得外擇利遺毀譽之人而從之學哉嘗觀于古君臣之相諭而國之相交君子之言已志未嘗不稱詩居乎其可貴也至後世禮樂消亡而雅頌道喪文存而義不傳章句之師多而義不明紛紛于忠無弟本之閒而未聞也通者釋詩者莫善毛鄭毛之説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至鄭氏之釋乘塞而其失繁多夫鄭氏之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至于訓詩又以經制言之詩但情也禮制述也使以禮訓詩是按述而求

性情也此其所以擊塞而多失者歟狼跋之詩而鄭氏以為猶不被亦入而鄭以為入于宗廟狼跋狀則公安閒自得于淑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諸如此者不可以悉舉蓋可謂之知詩乎鄭蓋嘗學詩至于治世之作明君良臣相得于上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所夫世衰俗弊祭祀相與從事于田獵之閒然然光悲苦愁嘆之聲未嘗不既慕然見其性情嗟乎此真孟子之所謂王政者治至于此而足矣及觀衰亂之時嘆淳之作又閔然若有所失也臣之于君欲其覺悟則謂之箴之規之諷之救之數之惡甚而不變則刺之怨之閔傷之憂嘆之尚不如止則哀疾而哀憂戚思而哀臨反覆而不捨綿而不厭故于一篇之中屢致其意其大意安出于其愛君之情而已也賢者之處于世思以其道變亂為治而不以治亂變其志氣為正氣為變其大要出于仁義忠孝之性而已矣其文詁訓所能辯而講師所能盡其性情非詁訓所能明而非講師所能言也學者欲觀於詩宜無為詁訓經學之所休止消優游入于道矣而後入于性情然後有得乎其間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其性情之謂歟

詩論下

國風雅頌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風雅者不為頌學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善不甚相純而分別若此哉曰太師分之也哉曰孔子分之也夫古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由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者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歟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孔子未刪詩之世未嘗亦于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亡然後學者求詩多周官大司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其音而比興賦乃其辭季札觀樂于孔子之前而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以相樂者未嘗敢歌頌歌大雅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矣太師與孔子强分之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多古詩雜而亂多者刪之而亂者正之爾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夫民能有喜怒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之以禮義而代之作以著見民之性情故政令之所及則喜怒之聲為之生喜怒之聲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

者近而民被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者與歌之者同不能狹而為雅也政令之所及者遠而民被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聲必為雅作之者與錄之者亦不能廣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于周召二國而未及于天下詩人亦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周雖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歸向之詩人亦無自為為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然厲雖無道政令猶可以及于天下其怨足以動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令其民而四方之民况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體所以異也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行而魯亦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周正風正雅而復蘇生于頌、亡而後春秋為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積功累德之處之始進也頌功德結乎民王業之成也夫小雅今王可與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如諸侯也故孔子刪定而錄之先之周召之風以見其業次之以邶鄘衛國之風以著其墜又次之以王風以伸其誡若曰從此不能正則將爛商而已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

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息情而不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勿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棄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其王先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之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而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使諸侯妄得而盛此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自覺則不親商之先功使基業如何今而為亡國也一極之雖如是而已亦猶為之一篇之體本刺周室之大壞而止言商君主其末章又言夏后氏其辭曰文曰咨、女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商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鑒豈非聖人之意故拔持全安從世之君中重不已而丁寧不厭者哉

史論上

天生孔子不獨為書雖孔子其發亦未嘗不在于下此周之末列國争為雄長而天下皆然若兵孔子奔、于其間欲以一己拯天下之難故不用于魯則之齊之衛之陳之蔡不用于諸侯則欲為政于費不用于中國則欲為政于蠻夷車馬之際迷環于四方削跡伐樹流離困厄而不悔聖人盡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而欲行其道如此其勤也孔子之門其弟子

皆世之仁賢自顏淵而下惟仲由子貢得聖人之道尤多然而世出顏下
者性有所蔽而勿全也仲由蔽于勇子貢蔽于辯顏淵似曰静欲而孔子
無稱之以為近已而仲由子貢或於其勇辯孔子未嘗不屈折其氣而誠
之也孔子没聖人之道息天下于是益亂游俠辯相吞滅爭地並利兵滿
于天下不復知有仁義一切以權謀詐力相高故艱險之士乘時而出摩
吻淬舌起為縱横之説以弊諸侯騖之君而游取勢利之君視民之死于
鋒鏑溝壑而曾不為之嚬蹙故蘇秦張儀犀首陳軫樓緩將里甘茂商鞅韓非
之徒皆長于抵掌辯説而當時説為對付此周衰世之亂人也書旅司馬
氏史至于蘇子列傳未嘗不嘆憤以謂彼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教羽之
推必不光少正卯而從數子與殘孔子弟子皆乃以為賛將代魯而孔子
私于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説于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而强晋
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説之辭則與淺陋溯延又非有秉
重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為耶是有史才而不入于道又其書吉
多採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大同漢楚之間有辯士者假有文
聖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為小説而耀世之其所述則重子可以不愈何司
馬氏無為之信尚而收錄之哉五國之變亂其皆出貴于左氏傳未聞孔

子子貢之為人也孔子雖欲苟全卿魯之國使其國之民皆死于兵乎抑
者是昭王亡弓曰楚人亡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此豈聖人之心已私其里人而掃移
禍于他者皆小人之情治一鳥獸殺一鳥獸寧一草木害一草木原序其
妻等而養其家序其家而養其情序其情而養其鄉國中人之所不為而
謂聖人私魯而戕天下乎不求其非而出之則後世庸學必有援數救家
自聖人之門而出者矣

史論下

自古史才為難下左氏而得司馬遷下司馬遷而得班固生于范曄陳壽
之徒又為班馬之亞其才如斯之差而不齊也嘗嘆司馬遷如彼其才如
彼其博然而不能深入聖人之道以為己病先黄老後六經高氣俠重貨
殖則雖固言之矣又世家孔子而不為傳使孔子與陳項爭列欲尊大聖
人而反小其所以稱孔子者識會稽之貴與殘革之途道括夫之異測樞
傳之哭斯以為聖而已矣一何其辭陋也及讀班氏史則與遷同其蔽固
乎有史才而皆不能免也固能言遷之失而不知己之蓋其非有鄉善之
明而不見目睫者耶遷之自序已書九分流表及固為藝文志迎其餘説

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縱横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且其説曰王君
此儒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
馳説取合諸侯嗚呼固以為儒者取合于世而已矣乎宜固之附賓憲而
死于非命也夫儒者之術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
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岩野居士名法家者不過為
賊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縱横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
成耕王田本固誠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將與儒者相抗而為流哉小大輕
重之不均不啻若泰山與一羽之比也而固一之彼皆判盗吾儒之枝葉
而各為其止乃尊大之使與道並立于世以增學者之故仁義之罪人也
老莊釋氏楊墨之術蘇由是深閑先是法者然其徒皆能張其師其説故
以臣臣之論而常横行于天下以難世而亂聖人之教多矣者不揚
世以此無偽于大亂見皆學者自欺其道以成吾者如固出没于經傳不
為不博矣而其識偏狹如此故特小説為取攝之材而抑儒者之道蘭其
止出于司徒之官未識則首世之所以為治者將先仁義教化儒者之道
乎聖人之徒不務立論有事而後言事已而言已故其言精淳而不妄生
班氏而下以及是其偏狹多其文亂相刺天下之異論以附己意主事以

皆其言事已而言未已由汗漫汗雜不可致信則聖人之徒道文而文益
高不如道之小小以多為業故勞力雖勤然不能一望聖人之藩籬其
學者之病歟

四子論上

一氣之未判也明者莫能見智者莫能名强求其所以然字之曰元元有
而耶有者安在謂光物耶天地萬物莫從而生哉故自無之有混而相與
為一一與太虚等此之謂元元判而為氣氣判而形天之被地之存日月
星辰之光運動于上草木之華暢茂于下人之靈也貞牡之流息也禽獸
之衆多也昆虫之微也莫不生于元氣之始曰元識之始曰性性之未判
也猶夫元也及其判也為忠意為情欲為偽行為才能為善為惡為賊為
明或動而見于外或静而近于内動静出入循環而不窮然後棲棲焉而
多事矣其多事者性之用其无事者性之體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嗚呼得性而不盡言者其惟聖人乎昔者諸子蓋嘗言性告子孟子荀子
揚子韓子五者皆天下之能言者也而其説莫有同者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揚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有生而有善有生而有惡有
生而有善惡混告子之言則入乎命孟子之言則入乎儒荀子之言則入

乎情揚子之言則入乎意韓子之言則入乎才何謂入乎命其言曰生之謂性可生則可死命可以生死而言性不可以生死言也何謂入乎德其言曰人之性善、、之名對惡而生而非獨有者也由昔者有無益于人而有害于天下者故謂之惡无害于天下而有益于人者故謂之善、、有達也性無達也何謂入乎情其言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者故謂之人性惡是情也而荀子謂之性何謂入乎意其言曰氣者達善惡之　夫雜性以為意、與氣相觸欲從焉氣而之善惡則善惡之地去性也有間矣何謂入乎才性一而才百才可以別而性未可以別也故命也德也才也非性而皆出于性者也非性而出于性獨三才者出于元而非元也舉與善其流而離之亦可以至于性不涉其流而達性之元者聖人而已矣學者欲知性莫若觀聖人

四子論下

聖人之性如何而觀之觀其道不觀其性道者聖人之所言性者聖人之所不言也必道之本而究之以至于其極不極而至于性者聖人不言性者何哉非論其說而推以示世未可言之以言也有形者可以繪畫而知

有物者可以指指而知有色者可以視而知有聲者可以聽而知有氣者可以動而知推性之難乎形異于物不入于色不發于聲不在于氣知之則得之而知則勿得焉此其元可以喻也可喻則或非性矣今夫論子者莫不爭言乎性愈辯則愈失愈詳則愈非何哉不思其不可言而強言之者也風寔無形鬼神無物天地日月無正色土石草木無聲氣於此有人焉曰吾見不聞吾聽收風寔之形而得鬼神之迹寫天地日月之正色而呼石草木之聲風其所為者必妄矣性不可言而強為之言者安得而不妄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不聞斯學者可知矣然而聖人雖不言君子不可以不知欲知性必先知道欲知道必觀夫子之文章而于易之略瑞深于春秋之治亂極乎書之仁義達乎詩之孝弟忠信性可以自知矣欲觀海外者狀乎嵩岱像乎波濤之顯洸想乎鶩乎神于海之外亦不能有所至泛淮湖浙河濟而來則不回而至于海、、可以必至也性猶本可以必至也故至于性者易謂之至、、禮謂之知至箕子謂之皇極而子思謂之中庸文中子曰充所由而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至者不得已而名之耳又可以順言而為之哉曰然則孟荀揚韓皆非耶曰四子者其蔽在言性近乎性者可與至乎四子之說也學者觀四子之所言而思聖人之所不言則自得之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八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李邦直文

唐虞論

唐虞之治也治曰謀于四岳久矣焉復其天下欲身而不得寄數之后可御時者以書萬事之變而又巡狩天下逝老于蒼梧雖象兵刑無亂舉之而各有條理繼其勤有過于堯者更不為無為矣而孔子書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學者書於此夫疑書之所載者治之迹而孔子所言者治之神也何謂其然也夫營為動作之由己矣通于人兮見暴見疾之人乎可以照見可以聽耳目可以視聽而應心可以應故有所推充不息者皆可以自為之矣則以為行為動作莫不出乎己及推其極充其所以然而然者則無有者猶不能自知也猶由己而可為者近也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神也夫地之化氣之所養而之所滿盈業之自上而下江圃斜發入集寒之深淺落若冥色之不齊味之象多莫不各足其形一陽之所涵一雷之所畜乘者羣者穴者冷者飛者走者植者而株者莫而飛走而群文介而潛莫不各足其分此人之所可見也此化之迹也推其何為而能然而誰為之者則明哲所不能計智巧所不能　第聖人其之武如此此化之神也人之可以自為者猶不能自如變化之出乎天又畢如天之能自如其所以然耶故聖人法道以為用體神以為治渾淳其樸漠然而全陶然如並為事不能清其中要、而有餘如遠天下者天下之人熙舞之而不見用之而不如自化也自安也自說也自成也則終日言而如未嘗言終日為而如未嘗為此堯舜之所以為大也彼體道者不然一君子心耳目之聰明耳而臨四海之廣、攘攘之業敕御之以智慮之以力務其健察作其巧辯聰體百為喘喚焉叔世、然自置天下于其胸中而又為情偽書契之所紛亂智竭力殫其力天下萬然方不可勝理則尉且踈危且非從者為之從擇小治而已矣安能如堯舜之治耶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薪者之民驩虞如也知此故雖知堯舜矣故夫聖人之為名雖有為于外必元係于心藏其神數其用從天下之人莫能窺己之虞撰起奮起以為俾雖靜而不爭所謂無為之治也雖世王者聞乎有同樂乎見為不知堯舜之神漠化則且敢以擇敵羣勇雖治天下溺入乎老釋逍遙寂滅之說兀兀焉晏罪于深宮以持天下之自治是焉如孔子之所謂堯為者歟

三代論

揚雄論周上追之傳莫不以三代諸侯為久安之術而罪秦之郡縣至柳宗元獨曰古之諸侯聖人之意非不欲去也勢之不能去也以為其治不若郡守書究之矣夫王者豈乎為堯而以一姓奉立于四海之上一姓之喪亂乃天下之所以為治亂死生也夏商周之君相傳為數十世而有在興之諸侯時不見乎羣伐然亦未嘗有流血天下兵久之禍如後世者歟二千年而秦三易姓前以有天下其患如劉對主乎如漢武又其祖宗之肅德甚父賊殺可以奪有天下之諸侯自秦至于五代權亡之宗紛焉如且中之禍暴生民暴腦于大禍則夫諸侯之前民暴百年乃一復而望保置守之後天下之人帝依、焉而无所依之者多取周乎盡伐之紛亂以為建侯之累大盛屬夫之王夫其郡暴王之于郡縣之時非本卑蓋之則陳頃有之矣雖其諸侯之國屠暴王雖暴強者本能并服而為一故秦亂而周不亡也論者又取秦之宗室暴兵以勞秦圍其微閣不通舉厲凋而亡不足怪也其所以不亡而再造乎元帝者漢國之勢之君將舉兵以舉美國其微制不通鄰厲剛而亡不足怪也其所以亡而再造乎元中者漢國之盛也故上有明天子則諸侯西海郡縣而治為上者非其道則踈侯者亂郡縣者亂禍之若重也有妹蔡雖周之時吳楚齊晉强彊而不臣力非不足也而不敢服周之為何哉列國皆有兵有臧而周公之禮樂猶未能一旦而易此未能一旦而已徒由此而然也晉宋潁清之晉以浮飛吮封於肘中傳檄而天下定郡縣雖有忠勇之臣莫不拱手聽命問視而不敢動何哉天下之權壹有所一也而漢之有天下王侯郡縣兼建而年以四百雖有七國諸呂之難而劉氏以之中興唐之有天下宗室為刺史而貴為藩鎮雖如諸侯之制而年以三百雖有齊晉燕趙魏之亂二本無夫之患雖而李氏以其權散于天下而莫能一也以天下之大而明主不世出後世繼存亡之數可不慎哉三代漢唐之制雖樹親賢于外少為主者之拱衛耶乎厚之視秦藏治亂之大計無亦以為其論耳不亦妄哉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氣可上而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乎天骨肉歸于土夫無形則先散有形則有極雖天下能使之易此百者也是故生而死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貴齊之力之所不免也雖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橫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為其居舉六國之王弟而鞫之函谷以為其用舉六

國之女色鐘鼓納之于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頌其功德秦皇旦亡國之殷猶亡國之君起走遠川亡國之臣心呼盡慶自以為萬世其告發顧升羽翼而升耳乎是卑微焉斯交于海上望之累浮江湖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幸其亦子孤之于求實以卜其所謂仙不務事、而貼、其狂人客死于沙邱不得殺侍之臣斯遂亡其國自世帝至于楊廣下至于三代之衰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傷族極而外道之教乘其隙而入周方士之言追神靈而祠鬼神禱設尚存而方士執曰此豈其求過乎又從而信然之以其女、方士與方士傳卑而福富是之時天下襲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周之諸以高世驅背仁義之教而軌然亦未嘗為處士遁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于時王者召而禮之不過賜之束帛杖屨而送之焉之一耶而足矣至唐明皇回李耳為祖也今存而仙其位高大興文帝至道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字教滿天下藏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不視中國兒為女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然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勘至漢世而異學出曰楊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環而來交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推敗死所附矣其端之始于秦而流于漢害大于唐室至漢世而不可使漢之仁君將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西漢論

嘗觀西漢之君大抵承秦之弊以剛斷明決為位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主概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亂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柔非主于剛其柔仁者濟物之是補事之缺時為之用耳不可以為常也故君者大也陽也其明日也其令風雷也天健而運日實而明雷烈而威風動而光遠四者不廢然後可以生萬物而齊變化陽不足則天有時而裂日有時而蝕雷或不發而風或不揚陰鬱壅塞之氣極而妖災癘疾作乎下至于昆蟲草木莫不蒙其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健剛中正純粹精也剛健純粹此所以為人之體而為君之德乎高祖威剛而威明故其基宗廟大而宏遠不可以動搖其餘勝遺以猶足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居儒高后女主哨、于簾戶之間而變亂于物之從倫不而起交曾而安職莫敢先後而不爭至文景之為君其治出于恭儉仁恕然其君臣之間尊嚴而甚可畏憚之者武帝傳且唐生民之屬于兵大臣之貢械于法者究且大半天下之恐可謂極矣而能興禮樂隆儒監死上傳祚為漢英主孝昭幼而明斷故其王孟王桀羊上官謀欲而中敗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嚴刑名而責功實天下遂至于大平此六七君者亦非有元德且其施事之失度而過中者不為寡矣然且不失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保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概主之以剛德而然耶元成哀平用本書有亂惡大道暴不如桀紂淫不若幽厲徒以濡弱偷墮元剛明之氣然不能一奮人上之威卑然有所且惰、然一以至于亡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義有大臣之仁義有匹夫之仁義天子兼萬事之柄將以制中國而服夷狄而專為匹夫之仁處士之行身良以小廉細謹自持者則是失其所以為大則天下無所恃而折權姦傑特以朝廷為戲雖持李而賢亂人主之所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使殺天下人主雖不貪取而天下不勝其困人主雖不好殺而天下不得其生賢君則不然以為忠信謹道之臣待吾之剛然後得以立是弱之民待吾之剛然後得以振其困明以臨本而威衆使內外大小皆有所恃于上而天下不被其禁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吾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剛也嗟乎西漢之存亡治亂則君之剛健可一日而虧之哉善觀君德無取其一善一惡要其有人君之體而已矣

東漢論

聖人之所恃以有天下者無他得其民心而已矣末世之所以失之者失其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欲歸矣不可以驅而散其所欲去則不可以强而畱也其事至近而所繫至大其說至易見而智者有時有所惑也西漢之亡也其君非有毒加于民特以來間而元決承之以幼懦主之以母后聰明政令不能過房闥之外而天下之和奸臣得以盜而有非漢之失民非民之厭漢也及化為王氏有王田之擾有六莞之役師旅興于荀早蝗繼于後負殺攻其外盜賊攘其內使天下之民潰裂四出而不知所從適以攻莽而亡之當是之時民苦其亂而思舊時之安以為莽去天下者劉氏而已故翟公起于齊益子起于海曲王郎起于趙劉永起于睢陽伯升起于宛皆倚之于劉氏昔以以為名號以為旗從步呼而郡國之衆靈集響應莫不為之用雖有隗囂公孫述張步之徒相與馳逐奪取所以得之者劉氏也及天下定于東漢而百姓果得其所欲以光武之聖賢鑒之明其治皆雜于儒雅而隆師重道修舉禮樂以率其民民之興行為義者兄多于三代靖安之後女主挾臣常擅禍福之柄民之所以未入于塗炭者仗義之臣皆不顧死力爭于朝以折姦邪之鋒也及桓靈懿宦官之勢愈熾于天下矣而賢者終不為之少屈使賢者之議于下知其

必能再延劉氏之治而不利于己誅其一人則死者一人而已未足以爲壯其復而爲忠信之氣也乃目之以鈎黨誅殺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殆盡其禍蓋不止于秦又以宦官子弟爲民之牧卒使州郡困民無状不如爲生之樂莫不挾寃抱疾視其上欲漢之亡者蓋十九矣故黄巾一起同日而應者三十六萬何盜之多耶民以爲漢德不若黄巾之可依也及漢之已亡所謂乘時亂術者以屠、之材既有天下之半人歸之者猶負而相屬故一求爲可歸耶然以來民雖世爲漢三公其所出力而歸稱舉者德有有多于劉氏如此而已以此知劉氏之見絶于天下也孔明承之又欲以區、之蜀爲光武之舉任大義而復之于漢其名雖盛而四方其應豈非民心去漢而秋義勤者雖興不能以必定是非時則之罪非實之惡怨于民心之深也其如荊蜀之業則孔明之力力竝之與魏 他姓之興者盖等耳非有恩漢之功也而漢亡而復之、易東岸亡而復之、難民心之去就可不畏哉者曰民可近不可下故上者之事莫大于失民心哉曰漢之興亡天也非人事也是焉足以知治亂

魏論

孟軻言王道之常威利而本仁義當世之諸侯皆謂之迂闊而僕之孰肯亦以觀其爲空說以于利害而觀之光然而獲利上之易者莫若仁義之爲國小利而大非力嫌而功少名雖而實似之者莫貴于權謀也周既亡而秦能一人下之諸侯秦之暴高祖起于丁五載而天下定于漢而漢之業爲秦所並者十二載而世祖興世祖之興三年而復爲東漢高光之建業一何其易也其宇一何其宏大也漢之子孫又何其長也東漢之亂當得持國而竟爭善用兵者莫過于魏武其素之乃始迎獻帝以入于許自是中國之權歸于曹氏宦官兵刑犯網號令莫不自曹氏出漢業、乎空器而已于時叔之、易若拔一毛然而止能得天下之智故不敢取周天子禮冉者凡二十五年而身歿于北而及其安秋林以爲之君者二魏一再傳而其政已爲司馬氏所有觀魏武之建業一何其難也基宇一何其狹也傳之子孫一何其易永也豈謂魏武之用兵不及于高光耶謂人之意不欲天下之盡定于曹氏耶謂用兵不及于高光則魏武固能兵矣謂人之意不欲天下之盡定則天下之痛亂不爲不久矣何難易大小長短之不相若也如此嘗以謂天下大物也不可以詭譎服不可以威力御有傷而霸天傷而王有傷而事國無傷而事人下故高祖世祖之所以勝暴秦奮劍馳逐而得之者皆有仁義之資忠厚之量故人心易一戴

而成大業已成而天下治、不復擢黜魏武則不然其治身其任臣其使民其取天下一本于詭譎威力無復纖餘仁義忠厚之實是以孔融楊修華允而不肯臣荀彧服惴咳而畏天下義士忠臣之徒捍臂而往去當事之屬俘海而毀之推得巧詐之士而與之共國故、馬貴霸發之覺故鼎虜秋島其二袁係呂布孤高韓或斬或北福而南北踏損爲之雄兵解而而而宜雄夫道爲之平有智者莫不拜有力者莫不屈兵強數勝而天下蓋天之思與之爲謀用力勤于二漢而主分于吳蜀基業垂于二世而遷書于室業何貴其之于陰害則奇而不以仁義忠厚撫天下也夫之形可知天人之心不可以財而人而人之心不可以得而取天下之主可以權而得而天下之心不可以强而暴近疾不舉若若冥火者雖遠必治敢其人而得之者雖得必夫将民之心者不敢有民而民必歸之夫國之貴出其貨財貿易于廛市持之以信守之以厚意恩圍報如不及有厚者叔利之歸也豈序其爲富也必大有貪貴者持篤如望化同利如悲推人而走其散與之重以至于飢而死孟子曰爲仁義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故以爲君魏武何如而孔明之爲蜀先以仁義治其國推以仁義之教勤天下三州卒土以歸于吾而無不取是以一舉而魏之君臣相與而憂當是之時民心雖已去漢以孔明仁義之才扶備而自爲未可以有所立天下之未歸蜀者持須時耳孔明不幸功未成而且死使孔明不死魏吳其一而爲劉蜀乎孝明之道、焉能拔之哉

釋論

先王之教皆本于禮義世之不得則不生如此其急也少而禮義之教生漢世日以消亡而以之大亂有賢者出莫不欲引古而復之而已亡之教然不能復佛者貴救之教也一入中國中國爲之奔走推崇存復舍食可絶而佛貴不可絶可絶存可犯而所謂戒律者以爲不可犯父母可慢而以爲佛不可違戒職雖大至于今世而日以盛有賢者出振世而語之持矛而攻之力愈矣而其不能去何禮義之去而不可復佛之來而不可去也是亦有説焉夫下人之情好私而忌公禮義雖公而佛惟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此禮義之所以易去而佛之所以易盛也所謂公與私者何謂今夫禮義之爲教人眾状、而循之則然身安焉而不報于數奇其利于人者爲不少矣而小人莫爲彼佛者之説則回世主然日歲其劣成教人以運散泉以年財也而事吾佛則罪釋而無害法且剜而爲惡多而事佛挫而為惡既而事佛不相罪釋而無害且有厚祿而加法焉書其難子

然捐其羸于生小人既不能充為惡故為惡而得利則分其財于佛之技以求解如是盡天下之室為佛居畢天下之衆為佛衆亦不足怪也故曰小人之情好利而忘公權義雖公而物雖私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小人固無足異矣又況世之君子猶有陷溺于其教攘而唱之者耶嘗觀宋漢以來佛說之盛世君之本由得瑞迷房識生靈以為載其來遇于駿狠者其甚于姚興梁武帝不足以動之而其佛最甚下此則高齊北魏以穢得之自迷于禮義以猜亂而欲事佛以自救者何之用兵亦工其快量之師將至于城下而尋其臣論佛于庭卒以此亡國不曾悲哉夫既天下之信尚之也小人之崇佛以為貨利耗蠹禍福懼惑愚賢如提春量其所入金錢之多少而交于貨責上至于京師下至于貴房生于一邑之衛一鄉之聚必有其徒焉如是者尋尋于人下上之人不能禁禮義之教以救其所以為治者以一皆出于文法周已備矣而文法又多為奸吏之所貸奸民之猜于吏隨其重輕成可以得意是則嚮于佛明則畏于吏私既勝而公道廢王者禮義之教皆不頂天下之推嗚呼安求其不大亂也哉興也根固而習速不可以孟拔不可以孟基安得之君臣陷溺于此者其不觀舉之所為乎

隋論

治天下者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是以王道而治三代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為主于學自湯至于紂自武王至于赧王代表久者數十世然而少變者凡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于僖昭前一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于三代之長而有過于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于天下于時可謂之治平而為事矣然才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威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于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漢唐吏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也一蓋勸于為政每一室則入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主于兵革不用天下苦食之人戶口歲增遇于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見禮義以雜於其政先忠信以固結其邪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微一切以新綱勸務為能殺三、之位而卑、焉任智數盡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以不學為累而房喬于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使或用三道而常為百世慮固非之求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于三代其為治之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若迂遠而其成以至于兵寢刑措暴矣百姓之耳目浹淪洽于百姓之骨髓其勢猶夫聯固如置器于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立傾也末世中君雖既不及于古才亦不至于道所用者皆常人而所向者皆知法尋于功用肯于學斯謂勝者力學之間可以為治於是以王道則頑昔而痛哭狹者為之反其成猶可以自守尚寄將則已心狼然內外皆為之侵動紛秦秦其業而失其權天下如驅群羊而傳上書如板被罪耳是故民聚而並亂紀大而並危鳴呼彼安如三代有長久存勸之法乎後之王者樂于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特吏治之業而留意于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唐論

天下之亂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見之以朝廷之威懼之以藩鎮之強本有朝廷無窮勝而藩鎮最強決者是人之待于威者深者疾病易為之侵本之傷于心者風雨雖若易為之觸病君賢相勤于去其甲兵撫手人民鄉有疆植必為患根一有兩年天下之所共攻也苟不能自治雖有臣妾必為豺虎唐之亂也人皆知藩鎮之亡而不知唐之有以自亡也一軍閫帥士卒皆人置之則已矣而必取帥于其軍其奸將專乎內交藩臣而外交朝廷以市兵權得之則取償于其兵民官吏之使除得賞賜以一軍之勢脅朝廷而取必須小人者一旦據土地擁甲兵養氣充飽驕橫合則不臣時自肆情縱而為盜而朝廷方且用姑息之法舉之以全奔饒之以上名欲以息兵此其所以制兵者撫而散去矣藩鎮既強矣又不能任任天下之賢以為將相使之豐其庶修甲兵撫人民為所以禦遏之具所以圖事于宮中不過一二邪臣三四宦豎備置為事姦邪竊國百正之路塞使曲之門開惟嬖藏於身以中傷賢者為事故天下之心皆其上而易以生變此以見非獨藩鎮之亡而唐之有以自亡也有周忠林有之敢然溫有黑陵之師有魏朝恩程元振之撓然後有朱泚之亂有盧杞之邪然後有奉天之危有魯炅之撓然後有藩鎮之叛章武中興一裁度而已裴度用則藩鎮為唐之臣裴度不用則藩鎮為唐之盜故曰天下之患常起于內不起于四方也杜牧善論兵其為罪言蓋河北逆順之勢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未嘗與盜賊雜見積然亦有得唐之才小人之智有以窺測朝廷之所為權量其輕重強弱

而自為計哉自古五分裂則割者成敗其伸而動使唐之君皆能如杜牧之言而自治任得其人雖得其道則當躋為吾之手足耳目叛變如是之不暇如貞觀開元時安焉得而盜據哉

五代論

天下之治亂如晝明寒暑之相從也五帝三王既去而天下為秦、亡而為漢自漢高帝之元年歲在協洽以至于今千二百有七十閏其間亂世多而治世少基業宏大足以傳之子孫而久者晉唐　聖宋而已魏鄭有蜀而不能有吳及魏入于晉、并吳而天下始一一之者未久繼為一十六國而晉建于南魏起于北魏東而又為東西東魏入于高齊西魏入于周周齊相與爭時而並周能併齊而天下尚為二至周入于隋、既而平陳然後一天下而君之隋不能守又化而為唐、亡而為五代卻六屢變矣合夫漢唐而觀之能據土而為君者一滿丈之盟也然而自古亂亡莫甚于五代周秦漢晉之間以兵權聞有天下之事雖或備仁義本謀術五代之際卒皆先乎小盜之行而兄妖婦載生民而盡之禮義廉恥見於道矣並周曰漢世亦有人相食者豈如漢世之亂有過于相食耶然而不大亂不大治五代之大亂天所以開　聖宋也宋有天下相繼者四明聖百餘年間生民之安過于漢唐內兄從戚之臣外無強大諸侯下兄奸民攻竊之變十八之盜起則不月而傳歸于天下之耳目況能容夫盜耶其安治如此然而觀天之勢高為之基據而不專其故何也夫治者天下之所樂而久治者明知之所畏也實之其者多厭味之甘者生厭鄉康寧而定逸者前疾病而慎乎其始則必生乎變古之王者如其物理之相因其變而為危則先自為之變使變不治此其所以久也居治之久而未知所以變此非今之可變者與今天下之民丁壯者幼事與而老髠其數多于漢之景文唐之正觀開元見生齒之極于此矣耕者升山麓掘者入萬谷土不為不辟農不為不力而常為凍餒之人天時豐稔則中戶以上數、僅足一有水旱螟蝗之歲則百姓流亡轉徙相枕藉于死亡道路可以常變而不可以有內寇見其困天時出地利之極于此矣國之財利莫及竹人祖及動物小史為公家而寧判取責如賣人馬施于治人之官世入之用朝而夕謀夕則朝運有日月之慮而先二三歲之計可以常無事而不可以忽然有為可以常靜而不可以一動見財力之極于此矣主于上之政令下之命丈成操柄而倦厥而　朝廷之治持為偷且取以備、而極萬世之安卒未能處難對判舉然而有所變蕪恐其失于不變也天下之

治亂如晝明寒暑之相叙也可不前計而預慮者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九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李邦直文

策旨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文學議職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達近貴賤之勢而道則公矣治亂大計各盡知之使之畢其說慮其力補于世非特求其有補而已夫王者之于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術莫若以其言也　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　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瑣碎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恩澤天下者　朝廷方當講仁義之說以爲迂漫虛冥而不達于事變大抵學者生于江海儒于窮山不遠千里皆列于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進之于有犀象珠玉凡好之賞耳目之可貴非以非厚象上也　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于前而勿爲責則善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體　祖宗之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閑美無爲于中以承先聖之業有深謀獨斷于群臣而斥邪辟說情有所蔽而不能辨析其真偽要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爲益多矣雖取小生生長聖時于父兄師友之教行已之外嘗書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得具略于篇以爲責臣以爲古今之治先法者不能以恩申慎之憲于法而教仁義故有法序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專積累教化非刑不立故有揚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于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二篇疾病非心腹可憂之疾病未止心腹之氣爲之勿寄內瘁氣見而生夷狄外物常懼吾治故有議夷一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設官三篇求刑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無救有重計畫不可不預兵爲國命馬爲兵本故有實論孔子曰教之通事贊才具斷爲政故有明貴教貪較清白則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強固本不可拔患其崇子奉以至亡故有國本化風不行王者然不及于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之故有廣助士不幸屬亡以處辯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富分政爲辨物王者司之權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得禍實禍本尊其居于文明故有辭藏奸臣之所欲爲者使人主未知之故有辨邪臣嗣亂之言多文多實臾乳稱其忠臣言租禍進不文並皆書世之可行者多可日可以知其大指有

策旨

法原策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于道德禮義而其用故于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自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者人之多欲而起亂矣如歸市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智者據有足者能勇者善法者而奪其貴智者惡惡者而暴其顏色耳目之奉分、携、其去貪歎者間不容一髮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得好大小貴賤遠近其散不一于法而法者無不由法者危而未有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君道尊矣法爲貴君任次之法廢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謂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俾天下之侵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静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隨地從不敢無故壞徙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先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紬功善善可抑善者可害而法不可雜有內可刑親貴可咸而法不可廢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不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之子不得越王門而馳光武之姊不得保藏殺使吏民安若孝王發若解所功若僚所漸奉世義若邪辭不免乎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忍其間亂法之序而敢爭以爲亂也故明主之法左者不得右右者不得左上不侵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才有所而遺禮要爲大富者不以富價暴事而可則法士者不爲工爲商人不爲王也今夫大臣之起臣室碑書一定本之而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合繩墨規矩而其參差不齊曲直不合則斤而斧擊而已矣若欲吾之法事而改本之情則工勢事樹始積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于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于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于道德禮義者非法也非法者非法日法者未久而是賞罰號令不出于法者叛政也叛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毀法同則君尊法雜則君制法行則安而忠多法不行則順理而光功今夫一人之身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兩紅定行殺生廢置人于千里之外觀權人爲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爲夫若羊猶然重于傳與主群謝海之珍惟廣女墨珠玉而立乎衢遂爲獲反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立法如封界疆者

以寡馭衆者以安全生殺法乎人君之術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篡私欲不知己亦待法而後安故視欲而慢忘其意若曰法者吾之可自出也何有于法哉聽乎所欲則無勢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乎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紊役日革月易人不知所稱下皆知法之易犯而可變也則陰肆機巧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律故使御者倚上之恩以貸法悍暴傑健者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失職寢者兆窺寶穴而主人勿與安能使盜之不覦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隳蕩然其羊豈牛斗能已嘗有狼之侵之乎速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芻藕也哉故法之說先乃聖國將事而夫子固述徇物之道然曰不然如者天下之公也乎世之守也夫道也道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術使也祖術也本同而治異者夫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虛變也立法之主必為爲當文武漢高唐宋者也議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是鑑且尚勿先況肖人乎臣苟視今之世 朝廷成法 祖宗之垂憲下訖陳 朝廷之法大臣執率而謹而恭守庸士與作衆解而偷安為故狗者設學衒乎法外以為能臣恐兒綱制度壞是氣不暢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第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斟酌不可以為守成之君然古之君臣善用國勢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佚則變動險止則平故能重難能遠致物有重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序矣如毫毛芒針觸而臣若卵卑本在拱地而連隆罷毀者勢也如尸之里也如車之驅也如弓之圓也如天之激也如斷以一指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于卑澤也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兵之眾寡而走眾也人之來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為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人制天下之眾惟能天下之高而焉有餘非勢而何如此故明者用勢闇者用于勢明者投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吾闔闢在吾弛張在吾一叔一令一賞一罰必精之以制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注者速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慕近而服者遠先地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先形勢之輸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難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先窮而仁義不足先也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僅指而而亡矣故善惡其仁義其則差不能銖寸而功名紐相倍蔑禍福亂相千萬者无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網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舜揖讓而天下三分有二千世之君德有大于此者矣而湯文用此以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梁附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囚人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遠也如林之師而莫敵射東中之來王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難動則安難害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乎堂奧户牖之內而高指告吾之上尊則如天日闇隱如雷霆凜凜如雨露肅肅如風雷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駿奔海外之豐貢若刺重安難有別域之魁醜曹馬之斜傑必且老臧民藉而不敢倨傲乎晉楚為之也廓先王之征傳先王之民朝有遠民故先事有綱目執度先王之澤未周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无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妄而意本切己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己也以為人莫吾異敖氣驕馬之驕縣而先之毛也藏掩閑阻嬉弁机櫃動靜不以時闔闢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播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乎民心之之他肖也君 柄之無落也勢之翻然而難也難使安之不可能也為學之山之高摩也萬夫不能毀壞也于壞生于中腐而寒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扶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有聖賢業起今之封豐今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量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至乎周家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持救扶為也然而其到也亦有衰矣在後世時節其勢而保之耳夫則為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怠則激之縱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于窮極而大變則勢火而去又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吾也成事積之固執之罔則發勿使則居政勢為吾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夫其要則構肆奔潰于外不可復之疑有天下一旦馭擾搖壓而作其臣故曰如戶之里也如車之驅也如弓之圓也如天之激也如一指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于卑澤也如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如兵之眾寡而走眾也如人之來高而制下也其勢不可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生臣故作勢原

議刑策上

治天下如治馬馬之性剛則驟怒則囂氣作而踶跳威逐于野乘之者將有奔墜之患故必持之以轡節之以銜揮之以策欲走則走欲止則止使之無一不若吾意者然而治馬者亦有道行之以其漸馴之以其節策之

以其事調順而不亂約易而不煩時其緩急而視其力之所任焉于是乎循理而服駕矣有如人焉不善治焉行之也非其當驅之也非其節暴之也非其事焉于是僨踶狂奔而害不知來者之皆則馬之性安行而來者不得安矣故天下者馬也轡銜鞭策者法令也法令之使民如轡銜之治馬聖人之善使民如王良造父之善治馬民之不可治之以苛如馬之不可迫之以煩也故法貴易知令貴易行法必簡而明令必約而信使民曉然皆見上之意則豐　而從之矣而不善治民者業為之法苛為之令先天下之民前有蔚羅後有陷穽左則赤書右則衛楊民皆惶惶然不知所見之路而顧者或有所真斯者或有所迷天下之非日起而法令益不勝如是所民之和順而循理者可得也故曰畢乙多焉亂于上圖書多而亂于水旋之齊之而焉如說術稱害故人法罪則犯者多犯者多則法不勝為說禁於本所以屢小盜之犯劍禁於者大半于天下則朝事而將法以為大盜任穫吏者急害本所以持搞隱伏也隱伏多害法不足以勝之則不復隱伏而公為奸羅取細罪本所以止民為罪也不為罪之民既已羅入于罪而抵殊則不復愧恥甚重獄攖為罪自古尚矣之世莫過于秦用商鞅李斯之術以賊天下令民什伍相司偽諸于市則刑棄及于道

則誅殊天下之所以族秦者以法乎所以亡秦者以刑人也漢祖來之約法為三章蕭何益增為九章極簡易矣宜罪有降而析有得為必事益少民益畏罪至孝文而刑生于措其難惡學簡之不同而治亂之勢異何哉法不可極而民不可勝也　聖宋之于法可謂於慎而留意矣　太祖始詔置士官　太宗設審刑之院　帝聖主帝又建親臨刑獄之位處必下寬詔推祥枷而厚繫囚之飲食也有弗法而杖民于刑者麾抑而不得速以懲其酷能活一囚之不當誅者勿論歲改勿用律為無增秩以勸其仁凡以疑讞聞上者皆生之其於慎而留意如此宜有漢文刑措之盛也而天下之執重罪者歲歲而多舉天下之民能終身而不受笞箠關戶而不在刑籍者歲歲加少其所以然者臣以謂　國家有輕刑之名而無制刑之實法苛而煩令雜而亂刑勅他禁蓋係于律由是之故也自古議獄之深者皆指秦以為首而臣謂今之民罪有浮于偽秦而入者矣如之何無視而不為戚戚也

議刑策下

天子仁聖如此天下之民常患不得其所　朝廷慎刑如是而臣謂之過于秦法何也古律有浮于事可觸而未觸今制有失于當可刑而未刑成者也今之律蓋秦漢之餘法而累世增損附益而成之可謂小大元具而雅重無所漏矣乃民真姦善為天下未嘗為之罪亦皆有所科條而不能出乎其中矣不知向者又為先君之法而附于其末曰不可言而言不可為而為者皆坐之以依罪之有狀而可科者既律之所不害凡無狀可科者則亦見罪而已又施羅織之意于其間以開苛吏舞文之端則行路之人皆可致之罪于理一步作一聲欬搖手反覆足不屬罪上冒之率私怨而加害于小吏吏之所以生意而收民民者莫不用此使無罪之人吏生此而駭嚴見罪之民生此而賴盡此律法之盈焉古之為法之意丁寧而詳悉其大旨防民之為不義故為之本輸義而行之苟得其實則刑之施之而民莫不服如其出于義也自本而及于祥符及于天聖于天聖自天聖及于慶歷刺勅之目數列矣慶歷中刊之得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頃之以為定法其立法之日常然、于貲利而重暴苦斯之人涉理義而勑教化者書不能半人上射利于下、于下競利于上、爭利而用刑姓刑之而民心勿改如其出于利也古以義用刑今以利用刑此勅法之過焉者也古之遺法曰律曰令曰式令之過行之法曰制勅曰附令故律所以任典禮也令式所以任律也制所以任律令也附令所以佐制勅也故

律有定刑而令式無定刑有事不係于令式者一止于律所以為中法也今之慶歷勑或有刑或無定刑律之而先定刑者勑雜若而勑之中類多細防瑣暴事有微小于令式之可約者傳責箸書之本皇棱山谷莫之違達賦役之常徭庸之成事貴賈之順朝會之本理晉征權而斂會元革善數惹項碎無非國家之大此宜宜傳諸令者而遽列于勑法吏民走屢之甚亦難大略刑加于犯令凡數等此宜為令而為勑之弊也臣以為律法書言宜為主科可以觸者服其辜有名之罪則又吏不得高下其手貴利之門少害奸之路閉則天下國家竟義而從利制勑之所禁煩細而先定刑者審擇而附之于令則蒐罪不生于重辭整此三者刑既數乎清而民樂其生仁主之澤汪洋乎天下矣

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于兵天下之才莫難于將今夫奉法令當士民雖提頓增累之其微逆揭播持非歲月之久理皆工極勸之有非是處烽而瑤所併而止羽可以懷從患可以中興若夫群數十萬之眾扇蝕眉之氣聚無龍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豐不可收碍吾人、而救人與杌峙吾有脊晚吾小敗一有刑埠若等羽之季不可偉及故翔為勝兵暮為野獻朝

為強國善為弱弱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此故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觸白刃冒流矢犯死如趨生無逸人之所至願勞苦者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臥草食水飲介胄而騎蚤出入于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或不同吾之進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度故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之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帥、之命在將國故用將將設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馭士非勇不能以寡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于仁則優而不為用專于威則殘而不為用專于勇則力折而機隳專于智則敝而見窮專于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兵弱以為強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陷迷如兵必勝之將其大要蓋出于智謀仁義而仁義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先不如陰潛而下不可見至義如此者其如所謂為將守敢良將之材未易有也司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然也外主君不能用將非主將不能用兵非主兵莫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　太祖皇帝有材智合冠軍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荊南高繼沖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代蜀六年降孟昶于三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禽劉鋹十五年曹彬揚兵江邊師于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年錢俶如決河越若走風雲震定之業卯周樹勳不失尺寸昇日且剋以俟投其雄世之略入于王府益路之舊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驅遠騁以救　從聖太平之業百餘年矣　廟堂之上習于安娛燕閒之日悟于奉養兵不如律將不如兵國不如將視今之所謂將兵在內者徒事騎客治日奉朝謁引厚祿以肥子弟苟穀色其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責公養之費役驕妻人副散主食布冠其之衆衣占惰身使之就危險鳴鏑號畫射時鬼藏徒巧就好之事而已其于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微先士義之強弱地形之遠直險易之殊衆慮慈之誠偽使為不如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閒暇之日名籍舉額高位大俸宗上表夫十戶之賦足以給一兵急關事之征不足以奉一將潤慢吳言高吾不滿一旦走檄傳舉救之敵前而出之小出必小挫大必大北血丹原野膏銳鋒兩因責以為大咎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固

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雖非司所用非所養所非所用敗臣願陛下于優安寡事之時留神于兵垂意于將當塗以收之當斯以覽之要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當之以攻而觀其材臨之以險而觀其志敦之以義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獫狁之種醜西有赫連之逆雖而有盤敵弗祿丁黠餘氏　陛下富十餘將辟數萬兵守則戰四邊必牌稅而不敢動恃患之有數雖敵危備中國而侮之者　陛下垂拱于太平之上曾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畜不言戰之兵將有風塵倏驚　而起投吾方寸擇吾土毛以僕驅而為之則方募兵

議兵策中

用兵收將之術曰相衆而奉之前為兵請為　陛下言其詳兵在內則內重兵在外則外重內重則強外重則弱兵在勳臣則勳臣重兵在近則近戚重兵在宦臣則宦臣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懲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董其役遣發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代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于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叶御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更去是故無衆主之患見難制之勢見權威之斜兵將在內而專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見外侮之虞見剝奪之漸自古制兵之術莫善于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王業最治至唐中年府兵壞而太宗之遺業隳事大壞兵重于外而不歸故藩鎮強大而叛兵重于內而不制于宦臣得柄而逆傳十餘君世患勢居卒不能復以亡唐室淪滅五代內亂兵餘在外者分裂方土據閫內視在內者收把威柄暴得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而天下生靈百不一存矣　太祖皇帝神文聖謀沈剛斷亂收天下之柄歸之于己龍縱悍夫亂以文吏藩鎮諸帥名號尚存權歸尚書而兵衆上地悉屬于上矣逆驕叛肆消磨順服其殺不臣岸天下之卒凡可以勝甲為最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聚之于京師以關內重之勢而臨天下非常變戎狄守備捍邊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不遣戍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校法一歲老必委籍于中而後上命以消散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內不在強臣不委宦臣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握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帥非有可專之威使主符籍而呼擁指導于陛前耳天

子弑御廣殿五騎近邪節以鉦鼓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威
聳壁壘睨其紀律而自具私隊長以上日預射精而行斜時賴禮而犒
飲宴頒衣裘賀賞之賜而華旗廣賞或刺無敢特勝廉制柱約先不自入
子為之者位百萬之眾目光常視清無他嚮勢牌親實皆在一人不在臣
下如又數身如指臂如子弟翼又見如此為從龍鳳生數雖未能况一
兵農買歲經四海聖神久大之略也老氏曰利器不可以示人臨生曰泰
阿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試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傾莫敢覬其鋒夫夫可
之時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 陛下席 三聖之烈挾
萬世之固富與地侔尊與天並時際千之盛當見為之時鴻神運化于中
安之場抑遠含光于高古之上允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不足稱為遠孝
夫氣生于治也危生于安也患生于不足慮也 祖宗之事著于史牒傳
于世臣敢見之口察若日月遠業且在世師而卑之制勞之命建學教化
之嚴一御廣殿一振近邪一舉軍壘親閱在魏黃屋係動從以樹吹凡聲
穿雲耆猶閱重舉為士眾斯猶將野禍平荒不而聞馬訓習之時一痛使
或一忠武以起士卒久安沈惰之氣以改易天下之規雖夫六馬在馭不
提振其當策收其窩勤而大制小獲于其上并有馭其不謹則各々祖宗
既已聚天下之兵于京師以為内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于 僕聖矣非
可以無為為之者也惟 陛下留神

議兵策下

臣于上篇言用兵次篇言養兵之制或曰二者孰難臣曰二者俱未易而
養兵尤為難用兵之時或敗其衆死生同患尚有幸而勝者治安之時養
兵失其制則驕貴驕武而起兵自親公對文皇曰創業易守成難非空言
也唐藩鎮字于不用兵之時始息而生于衰季五代之君明斷武健莫過于
後唐莊宗者起師室中南向而爭天下雖雄智勇周德威之倫莫不畢命
效力百戰于河朔一日驕鄴起于所狎段凝之師雖就十萬甲兵来手矣以
無學術不知古今治亂之體不知特威養兵之道天下既定軍律廢弛武
猶于外故望其內晚然滅亡矣以此則得以守則失此承平養兵之弊也
孝承進書事莊宗 太祖以唐事問之承進對曰莊宗惟務姑息將士如
驕每乘輿出次近郊必叩馬首以自恩賞若是者非一嚴令不行賂于無
節國所以亂 太祖撫髀而嘆惜其不能以軍法御之也故 祖宗之時
雖武捷人捕斬百年川凡所例全軍謀陞宿衛士之凡犯者占額以翦其
頭將校雖領刺史者苟有罪必杖配士伍操蓄馮昌寒暑皆甘心焉拜伏

中制授子道隨酒馳馬以時 章聖皇帝曰將士亡故不令出本班置帝
買二人此軍制也 祖宗制法令嚴肅無敢犯者今安逸有醉酒馳馬以
婦者乎焉有之矣置于理 一祖 二宗相承而治其墮朔為未如此故
能革五代之亂而納四海于仁壽先教之老生長太平今皆放服不見兵
嚴 陛下御宇幾十年備 三聖法教而天下順治可謂仁義之主矣夫
太平之久則法有弛而不舉者法弛而不舉則兵有惰而不習者也兵惰
而不習者危而不舉身先金廣未嘗安勞苦之事血氣態度弄騎能保
承能處不敢武士日曰巢衛矣而日操練巧奇真舟馬騎閑林魁什長與
都兵相從徑謀接席斯呼傳塞騎敗等效忘失名分怡不為馭莫敢訶詰
猶賜歲增常庫大潤先名不功之賞則苦貴息無不為恩嘆味愉恆咸律
奧壕士卒咸知主上之仁故將臣莫敢獨治之者一有會孫小故便鈞嫌
裁之卒自為黨與傳夜相鈞讀口誹請冀、動兵度歷以來大異三作成
十餘者以鍋金中罪敢守倖會將吏與威而假息戍于甘陵者挾敕民虐
庫兵而為偕咫衛亦何之人聞菲滿為實盜臣恩之寒入毛骨仙中之先
卒雖出馳道排入省寺而醉舍大臣為畜列辟嫚常袁來小不滿望則竟
音而踐昊福大亂莽亂是于此者非人主宜斷電擁長嘗進來為之有宜
而為之有漸將何以革此 陛下既而不為之圖其耳目漸習其氣益完
芟其根蔓翦戢其萌芽剔其世之權必將害壽閭里鍾貨老幼悖知金
舉役百姓不得寧厥為將帥使 朝廷不得制 陛下取唐末及五代之
事觀之非臣言之過也故臣願于可為之時遵冒將校法令節姑息之澤
嚴有罪之誅使恩出于非常威出于不測人主為之主心焉有不服者夫
用兵養兵之術二者皆未易而養兵尤為難今兵不用兵養兵之術無他
惟因事而痛治之與就以仁治而已矣

議戎策上

今燕古為燕山多馬之國其土肥平宜畜牧耕稼其民勁健便弓矢習騎
射學門戰死中國得之足以藩衛夷狄夷狄得之足以擾動中國安危有
係焉之野故拉黃帝舜以青冀分野又夫別其北爲而為幽為并為營周
官職方氏掌九服之國治爽冰易之流皆在其中我周之時為燕唐之時
為范陽節度大抵一國也范陽一鎮也以一國之力斗鬼在夷夏之中猶
立幾八百餘年遂與周室無始而不為狄所吞者是其力足以獨拌而
奴也范陽一鎮之地宿兵不滿數萬而夷與丹不能越苦雄藩會者其
力足以獨制外虜也昔以一國之力而不浮于狄今以天下之力而不勝

其勢微。昔以一鎮之力而不憚契丹，今以天下之地而懼懼，常為虜其故何也？燕國有朔州遼東雲中九原陰山樓煩易水以為之塞，范陽有盧龍古北松亭榆關之要以為守，用力少而塞之易，此其能以一關一鎮截然中立而不障內無其契丹也。自石晉割幽薊檀順媯儒武應寰朔新涔蔚路繇以市天下，而晉平易不啻于虜，陰困我來吞皆失之，而封於蔚瓦橋信安霸廣信保定常山所奇飛文山峙亘千里平廣之地以為界，戎軍胡馬馳突，去來如履掌之上耳。此天下之所以不勝勞擾而懼懼，常為之憂也。虜使之益易，吾守之益艱，故時平而邑戍之費不得息，虜一旦觀中國也。近中國之備虜之處也多，故力勞而勢益分，則有棄固之將不遑廣塘水而已。狡謀之臣不再攻，則從可汗虎來使而已，使主在其外而為屈如于瀛中關河川泉衆滄霸莫瀛之地，已七川廣數百里，東抵泥沽海口，而遼其汝瀚渚蕩，魚蟹生之，而粗食皆資取于內地，並西山尚缺百里，音未足恨隔胡馬而遼民，長其書矣。蓋論者不可一日而不備邊之將虜創，帑藏內庫上邊來輿之劇，虜然而如鄭衛之事，晉史略使所出之耶補，微追崇高平將吾侯補邦先羅罪，且防得年累而成，撲從于夷人者不可勝數，和親不裁而晉實如用兵之時矣，蕭牆之千金之家，死並在蕭牆之內不治，將門環卯之具而方務塗國下，以為守邊者從而笑之，始於是也。又當之時，大與夷敵相見于野，事體內屈之，而所先乎害不思為今之時而先事一關和親之略，是也。古者固非忘和親也，晉賴僥國乎用人之執時之說而和諸戎，以私資利，日賣其士民，押于野輸人截功，曰交戰事，師徒不動，兵甲不頓，進土過去，則和親之術誠利矣。今虜嘗為虜梁內地，又為塘而民不得耕居，中國之尊以奉殊先道力矣，而卯從之，成不得息。遼者虫而遇人，不為之安，如是而為和親，何為者耶？誠當拒日月之安而使之不先，將見天賜之穴，日並中國之力不可支，其侵凌盟犯約而其並吾民矣。

議攻策下

唐太宗如彼其才，而持金帛盟解頡利可汗，歸帝女于外而許延陀，何也？當時群臣咸不能達如太宗之意。夫太宗雖以武定天下，然民方厭苦于兵，頡利、延陀未有可并之大罪，故虜之以貨賂，許之以婚姻，若曰戰非吾所欲而寧負，沈所以甚戎之曲而直中國之氣也。故卒擒頡利可汗，延陀衰破，其殘而死，則太宗之謀不為不遠。契丹本唐之松漠都督，開于黃龍遼澤間，東西才三千里，自欲徙開元啟之亂，服屬遼姓真窒韋之屬，而深抗下渤海夫餘皆地，以地為耶律有，則兩生于大夏，東距于女真，南界于瓦橋，北聚于料斯，其氣常在中國上，威乎暴，使閒數覬于契丹之間，戍城郭律先動而去。先聖仁術，兼其不忍以吾民易寡欺之命，始與之和親，所以縛約懾服之甚厚。自慶曆以來，又嘗為非意難可以補以動　中國類夫間使接遼民之生。　朝廷待增其好，幣而又其來朝人，今日虜中國之想，而山東三尺童子皆思奮，各欲以得朝人而償陵侮之憤矣。臣竊意其天亡之時也。昔者賈誼欲進五餌三表，係單于之頸以制匈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觴之以音樂婦人以壞其耳，之以高堂豐屋奴婢以壞其腹，于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以壞其心，而史氏言其術為疏闊。今耶律氏之君臣服于王帛而沈溺于貨賂，其民生長和親，知戰也少，不習寇盜，而或為進士，學不以騎射為生，不樂土者安室家，與吾居狄之略甚異其前之說，且放于今，其臣之閒山後遼民皆其賊役，而懷思漢之心，為之將相，雜用南北之人，稱力傾爭，其勢不平而相軋。衰壞之際，始將有事，牒寧上以屬于吾而稱為藩臣者，復又奪吾主中心叛喪而常不得寧，故時為侵書以窺中國之後的，本就而吾無為之擾賦，則因宜為夷狄之所輕矣。天下大事有人臣不敢言議，必待人主之斷而

自為可以成其功者，河湟之計其一也。陛下取不被數夫人驚書，而天下不能堪其害以至于戰，屬兵選將，舉得其策，河湟可以一日而復，秖范陽燕薊之墨，室松亭榆門古北之穴，決去塘堤，化為沃土，募耕戰之士人賦百畝而處之，養兵積粟以寔塞下，則京師長無北顧之憂矣。詩曰「薄伐」，王受命百，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惟今之人有不尚有于唐數，又尚能復河隴百年失陷之地，而况於盛明之主乎？陛下亦篤于和親而疲于兵備，夫年之積不可必得，畢衆張于在封疆之下，伺可水可墨，擁吾人之不虞，萬世之患也。

皇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一

李邦直文

議官策上

序今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多有罷職而歸裁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不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廉白之人身耻折仕版名雖昇聖世而無資以贍其生啟財易常不得其所上息子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延于妻孥之體餘則守節不篤者或乘其閒陰歷國之時起而倖利貿販江湖十枕郡邑商賈盈觸於牧竟屬閭市之任途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為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惡旁吮治事嫂為大師且則妄觀苟苟不顧行義故仕路污穢而廉恥之風大壞朝廷患仕者之日益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復其所故韓糊其塗以濟稱來者而有司苟為之文遂為之格累日遷歲之密剛衰削非意之細罪雜合增廣其為員使其不得應條詆職遷久其歲限使其不得滿課役是而仕者益艱故薄于得失而逐于勢利前者有以以進後來者竟臨而耻令謫既淺之流更相形斯遠相攻排相排不得于相復而報寃而觸風媒險弊而不入于其塗有耻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進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然為一策特丁一令詳明原始嚴明而倚責之揭而守之以義利之路日貴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者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弊由仕者眾仕者眾由入仕之門雜而眾也夫入仕之門為弊之原也而議者不塞其源欲止其流不遠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末精睽稀補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救兵使如積薪而不如名器之可惜也仕之徒如彈冠蓋如指掌焜不知士心愈卑臣愚以為遠矣故願 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者簡則職有餘祿吏無冗員而祿俸以贍污者反其廉固者近其節爭者息其微讓者樂其為仕路平安而風化易隆矣

議官策中

天下既敝之弊臣言其端矣請復為 陛下詳言所以革之者夫爵祿所以分利賢不肖勵天下為善之具惟用之有當否故重耳在小人則輕在君子則重故不可使小人得之也易得之則輕難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易得之也多得之則輕寡得之則重故不可使人多得之也爵祿輕則天下之人不如勵而朝廷輕爵祿重則天人之人如勵而朝廷重矣故爵祿由王者出而王者不敢易以予人天下莫不 而王者不敢常以予人有私人以賜無私人以官有世人以祿無世人以爵使天下曉然嚮向之不足則君子豈功業職而治道進矣故古之聖賢之君相與謀議于廟堂之上屢陳安危治亂之大計莫不先用人之急而後百事何哉其得失之間誠足以天下應也傳曰唐虞王覇三代之事雖詩書之所詳具不可以復之于今矣我 祖宗之事皆書史耳目之接其慎惜名器而致天下于治今何惜而不為之社寺開寶之舊術術之人不得外補天祿之語已精者不得叙遷所謂吏則詳者因己自為清望官而責宰相之輕授于人爵祿如是之重也歲登進士才十數而雜色入流之人尚寡宗威貴近無洗沐之請遇請者多而裁抑之為宰相于尚有將奉承命者況下此者耶舉師以久次乞補外官 太宗勿之許止以為大卿令于人如是之難也才時有寺府監與郡縣之秩皆有定員階闕皆擬而未嘗有冢居待闕者中外百職曠久而不得代致謀優患無闕員以足郡縣之闕官得之者如是之寡也今官選之徒如日中為市術術而來小有所挾皆可以得志或以門廕進或以卜史進或以醫卜工技進或富貴人持貨力輸貲而得入或衛兵之校百十為群各以而外見爵祿之輕也如此人主既務以恩澤為治而當政事之臣又或繼趾放恣濫漫而推撫之故陛以貴安于持而自交于天下決從防徑而窺伺附庸傾轅黃以是進者之心使夫衆流于今而未可以遽悉于人之易也又如此今一官而數人共之有既去者有已至者有將至者三班吏部當官之籍不書萬餘文武之列士倍于昔其多之又如此 祖宗之時而爵祿重今之時而爵祿輕 祖宗之時于人之難今之世而于人之易 祖宗之時而得之者今之時而得之者多豈不謂于者之過而謂進者之罪耶夫賢者之見貴于天下有所為而眾莫不本以名器待之于上而異于小人也將使之所以全其眾而士本氣論神聳以雅令素休而異測其尊且夫之今四夫一任之末僕役走吏之人而與君子同名而共器同班之賤如官之可市而倚指日可至而為政者以為於予無之千金堅呵退避之年如吾一日皆可以為將吏而舞其事蔑陵其上驕乖而兼全于所以示天下也嘉祐之始也當時議臣之策而懲其弊始減任子之令勤歲補者為二歲三歲者為再郊罷三丞若老及外任遂任之澤進士明經均以天聖之中式而令百司必滿冥格不得叙小勞勞他請歲年而入仕矣議者取封之以順歲可損千數祿之五六載其數而執而仕者益濫濡矣雖其弊猶本甚大之者為冗之類因仍而未盡艱匙深胜 陛下行嘉爵之令不若節財用覆刀筆小吏選試之格

與其賞姦吏不若節進廉能次小人非其之得與其賑濟小人之心不若
寛天下良民之力則　祖宗之治可孔也　朝廷久不為此以萬怨之生
于此耶人主自為而人臣者為之則萬怨之所歸也唐開元之君罷科斛
官三千而天下靡然與事惟人主率先而為之耳又何以萬怨為哉

議官策下

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而唐貴
才謀宋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所貴皆不同觀其所
貴則知其治體之優劣矣最無謂者其氏族乎非但國家之弊抑人才之
非本無優劣惟私貴者之子弟僅足以強守世之業閉而坐食天下王者
于彼何哉與民族之家亦有可用而大有補于世者矣如其不報所貴以
事而責之非公天下之道也古者不世爵有公卿大夫之子弟則聞為之
置師保群聚而教之告之以禮樂詩書德行道藝之說集其羣成德就以
復以名聞于天子而升之太學次第而官使之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古
之遺制也夏王官人以世而成湯數之謂之惡政尹氏世職春秋譏之今
文武之臣自五品以上遠近其年高下其等咸得保任其子孫矣子孫既
官又得保任其同宗矣宗族既官又得保任其外姻矣年而爵則猶底之

支內外之職與不列為王官者本貴有恩廣世下者其此者也故有蕃衍
如劇之康天子賜之封諸而爵命之矣春秋譏者而著以為不書不如所
方卑焉之是數而為籍于有寺加之士民之上楊于才賢而未用者之目
此吾之所以嘆息歎異而為之言也　朝廷如古之所以置設官爵之意
乎以民之喜為不善恐康然淘入于亂政援稱事異其有德之人以為之
卿又以為廉事眾一人不可卑然之數道才智者使居眾要者之上以分
小夫之權而司民之由直如是而已故用人不可不慎也彼無提何為者
而官爵立加之耿天下才德之士抱其器而困沈抑於走成于田畝而不
得用滋焉不若貴者之提拔置乎士有之有不得於上也　國家慮及此
明經之多闕歲一語數以二百為之常限冠其進者始而京取而貴者之
蔭且計歲且窮百名倍進士與祕策之學以取士之正路奉抑之而取士凡
二歲而出一京敢以恩為之者無百倍其多可謂本末不相侔臣愿稍止
其與而五年始使文武之臣補蔭取如故故必服重以上始得以其名聞
推錄然之澤無格年富然後稍為增試之令不能奔禮律而通解無本旨
出仕則公卿之子孫咸充于學聚于重須膺補之期矣昔衛懿公好鶴鶴
有乘軒者其與吾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夫貴之提拔本可以官

也國家之于臣下祿之重責之輕生有榮殁有恤澤非不加矣爵祿天下
之公器惟　聖神留意焉

重計策

以王官易販夫貪賈之錢力其為國之恩庸祿者之所尋物也而終不得
推復上象而助郡國之漕執其傷敗民產天下之所共聞也而終不可得
縮酒榷茶禁治私鹽莫制河之征榷關之賦凡百物之產皆有常稅苛征
之術偏于天下又為害計之募貲索之利以濟名而求亡名之入其敗化
亂義有識者莫不尚此而然不得少損者子孔病而　不得收那閒體
而　朝廷不能捐是者何故非由費用之多乎今夫兵有常賜吏有常祿
官有之所費邦國之所奉河防之備與夷狄之賂是皆不可已之用一旦
勿增則望救成修是而充其數遂不得嗟嘆　國家及于此而以財物
為首務故及教化則謂之迂踈以金穀為要任權衡者謂之賢能之官吾
恐欲無是者以為良能仁民愛物仁民實賢則謂之不在職非朝廷之好
物者使之然也國之貌為太平亦已久矣宜可以追古之治而成日益煩
憂日益蔽民生長于無事之際而常遭罹兵厄山哭天子仁儉如此而四
海黨黨如值涅基之世亦可嘆嗟也今凡可以得利之門無不為之不可

以有加矣謀民之職終民之財其去損耗者無幾而宜豐而有餘也然入
以為出尚為苟無不幸而有他虞則將有度外之需非常之費不
如何則以足之故國家莫先乎此者矣此本之數則先舜不能以要挾而
雖周公不能興禮樂卑陋不能以持制也夫有數年之儲者不及為百
年之量若饋餉之急者未嘗治要而之事有所急者有所廢有所先者有
所後也國家未嘗為大治則已矣如欲損制而興禮樂大有為于天下以
極安狹之治則救弊之策何從而不先為救其害業易生于泰侈之變未
嘗不嘆也夫泰豐則為貴貴豐則為盡盡生于貴貴生于泰泰者大道之
世也貴者文明之世也盡者當嘆而生于文明者也今之時承　祖宗之
業恩華雍待文明之餘盡之所生也　陛下撫養天下之人未能為之節
而又重之大盡有三而他盡尚不預費冗兵冗而為盡官冗而為
盡盡者于昔而大盛于今不可以不變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國
家之所以為者書謂盡已成而勢不可變變而去之則將作起而呼號旗
民而怒上不得已而又復之是未如其勿去盡莫若漸人之常情所
樂則樣駭異服則開悟以歲月去之而使之不知善變者也之于治者如
盡之不可不變又致一瞬而去百年之盡不已疎乎今之三司使諸周天

下重名之臣為之者夠不得久非據而罷去則擢升于二府如舟之寄于衡波皆循而過雖有志于此者亦何能盡其用耶夫百口之家以產賞多而附麗衆故資業日耗而不足汩汩不治漸至于寒飢竭力以供之寧違所利則有飛貪不善之名而招禍于外至竭其費而斥逐僮奴謝去賓客則有無已之費不平之論而構怨于內　方今之弊亦可以異于是屬之才哉而使徐為之治日揖其耕牧月勤其種樹歲按其出入則涉費消耗積長而內外安之如

實備錄

易之象以龍馬明乾坤之用夫乾坤之氣變化之大無窮而不可測而聖人獨以二物明之者何故以為天之用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莫雨風雲而已雲雨風霆非龍無以行之則天下之物有能盡天之用者莫過乎龍也地之用亦不可得而極其可見者際乎海深入乎崇夷而無有遠邇人之力不足以勝之而能馳騁蹤闢涉地之遠非用馬則勿能齊則地之用又莫若乎馬此易之所以重乎龍與馬備之于乾坤也國之所需兵之等莫莫重乎馬易象之所貴周官之所列小雅車攻之所載史氏傳說兵家之說所備兵之勝敗繫馬國之盛衰强弱繫馬實夷夏攻戰四方之民其俗不同其然后而專為中國患蓋一也然而能深入而為大患者自古常在于西北不在于東南何也何也馬出于西北而不出于東南也冒頓單于數十萬騎困高祖于平城觀騎白皆從其方之色多馬如此故能屈中國之勢孝武乘文景之勢奮擊匈奴匈奴少衰矣復以馬少遂無復出塞之皇既定天下原其勝勢破突厥誅高昌平吐谷渾增之以高宗併高麗稱百濟而中國之地西至于馬者北聯于陰山盡得多馬之土故分坊布于隴右而唐馬最盛今之馬大抵取不及于漢唐者何也多馬之土不為中國而為狄也耶律氏之君以馬上為國不時則不能戰故其兵以馬為命故真宗嘗遣馬聞市于吾矣皓為大謝馬以祖令禁其以之即耶律達之置戍于海岸而女真之貢不能至矣繼達既戰日久而馬大耗繼明且順以備其安懷其種落尋其畜牧者凡二十餘年寶元間至以谷量馬故元昊兵氣振遠而為兵患矣秦夏雖克耻以馬為市然尚癬疥之餘中國閒未嘗得之也而北之產不入于中國中國之所恃善善馬而已而馬官日以馳馬政日以壞　朝廷嘗莫之計以失兵衛拜者有不得已之義顧欲驅步卒馳沙漠而拌堂堂之陣于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舜氏之威義而俾世其位非子牧于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于秦而

不奪其業王毛仲張萬歲任幹而知馬事故唐付之以閑廄監牧之政勤階至開府而仍典馬是擇其人專其職久其任而責其功也今之群牧數十年之間為之者凡幾人以知馬而任者誰耶任之而有成效者誰耶以其勞而得大祿者又誰耶有可任者亦未及究馬之情諳馬之數而徙矣故馬官視馬之耗登虛若秦之視越人之七羊而物之恤此則馬之所以不蕃也周之時廄有廄人牧人圉師牧人趣馬皆馬成專其事而不復治他春秋之時鄭驂下閑以下大夫為師則其餘列國莫不有馬官矣故任久職專則政舉而畜牧之宜今嘗求知馬之人而任之惟責與持役之臣人其資地速遷而兼領馬上之任之此為恩而已非備責以馬事也下之實是任事增廩給使役使而已勿以其事自任也故不親其勞不悉其務田事有遺利夫牢有遺力閑之實害聚撒于溝洫為南之澤暴露于水害無水草之野朽枕羈靖屠而取以大九可不為之惜哉夫畜牧止害人野夫之事獨少多之食出入之時惟其使而不可以素為之節晝在遺馬之進使苦息而已矣不如付之于其人若之如豢人野夫之事而嚴為條教為令日積而新請贍王史牢度敷不如所以為者焉之疾不同而不敢不養具寒溫之制肥瘠老壯所任之不同而不敢不均其出入與食之多少為而教以又去右馬來國馬之蕃不可得也今欲養馬蕃之必擇其人必專其職必久其任使專力于事而責成功矣之蕃置卒之詳實其著耕牧此牡食息之節適其使而知宜一切無求以小法惟視其成增之數如何則馬蕃而兵備斯實矣　國家于閒無事之時其失常在于因循不能先事而有所慮一朝急務之變起則項背而不知措以敝天下事而中國無窮之爭惟馬又非可以急乎而得者可以預慮之哉

明責策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其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民困上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奸時之多弊也如此而以天下之大萬民之富千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洗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之人也如是耶豈古千八世無所施其才耶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耶謂世之之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右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實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實未嘗有時而致於天下未嘗無賢也哉有意治道之不及乎古則曰天下無賢不如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瑰瑋豪傑之材皆化為偷惰齷齪而無能為矣則以

謂與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其不視始責大而
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忘其闕而周其為心去而還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
施苟付之以事固勿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執小罪而不貸大節由學校
而不究更用雖有得其間者之任孰以一言一事而害之是進退無措出于
疑猜微之外志不獲就事不能託而去矣雖周已稱據典事隨時之人
乃無權而得失焉故居平者安步而進志壙者半途而氣折大臣為法
臣竊視而天下之事屢屢日入于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
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任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
其體深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也故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
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故大而加之萬衆
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備於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
古者責宰相必曰燮理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
家給人足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為用敵國
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下無事
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以災異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
糾劾守令者皆以小疵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鐫謫將帥者
皆以危用違犢之間徵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軍衆勝敗兵食匱弱為將帥
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而務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 朝廷大計生民
憂患卒無有任其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嘗若無其人夷考厥
祿者相襲而莫肯律身寂寂于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羈挽
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材身出
于衆則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上所縱為之所以敗事而亡法事敗有
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專也今皆重夫為過者以為賢而疑大敢為者以為
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吏得以要罪把持其上庸士趑趄
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拑其背脅夫得以扶詩書執禮制而爭于廟
堂之前當其任者知所向而又不能除見賢而又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去
而天下之務不敢出為因循苟且相習成風名曰至公而萬事盡為其弊
莫甚于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寬小過責大權而已矣

勸吏策

夫人之所以異于群物者以其有恥也恥者趨善之本原而聖人之教所
從而立也聖人因人情之有恥而示之以榮辱之路故善而損惡責賢而
賤不肖由于義則天下皆指以為君子莫不舉踵企慕之以為榮不由義
則天下皆指以為小人又從而罰戮之善與為親舊師友是以善為顯名
惡為汙名顯名之在身不爵祿而出處專安志氣光能汙名之在身雖位
于衆人之上金玉盈其藏而嘗若心懼之抵抑首額之累不去又況于
禍福之實加之哉故聖賢在上則榮人以賞辱人以刑聖賢在下則榮人
以名辱人以義名義為之本刑賞為之用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
時君名義為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天下刑賞猶有弊也名義未嘗有弊
也故聖人先之以名義而後之以刑賞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
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先名義之謂也善觀天下者欲知天下治
亂之勢無觀于他觀名義與刑賞斯知天下矣善觀人者欲知人之可使
為善不可使為善無觀于他觀其有恥與無恥斯知人矣三代之所以治
者廉恥存也末世之所以亂者廉恥亡也朝廷之臣天下之俗頑然無恥
一作者諂節節此實班之所以大患于漢也臣有一言可以不勞刑罰不
費爵賞而使天下之治回馬吏輸吏之要曰示榮辱今諸路各有監司以
皆省郡郡有守倅以總屬邑于各皆得按察所部之吏然自非見善而入
于罪與應得賞保舉者其餘貪廉強懦各不來畫一切以以閑意卿有其
黃卒業之備亦因因而去亡以異于常人此廉恥之道所以閉吏之所以
不勸也臣願 詔內外諸臣凡所部文武之吏各藏善其材行為上中下
三等而奏籍于 朝廷惟郡與在官未及期者乃候秩滿一郡之吏俾上
之一路之吏則監司上之文吏則文吏之長上之武吏則武吏之長上之
天子與二府括天下之奏籍于中可以稽凡吏賢否而知天下文武
材行優劣之人若其失實多者非私其人則鑒之妄也非鑒之妄則辦于
事而不為之蔽也其得實多者或刑而公或畢而能察其藏則以其得實
失實之多少又可以坐視奏籍而知奏者之如何董仲舒曰所貢賢者有
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且以觀大臣之能也其是已臣以謂若此則為上官
而去當推舉者不敢因循塞默而奪 朝廷之賞必且訪聽風謠取於于
衆議以求其吏之實為下官而在所部者亦以名聲不肖之篇而期于在高
等以榮其志亦將激昂奮迅以赴于名節者可以柳而為寬懦者可以
勉而為立貪者可以諍而為廉鄙者可以沮而為直未勞刑罰未費爵賞
而揚清激濁得刑辱之路示以天下天下之吏莫不知恥而無惡趨善矣
臣故以此為勸吏之術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一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李邦直文

固本策

竊學者所以進于先王之道執制其情欲增其心術於神理性昧若火泰如是而已矣此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難有仁智實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為仁明者不學則㬥察而偽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多思可以為智聞可以為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為君子學可不務哉昔哀公自稱曰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勞未嘗知憂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勞憂懼之說貴長居出于田間平物悉其情而為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教育長君卒為賢侯今夫百金之家必求良師友以業其群幼子弟其師友戒不擇而使群子弟日與庸隸淫民為儔黨狎翫昏冥劇與嬉戲而為惡學之不專而恣于毬鞠博塞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必為將後可俄而傾矣雖其友之不擇教堂其群幼于小人之室以遺棄之身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勿思也故數父兄其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況有天下之富將以遺咸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家室為社稷而保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書載先佐之首以曰親九族九族既親則曰百姓平世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文王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民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嘗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甚詳矣　本朝太宗嘗詔擇王官從事序賜以教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　章聖用推服之義以教宗藩之不職如此其重慎也今宗族之藏昌大而蕃衍尊貴而優其祿極于古矣然不教失于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宮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　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宮官其用為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而諭之以學其意宰室如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行情專勝擬議諷諭之者甚學術如始病視師道如泥塗教賢者所居是職豈以去而文辭或干入則與僕人妾子婦出則與妓倡俳謂于淫巷于宴樂耳目之所不善之接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雅材東平之樂善唐元獻之長得　將矣以明主之仁篤于親親之恩差等其咸疏隆以責前當以學儀雖厚若此然足其欲而已耳誠有考古義而教之于今以講養育之道其缺然此臣顧諸大臣思成屬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宗室教尊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間與有儒而不能者然後擇經聚則指可望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貴而世身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教以六藝之文二典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右象之體皆俾略知大指　陛下復于朝謂之淳或臨幸而察之或名而勉進之又稍為錄貶之格以勸其良以警其惰一洗薄下人與婢妾非禮之具勿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淆月耕陶習相長九族陶陶知為善歸正之路則世將為順寬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崇　祖宗下儀海內矣

厚俗策

民之厚薄與古今為治道何如耳今之天下土地廣而人民衆兵屯不作咸于安燕耕織之業其成可與治古侔矣所慨于古者風俗之不厚也風俗之薄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　國家治制之失也風俗之大端不外而已矣民之忠孝悌而篤于薄嘉敬之于古未有甚于今者也實疏略秦之俗曰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以為遺子嗜利去禽獸亡幾今天下之民其不列其室廬別其身相殊并贅墳墓離血氣色會之親而迎若其走其聚族而居者千室無二三焉其知秦俗之薄也秦俗之薄非商鞅為之耳商鞅之為秦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秦人安得而孝悌也今　國家財丁貲以任征役之事併于同籍之家故專析者自視以為計而惟悌役之事併于同籍之家故專析者自視以為利而惟悌之民困于剝發百分丁雖孫以求免于征役之事甚者寄母之籍妻嫡之與親為天倫基為鄰里別為九族募為寇仇爭辨刀異冀于郡邑其更秦俗之薄也夫民固無知在為上者導之而已矣今導之以孝先之路使夫性懂悌者迫于征役奪于法制而不得遂其斯睦同居之樂一室為之千室慕之巷趨之風靡然盈于天下耳目之所集習民成以是為達理莫有羞愧故頑者敢曰非民之罪非質性而然　國家法制之失也　國家建太平之業將以比隆于唐虞跂迂三代稱與秦同俗而尚不知變乎周之時制節事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皆親民之吏也或正歲或月吉則書其民之有孝悌睦婣之行者而謂之賢者國有力政則不及焉其鄉師又為鄉刑以糾其尤不弟者也漢之時孝者復其身特有所

賜其與勸孝悌睦姻之俗而懲薄惡之民教刑法度並舉備如此而猶狃
之未至而民縱其欲而勿勉焉今雖未能如周學之為之總且而又
聞孝悌之路導民于睦其孝悉而尚不為其微其所謂勸善之法不過賜
鄉之恩大婚喪相賻以食其長上之類於者然後賞之于眾斯以為孝悌
而已矣此正先王之所謀也古之聖人于化民也不務為其所難有一人
焉能舍從而為天下之所不能為而無益于治禍之故世故舉世之人不
敢為瑰詭非常之行驚眾以為高惟通于中和而已今夫田野之民少長
怡怡冬夏相與于垅墓田廬之間弟敬其兄子從其父如是焉而力耕
無閒暇有餘之時比其收秦臘社而書承不為序逞門閭暮他所軟抵
義督以量其家者斯足以為孝悌之民矣其斯以為教斂民之從之者衆
而易今且使舉易中和之行據之使不得為而勉之以其所難以導民顧
先王之教蓋未有然者也臣以為欲風俗之厚莫若禁民子孝弟欲民之
孝悌莫若使舉其當不得率先其征役今若著為定令同居字撫養服闋
年以上者雖析籍異賦百姓對其丁黄之數而任征役之事親盡然後與
他戶同既不得以籍異口寡而率先焉則置薄之民無所望而俗弊之民
得以遂其常性而為親睦同居之業一室為之千里慕之則篤厚之風漸

于天下矣不親刑責不繩律令非有甚高之議難行之說矣而不可為
耶若夫為周漢勸懲之旨而為之法則又 朝廷之美臣愚不能預也民
之厚薄無古今顧治道何如耳

廣助策

人之于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譬之工人焉智者辨畫而授使有力者是
斤斧斵各執其具各居其事不復紛紛爭于其上之長則辨畫者不至于
錯繆而功易成矣成者得智匠而任以為工之長使之為大室不得專于
辨畫而又雜之以斤斧工則智者自為庸工之所攘其心以為不已治之徒
或斤斵而不力于事乃欲一室之成左手持斤以治揉右手持斷以治梓又
目視揉栢思易而正之中心亂然其智不盡于為室之大體而安得而成
哉惟輔相之治國亦然天下之事治富矣治其綱要而勿為煩屑之所累
則應專而策得失進賢退姦使百官各得其任為禮樂教化文武法度以
鎮撫遠近之民上莫大乎于道而外應四夷之變此政之本也輔相之所
宜思也及乎章牘之撲先命諸之詳略程式之高下向刺其無異者庶其
條次細文曲例毫末之間此正吏胥之事耳今也輔相不得專心于臣斯
大計而常暴為吏胥之事則雖周召之才將不足以為之故 朝廷門期

補甚當其任職者僅足以裨洪奏署而無所發明政之本既或不及思則
此比負責而失上下撫循恭聖之誤以抵輔相而吏胥家子貴閒奸有所
乘而覺其不及如是雖周召後出知不可以成名功矣今夫文武之柄畀歸
之中書樞密院其所以令于天下者一言之增損皆可以生死罰祿之
輕重厚薄居二府者故亦不敢以此屬任吏胥也臣愚欲為政分二府耳
目之小勞使得專心于經論大計而不屑簿書之間繳由私之務有務直
將雖之助莫若東漢府掾之制為可復也三公之府有長史有曹掾或主
著周遺序或主民戶祠祀農桑主王羽或主賊或主貨幣鹽鐵或主倉穀
郵驛或主平徒轉漕或主兵議或鑄衆事皆以天下賢者為之處達郡國
茂異為之特為仕進之寔而恭務何故班龍稱煌事府之後皆由此塗用
其有道之士皆然尊重于輔相之左右故直之問或稱之而公府為之
清明教東漢之世官置稀寵狎撓于內外獨公府未嘗隨而為姦其本正
也今二府之吏為天下府吏之冠事雖不出于時吏然亦與其竊受其議
親之開輸自在廟堂之側由刀筆不進者積以歲年或補郎官或使使
日 周家侍之卿亦不敢矣或進秩增祿而使為外官尚皆棄怨以去被
何為者耶周書稱侍御僕從罔不正人而孟軻亦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

咻之言左右不可以不正也今若約東漢之制而於二府居置一掾遴選
天下之材德磨節以公卿府署而教之使專其評議考定推勘與事校比
頒脩之事又刺以小史而書之掾有清積遴㖃郎掾都掾有年勞出補要
官則輔相專于 周封而勿為小勞之所汩亂周召之材可以行其志矣
其治矣議者不過謂賞者不可輕于是吏之列以為尊且郡縣掾佐亦士
人為之也吏于時郡而勿謂之尊何哉 朝廷之常程上下之大分也況
二府為天下准序端本之地而有不可者哉

養材策

堯舜之世民莫不孝于善而趣于篤厚今之世所謂獨行君子者堯舜之
民皆以為常故稱之五常有其于此者當世指之以為異人以為天下大
孰矣何哉教道素行而為善之人多也後世教衰俗薄如四五者而治皆
是故天下以孝悌為異行以忠信為奇節事人見者皆厚賞而無遺者以
為埋大臣其薪然出異而以賢傑自名者有不及堯舜之民者矣如之何
望天下之治一二于唐虞也故王者之大務莫急于教教者所以養材也
養之以材為之目衆無教之養之之道則材為之日寡材衆足用材寡則
不足用矣人之生也自非聖人自然之質未有不待教而成者也是故文

兄之善教一家之人才者必多師儒之善教一鄉之士才者必多非夫之善一國之臣才者必多非人之有有私絜才而知之生之所以養材之道備使材能不得而不成也苟不善教則中人以下莫不隨溺而入于不善也故人衆而才者少非人之有所惡不善而生之其所養之教之者非其道使才能不得而成也故使王者善養天下之材則聰明材智之民皆將化而為才敏之而稱所求用之而御所使者莫民善為生書被作君光雜科舉里人初笑其途徑皆從而似器用為教與民之害頓天下一為生之民而知為舉子年之元養其材具住治焉況王者為萬世之慮哉三代之君莫不養材而周家為備秀于民者養之于鄉者養之于學秀于學者養之于大學秀于大學者論而舉之任而祿之而養之于朝廷或為公卿大夫或為牧伯將帥皆能此乎出故古者五十而後爵自成童至于五十其耳之所聞目之所睹其心之所存莫非詩書禮樂仁義忠信之道雖有頑悍奇袤而不去者抑亦寡矣自幼至于成童其君上之所令其父兄之所率其師長之所論莫非文武大道雖有天資昏蔽而不可成材者抑亦寡矣故周之世也詩人美之而菁菁者莪之篇作至秦則不然焚滅先聖之術其所以守民者惟刑則驅民莫不鬭狠好亂相殺而為君一旦撥亂而秦之不能絜也唯東漢最重經術太學大盛而四方老師大儒咸益務至于人家童戶習幾見子學于時天下皆能者日益多明章之後重尚相繼雖其職弱暗暴之君可以朝夕而亡然長久歷二百載而後萬宣非君子衆多之力歟今天下號為太平然養材之道雖設學校為最高待士為令當士之途于仁義者非其任則或其家之利而國家所以養育之道不行為是故仁義之才日寡亦之而不稱所求用之而不稱所使忽有可爰之材至大之責或因循而無所付此才不幸養之故也孔子雖聖其徒則匹夫與而門弟子自中人以上莫不成才其後相而有如顏淵閔若而有如仲由樂使為諸侯而有如仲弓放使軍而有如子為子羽唐太宗之將相房杜李魏二王陳等多出于西河汾晉之間大抵皆王通之門人也一室一賢養材而材之富也如是今材不幸養教以天下之大而常患無人臣以瑀珠左右皆正小大皆治者見而有以扶事無而有以託在乎得材材之易得在乎專養專養之術有三一曰興學校二曰選置五經博士三曰復漢之太學生員三考行而教之養之之道備學者于是通古今尊名節而文武之器班班出矣

審分策

臣之尊君非敬彼也君之制法使下以尊上而不敢忽非驕衆而便己也君尊則法尊法尊則令尊令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姦暴不從也君尊則大臣尊大臣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進者足以為榮退者足以為辱進退足以為榮辱則賞罰行賞罰行則仁義之民喜得而教姦惡之民各得而戒姦性不斷之民君得而抑如是而天下莫不鼓舞動服上之聽也君尊則國之形勢強形勢強則夷狄不敢侮姦宄不敢窺外不為夷狄所侮內不為姦宄所窺近與一旦鼓發之際遠與百年陵夷之漸如是而天下莫安不服也故古之明君雖竭則天下之事為見天下之治則曉焉曰權臣庶而驕尚之然尊生重生深生固之雖小人不得而擅也古之忠臣賢立己之節令君之非句析死辨小且祀廟色大敢解體堂地不戚然尊主之禮本書教少頑驕也故麻路馬之齒者有誅非禮曷之可貴當路馬者有誅非禮焉之不可當皆所以尊尊也古之法其行在諸篇之上而其俗日則其者逢寵大為群臣非獨以尊君所以室不順之原而重社稷安天下也故人君之儀嚴陛峻陛而金奉奎其閣雖有驕人莫之敢掎見載于王目月在不雖固華蓋而朝群臣屬鐘吹成羽儀鼓頌警蹕監衛悉備而建邪廟雖有親倖莫之敢窺非禮不食非禮不服非法不動非法不言非以為法所以養尊安之形而杜從僭之萌也人臣之權寵傳而起以進者皆戮生地而衡使以言非仁義之說不敢以無聞非忠信之情不敢以自列得廢而為得死而死食君之食處君之土載君之天下之分達然也見君臣之大守也　仁主之子育萬姓四十載矣其創未嘗無時而刻也□見中而創者罷未書有情色見于外也進臣下以禮而進之以義夫上之不苟責于下而以禮義進退之其恩父愛而天覆之不異矣臣子宜如何自為也而中外之臣或納則上下之分有作塞而頑而自如者動必乘時言必窺上趣為將然而曾不知濟闕政令之設相視而嗤陰實詭辭破于列以濫群聽以傷朝臣罪為丁顧其事百事揭擇而或昏不及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逮任小臣于賢指小惜于事望則篡與不已延邪而不肯公為後事私于上自怠可是而嬉田　朝廷狂非離或驅流嫉無一遑夷性之意有識知禮之士憤其愛罰散指摘矣而上不詰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越渡犯職角為奇言不當言以干犯天下之寒而邀辱福下議上小判大夫非賢亂矣而執本不之按公府不之糾此　朝廷所以不尊也僕華法守承上封事言朱雲可以守御史大夫少傅衛以為下輕其上肯賤人關朽臣刻削國家征動而民不聊生逆生之唐文皇時魔相尚

國辭公州郡皆而斷首于朝堂並逐君者古之所請而臣子之所宜同怒也苟况口三尺之岸塵車不能登峻故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故也賈誼曰人主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康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今其勢陷地而從矣其漸不可以不正也是亦與他明君臣之公而責其尤謹者使群臣增惕務勤其不將去故情而畏上之令則　朝廷尊矣

慎柄策

有王者之事有大臣之事有將帥有司之事有嬖臣之事慎任忠賢以為將相責之以天下之安危可用則用可黜則黜斷之以至公而無所疑上者之事也置于廟堂夫納人主進退百官大臣之事也故士衆出入于生死將帥之事也審清實以為輕重不敢附私有司之事也皓然漸救書於微勝出納詔敕歸除宮中啟閉門闕嬖臣之事也貴賤小大各守其業而天下治嬖臣不可使之為大臣將帥有司之事也如棗之不可為私私位之不可以為君猶之不可以為敵也如鼠之不可貢方制之為人之不可駕國馬之柄也故天下之大柄三曰官賞曰兵曰刑王者之得失治亂之所繫安危之所從天下之所以為休戚故王者重之必付之于將相有司而不以私其左右所謂嬖臣者不過言甘而色令順指意使于使令親之狎之以財而足矣親之以財而不及于政則天下無內陶之禍小人有終身之安而王者未失為明君後世不然參其所近恩其所進意謂天下之人舉無足信而莫忠于嬖臣者內外大事凡可以為國重必嬖臣監者之然後以為安其甚使以將相有司之事任于嬖臣官賞兵刑莫不為卜人之所有被大公之法擬四海之怨奸出不順指之以為制以至于亂大下使嬖臣者趍趄理斷于人君之側當得金錢又以杜口塞耳目之禍則亦已矣又自知已之可惡常恐天下之人嫉已而誅除之故早為計慮為全安固存固之策循如持柄以自環或考官賞或典兵或或預刑獄將官賞之柄則進其黨伍于朝以為援得兵之柄則聚衆于主心而威制天下得刑之柄則沮忠直之氣而塞言者之口自古危亡未有不始于此者也王者獨何取于嬖臣哉漢之衰也有王甫侯覽伍瓊張讓之徒唐之衰也有李輔國程元振王守澄魚朝恩劉季述田令孜之徒穴于朝廷之間而私有大柄公卿將相多出其門所欲進則吹噓呼唾立致青要貴置大臣知其棋敕又有北軍護軍有神策軍中尉有觀軍容有監軍兵柄皆在嬖臣而天子或自其廢置又有黃門北寺獄有掖庭詔獄有神策北軍獄

忠賢之不附己者雖將相大刑或留伏內而威于中人之手此漢唐之所以亡也當時英文帝不獨有治天下之道而亦善觀小人之道初嬖矣欲富之則賜之銅山而使之鑄錢及藏其于朝中屠嘉按罪去不敢重救之度已困辱執僇謝嘉而后直故嬖臣在側而人下未嘗不指目憤怨雖有嬖臣亦為文帝可矣苟如文帝宣惟一嬖人臣雖千數猶足以為治復之君宜卜人付付之以將相有司之柄不為文帝之所以處之者宜不殊哉方明主在上象用天下之天下故小人雖多莫敢動屏息斂手以聽朝廷之所為然久屈者思直有積憤鬱勿平之氣猶且伺人主之怒待間者之際將泄其怨而大有所為此實亂亡之幾不可不重慮也往日用兵之地及河防之患與詔獄之大者無臨以寺人而進退大臣又或協其與群之說此可為深懼者也明主誠能守官賞兵刑之柄不為嬖臣之所盜而有功則賜而府以寵之未足以危社稷而為天下之大害可不慎歟

解蔽策

君子與小人不能偕立于人君之朝勢如冰火寒暑之數善然而小人之常勝十常七八其故何也蓋由人君好逸而惡勞樂安而忘遠夫甘聲色色有美異味宴室苑囿狗馬弋獵之樂人于耳目手足口鼻順乎心體而使身體居處皆其身暮之所安于人君而最適用已樂為者己而小人之道接攜其意曰吾君德過堯舜基業安于泰山矣此不足以為害吾道而入于悉無決渠可向下注于萬仞之淵故小人之說易行而其實多勝君子則不然直於人君屈己以事仁義閑情欲而獨天下之天憂安之怒君之所喜者而抑爭之曰是不可為為之則且亡國者勤恭儉膳旦而朝日旰而食夜分而寢人君之所厭者己而抑强之曰是不可不為為不能此必且亡罔其事最勞而危亡禍亂之刑方且藏于茫昧冥之中其來遠而未易見故君子之道難行多不見納于人君而常為小人之所勝惟至明獨斷之主卓然有立而不惑乃能斥己之所樂而憂天下於一時之欲而善後世不使小人勝乎君子其餘莫不沈溺漸漬殊長及成橫流潰裂禍及海內然後歸之于天曰非吾也此陽九百六之數使之然也可不為之悲哉夫中君以上其心亦莫不斷而惡危亡知君子之可用以為治矣然而用小人至于亂亡者前後相望也李而君子用矣又不能親任終始之使就其業不幸而小人用矣或心知其非而不能果決除去使淫溺違亂亡而後已此其故又何也常以為人主之蔽有二一

曰不明二曰多欲指真為偽指偽為真是不明也不忍去佞臣恐失其所欲不肯用正人恐妨己之所欲是多欲也唐德宗曰天下皆言盧杞之姦邪朕何不知此不明者也明皇用韓休為相宮中淫樂稍過其節必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踵至上嘗臨鏡不樂或曰自韓休為相陛下無一日之歡何不逐去而戚戚如是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然終不罷韓休而用羣忠林甫此多欲者也不明之獘其患小多欲之獘其患大不明之獘天資不足而不知所以為救曰其患小多欲之獘知善而勿為故曰其患大以不明之獘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于小人而及于君以多欲之獘任小人天下怨之怨在于君而及乎人小人為獘不同而為禍有先後其亂天下一也人君旣明而寡欲君子勝而天下自治矣

辨邪第

姦臣之所以難明以其善匿與形而忠臣之所以多不遇以其勁清直非而不恤可恤之地也故雖姦臣必材材多而為患愈大雖忠臣必有過材或不備而忠未害忌也是故知臣莫難御臣之難次之故人主之知臣若指姦臣之姦以示人主朝廷之上審擬而致賊之如指冰鑒以待來者其能隱者先審姦臣之形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有細姦有巨姦才足以覆之言足以蓋之貌足以持之氣足以召之勢上下之聽而偷祿取寵主不能怒衆不能詰卒之實利在己而害歸于衆此巨姦者也才不足以自覆言不足以自蓋貌不足以自持氣不足以自守與時俯仰苟合而已耳此細姦者也姦之于大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必內固而外方名是而實非若恬而無序發乎至誠而甚異于道故有學術以為公高論以為明健使以為勇偉訐以為通巧辯以為智驕泆以為介儒懦以為仁抑抗以為高不言其所可言以為直不為其所可為以為慎小信以為忠此姦臣之議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之與忠臣固不相若然而姦邪之所排陷或外示相與而內實仇之其所汲引或外示斥黜而陰為之左右上欲黜賢者則贊之以可排之狀上欲進己知則開之以可用之名其言深微其事隱晦使人君隨己意以為禍福而不知僭所以然者唐高宗欲王武昭儀褚遂良守先帝之命而爭高宗欲止李勣知武后必得志于天下曰此家事耳何須問外人明皇欲相牛仙客張九齡力爭李林甫曰人子用人何為不可由二臣姦言而居室中壞此邪正之論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姦臣之始進多以非其道商鞅因嬖人以進于秦既須因宦者以進于漢宇文融皇甫鎛因聚斂以進于唐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為姦臣者臣故因推

以進于唐非其道而進其末無不為姦臣者臣下之所以進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夫天變者武王之所以感悟而狐疑之時周大夫之所以間周公也而許史恭顯假日變以除周堪張猛武二思進擬毀之應以進祀虐構李逢吉張擇與為奇衺之說以傾裴度此姦臣之偽人主不可以不察也故人主善察姦臣之形姦邪未去亦將縮而不敢捨其用封倫佞于隋而直于唐許敬宗忠謹于文皇而魏邪于高宗之時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彼非鬼蜮其情皆可以得之矣人主誠留意于此使其得而進哉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唐子西文

憫俗論

自古諸侯無俗小大皆不與其國相稱荊州與貢賦二千里則其俗閎達寬[illegible]而多智全罰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鄭衛居陳宋四之間迫於秦晉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鮮皺而譏最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若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皆之所安者非吳宋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知事情者或有餘矣至於學術道義特今之建言者類皆淺薄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趨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禮樂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小無大功名以為上世悉[illegible]風俗事廣只官是之時作恐其販用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曰所非甚相遠而更稱其陸是以有說矣吾聞之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汪洋閎遠之風以光之是猶以丈人之衣衣十國之童高揖闊步而趨蒙不適中人亦可乎[illegible]永寧之俗未必便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止其忸忕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今百工之巧造所貴之所製上女之所服者日益卑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怯而趨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illegible]不可不知大乎

名治論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禮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尊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母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遵勝寬和為本今周宋之為政文[illegible]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眾日夜講究治道以施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推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悉哉不自於[illegible]當安論之矣後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　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患使智愚賢不肖皆為患[illegible]故任法之世無其私亦無其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近者朞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illegible]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賦斗[illegible]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跋扈之害矣[illegible]之害安周官任官必考論人物之賢否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任[illegible]為先後擬闕于選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姦[illegible]之私之害周取士使之自相推擇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illegible]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illegible]考而明[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出長入治之利亦無[illegible]府之害大略如此周之極[illegible]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其章文物之盛信有以[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亦足以[illegible]此國家受命百五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illegible]無大[illegible]亦無大[illegible]非大[illegible]則大[illegible]而近世[illegible]未[illegible]不以[illegible][illegible]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illegible]然不足[illegible]說人主以[illegible]康之[illegible]而不知　國朝[illegible]實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　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體無心情之所在[illegible]然以之其無心者[illegible]如而已今者欲成康平[illegible]必用[illegible]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私而索之於[illegible]區之內是猶以手[illegible]之節制而求之[illegible]之者務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宜[illegible]者手[illegible]之[illegible]重足任哉

辨同論

道[illegible]於聖人[illegible]異[illegible]復有異乎[illegible]之措置如此[illegible]之措置則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illegible]能盡合乎是猶有[illegible]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illegible]於[illegible]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之說則如此韓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illegible]能盡合乎是亦有解[illegible]曰師友不同也若子夏子[illegible]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illegible]哉[illegible]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illegible]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illegible]益周旋出處[illegible]去[illegible]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illegible]謂之異[illegible]而論[illegible]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水火之不相及也其[illegible]何哉說者以為孔子[illegible]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illegible]一人爾而有所謂昔日之言者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

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羣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嫌當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盡其所聞而不以獨爲苟隨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豈人人而苟同哉引繩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者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能容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有君之士爲不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十夫予翼則同者寡而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衆寡之異己者爲有餘矣身忠　天下其孰敢違焉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萬與羣臣正恐其雷同耳嗚呼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之人所以貴和而厭同者爲此

察言論

古之人臣其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據理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一時不戰則貽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見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者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衆畢賢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使競第私門卻搶奪所用其奇則張目抵掌專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者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某魏若爲武是已國家無事貴用背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者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惟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者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已前後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未見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某是已古之人臣進鄉已萌而功效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者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存書論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創造不應古訓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粲然而

善人獲
福其或不
然者非常
乃有之矣
人何獨其
或不驗者
非常也

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豈又二百餘年舉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非以參酌前代聖人之法也而漢民見之如盲者復視聾者復聽如流亡者積久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秦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襲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豈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著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得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假使今日廢其一明日廢其二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擁之則人心搖而天下亡矣古有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附閭置舊臣者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援譜之名宗書某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

禍福論

昔人論禍福者因其居之善惡而異其故可睹也其始曰爲善者必得福爲惡者必得禍天報於天如探左與於是天下之人竦然而畏趣爲善者果得福乎爲惡者果得禍乎是特未可知也吾既不效則漸疑其說曰爲善者非必有福也要久而後定爲惡者非必有禍也要久而後必譬之東郭不得其報於是天下之人懼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爲少矣而果吉乎盜賊害物專門爲惡者古亦衆矣而果亦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效則從而遁其說曰爲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爲惡大者必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焉是天下之人愈然而畏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效則民益解體而禍福之論生焉曰爲善者反得禍爲惡者反得福自漢以來實有是說矣然聞道者豈盡得禍乎其效使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效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爲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爲常此

書之前 貴者推度 此論甚好 不可不訓

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爲善而禍或爲善而福或爲善而漠然無有禍福其爲惡也亦如之不爲善不爲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者爲善人修其惡者爲惡人善惡之報惟其爲有無常易禍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已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爲而然也

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爲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則說之說其交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墮顏隕首覆宗絶祀而君子不以爲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父又劫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哉以區區之鄭國非衞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强弱縱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宰弓於其友顧在名義爲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秤量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自世未有通之者故廢君之臣如鄭章子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朝朱其友猶復殺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訐誣豈不愈哉悲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謀之盡矣忠不得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肩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吾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兼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惟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庚備仕學校三載於此在童丱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陋陋敎養訓導之才最爲疎拙所以未即逆去主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晚夕擢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宦處韋所依且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未知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庚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紀史益見其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燎遇夜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弓劍戈戟衞兜鍪遇戰鬭則有功水不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夫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猾夏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爲爲功者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甚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採聖賢益遠矣天下承平日久紀綱文章盛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猶適但一姓頤爾竊謂今日之勢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惡呼不更合者勿問辭妙章奇者勿深奇至欲有所關說者飭以醉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而功在其中矣庚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愚齋記

元符三年汝陽蕭公通守南陽治書室於廳事之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老子之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之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人之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之所謂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在方冊有不可語者矣文章學術爲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寤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謂高柴之愚將不及於道以爲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爲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伾文之事庚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

公豈有意乎公平生嗜書手不釋編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昔皆然有立其長子大書皆以文學知名於時而公猶以易自處此真有意於所謂成德者歟傳曰聰穎之人亦類之後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年月日丹陽唐庚記

易庵記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致治之本也僕時決疑獄嘗用詩書引經指義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者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乃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可卒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諭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閒廢才且拔庵就讀而深思之矣書此二事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云

卓錫泉記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拊膺可以反霜悲泣可以隕城精誠可以使石而況於得道者乎當妄既除表裏皆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聞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有景泰禪師始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師卓錫于地泉湧數尺自是得并山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嶺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定慧則深通以深定深通之精神而馭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然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喪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嘯吒之頃飛泉為之湧況與師無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由於絕域之中成敗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二體唯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咄指目使飲捷而且速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慮聰明疲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哉能令吾之神勝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爽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斷柔者可使散而散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殘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張汝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陷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代許相膠西梁其以張鎬守廣陵李遇吉以儉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者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靳靳自以為得計不亦鄙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必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盡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顯於人而文章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撫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庶或可以想見也夫

李氏山園記

伯陽甫讀史記後三百年而老聃伯陽為柱下史後世因以伯陽甫為伯陽甫二人為一人矣老聃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老子於上中則一人為二人矣豈惟人哉龍目一名益智而益智非龍目龍目出海南山谷間味甘益智出西域味辛而廣雅曰益智龍目也則二物為一物矣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棹奈厚樸則一物為二物矣夫父祖之事子孫有不及知州里之物耆舊有不備聞而況述千載之上數千萬里之外者乎亦何能無失耶吾南遷惠州寓居於城南李氏之山園園高下數十畝草木華實無所不有而龍目盧橘為特盛吾兄弟甥舅無日不往來逍遙於其下而笑舊說之謬吾嘗以此伯陽甫之事而為之歎息因書其事使後世知有是園又知吾嘗遊戲於此又知著述不可以不審而學諸子百家之言者亦知其有得失而審所取云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二

張文潛文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禁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用法從而理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故日益立竝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務無法之尚也爲其無事之可責也昔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三代之治豈其禮不具之罪哉嘗度日多淳辨日奏矣天下之勢嘗知人之一身矣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忘口之所食歸體之所安夫如是者何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衆食備至藥石百物無然並進之矣艾鍼砭適宜而無遺焉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治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故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知是則死徵之矣嗟夫天下之不亂救附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樂事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惑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謳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謳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然爲首鼠窺竊之患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嘗割其一而開其一割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皆忘其欲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使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夫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餘憲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大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厖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漸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厭心邪態萌不異也其智備其質盡其巧見其美形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秦出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責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中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披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發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佞心生智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其缺敗而彌縫其險强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夫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蓋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議者以謂能○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及以爲盛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積宇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其有質之所由亡大備者侈之所自起豈嘗以淺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夫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厭而少事而高祖之爲得以直一之法簡略而寬簡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寧內有大亂而表無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姦僞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始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夾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智者會而姦者隨之賢者愈而欺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由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殺姦盜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盡其衰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巳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焉于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舍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而窮衿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尊而抔飲貴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威而勿陳可也禮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夫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三稱之衣衾而勿用可也未亂則已不必遂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致於人不厭譬之爲金之家貴之千金其力有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

得以復加焉啟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成者往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獻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舉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微之勢而不使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遺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論法下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顧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夫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爲有以長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玉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勸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煩其效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馭馬之於車也奔騰踶齧蹇連蹶者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銜勒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也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木也右仰則左俯左抑則右揚夫爲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崇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形吾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馭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而容於堯乎唐之聖也舜能使天下不免於有司而受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歸有仲虺不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爲刀鋸也能迎其所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商世之賢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人歸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欲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亦不從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像老子之道幽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illegible]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爍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燎燄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避其反物之功不能遂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依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術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踰邪徑而保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或失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爲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彼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疎闊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爲獲之方殊而不用過盜而三揖之則盜知脫失無爲獲之方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于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刑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故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於其所以致仁義之道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勞激之則變反復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受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尚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無乃出於此時去矣而法不

敗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繳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疎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寒暑者而不易暑者而御其寒而不變如是則寒而死耳尚何安逸之有哉嗚呼如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雄彊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敗也必有所爭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必有藩鎮之彊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令天下之勢委于守令而分方里三[illegible]于[illegible]三[illegible]以奉王者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嘗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焉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援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尚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固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特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錙金瑜玉以爲飲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彊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謂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禹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弊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余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皆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徙其栽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休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矣有一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繁而數治則殘而猶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郡之民其知秦之政令則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益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纖悉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闊而網疏然不過少施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損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將舍天下以其道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求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未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求爲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矣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然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制之耶必曰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徇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隱微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哉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設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凡夫爲井又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彊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

殃之不一水泉吠畝之差殊衆夫名山大川汻池藪澤之地常居十年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繳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言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嘗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撿彼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是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舉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分之聰明舉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將詳是故善用法者常遺法而遺意不得用者有遺意遺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無難而不得故夫使人人又以自致而其勢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垂於無為不言而天下向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趨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修及其至也至虞之於人至蠢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動靜而導其和睦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致之不循者能柔之蓋非特拱目前正人事苟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先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盡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焉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皆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並正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外也不言而物從事而人勸心正於內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之情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未論之有不動者未出言舉事而天下信者何也吾身知之備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之誠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之性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述者功淺而有窮

故聲不能使聵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內故也夫推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事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爲多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勢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效其影於前枉直大小纖悉必察而日月蓋固與是物辨焉譬之江海也注於溝澮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潤者充而江海蓋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遁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懲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慈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羿不正焉不順則恥之羿之不能御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與也無役使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爲也有形之與無形有情之與無情至大而至靈至顯而至鬼神其物皆物也其動一至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爲異而絕之使不相通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也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能爲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夫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能爲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爲辱夙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以極其精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爲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故可懷可舒可奮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變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爲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爲秦王霸雜揉而爲漢夫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誇其身而

望人以絜柱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穢者之不如其欲也嘗設於上而人觀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廢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令而至也夫身不修致不先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貨者之言宮商營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職則是牛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夫何其牛羊之不蕃既矣身不修則妻妾遺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亥而志溺偽猶不足以勝其偶故以咸聚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　夫先本未故正學以修身明和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學有小大有本末陸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專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專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則觀於漢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節至誠能會而已一政其滅於倫而爲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爲之悅革而不終日鄙之嘗未常皆知本也獨若倫則有本矣有本之誠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驗之非士之修身者本未立厥政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陸本以御末然後致化以明之勸沮以厲之官師以御之而後有陸者人勸所沮者人畏且先王從本抑末之政也朔明恥者有道焉陸人之所重無畀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域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畀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陸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畀者未有不自此始也禹爲相而益爲樂工俞矣典禮而皐陶治囚當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聲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雖爲朝廷之事可見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未聞其有柱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昏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恭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成宜繇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叛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恥不明故廢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爲矣

至誠論

昔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悌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身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聞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有乎形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象猶能存也三代之車服老師宿儒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害咸於迹遊修而竟行示致於物物陳而義違後世之君雖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象物陳矣而下不諭其義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徒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矣推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形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矣立于宗廟與衆之所能爲其誠之所動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違也立誠於此物應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化於誠猶冰雪之消於太陽至矣而冰雪不消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日有不足故也故誠實於此而來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從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然之間不畏而成矣昔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然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於器之所陳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底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豈之人則其形聲之龍則其數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其底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底神與底也而畏如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褻其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實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衆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則復射之矢摧無迹夫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俗世之士方且區區於攝守先王之遺文舊典經師之故說擇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敬斯不而敬之見者不敬侮象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然後邪而敬之聽者肅然象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性而卒至於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哉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其於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誠惡之故曰心誠之而無際則物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造化育之機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育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豈出諸此而已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四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五

張文潛文

敎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使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靡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用先王之治宜其權勢利重推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顯然其爭天下也何其遲鈍廉遜敎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其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唯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奪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之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也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推仁義之知公卿之貴人之所甚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敎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驩然惟利之知而奔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賤道驟勝而著敗進位而卑[illegible]故天下始嗷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春秋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奪爭奪之爲求安泰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務其勝敵之泰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育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挾爭奪而發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收最切蓋君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矣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昔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夫

爲利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豈匹夫匹婦之淺近與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給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眞若立法有所不給而後法立矣後人之爲後世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於吾發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害者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竟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僅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爲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亦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則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給也而吾之法立矣豈吾之法果何爲而起哉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噫嘻今夫者百人而患之者一人瘠矣之其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憾矣非不欲以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肉刑之制亦不過設爲大法而已世之議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瑣屑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者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給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給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者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難也國人之足亦以盡量天下之情亦以盡得雖實然身之亦而爲之何勝焉吾知其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遺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見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愚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閑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辨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矣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授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數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義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訓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故後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莫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彊之霍光哉唐之季宋璟當其情亂也甚愛不受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發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埜亂彼李訓鄭注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感之雖有閒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鐵卒之身誠國覆爲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制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哉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專私以立法恃其無

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先王之刑以謂輕重皆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禁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不當患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涯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與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者輕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請有司者千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畫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昆蟲之不可識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擾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假天地之氣專取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建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始下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詐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徒蔑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聞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自以壞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而無望其不爲刑辟之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恤刑論下

立法以制天下之過者也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當至於阻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強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假竊而不逞棄捐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寄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與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 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誤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死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寬之者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 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强怒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父而不敢易夫使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成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爲恩 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爲威行之者不安而疑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故曰吾之法過於威罪則不能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因取亂於民使過於輕罪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便是何足衞也嗚呼是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攝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容其過而如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救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從服矣

取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取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親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與何則彼以謂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爲不可侮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恃於相以吾爲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吾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捨可賞可罰捨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辭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切吾權以擾之火而不要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更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縣弛紲縱之而不制然至不獲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是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

蜀先主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行或以功而捨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亂無以制之而望其不爲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赦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重有罪而不赦此所以爲天下之權歟故曰以使進退之權在天子雖擬司馬懿父子而不克能竊天子之權或伐出處恣意恣行而已而瀆鞠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盡其位者唐德宗則與宰相而不得盡臣之節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裔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責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瀆鞠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權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猶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謂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踈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蓄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虛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爲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寶之爲物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貴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按圖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譬之術而易號也比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所知而有之雖不棄有無害也或一旦急從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爲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而伏作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豈皆寓其法於六卿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數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練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士畋豈事實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獵者遊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教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懼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衰潰以來其虞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于不求焉可也比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嗟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五

張右史耒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勢雖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取之身數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耘耕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耕之者傭而食之貲百金之貨於耕田而歲千金焉雖不欲有所不收畢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遺之子孫則安業而無復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身且乃欲封之金府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雖使百作而披損之矣然如是而取之必且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哉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列國之時大國大抵皆消沉始滅諸侯滅其大平十年閒滅人之國身人之君其事至悖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也昔有功於民又皆擁國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能然而遂已無實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不深固散之餘種猶且復燃而秦欺不待其完實而怠附不止秦罪以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德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豈乎秦滅大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起其故豈不然哉故賈生之論蓋論也豈救賢將樂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餘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復一城毅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文帝論

昔者諸侯既平呂氏親捏國暫之事文帝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言王特以其賢而取之非物未可以必得也諸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諸侯者宜如何哉譬分國以王之夫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帝如假四諸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獨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愧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與亞夫一言罷官未明其然鞅以孤之如聚斂囚使絳侯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絳侯爲若是哉吾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獨此絳侯則以孤死彼皆心有所恃於其功能自與其上而不待所欲則欲爲而起事侯父兄之親民也帝兵十於今者見天下之勢盡事而尚未其賊帝之習豈能怡然無毫髮介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扶立君之成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傅之視嬰孩如是而不誅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上文帝豈無畏勢之心哉前日之誅死者成者皆恃功之過君寵其終致之所致而絳侯之速畏於禍彰者無幾可特求其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某宗嗚呼理至於是皆不如抑遠周勃使之漸然內顧而無所恃益去其驕侵之心全其終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督寡光者其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取專斷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安充宿衛專寵錫不以致討天下霍然以歸孝宣雖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寡孫之命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爲霍光痛心者嗚呼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覽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老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誅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處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愛之常病傷於驕愛責之常病傷於寵者然則文宣之待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不求其似而責其實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雖有盛德之士其拙甚者偶似夫謹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長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以是爲長者而用之則安之可以持重者寡矣夫亞馬之奔踶也未其無奔踶可矣得偶馬而覆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忌周亞夫也曰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皆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使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彼所戰與夫見利而心不動者難勢而誠私者真能可以相少主其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疑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周昌能强項而折而

高祖遂以趙委之夫呂之不能屍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耶若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畏服從大盜相之而無不應響固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繫傍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鍾王鄧艾在江湖非不大也然諸者拱手取之魏之徂上而無能爲者不如蛇虺之據安國之輕事錯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具有司庶府非不具然皆唐怯和易說之如螢火聚之如草虎弱之虛不足恃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雖謂國輕凡人民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威服強敵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昔子之在齊向之在晉宮奇之在虞諸侯不敢偷焉此以名節爲重也齊桓公兵車會盟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敵也郭子儀在而吐蕃罷兵李鄴侯算數而澤潞不叛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德和于其心而不忌爲所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慑和天下之不義而才智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姦亂捨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三世司馬師戮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恐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晉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敦王導其才過一時卒皆不臣敢務才過敵人者而遂取之何則中國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狄奴能也實而饑其猶莫與敵肘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以天下之精欲依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貶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不且去之矣此恭謙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無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取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錮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於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名吾見夫之以懦然之言治國而不能靜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宜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較其力則寡異矣然天下之人未聞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軼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爲有尊卑小大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孰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天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出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力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是蓋自是而推之達於一鄉一邑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强內有大臣之變成敗篡亂有不忍聞者然後裂爲東晉而晉亦微矣猶相與持其勢至於十餘世力盡勢窮發遂百端而斃擇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開地數千里擁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復嘗觀苻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是蓋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能保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賊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循君之後雖其甚强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人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復使得遲留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故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者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畏見其亂之者歸人之其亂之則不安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

少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貪也然謂博可爲而不貪
則不可其所言者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雖强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爲之防而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嘗從容制之而不亂無負荷且夫計以爲後世之患焉者此先王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治人有居於河濱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彷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築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漂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與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舍與室者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爲障水以救災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始更擇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蠱德之後天下之兵無處歟百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從昔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徒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從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矣憲宗之時天下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服天下與其所不能奪節度之勢既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銳意削平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豈皆以罪唐之末年其君雖有可云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中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皆以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禍不起於河北之叛藩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倖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夫盜突起四海震動舉之無策君播國殘罪歸於之則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愿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壅塞於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倡狂不當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敗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堅之以尊名重勢臨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然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精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夫獄倉與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躭淫佚未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叛民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諸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舉手戰衆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畏使之行所畏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殺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嘗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戰必求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而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之勢雖强河南河北關陝未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虎豹之有山林焉則必救之以自救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搗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違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係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敵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於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於兵符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屬兵

秣馬以鬬有罪將軍之恩東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於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矣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死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伐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欲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且養士之恩焉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哉豈自王責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是亦弗思其術哉夫以廣之贍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禮地天子曾無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俾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哉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侵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然哉蓋其股肱腹背者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食其于然而自爲則吾一牧之獻耳彼李愬之乎衆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所不遣一介之乘以賣分之今彼其臣爲之守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除郡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桀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爲將佐者是能中其東而要耶名爲裂地而其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情貪也而彼皆役于官帥賊也而彼皆役于貪殘曾貴不能相使帥官不能相下彼其臣爲將佐之更其帥者豈有他哉惟貴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受然而遣之耶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國何求使彼遇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收摘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奮擊而號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領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由之所未嘗有也吾書當爲齊爲論景節度瓜分其城之刺吏各領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皆曰使二千石者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者以節帥則吏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輸其兵者肅宗節度之術也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說肓妙矣此惟度者與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其處勞塞耳目是非淆亂而不窮欲侈異奔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也我無爲也故縱飲酒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奪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捨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人之助太宗之法度廢華略盡正直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定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塡敵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虞曾不知禍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而世不復見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處擾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跳奔于陝故國運以安不及其身者何哉今考代宗行事有類其主者二焉誠幸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家豈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然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使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待功犯上自歡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僕固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果氣而光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寺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特兩端而高臥以觀變也代宗思禮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之功而傳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夫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肅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常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己聽之既惡已甚誅之而不疑而魚朝恩飛龍郭子儀怵其權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衆挾仍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猴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奸如殺犬豕中外不驚上下振服觀此則昏且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其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跋扈有執捷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兵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誠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

之後亂不稍息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藩
大鎮弭耳聽命矣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前矣於後則同而功烈符
其相為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討田悅魏鎮自奉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
力并共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鄴至燕數千里間并為戰場而
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弊積數歲然數郡之地也使不其時度用其民為
日久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蜀弱其間此時不欲取耳取之可以
必得並與河朔諸鎮比就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田
承宗二族皆畏威失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憲宗先攻其易啟未亡
而已亡之象先見乃先劈其已亡之勢與弊之力人所易得此亦山澤地所
以陰服而不忌也憲宗先攻其易攻其勢不戰其勢必取而兵爭未出而勢已
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海迎而不能抗也有其厚之力者使之責石而
進焉因其所必取出熒之間而破堅易所貴乎在乎必且心移此攻堅攻瑕
之論也

五代論

春秋之時考其在隱宣之前者在僖皆明安危曉利害權衡擇之而不敢易
命切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與
臣嘗觀其敗亡之際皆起於跋扈強抑挾天子安受禍患而無叛業事或則相與
苟且富貴專敗則擁天子交戰至於亂亡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然而余評
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於時君之昏明安危存在
明宗世嘗振不為國家患將王者薛王甚一能為節度使而重兵獨如揚
之厚在此其後卒覆國者薛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跋扈有狀時
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
敬瑭之援平止晉皆與休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
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如吾
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振旅歸死於途大勞甚
寡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汝復
舉必矣嗚呼若此戎狄亦知實安守戰然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
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
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
囊也何者自古未嘗以南并北者晉滅吳隋滅陳長江險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
非智力可恃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
殺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焉
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強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以相
制也夫兩無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雖其曠日持久而蠹
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共之者雖然非有傳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
待之而至其兩蠹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
戰於不可知之間矣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
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
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其身力以戰其死其勢終
日而不能解至其幾者則不由之致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何伺一發
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
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衆之力敵勢均則擣其
虛蹈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
無功以朱溫之強獨其石與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
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然而人終日而搏也代勝代負久而不決
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邀之至於朱溫李克用之世更
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才武不類忠法成敗而不可得方其鋒
甚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屢窮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
復天下歸於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
通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蹈其所忌
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議者猶歸罪于殷叔之臣區區何異
夫救心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華州鄩遽責澤
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力不能達矣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擣汴之策
也彼鄩以謂人得樁十餘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
能成其彼鄩不顧以兵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然夫莊宗能知其勢而
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作不能救其所忌故莊宗得志矣古之善戰者
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心如此之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六

張文潛文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與羨於賢己者孰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罔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禍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作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民之愛也有不待賞夫與賞刑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爲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畏信賞以施愛其雖曰不可以爲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爲難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脅脆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徙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焉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爲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爲不能定遷則其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爲救事以刺不爲刑辟者非吾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切嘆古之君子其知慮深遠而權利害也審量力而不強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與所受而強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二人者果能爲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與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邪吾恐夫無其德而行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爲聖豈好高而爲之哉其中之有所擇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爲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仁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勤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爲是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爲恩而鄉閭之鬭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爲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爲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恝然而已哉彼誠以爲事至于可以不爲而與吾責而救偲偲然求爲之以爲功則夫世之求爲君子者蓋亦甚勞而吾之心乃無非出于樂而後爲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弒其君矣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鄭國之不討賊非吾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吾以怨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報怨則理亦足矣故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爲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閭里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直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止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爲賢乎嗟夫當仲連之所以爲賢乃其所以爲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辭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起布衣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與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不免于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亦舉天下爲僞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以行乎天下後世而不廢者惟其不強仁義以爲賢而不容仁義以求自使也不強以爲賢故爲善者不難不舍以爲使故不爲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爲而爲之不難是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也而後之累者常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乎去之兆則夫子之道爲不可易也

樂毅論

余嘗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稍敘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兼并而取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敗二城而降之以爲王業之何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知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後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遂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殺所下者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樂而國之饋餉應援亦少勞矣故拔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改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毅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之毅之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明信有意于王者之事也且樂毅書一至臨淄盡取齊之寶財物祭器輸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

若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蔽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之墨田單守焉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其時事頗詳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鬬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復事于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致也得其所欲而無後患有壯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益于耳目之觀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徼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木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以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極服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誠惻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嚴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達其急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致也所求者得所欲者獲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淫毒之患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故以斂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哉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刻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身推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密不敢輕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僥倖一言而勝之何則其怨魏之心至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關陝外事以害秦王之心自以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然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所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設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之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攖其鋒而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罰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關料穰侯為諸侯之客下車而遽之其為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自存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威虐下益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衞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剝剝刺始皇而嚴下之兵不敢妄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楊子曰子長多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余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數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少主闇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吾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謂起之才弱何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攻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是則其始與以執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之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圖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亂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序載書辟羣臣而使之聽政宜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法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計從如吾法之不肅而不知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斯世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以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驅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困望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慮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稱

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間為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縱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散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以窮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所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辯說以非之是強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也而強詞以亂之是違其所不忍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說其所不忍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勢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夫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頹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橫者危道也橫常蓄天下之責縱則任天下之咎故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既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過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則陳軫者其說士之巨擘者也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諸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接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積蓄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致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恥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畏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爾故快快以就北面乃甚其所甚恥而禍亂起於見恥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內外禍結高祖奔走不息而僅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者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祼將於京商士從之矣而況周人乎則恩昵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鄭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鄭商為列侯視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鄭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審喻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論說既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猶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與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加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之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關中用鯫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謀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吾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伐辱之如此者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日有疑請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於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蕭之弱民其驍武勇鷙疑其恃功而喜亂忍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厚德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析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析人之情使從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民亦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守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潁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心是莊公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 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孝

樂孝弟而不諭者其過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矣則外雖不免於恩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過逼之辨折而使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至知所謂嫡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宜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雖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威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抒其平日之惑彼能屈其所難裁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謂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惑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猶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誠無所用之五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存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因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畧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據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蓋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復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誅族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遺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而此將人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擾白梃駈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雖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二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吾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以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衆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死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兕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馳而遂能其能勝之敢王曰善驅虎當兕未及兕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白鍊之戈當虎之衛虎食兕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欲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兕者矣其殺之也非有疾怨也不殺且及吾矣彼虎之視兕與其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兕非為吾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然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吾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然不為吾用故也三人之為吾亡楚也非為王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大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狠顧其上況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衛青論

自古中和寬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于名高輕狹傲慢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履危禍一者若皆有所不足是以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史為中和寬厚必不可得而中和寬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者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自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之焉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顧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遇時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怒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損之重於拜揖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絶口不薦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幾皆中機會青顧不能交雄夫禍福之數而為使者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使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處欲賢處而敗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儻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之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貴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為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被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戰

則恐青史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異焉哉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諭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覊旅不偶亦思泰兵起而違其合特未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覺患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忌諫者亦異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欣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欲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殘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激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愚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壯不近人情不足致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以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免尚安肯憤然剄以淬刃以畀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未有補於其國而據為不貫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余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鬭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荊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頓兵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書疑其多畏

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忘於功名而不肯為徼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變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艱捕虜以與敵鬭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故畀升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不敢敵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光病出萬死百戰以蹂踐匈奴之疆此兩人斬獲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然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強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欲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太宗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之無大功何也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明知頡利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故之時異也句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句踐不能忍而八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摧解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營取彌年而後成彼非爲遠戰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情其為唐臣所詆者則稱譽賞就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當不顧身決策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殺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遣使劾其遂序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邀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然亦未有以服忌矯制者之論

惜乎無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患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儌倖而得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長未來邀功生事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賞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邴吉論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坐見為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儌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儌倖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儌倖以得舉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儌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譏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與夫冒儌倖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猶為邴丞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以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吾則存非吾則亡吾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沖何曾三人者致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夫平日之則戒慎君子之行急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政屬

乎董賢政迫於王莽使為奸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直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當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鸞鵠者此數子之謂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卿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奸臣畏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與華之知窮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儌倖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賈后為親則強王將以伐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有邁尾之屬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猶可得而守與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儌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度素立人畏而不敢犯夫無內亂大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敗斷其人才可用而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嚴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窺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畧風教不改其為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鬬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勢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雖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之才勇之士不

長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爲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亢帝而與劉聰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爲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爲保國之計苟爲後世不遠工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元之僭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爲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爲萬一之計其心戚然未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爲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夫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其所得報則不得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是圖存於可爲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爲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直

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傅父母之嚴一有不中由吾從之而使後世之秀君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爲之其欲捨而從吾也固已不勝其忿而諛夫直儒又從而爲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之禮何從而從而興也秦併六國與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陋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與爲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遺侍中令天下莫五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爲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古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使人主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推爲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爲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下之車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盡房闥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織花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爲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謂才稱其官則知史氏偷風習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爲文人則有餘以爲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爲三國又衰爲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爛之風亂以羌胡悍書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才人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知而擇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卓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大而後如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荀已未離鹹之文人則不可曰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是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然動其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本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貴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郭論

雄深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而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卑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由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孰有肯其君之心故夫布貫高之亂皆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從廣百萬白勝其合兵行軍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之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賀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玭使賀殺史思明此雖狡夫滑虜之常態愈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盗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悔而田承嗣之膝爲而父屈與此於伏人之道小嗚乎嗚呼成事以才不若以德服人以智

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媿裴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李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威柔足以震動健然尚未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出於郭誼誼為多稹勢已窮堅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恕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亦安能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教以竦動視聽耳若此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强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浮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妥心於其下其為慮蓋已疎矣德裕惡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死而嗟慨又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此忍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一失勢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張右史耒文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㴱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吾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畀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邪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納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坦然不以自嫌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來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夫學問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奇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易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詩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

也

上孫端明書

甚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之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若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者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覩也或間之讒邪閒於其前掀巧伺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仰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違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某生三十有五年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 先帝之時群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於群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於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其其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閒之適會以為入陪帷幄實在旦暮夫知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某之家弟某幸得望履幕下未嘗依然自賁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邱得在使部闕公之府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某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某歲之春公將有為其屬為京官者某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投知己書

五月日某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某之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逮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乎物而意渙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者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黙然相授而不自知也某自卯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傳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辯詩賦謠頌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靡不畢觀時或有所感發已能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覩益衆所嗜益篤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者於當世而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喪既仕困於州學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薾鬱塞憤悶之氣充滿蓄盈心滿懷而又饑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者往來奔走卒書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淮河海波濤之能之驚疊山複嶺猿猱猩鼯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鑠石與夫雷電雨潦之衆恐積陰大寒烈風震雪毫爭刮肌之慘愴皆已習見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危飽煖脫憂危而解逼仄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以自振於貧賤飽窮者未素於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合官庶幾於有聞而門單旅薄氣焰寒冷款𣫍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退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

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紓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某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生平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會阨窮其所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某之於文雖不可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於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布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閱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天下方為 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常欲獎與人誰不與自達於世之顯人而某自願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辱左右伏惟閑暇而賜觀焉則某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念之耶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為感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

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至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其使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僞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與其變多矣惟詩獨適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觀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之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閎嫈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閒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達情攄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達情攄志者蓋有之矣至于觸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埼除蕃極而擬其真刊落叢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編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閒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閒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數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淒風冷露鳴　隕葉而秋興虫蜜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閒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則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無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數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所謂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閒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人淺人矣然各有所乏而於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不亦其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棄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應矣令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辱退之以書三見寧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敢訏會勵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希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帥苟有勢力可以極之于貴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扶書懷刺趨走于當位者之門既跪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汩沒待其自達而後見于世者也何其取知于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于道藝之際視世之含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于世而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于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導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聞而或省之車敗於奔馳足蹶於步趨毀又而就寸求百而莫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探幣委贄趨其門牆不敢以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未嘗之不修望望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者如此其至也未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受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嘆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于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昏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

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污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之所為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書

未嘗以為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徐之節一出乎誠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語秦人之必衣秦服者也惟其言之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其德過志不可以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或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夫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卽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猖其趣高故其言周密而又反覆曲折切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則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致乎其然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其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乎無有肯之者故剖志扶意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志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玩也如秋風夜露悽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實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結交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害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退之之文如先生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語言之環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患矣然其絕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亂紛宋興鉏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逸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于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厲而益新而後四方之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間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從來從來而論友者也某自初讀書卽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未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事達然未嘗疑之天下息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尚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下之求其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聖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忠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也夫豈周公一力哉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茍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勵出奇惟恐不逮者由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詳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漫然鉏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問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章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未嘗讀西漢書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此三人者猶能降心古之義屈尊以禮賢至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覲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賞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能無有識然能用古意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皆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未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乎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于末守真而不陷于偽者莫近乎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知

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為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漢以來天下學者頗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說牙然不可以並立各摘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求之不肯審稱嘆以為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不在蓋大至於天地眾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忽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為道德之論者本於虛無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專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為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固自無耳而無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特命於吾耳而吾之為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吾無定心然則無乃出於妄意私知而非物之正耶由是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員融和會而物與吾兩冥矣尚何區區之辯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

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竊有得於此而後觀天下之大萬物之眾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為大全也

答杜鋒書

某啟罪垢謫官於此多病嬾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足下意益勤而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孟孔子之所與而其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少息焉思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亡繫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返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之論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玉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閒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為季札為不可非玉衍為不足非也三條贊文字

豈斯布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者閒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豈豈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疑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眛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歷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非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興廢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也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於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某啟上覆捧汪君足下曩遇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章事某於文字竊書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人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辯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辯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接於耳目而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直截於昧者乎直者夫簡事該而理明雖使婦子童子聽之而喻曲者枝詞游說文煩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以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陋說則有罪矣然欲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想之恕之不宣某再拜

張文潛文

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枝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挽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楹桷榱輿輗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所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也吾黨有秦少章者余為太學官時以文章示余慨然而告余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為物之應小自僵蹇禍悔隨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吾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喜佚惟安之求失安者天下之大患者避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于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眾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擇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飢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使畏饑而忌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學樂善敏於為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嘗與之相聞而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余遊余謂之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遊且累君熙老不然尤喜於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問日衰文字尤荒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老意益勤不倦夫人之好惡不可可解如此居黃岡無數月又連蘄水丞將去黃求余言贈其行余為之不能無言曰子益觀於貨乎所藏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扃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也而持鹽貫餅兒子一日操盤而出其舉其貨啜啜也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早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僅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願熙老材學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于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於四海出入紫闥對揚黃閣可致而俟也敢以是為遺伋之言

章秘丞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材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論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長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于廣勝之去病而獨舉子老死之李廣何哉彼唯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剖于命而不得少試其志故其予奪之際如此嗟夫豈獨人事哉凡物亦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成疾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嗟哉有一溉之功而歲旱無潤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係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余過友人會稽章郊老于宛丘一見余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余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設也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覆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堙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蟬鳴鵲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聲越鳥之呻吟者也嗟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甯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問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刻深也雖大或定大業開人之所難啟內足以正君外足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服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寔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

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條萬物之休戚於是舌端之語嘸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乎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出危枝之翼　嗚呼以相求乎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司之國無敝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古今致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楚之治國不賣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弘相汲黯如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者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衆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十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名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毋食其餘據其源毋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余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絕妙一時攜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為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德載字序

秦弟李成甫公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焉或輸焉係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然輔之　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注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　而相須不同域而同感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槖成於工人之寸緘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矢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齊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所素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得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于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己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堯跖　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之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天下則鳥獸蟲魚器械服物之理無不通中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官天地府萬物獨立乎萬物之上而無與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志　小有務大躐等以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奧之秦者必之晉約會厄楚者必歷衛天下之所共由而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無不涉乎等而能遠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兩德焉則周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乎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齋說上

先王之為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有實也於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接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豈特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於人心其靜而搖搖則萬物不藏其私其感而不散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為物也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污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成其真丕私智以益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　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於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謂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賾豈皆不能出於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為者蓋聖人之於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淪淫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夫亂吾心者一不至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亡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于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祭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

所不至蓋其道非出於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於治心推其治心之術而用之於祭祀而已矣然則何謂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沖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亹亹日夜交於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互作而不亂往來同應而不相害凡吾所受於天者無纖毫為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於天地廣至於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叶其吉凶陰陽闔其動靜推是道於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於孝也篤於誠而盡於禮設之以稻粱庶饈以　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是為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初推本而制為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以求物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所祭者嗚呼齋之有齋也祭之道極矣

樂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　醫而鬪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使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亦自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　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　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　然者也生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于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人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和蓋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氣不已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　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投曰服之三月而痞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懣　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　不見其所攻之效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謝而問其故醫曰此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勑之以令悍而不聽命勒之以事敖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　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形法威以斬伐動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鉏之於是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　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敗捐然後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姓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為速也惟其有懼于然也故不敢求快于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之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觀而悶然者有之矣然月計歲察則前日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擾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于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于其終則無望于快吾心雖然豈獨于治天下哉張子出而記其說

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故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合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敢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嘉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與奪廟社紀天下之至難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惟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病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常視而不敢告一日病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廣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顧攻之而不忌唐太宗時宮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兵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閹寵市權患塞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進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

三品爲立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矣夫林甫之威未修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並犯之而林甫以區區數斤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可責智忠義之臣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有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猶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憤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望盈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所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善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讀韓信傳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予曰韓信爲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蒯通武涉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爲不服曰然則何爲卒反予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爲人是以反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其失楚也在于僞遊雲夢而執之也夫僞遊雲夢之計是市井下俚之智而萬乘之主親行之此信所以快快而鄙其君以謂不足爲其下也夫暴奪人之富貴而幽囚之欲使大雄傑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屈之以理則不可矣以市井下俚之策而詐韓信彼身可欺心輕其上矣彼且聞其計出於謀臣則若臣皆輕矣是不反何待哉則爲高祖者奈何必待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難制然不數年而定一僞遊而縛韓信自爾出令天下誰敢信之歟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布之哉且保鎡錤之利者不以試新莒和氏之璧者不登門彼皆不求人而人求之若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當秦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蕭何獨擧其非汲汲於求顧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爲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築壇　齋戒備禮而後官之擧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嘗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蜀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仲於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制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於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於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寡於言而意有餘未嘗爲升觀偽美相於辭令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于殿帷罷露臺卽是焉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披引古今出入經傳慷慨歎息語必成文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思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帝恨不撲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者疑而不信乎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庸暗又內爲悍妻操制其柄外衆　不逞於朝而禍不及其身也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衛者焉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寒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矣以屠于賀之鼓怒某人書與文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與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者必相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盡欺奈以義而詔有所不受使其應變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定其身矣

書唐吐蕃傳後

自唐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猶以區區之吐蕃既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而自太宗以來困已屢矣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兵而呼曰來爾乎吾將　　則雖童胥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狂疾者也使之來手而待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以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國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兄使多爾大臣而僕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封木林而僕可彼傳殺吾之大臣而知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爲設伏之利其必實之迹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之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曩然不之虞如往君子長者與之拱手壇上而不少偽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俛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患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達乎隣國之動靜皆知之矣豈有他術哉則之以謀而伺之以實爾夫縛其二

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爲智也嗚呼平原之盟所以大可嘆也彼尚諾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害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之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而殺之則逆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

書韓退之傳後

有問於張子 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其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捨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其如好直於藝其如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唐者至也是宜沮喪廢處與世 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舉者之舌銳退之亦自謂勸而得譖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勸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己之所好惡而力臨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後唐之季政其昏忿皆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于一己之私智而强之以威歛之爲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退者人恥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横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礬而後怒號吼磬放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題竇長卿續高彥休讀樂天事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樂樂天無因毋墜井作賞花新井詩竇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發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誘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因堯而身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 自然人之飽者人誣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知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己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蓄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 考於理數於遠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誘之於意外忿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常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夫惟辨起于知之所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紛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惟真知而寡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

書宋齊邱化書後

齊邱佐唐謀臣其智特大巢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使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爲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静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深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違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邱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顧亦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有奇天下不親雖聖賢出斯言不廢

聖宋文選前集卷第二十九

張文潛文

進學文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毀勿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而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循也 及須臾之間習其事樂其理而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 於心非特其進狀也苟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據操其心志調伏其 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死生性命之始 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思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遭遇于旦夜之所得加於晡矣豈特旦暮之夜之別哉一語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也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旦夜中 之至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裘微細而察之則雖未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焉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以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將寢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

學士會食而問疑義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同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剝盛其服儒服則其士道比於古之人可大愧矣幼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置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減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命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進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德之成否則夫為士可不勉哉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有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守長之能否慶歷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過成元祐 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 好可以傳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餘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吏方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患者緩如止饑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慘其不可也余嘗怪今之士大夫皆能 守令不如古者無學校陸師儒誦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貴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 獻馘皆必由之則一事之不卒叛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怪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之以不如夫古哉則無 而強投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夫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饑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譏食於飽忘不行矣由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翁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有知 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政為無事於

學而不可為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于此劉侯之所不忘也侯之意深矣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伐木記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微其所託而從有者也夫長工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其知其深長波巨浪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眩此則蛟龍虬蜃魚鼉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綿亘盤屈翳以林薄擇以木石叢其路徑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黿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悚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 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虎兕蛟龍易其所處則其心悲遑而無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廨者也官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與木居十六地瘠人寡草木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蘇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蓋以萬數凡日將旦夕將晦萬鳴歡號聲音千百然日閴然不聞人聲夫

環為甃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為場圃更易向違內外相應面陽而
背陰附燥而　濕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是若故
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氣乃能勝其異已
者是故無疾病無驚慯壽考安樂遠去疾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
其壓頑碩老與以異於藪澤此則爲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而人
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鄙之外晨夜而不敵　其心矜矜若畏敵
國一夕數興寢而不寧是豈非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
是縣吏徒草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剗根窮本芟伐剪刮
太者隋梁柱小者中榱桷行者植蕃籬息者從斯棻洒埽壁除平地乃見
陰陽踈通表裏洞然屋室階級如湧而出于是爲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
至矣朝遊而是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氣也者起乎其
所類發乎其所遠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應者未嘗自見其氣
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爲使也至其相待而後相感咸而後發自外而
視之隱然不可　也夫蓋之瀕行者遠顧久廢之室寢者數驚推之而無
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懂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書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善聲之
心而執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
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為
法不苛其勤惰疏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猶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
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　不樂末會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慮道
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于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稍稍盛世
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
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督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紓來為不足
而繼以寺焉命焉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趨不待晨倒不及暖席
飲食　疾病屋室敢漏不敢修　器用缺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
足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墜
民益勞文書具于有司而事實不　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
為欺始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寧也豈非有所為者無至誠善樂
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隳裂如此理固然也般
參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室洒埽　潔是以宴賓客
圖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為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

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閒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嘯　相與舒
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　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逸而常安
不勞而善成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民蓋有唐堯之餘風儉朴而敦本而厚啬在唐為
雄鎮以精兵聞天下故其民好武為健鬬夫以儉朴好武之民則其於山
水奇觀之勝宜其意而不治棄棄而不惜也今縣令張侯以暇日與其僚
游于縣之西南所謂四泉者見其風景稍異披榛而得二泉焉其一出
石下激石而聲璞然張君名之曰漱玉其一出天石下而石狀如龜因名
之曰龜泉會二水而注之石竇之口以　達於大也構亭於泉側名曰泉
亭亭後爲石磴　為小亭名之曰白雲軒而其看林秀林水石奇麗之
狀皆悅可人意而不可以言盡也孔子曰山者樂山知者樂水夫盡仁之
成功必若堯舜而語智之正必若禹然世之好山水者豈皆具聖人之成
德哉余以謂凡安靜可久淳厚而不變者皆仁之類也臨事而不滯通物
而不惑者皆智之類也張君從于游其行已接物　為仁者之類有餘矣

而又好學而　文予意其為政而久政事日信於民以其簿書之餘日倘
佯于山水之間耶而亭而游者泉之以埋害其為之屢把酒賦詩與夫
鄉見於文字書記者將起然土庠叙俗而恨未之見也政和元年五月

漢光武廟記

南頓令江君得始以書屬余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祠甚
謹而昔人所紀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余辭之不可謹按光
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而皇考欽實為南頓令帝嘗從父於
此所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
水旱疾癘之禱有賜於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
世祠之惟謹蓋是時漢自成哀不君權歸外家王　莽盜而有之天下大
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冒矢大難勇無　敵智無
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克復舊物一時羣雄芟夷略盡稿有方夏卑及聲稍
聲教所暨比隆武　是宜集舊疆偃玩兵清貢視民如草木而不講於治
國之事也而其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退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馳猛之氣束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
脩明興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于

明章繼志序次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　東
漢焉孝和以後漢德不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袁安
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教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勵於下矜尚名節
以震激衰敝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敢身自
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
皆世祖之道則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
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陸
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歲吏人又言陛下寔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中
元元年又復南頓縣役同　舂陵則帝之於是邦蓋若他邑異然而已乎
高祖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吾意光武於南頓亦云紫皇元年五月二
十日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　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加
公而國於溫推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
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儒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

功烈著於　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得夫蒙民心
革誠服左右而譽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
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盡公像而禮祠焉告於旗己張耒使記
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
為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
也不勞而物莫之能御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
多矣然皆費心竭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　從有成是何也德不
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底滋大且不欲為盛德之事
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
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致實難惟夫好為之難成也是
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
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
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
而無敢誇其自洛入朝也郡邑田里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
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興之因
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

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措敵智者
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聞夫　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耒辱於
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古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有善
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
民之所易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
薊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良然不爭紛靜易治其里之人為余言
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于吾邑之法興佛
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遂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
其鄙　不學自棄於實者尠之其居處與時有連氏兄弟者與二宋君遊
相好也其後俱登科而入起家　不扳然視所同舍生富貴　顧可舉為
榮譽而人亦自力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為
於廉恥微倖貪利者徒之見吾邑之俗好學而文雅靜有恥者四君子之
化也後五十年來章文之孫恭年令應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縣邑人之
益作祠堂於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為吏於鄉其有　德久而民祠之者幾

人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具里書於國史士大
夫舉知之連君諱以尚書職方郎致仕好修而自重諒直多聞之君子也
其仲諱庠字元禮為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為故舊之美然嚴光所以　遂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君不困
未君以顯名當世卒以壽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

黄魯直文

答王觀復書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勋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正宗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世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 其病至今猶在惟韓退之陳伯玉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巽火三燕楚祠甯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還多病少

安之餘賓客無頭不肯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致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於望于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與真子真書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承惠書及詩篇 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貴謫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 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鈎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 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叔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灑心 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累辱手記以進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奉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伏也曾主夏盟而于楚非所以為民也然其勢不得不予楚司馬侯之言以吉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不特匱餐從徑而入也舉是以為原大夫所以令事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世故以制行非所以觀其所以若夫觀其私則得擬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為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見最近之承與李共日以講學為事甚善甚善多謝李共不果別作啟

再與潘邠老書

庭堅頓首辱以少儀見推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默詞願德尊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悦深訪道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書謂求之藝踰之道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恆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為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儉有所行周公賜魯禘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賜魯禘舜之義不得不中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

者勝於物之達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然後可以知性故雖知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艱而蹈險阻以求必行此老氏以智為賊者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知為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而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時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于學者不可 往場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為千萬問訊

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甚慰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寓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若夫絀聖以前不知作

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嬾
惰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
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
之善病既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去愛少飲酒為佳

再答洪駒父書

所答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 其淵源乃可到古
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
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
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 學之又不可不知也其曲折幸熟思之至
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 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朝
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
用之空言以靳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業也謂其不怨
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

焉憂樂而吾衷其鳴皆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
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
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
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 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
然其喜也無所以逢其怒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于心之工
使而好其音造物者無以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
元自結髮迨於白首未嘗廢學於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覩
後莫推是以窮於郵壁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
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余為僚故持
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 寡怨之言也
可以追次其生平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
見巧則又似余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高遠則附於國風其怨世懟邪則
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宋 字序

燮道宋君 曰 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充出從市井之羣
羣然其然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衷然其膩味而常見敬于人
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未前志惟無志則
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間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
以物挫志之謂 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
縉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
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羣曲巷之狗
領之實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宜不國思皇是遂而子不圖未宜者
執戈而衛之君子

文安國字序

原水文安國說虎豹之文方雖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布時文之
思致身為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盈實
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必化而欲奏 庖之刀是蟻蝦用其才者也
事是君以為說安社稷以為說福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
許禮為家藏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戶牖休息至運則萬物
皆役氣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活以為富貴吾欲莊
語然以此得罪困于石據于蒺藜與不同量者為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於櫝中與不同量者為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

文巧組繡雖若雲漢粲爛而無雄者也鼓黃若歸求其本實之森者能有
所不為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道則 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
微子 以此向道六通四闢而安矣以天下為無略之域子之家也又安
用建鼓而求之詩云子室翹翹子尾翛翛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
不徹隨瘉而善壞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子之勉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
曰莊周書之醴醇白而寡濁里者也時命繆逆故與然與造物者游此其
於君臣禮義之際卑自甚明蔽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欲篡其
埴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豈何足於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
石之散浮江湖以相遺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歌眾林之發而不
者三月寧貧窶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己矣知遊之不可以得猿
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觀本於最上之魚
疏意於郢人之斤知先生不入虞氏之心當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
知新生之損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神乎越之鄒而不試游發新硎之
隊而不 牛棄智于岳足之蛾得計於伏流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

又未書言其莊語也少莊自索書於塵滓之中婦娩於俗學之市而擺與於君子之方必不能娩市人之履迹而責聖佶之嬴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怨少莊四顧徘徊則萬靈吐緒矣速其奢望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楊槩字序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與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乎斤斛而五量定去焉五量官人不能自平則命槩為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由衡合而受之至於　不能斟酌與之戳皆貫贏為彼安能以不欺雖槩也中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于先被四表不得志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　曰顧則顧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講于德義而服大人之冠執經於性命猶何廣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翅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鐘鼓宮室而學之灑埽進退應對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君子體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書私齎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為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雍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雍相近也故復以兄弟合宗雍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雍字形同類為名惟雍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沒以誄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曰改之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豐豐以　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耶彼達于道者不可　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然始以今不出閨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之之開之也見色而爭應青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材故也教之有苗也達於秋成水之有源也達於海君子之開道也達於天地之久蓋開道者必明於權衡而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己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　者也然達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廟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郎基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為唐晉之興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致書以攻鐵七

萬及廢徹滋剩之屋作新廟九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歎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琢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雖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曾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余疑之而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

人者也使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勿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余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謂知者道也余觀今之為吏偶日規歲　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齊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鍊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赴崇陽者專於武昌　熙寧五年始割崇陽之二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曾君登于朝為令曾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觀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吳山之陽作夫子廟宮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曾君去由是閱數令方待民出手錢并役衆仕而藏其在屬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教事如令則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理曾君之緒執經以侍問雖然曾君之功不遂隳墜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　城戴君與昔父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以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我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來耜而挾書象惰游而受業

者日至焉頃之辰夜於其家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嘆曰盛哉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老益學之功耶維鄧君者臨川吳君雍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賦好乎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　李君堯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與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事備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夫君公事退則來與於堂左經右律席日不勤凡宮室不蔽風而為用不可籠蓋皆彌縫補苴使無缺於是通藏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于學矣夫財者民所自有也故其括富減德教貴為逃強有力者莫恭良者不主直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鄧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戚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鄧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為之請為余謂鄧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俄事焉不可不知也爰聞寡見者之最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徒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其端而弗能嗚呼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無左之右之而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

故而不使人自得之教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鄧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學趨計工述其棟宇與山之觀則非兩今之居余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矣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倖於無患而其類常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惟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　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于楚見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何加曰好以暇頭晉國爭盟務以辭相勝克其參是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宴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　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魚侯仲脩　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儒業有賢力其家法存焉閬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尤本後本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燕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謀閒暇遺恍泯翼翼十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閣名於江南黃庭堅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勉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蓋所叙說以告後人僕作賦詩以為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滹之間一都會民習戰技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斑斑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郡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恨悴甚於　州其人與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愚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國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整重兵糧糈險扼外夷賓客朝貢有期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執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撫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勸于田土勉于學迴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室權輿於都水監丞書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避就而堂事吉

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避就而堂事吉備魯侯退几以休暇讀書燕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於焉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術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古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恃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　所每下而不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術不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夫事異事而小大得情語默萬物新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　必有不　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現石壁聞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荊肅公之子能世其家也也

筠州瑞芝亭記

晉陵鄧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二月嘉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宜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今君殆將有嘉致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時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　走來請記於豫章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本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生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人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傳者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聳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屬精萬事事無過舉然顧享獻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從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衆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余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以僊於朝沒則血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四畝有木桑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有麟鳳在郊藪然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意欲使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知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與化之條或長非誠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遂洪農太守驛道多虎災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論篤世祖之知言建成之吏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實其令君將徼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蓂莢府庭實莢紀歷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將來定也鄧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鄧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誠　異草來瑞使此是而發　於民常恆而無倦民將盡力乎田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貫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詫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傳使歸刻之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發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異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染性習之偏忌短補弱之功衆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倘不能領會悉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盡心者寡學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斷晚析怡性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閭最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效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之心遇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期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爲安斯請其弟之說不爲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哉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安之質然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爲哀已忘而勉強爲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究存之地不眠人之請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于終身之行古之學者　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爵有學有朋友切偲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藏之以心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衆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智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會趣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畧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有不合故云爾曾不

前聖後聖所揆合若符契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志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　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莫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殆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曹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　子雲之知言司馬光號稱博極羣書至知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事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跋吳枝文

女弟阿道歸李安詩為置羣無所得適得跛羊瞷腳爪不利走趣輒出屋足未達戶推之嫗挽不來而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怒罵黄子笑之曰是牽羊而异驅之羊不食食先异俱疑百羊在谷放一童子箠鞭驅而出羣滅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㧑設曰使人也萬之物有所不可則未有所直警夜喻者不以為司晝鳴者不以難導距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韋子不通之則棗不可運主簪不可當履生而既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皆利一源故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馬于跋矣來前吾為若銘之汝氣具壯上蹴距于龍與蒙俱爭羊于龍與八駿馳路于龍逐三窟狡兎于皆曰不能曰是因不能閑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銘若可為者汝無狀於形當任坐作不得頑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鍾俞全斜簡數鋪留精熟揭竭向去破為曠魚去殺長起更如戴肪羔餅粱注湯和糜勿投醃臺白晚用薑恐汁不欲焦旋拉不欲黄飯不欲著手揚塗勿駐汐退火守娃水沃沸鼎斟酌翁茗生冀必告婦婦臨食妃姤滌髮衆指地物擔燭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撤器三丕三反杖械踊葉寢庭履帨陶瓦梁素視在謹素兄弟為行壯北相當日中事閑浣衣敎福裁穢器淨盥循其初棄衣當白染衣增色掃潦為黄庭蝶蚜尤杖草茅荒穿衆腰粉白無不媚好隨風庭事髮貼姻乎衆從之役　使令牛羊下來吠雞棲架撐拒門戶閉扉獲草庶飲食餡犬埋塞風穴凡爲寶肉猫竊麁大跑驚扇寇戴皆屬汝之罪也春蠶升簇自裹七量　夜無得侍火紵蘇籐葛蕉　歸絡錫碌手作無有侍時於癖術工夫一日得半工一

繝亦有餘暑時穢蒸有疾審水蒸父出出水畫去蛇累生守樹累穀守宮執子懷擇臨蝶飛鳥無得吠當日使我少掃婦萬樴磨涮泄天寒置籠衣衾毋恍枝擇抑癘炙手擱凍無事倚牆鞋履可作堂上哈呼傳聲代諾蔵長頸短足鷄皆　符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否吾對曰我昳於是貓全叅手如前之為雖勞何辭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解疑

或謂唐荀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治而不能威皆翁曰曰如婢賤人不足為惡而許善使令而許於當其兒致於前雖我亦不能不然遣自省不肯之狀在余恐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括己之術猴而治人之術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浩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城令遣一力其子之耕耘書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志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陳瑩中文

五辰論

楊子曰數生于律律生于辰自子至亥所謂辰也辰配于日其數十二而謂之五辰者也不離于五行故也以土求木以木生火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繼以火勝金以金勝木由是而推之五行之所以相治其相繼也道之所以行也其相治也器之所以成也道以制器生利天下之治由此而出焉故因其性而利導之者五行之所以不汨五行不汨則天道之所以不悖不汨不悖何憂乎不治撫于五辰所以為治也蓋安民之政始于知人知人之術賴于九德合受德而受之敷求德而施之百工于是乎無所不治庶績于是乎無所不凝庶績之凝則五辰之不失其所運可知也苟欲不失其所運非撫之也而可乎順其相生之叙而使之相繼制其相勝之理而使之相治興事造業而人力無不至者焉則所制以為材者可勝用哉若然者皋陶之所謂撫也欲撫于五辰者必至于百工之惟時則不患乎庶績之不凝皋陶言知人安民之道至于撫于五辰則已矣故繼之以庶績其凝謂之凝者以明庶事至此而成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六府惟修則材用之所自出也五行相制而不亂則物則有宜而無絶材之匆絶則事之作也何往而不成乎哉自其成而言之故謂之凝也堯命羲和以定四時成歲而繼之以庶績咸熙謂之熙者以明如事而作之焉耳帝之出也萬物作焉帝之入也萬物復焉物之方作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熙矣物之既復則聖人之治政事者庶績于是乎凝矣熙言其作譽之于時則春是也凝言其成譽之于時則秋是也其作焉如春非謂先時而起成焉如秋非謂後時而觞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如是而已

周之禮樂庶事備論

周自后稷而下數難積累非止一人前後在堂非止一日而太平之業始定于武王之時君臣上下同德相濟遠邇內外和洽如一而禮樂遂達于天下大其收功享治所以終至于如是之隆者乃始于庶事之備而已矣蓋其有為之迹散乎萬物之上而物之為數不可窮也則天下之事為能以一二而計哉然聖人以方寸之地而酬酢無窮之變來者應之求者與之各足其分各厭其欲雖鬼神之幽蠻夷之遠草木之微鳥獸之賤而無有不治者焉其治至此則所謂禮樂者乃飾之之具而已爾治之于始飾之于終有為之君孰不若是而觀其禮樂以考當時之事則自古以來未有如周之備也且自成周而上循環損益蓋所以相繼民所已厭于是變之民所已便于是革之稼穡興矣然後佃漁不可以為養宮室成矣然後穴居不可以為安故伏犧之法至舜而可謂之陋夏商之文至周而可謂之野然上世之所行自足以宜于一時則雖有未備而不累其有為之工自周而觀之則昔之所未有者或至于今日而益焉昔所既有者或至于今日而損焉苟在所損苟在所益則謂之未備也不亦可乎周公之制作無意于為意而庶事之獨備者其時然也是以設官分職數倍于商而不以為冗巡狩之時十有二年而不以為久蓋其務寡矣則設官而不嫌于寡其法密矣則修法而不嫌于踈夫非以夫庶事之已備故耶是以五禮六樂具于典冊前此而觀之則有所未備後此而觀之則不能過也至于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僭亂禮樂然後變責而及于肆夏用舞而及于八佾三歸而備于管仲雍徹而用于三家當是時也孔子傷之聞韶而不知肉味者有意于樂也不去告朔之餼羊者有意于禮也意之所加而志則不既是以禮樂陵遲至秦而遂壞從秦之天下非能以仁義治之庶事之不備而遽及于禮樂者徒見周公之不難而不知紹周之難也

與鄒至文書

近見魏李修與正彥書云夫凡修學當思要處是多讀書無所濟亦遠念親役為舉業至文有意于此不三年當自見效爾欲吾友留意于此也正彥聞此遍自奮勵以思實念親為務此朋友忠告之善也然今應舉所先惟在答義答義工夫或苟敢敬志于述舊朝習而暮成者苟也歟其事者趣時立本一以其道雖經有成說不敢少違而孔孟說經之要載于論語孟子者亦學者之所不禁也遵而用之亦何害于進取哉且以詩書言之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之名必略觀爾推注疏然後可識非妙說者故之所能辨案起取妙以違多識之訓則其于詩也四可二事亦將虔智而用鑿矣由述舊之明師不鑿之智則其于詩也寧至為高叟之固乎固也者不化之謂志在執詞不過而吝則于仲尼可惡之詞大舜自怨之志昔夫之矣其所害者豈特詩人之志而已哉執北山之辭倒尊卑之分機孟子告之則咸邱蒙于北面之說何自而化乎辭礙而不化志疑而未治乎能閒焉以去志之害此咸邱蒙得師之利也然則以文以辭而蔽于義者皆有害焉蓋相感以情則有利無害雜之以偽則必害生矣所患于鑿者為其偽也偽而不信則其感人也滕口而已情遣心

化無所留係唯孔孟說經之從則其于詩也何習而不利乎非特詩為然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騰口之學誣孟子信取之辭遂至于秸粕六經不取不信不爲入幽偕彼無徵之誕以為高妙其不信在此其信在彼不曰以封之害歟離析一體以為多學則欲聊人而盡信其說卒情而逆道離此而適彼有信焉有不信焉其為以辭之害一而已矣楊子曰書心畫也性與知覺合而名心心則非物畫而在紙者物而已矣六經之道心物混一則象亦心也心自心物自物則象豈心乎心物合而識明一識明一則天地良知不見乎小大之別此橫渠先生之說而學者之所宜信也信乎否乎紫乎其人中立先生銳身執中先生之業曰物吾與觀天人殊塗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士欲稼學以致穀則無其師貴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異說亂經甚矣某得此文而讀之悲年已多內訟改過寡過師于此焉孝修所謂大凡備學當思叢悉而欲祈可見之效撒念親之本與要于此因延寺待書見示心喜孝修能盡志于朋友欲以此辭抽益其志未知是否欲俟相見面講而竊因待盡愚無會晤之期書不盡意若非其人不可示也衰危不復自諸時為親知深念耳

四明尊堯集序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為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于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揺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為　神考之師　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用復棄何害於以安石為是乎臣迺以安石為　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再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息敝痾念念循省得改過之最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而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勿臣也當其為師則勿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勿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亂動無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于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曰以安石為　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　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輕　陛下也臣為　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雖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免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向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是而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于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棄北不順之教則所述然豈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敢壞尊而生僭忌可謂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紀聖史官蔡卞等用王安石日錄以修　神考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閏以來寧詩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窮身雖忝不廢討論路息長沙寓留粹疏之語特畫合浦又著姦說之文考誣誣說玩之書見蔡卞偽增之意尚謂安石棄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乃有誣偽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攷之未熟知其為增史而已未知其為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就覺悟不早追思疏省奏章乃至合浦撰述語未正理道俗妄扶觀性　神攷又難　陛下若他時復曰　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殺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皆責朕有為豈　神考親發之訓既非訓以自居又非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毀棄名分自居則綺凌犯前無　祖宗其語是第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　有為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頃郡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托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為急此非托訓

以經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經
君乎詘俘經奪欲素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錄云王安石遺理深能見
將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
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
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
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
用卿豈與 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臨書陵犯前無 祖宗
可以略見于此矣 聖上以奉先為孝群臣以承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
發寔則可以藉塞衆口可以熒惑 聖慈雖肯之術莫工于此始則留身
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然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挾脅臣僚何足憚道
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敎對但書
七對之遊辭哉 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 神考但恭
猶為謂欲身不異舉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
俗陳孟子之恥言凡他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從所獻管商之術歸善先
獻書 神考之誅辯則曰以朕此文王豈不為天下後世笑論 太祖之
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急擇侍從之牽盡假 然孜之詞矯訓誣

上天孰甚于此 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監臨日所若不辨託訓之
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說尤多 神考小心謹慎彼則曰
祇畏微細務 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忌當 神考欲除苛細之法
彼則曰元首叢脞 神孜欲寬殺似之朕彼則曰 陛下含糊 神考體
貌勲賢彼則曰含容奸慝 神孜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恤小人又謂奸罔
之徒 陛下能誅殺否此忠臣于元秀青 神考為憲宗謂不可以罷兵
已 神孜守 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為心厭責其言春待衆導先
逐鄧綰久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
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十等不遑 神考未命但勑
閣已之私以專貽安石為心以必行誅殺為事諸子 哲宗而 哲宗不
許諸子 陛下而 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謀內潰逆黨
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 朝廷繪
神協心享上庠序議理士所同然科舉黜龍點首遂陳其所蘊有用之士
亦將先忍而後為費王氏誕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
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為此
書天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事次序自

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宜亦速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使之
也天之右序否 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
人如視蟻垤以為泰山如指蹄涔以為大海易言無責求得而詳細不可
追然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敢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詩也教
人拯偽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者尚以不居為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
下禁吉之語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于霽僭之名乎霽為安
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
石與雩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趨時
何敢立異改過自新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
釐為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
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為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論之凡為論四十有九篇
合二門為一卷并序一卷共為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故文采蕪
十不得一加以海陬衆偏人無助書 神考御集無由恭錄又日錄矯誣
典 御批日歷時政記供格同異無文可致欽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
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闡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 宗廟
為本以辨明 聖訓為先蓋所述在彼則 宗廟不尊誣語本判則真訓

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為之心何以將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
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 朝廷亦心不忘于謀獻裏天覆地容恩同拯心
拙心勞徒喧爾偽託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奉家言頗違指劃安
石欲置四輔 神孜以為不可 神考欲建都者安石以為不然今則四
輔成矣都者毀矣道路為之流涕 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于一京安
知謀發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衙用私吏包
藏之計換新經穿鑿之文以袁擇不改為非以果斷變易為是挾書定計
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竊嘉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
而閱跡乃露貪昏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
謂塘泺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為田謂河北安有民兵可以充州為縣至于
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編民兵將領則曰樊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
何為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
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為樸野傻加
賭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貪詞猶在澤懲在列曲忽元台
凡同時擬論之臣無一人指斥安石往往言事疑似或干裕陵數下以擬
伺為心包藏而待燭邑誣史增行忠賢凡歷對書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

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一無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散若使早乘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書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為安石而發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素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畧之太過于呂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 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尋畧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豈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身身平則安身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

切于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嗔矣然臣之肝膽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矣茂在久為吾 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迪者 夫子幸學拜跪塑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蹐此逆像卞偶之也輔臣緩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夫非笑驚見夫俟哉藉所無覆加于尼何以自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鄭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朝朝拜之而頌之曰聖矣善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朝乎臣故曰發大法而立私門啟積尊而生後患可謂寒心莫大于此尊主愛國之 孰敢以此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為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為禮咈民蔵久蠹國日深滑語為胎遂產逆像以非為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悖行之悖既竄逆移是于布布又竄逆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下蔡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為是則操心傾僻賊性奸回如鄭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為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 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 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 哲宗竄立可以見所鄙安石之意 而朝廷斷天下皆以為至明 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為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乘于將順搢紳所同爭關馳誠各恨疎遠彼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嫌疑之流自無私史之隙惟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之臣所以報 聖恩者敢不勉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賫志于沒拯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捐生志惟尊 主故以臣所著目錄論名之四明尊堯集云

李考方字序

恃智力者以強而勝弱實清淨者以弱而勝強是皆有勝物之心焉物與我敵迭勝迭負何時而已耶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矜必殆之強勝無可奈何之有有不終有善豈常勝其留也似止其勝也皆樂留勝不偶樂止隨化則是物常往而吾常息也出乎悲樂之境離乎物吾之對者為是似之矣然且立己以作靜空物以趨獨存辯而派交欣離而歐入強柔之境豈可得而出哉老子曰自勝者強其庶幾乎法天行之不息勝一己之

自私屢空而隮極者進乎此矣然于學也方且好之而未已其于仁也方且事之而不違是其于視聽言動猶有從容而未中者也微鎮之尚在則金不可以息火滑流之未復則水不可以棄防克之而復復復矣而復樂樂則至矣而樂天知命之所憂者又將勉焉勉則焉可已矣也生生而無念念而在慈茲豈有勝物之暇哉優優乎方外亹亹乎域中同乎一道而其進必異皆有能事而能各不全彼其所謂天全者寧可以迹窺而能見耶是以性命之說勝不得聞非無言也雖言而世無可聞也世聞之聞既不容于心受不能之能又安可以意作然則德之有心心之有意皆私之而未勝者也力足以蹈白刃辭爵祿而無以勝其自私之累則其為強也寧免于有恃耶莊周之言曰生莫足恃死莫足悲死生亦大矣而不足以易其強也豈有恃而然哉是故物死神者易也而物物者之在心猶黠雲耳至大無外俱往俱來俱有既耶其往也蕩而無涯其來也小而有止殺乎一而不貳止乎正而不他則用心之地豈不優乎為人臣者止此而為忠為人子者止此而為孝止則無動動則不變不變者常無動者靜曰靜曰常有方之訓在矣故曰方有定位不圓而方地道無成半圓而已李公名時亮字端夫其子曰傢而以考方字之教子之義其有以易此乎公

以文學智略被遇　神考能以所學著之于事辨論明審不主于辭自蕩
星之外被　旨入對張胆奏疏憂深慮遠舜明均知天獎隆厚才且付以
疆事益加擢拔而遭值元祐棄不復錄餘言緒論嘗于壁端可爲太息者
也考方受名于祖禰獲字于未冠某所期訓長而方行與其兄考　心合
趨一朝訪夕議日講時習所以勝其私而止乎是者必于其先訓稽爲淵
積而流長嘗于先而發于後理固然也某以常論日綠負恩顓恐　聖主
察其歌吝未忍誅殛因身疾痛孚息待盡杜門終歲人莫敢叩考方伯仲
獨過門而叩之如豈操心危慮之所敢安乎勉者用力焉以有免也意然
青來盡愚所以自免乎于雖強尚勉之哉

送楊循義序

太虛無形寂然不動而天地氤氳之義循環升降屈伸聚散未嘗休已人
之于道知氤氳之不異而不已則義發于仁可勝窮哉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其惟大人乎浩乎其止也浩乎其動也其止也順其
動也靜所以立行乎天地之中者謂之易所以立人之道者謂之仁謂之
義寔一而名二體沒而才三某不有乾坤之義焉義之爲義其大如是大
則無外也而告子外之是其名之異則其寔之同而仁之與義間不合矣

爲我猶回一窮一達其仁同其動異易地以觀之則時措之異所以爲同
也烏乎同哉各行吾敬同乎宜而已矣一窮一達存乎命措而皆宜存乎
義命義合一存乎理存理之學致幽不貳洞明俱始習焉而察之行之而
有未宜也則徒爲而已不精則不精不精則不足以致用備而集之當以
其存將以精義而吝不知徒則滯于有方之地終于不化而已矣故曰義
仁之動也流于義者于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于仁者于義或害然則義
或傷仁仁或害義是皆固而不化者之病勿吝而徒爲斯得藥矣聚有妄
之毒雜君臣之品而返攻無妄非瞑眩之藥其何以止膏肓乎可藥而吝
宜止而進何如其義譬如累土爲山習之而孜孜不息雖百仞之崇可指
日而成然其所孜孜而爲者是仁義之山乎非仁義之山乎功虧一簣所
宜戒也然有孜孜乎彼未成一簣而宜止者如曰吾功垂成焉可虧擬力
策之終以不倦止乎遂非之地而其進益鋭盡必進至于無可奈何而復
已習坎之習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其進豈如是哉坵陵學山不至于山
止乎自晝之分耳習坎之習不捨晝夜以必爲實以不改爲是以無可奈
何爲終陷溺之傷甚于吾之子禍曾不若邱陵之勿進博奕而不已者也
是故進吾之善而不善自止止彼不善而其善將進闢闔無二理進止無

殊習天下貴壹而不窮夫子循循而不倦其教也而已矣舜之徒孜孜焉
跖之徒亦孜孜焉其進同其爲則異爲跖而垂成者能徒而適舜則述循
循之義者將受之乎將拒之乎觀太虛循環之義存文王在帝之仁習中
庸時措之宜曰損曰益曰益曰損方止方進方進方止無適也無莫也比
義而已焉不在養吾浩然之氣乎必有事焉勿忘勿揠非急辭之所能致
也在將養息存而已矣某于仁義之說溺于詖陷吝之不化者爲日已多
微橫渠先生直攻其蔽則詖陷外傷愈多愈固而自還之路終茅塞矣桑
榆德于垂成獲新陷于平地既遠乃復點讀善覺之愧可勝某哉循義聞
善于庭淵源深遠其于動靜光明之道經營闡步之宜聞之久而肄之熟
矣今執勝養晦下問不能豈克己之學當如是乎猶何人哉姊之則是某
方畏仰不暇其何以益高明哉聊摭先覺遺編之頌述而贊之以致其愧
欽慕之心焉

學易說

生生之謂易勿可覺也學也學易者可不與乎有而爲可不作乎世無憂
患何易焉憂患在吾何作焉作有德偽無得焉非德也有德焉非道也非
德則偽非道則情情則不真故曰偽得而私之其止不行故德以履爲基

基如地非如空乾乾焉惕惕焉如履虎尾不斯須斯也不噬人則以亨亨
者情之正也如春陽之達何物不知何所不至而木始有所之也知和矣
斯敎之其敎也弘而不弛其弛也稱物而不偏自小而非狹自下而不可
踰也雖不可踰常和其光常和其光安往而不敬古之制也其出也敬和
其入也復出入無疾然後朋來無咎無疾無咎是以亨亨者情之正也見
天地之心則其亨而大其辨而小皆無疾也朋來無咎自知而已同此者
誰乎有大焉必與同焉無同則無恒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也德行
易簡乾坤之恒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
道而天下化成恒久而不已一也辨其一其恒乎有息焉磨而磷矣雜而
厭者息不厭而雜者貳貳則枝矣古之觀者式此而自損益焉損以遠害
其修也先難益以興利其裕也無作元吉無咎可貞乎乎不有之時以往
以涉無不利矣其往也其涉也達此而已元者善之長也貞者事之幹也
涉大川者有吉凶焉固其出也吉其大也一亨一貞尚口乃窮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德其得也行其生也得而不損生行而非積形舉而不失其道
其志遂矣出怒不怒而不爲無怒其出也一而已一豈多乎一故不遷
往來井井出入之所亨也邑改而不改奚取于井哉可用汲者在焉養而

不窮地而已矣居而不居所而非所不違而違孰往孰來吾得吾喪非無疾之音　辨之哉利往利見動語以制是以小亨其語也默故稱而隱其動也豈寔乎寒泉之地蒙以養之風自火出同一太空知不立知覺而非覺融而聞之不亦聽乎出入無疾權實皆得得之初也在此而已初終一際不出乎是故曰加吾數年易可學也聖人君子之學乎吾人有恒者之學乎恒乎有恒乎不興則不辨矣震動也君子與焉兌說也君子習焉艮山也君子止焉坎乎惟心亨君子湛焉巽風也風以散之君子散焉離日也日以烜之君子晦焉闔户謂之坤君子法焉闢户謂之乾君子象焉一闔一闢君子恒焉勢可學也恒而矣

文辨

予于治經之暇喜攻文詞摘奇抉異可喜可愕客有視之而笑者作而言曰上方以經術作士美其才而用之閑未發之聰明滌己昏之智慮片能可用不斷等祿苟在所棄雖貴必賤太學萬檻栖比鱗次良師先達朱紫焜晃孰教孰講三經巍巍法有不善隨改隨革降詔四方使剗革弊閑風而動者紛紛如也于是青襟結袜駟褁雲擧案揚登躡履千百其輩峨峨既越不以為遠執摯有學騈湊闕下東氣抱術布其所長琢義吐詞必世必命商周而上萬口同舌秦漢以來皆所不道視夫人者有意乎魏論軒冕者不以為榮敝風靡俗愈久愈變何君子之獨未化也濡墨含毫文不載理涤身乎泛濫之淵疲精乎詞說之囿負夫子作人之意非學者取仕之謀豈所以礪名譽而專尊崇哉余聞其言而笑曰予出其言客論其質予示其違客疑其心辨則辨矣恐不免乎誤也客之云云毋乃好隨而失上之意歟文非其文予之過也客之誤者客其聽之　方今天德清明聖學淵懿九州萬務無一不理大業巍巍神道蕩蕩百姓皥皥不識不知號令雷奔政教風靡雖天雖神不能違也公正之路與陽俱闢私邪之門與陰俱閉于奐不振朋拉友速鏃並駕而蹂躪乎既通之路而乃崎嶇跛蹶憂恐戰栗而敲擊乎已閉之門哉必欲奉令承教備職辨務用乎之才而狒其貪利之謀孝上之心而去其揣摩之意然後使知人之宰輔體天子憂勤之心龍絡賢才而汲汲于為進之務則如客者不憂其窮矣然而士行其志各有所適不在官守斯其言責于二者今皆無之宜息而動神所不與可默而言道所不載今客之勢寔似于予為所可為文字而已不外乎道不違乎理不用此以釣石而取位亦何若苟作而徇俗也哉且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士之所學固異乎民豈梅醞醞異品相用以水濟水又將焉用之客將因予之文而投予以揣摩之術是無異操琴瑟而倚齊門者也客復怒而言曰議論既一風俗既同時文之體既可師矣又欲曉曉以勝之私意害公孰甚乎是俟上之志者以為揣摩自成其私者以為特立人其以吾為非耶人其以爾為非耶予復笑而答曰君子之文師于是而已矣豈有時不時哉五經之文久而愈新百家之辭是者長存講之不精其理乃昧論乎其文則古猶今也惟魏晉隋唐之間道德滅裂之後其理益闇其文益彰于是有曹劉沈謝之詞刻鏤以為工王楊盧駱之體織艷以為巧一時之工一時之巧謂之時文不亦宜乎若夫國語左氏史遷班固之倫雖或說理而有戾孰不論文而可貴秦漢而下所厭者幾百年而經幾時矣亦可以謂之時文乎況今日之所謂文者發明道德之意劈析性命之學所以潤色鴻業揚厲偉績追三代于顧盼之中而達四海于指掌之上舉在于斯文而已豈若魏晉隋唐之所謂文者特變一時之體而已哉是以真是真非既立于　朝廷之上妄譽妄毀不行于閭巷之間譏所以己定則確乎豈支山之立法所己行則浩乎如巨川之流匹夫之毀譽夫何足以增損其己成之勢哉客乃欲窒吾之心而相期于時文之內變吾之守而見置于流俗之中飛辯騁辭跳躑奮迅自以為得上之意也豈不欺哉且夫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萬物之內無所不有是以四山在廷而不足以貶唐虞之治客不知此而以謂知其為文者人人淺矣非愚則狄非于而誰斯可不足以堪狄蜂之異而欲舉烏獲之任不足以見泰山之狀而欲喻離婁之明譬猶背虎而馳逐影而走驚悖掉蕩死而不休然則腐草之餘果何補于日月消滴之溜果何益乎滄溟也哉予以時為時文自不時者矣客不悅而退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三十二